

# 再见学诚事件

——举报尼的忆思

2023年10月3日

# 目录

开头的話 .....	1
一、 短信逼淫，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	2
1 出逃的夜 .....	2
2 国际弘法 .....	3
3 出发 .....	6
4 一诚长老的茶毗仪式这一天 .....	10
5 第一次接触到这样诡异的师父 .....	14
6 怎样理解依师 .....	17
7 为什么来学西班牙语 .....	21
8 依师，就意味着身体也是你的吗？ .....	24
9 晴天霹雳 .....	28
10 她也遇到了和我同样的问题 .....	35
11 也许我应该“突破”自己？ .....	38
12 我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	42
13 最极端的时刻来临了 .....	45
二、与二贤法师的因缘，仿佛是个注定 .....	48
14 初识贤佳法师 .....	48
15 我意外地得到了一台电脑 .....	52
16 “不非时食”的初实践 .....	55
17 走近贤启法师 .....	58
18 出发印尼之前 .....	62
19 担心的情况发生了 .....	65
20 前所未有的质疑和反思 .....	70
21 与贤佳法师的邮件交流 .....	84
22 关于“以戒为师”的交流讨论 .....	91
23 我和贤启法师通了个电话 .....	95
24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	100
三、离开极乐寺，为什么这么难？ .....	108

25 拿到手机之后 .....	108
26 “师父是清净无染的” .....	115
27 僵持 .....	120
28 灰暗中闪过的一道光 .....	128
29 提交离寺申请 .....	131
30 当值法师来了 .....	136
31 每天一条平安短信 .....	141
32 要不要见师父 .....	144
33 秘密准备证据材料 .....	150
34 站出来意味着什么 .....	153
35 极乐寺，回还是不回？ .....	162
36 最终的抉择 .....	165
四、我们能否自清自律？（上） .....	171
37 终于见到了贤启法师 .....	171
38 “必须要阻断师父对佛教的危害！” .....	174
39 小庙的藏身生活 .....	178
40 我们能否自清自律？ .....	183
41 僧团的反应 .....	190
42 “剥削型教会”，陌生而又熟悉的概念 .....	199
43 寻找案例模型 .....	204
五、我们能否自清自律？（下） .....	207
44 师父发这些短信的目的是什么？ .....	207
45 发现 1000 万去向不明 .....	213
46 “这可能是一种有预谋的破坏行为” .....	216
47 发送短信证据以后 .....	220
48 为何他会认为这是高境界修法？ .....	223
49 对“男女双修法”的思考 .....	229
50 以经为则，以戒为师 .....	235
51 多方求助 .....	244

52	探讨发布媒体的方案 .....	252
53	劝谏学诚法师 .....	254
六、	“度尽风波，愿一切安好” .....	258
54	那个猜测，不幸地被证实了 .....	258
55	黎明前的黑暗 .....	263
56	风暴预警 .....	273
57	《一些交流讨论》 .....	279
58	95 页 PDF .....	289
59	做笔录 .....	293
60	“度尽风波，愿一切安好！” .....	298
后记	.....	302
附录	.....	304
【附录一】	如何看待宗教背景下的受害女性 .....	304
【附录二】	关于极乐寺发疯尼贤 H 的交流讨论 .....	340
【附录三】	关于极乐寺贤 C 精神失常情况的交流讨论 .....	345
【附录四】	对学诚法师和龙泉寺系统妥善处理的建议 .....	352
【附录五】	举报历程 .....	356

## 开头的话

距离 2018 年 2 月 7 日的凌晨从精舍逃出，已经过去五年多了。这五年来，我经历了什么？一言难尽！在这个事件当中对我而言最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站在岁月静好的当下回首当初，发现那段日子在我的心中仿佛已经如同云烟，已经变得像水一样平淡。这样的平淡是好事吗？我想，对于个人眼前的修行来讲，可能是好事，而对于更远的历史来讲，这样的平淡可能不是好事。遗忘伤痛或许有助于我们恢复现世生活的舒适和平静，但不能由此给人们带去警鉴，不能帮助人们避免我曾经走过的弯路、避免遭遇和我一样的痛苦，类似的历史可能一再上演。

人微言轻如我，知道自己并不能撼动什么，但我想，忠实记录下我的经历，多少可以给那些曾经和我有类似遭遇，或是以后可能有类似遭遇的人们以启示，至少也可以让她们知道，她们并不孤独，从而会多一分坚持向前走的勇气和力量。也许，历史在她们身上会发生一点小小的改变。那么，这份文字就会有它存在的意义。

在第一版《梦醒极乐寺》的书稿里，由于时间的仓促，有许多内容未能忆说，现在挖掘更多同历此事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让有缘的读者对整件事情有更全面的了解，由此可能看到更多的警示意义。

贤瀚

2023 年 9 月 24 日

## 一、短信逼淫，究竟是怎么回事？

### 1 出逃的夜

2018年2月7日的凌晨一点多，接我逃离精舍的车，载着我疾驰在去往机场的路上。在这北京城沉睡的时分，道路空阔，鲜有行人的影子，熟悉的只有路旁的路灯投洒下来的昏黄的灯光。它是这沉寂的寒冷的夜色中有限的一份暖意，却又仿佛越发反衬出黑夜的深邃。车子在这难得畅通无阻的道路上行驶，尤其感觉开得飞快，它迅速把一盏盏路灯投在路面的黑影抛在了我们身后。每一段路的前进，都让我感到，我离精舍又远了一些、再远了一些，我安全了一些、又安全了一些。我一直担心随时会有人从后面追上来，只希望车子能开得快一些、再快一些。

但同时我心里也有一丝隐隐的犹豫：真的就这样走了吗？我还可能再回去吗？我特地给自己留的门，还有意义吗？……然而，车子越开越远，我越发感到难以开口再让车子调头。司机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车子仍然在坚定地向前开，仿佛，“义无反顾”是一个由不得我的选择。事实上，当迈出那扇门的时候，就决定了，我不可能再回去了，之所以把门虚掩，可能更多的是在这紧迫而重大的事态下，给自己心里留一丝舒缓紧张的出口。毕竟，这件事远远超出了我的人生经验，不仅是我从未经历过，即便放在中国佛教界、放在中国佛教的历史上，这也是一个大事件。不曾想，刚刚过去的一个多月，会改变我的人生、我修行的轨迹，也埋下了因种，改变了许多人的修行命运。

## 2 国际弘法

2017年12月25日，我受我所在的福建仙游极乐寺的委派，和一位极乐寺的尼师贤 Ju 一同前往北京，我们的任务是要在北京学习一段时间的西班牙语，然后申请签证去西班牙继续进修，然后扎根，为师父日后在西班牙的国际弘法事业开疆拓土。

我们的师父是学诚法师，时任中国佛教协会的会长、全国政协常委，也是北京龙泉寺、福建莆田广化寺、陕西扶风法门寺三座大寺的方丈。其实，按照戒律，我们是女众，学诚法师是男众，学诚法师不应该是我们的师父，但是在我们出家的极乐寺是这样定义的，我们从出家一开始，也深深地接受这个定义。不仅如此，我们寺院最重要的修行理念是“依师”——在我们所接受的出家教育中，这是一以贯之的。“依师”，说白了就是，师父说什么就是什么，师父让“我”做的事情，全都是理所当然、义不容辞应该去做的，不容有丝毫的怀疑。我们寺院还有一个广为倡导的说法是“我们要成为师父的手和眼”，意思是我们有责任去帮助师父开拓他的佛教事业，把师父心中的那幅复兴中国佛教的蓝图变成现实。

这些理念、说法都是从北京龙泉寺一脉相承地传下来的。某种意义上，极乐寺就像是龙泉寺的女众翻版。2000年代初，师父从福建去中佛协任职，开始长驻北京，随后有因缘接了龙泉寺，担任方丈，这座荒弃多年的古寺就在他的带领下从无到有地一步步复建、发展起来，直至后来被坊间神乎其神地传说为“北大清华的后院”。这一称谓固然有点夸张，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龙泉寺的“传神”之处。龙泉寺由于地处北京西郊，靠近北京的高等学府、新兴产业聚集的海淀区，加上师父尊崇台湾的日常法师，并将日常法师所领导的“福智”

僧团的运作模式在龙泉寺进行复制——据说复制得很成功，使得龙泉寺也像“福智”僧团那样，吸引了众多高学历人才，而后声名渐渐远扬。很多慕名而去龙泉寺，开始只是想了解佛教文化、学习佛法智慧的年轻人，后来“不知不觉”地就想出家，男众自然而然就留在了龙泉寺，而女众却不可能留在龙泉寺。这些女众本来可以去寻找正规的尼众道场，有的人去了，但还有很多人不愿意那么做，因为她们不想脱离师父领导的“体系”，她们认为师父有非凡的功德，只有在师父的摄受下学修佛法才是最有意义的。恰逢其时，2012年，师父的母亲郑珍哥在其家乡福建仙游复建的一座老庙“往生寺”完工了，师父前往参加了开光仪式，将寺庙改名“极乐寺”，而后，他在龙泉寺僧团内部正式宣布，他将开始摄受女众。于是，第一批发心出家的女众始从龙泉寺派往了极乐寺。虽然师父在处理他和极乐寺的关系上，对外表现得很谨慎，但在体系的内部，他毫无疑问地充当着女众们的依止师，以他创建龙泉寺的理念和方法继续指导极乐寺僧团的建设。

到了2015年前后，师父公开提出他未来弘法的三件大事：藏经校勘、佛经翻译和国际弘法。所谓的国际弘法，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要在海外建道场。师父说，女众弟子会作为国际弘法的主力。龙泉寺僧团的比丘法师跟我们讲，师父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师父觉得女众听话，不会乱跑。

师父提出这三件大事，也意味着我们的团体需要有更多的人出家，需要大力发展出家众。那时候的龙泉寺正发展得很红火，师父又刚当上中佛协的会长，在这样的声势下，更多的人被吸引着来出家，一批又一批与龙泉寺结缘的女众被源源不断地送往极乐寺。到2017年底，成立仅四年时间的极乐寺已经拥有约500名尼师，同时，我



们的体系也在美国、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多国建立了道场，由一拨又一拨的极乐寺尼师前去住持。响应师父的号召，“国际弘法”已然成为极乐寺的大势所趋。

然而我没有想过这个任务会这么快降临到我的头上，因为团体里还有很多其他需要做的事，况且我怎么也不觉得自己是适合“国际弘法”的那块料。我的心愿是想踏踏实实在极乐寺待上十年，我不想被外派，而是想深入研究戒律，因为看到年轻的极乐寺僧团戒律基础比较薄弱，我想为改善这个状况做点事。如果我没有出家，我会觉得出国学习是一个能让我开阔眼界、增长见识的好机会，但出家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持戒修行，初出家的我需要有一个安稳的修道环境来让自己长养道心，而出国不能提供这样的环境。但是，哪怕有一百个不愿意，我也不能拒绝，而只能接受，必须执行，因为在我们的团体里，“依师是第一修行”。

### 3 出发

极乐寺的当值贤 Bo 通知我们外派任务的那一天是 12 月 21 日。她说，我们要在 25 号出发，火车票已经买好，这几天就准备准备。还说，我们这次去了北京，就从北京直接去西班牙，什么时候回极乐寺就不知道了，让我们把个人物品收拾得彻底一点。

这么大的事，只有三天多的时间准备，未免太仓促了。但这是极乐寺一贯的风格，以前我们身边的同学被外派，都是说走就走，也根本不知道去了哪里。通常外派的任务都是要保密的，整个极乐寺只有管理层的极少数人知道具体情况，我们这次去西班牙的任务大概也是如此，在极乐寺的范围内，除了贤 Bo 之外，还知道这件事的人，应该就只有贤 Ri 法师了。

贤 Ri 法师是龙泉寺的一名男众法师，师父把他和贤 L 法师（师父的另一名男众弟子）一起派到南方，让他们协助管理广化寺、极乐寺。他们在极乐寺的职务是主管法师，比起作为当值的贤 Bo 来说，有更高的管理权。对于极乐寺的普遍大众来说，贤 Bo 就是最高领导了，而贤 Bo 有重要的事情还得向贤 L、贤 Ri 法师请示，什么事能做或不能做，要取决于他们的意见。但贤 L 法师的主要精力放在广化寺，所以还是贤 Ri 法师对极乐寺的管理更多一些，他经常在广化寺、极乐寺两地奔波，不是每天都在极乐寺，需要找他的时候，得在他回来的时候抢时间。

贤 Bo 交待我们抽空见贤 Ri 法师一面，聆听他有什么具体指示，并给我签了个条，让我去档案室领出我的身份证、户口本和护照，说这三个证件是我们出国必须要有的。

我所有的证件都被存放在档案室，极乐寺每个人的证件都是如

此，从一进入极乐寺，所有的个人证件都要上交。如果有必要的事情需要用到证件，需要贤 Bo 签条，拿着条去临时领出来，办完事之后，得再还回去。寺里跟我们说，这是为了保证我们安心修道。我的戒牒也放在档案室，是在受完戒回来以后，寺里要求我们统一上交的。如果说身份证是一个中国公民在中国的通行证，那么戒牒就是一个出家人在佛教界的通行证。我想，我出国了，怎么跟别人证明我是一个真的出家人呢？得有戒牒才行吧？不过，贤 Bo 没提这茬，估计是没打算让我们领，因为寺里很怕我们“跑”，要是我手上有自己的戒牒，去别的寺院参学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我还是打算问问看。我看着贤 Bo 的脸色，小心翼翼地说道：“法师，戒牒能领吗？”贤 Bo 翻了翻眼皮，头也没抬，不假思索地说：“你领那个干嘛？”也不等我说话，就扔下我，自顾自地走了。果然不出所料。好吧，那就按贤 Bo 说的做吧。

在去档案室的路上，我心里还是挂着戒牒的事，但是贤 Bo 又不同意，这可怎么办呢？我心里七上八下的。我想，要不我在这个条子上加写个“戒牒”？我就骗档案室的法师，瞒天过海地把戒牒领出来。我转念又想，好不好，这样骗人也不安心，况且要是被她们发现了，我就麻烦大了。就这么惴惴不安地来到了档案室，满怀心事地把能领的证件领出来了。领完了证件，心里感觉堵堵的，很奇怪的事情，我又没做坏事，又没撒谎，可是为什么心里感到这样的不踏实呢？

领完了证件，接着要去电脑房领手机和笔记本电脑，这个也是得要贤 Bo 签条。电脑是我和同伴一人一台，但手机只能领一部。虽然极乐寺不缺手机，因为我们每个人来到极乐寺，都按要求第一时间上交了自己的手机，算下来极乐寺得有几百部手机，但是手机作为了解

外界信息最直捷便利的工具，比起电脑来说更影响我们的安心修道，因此极乐寺是要极力严格管控的。贤 Bo 说，手机两个人共用一部就行，她担心贤 Ju 贪玩心重，所以这部手机就放在我的手上，由我来保管。

拿到了手机，贤 Bo 又给我一张手机卡，告诉我号码，说这个是一个北京的号，但没告诉我机主是谁。她让我注册一个微信号，然后加上她，以后方便联系。我来到极乐寺两年多，没碰过手机，微信也成了个陌生事物，一时不懂得该怎么操作了。由于注册需要别人帮助认证，后来在一位担任执事、有资格拿手机的同学帮助下，我总算注册成功了。

马不停蹄地把这些事情办完，半天也就过去了，对于这个突然砸下来的“国际弘法”，我的头脑还是有点发懵，但没有功夫静静地梳理一下自己的心绪。到了晚上，贤 Bo 又把我和贤 Ju 叫去，说，师父给我俩安排了这么殊胜的任务，也意味着要亲自摄受我俩了，这样荣幸的事情，我俩没想到要跟师父表达一些什么吗？她让我俩写一份心得，当天晚上就拷贝给她，她转给师父。我诚惶诚恐地就赶紧写心得去了。写好了送过去，贤 Bo 说，在我们出发之前的几天，每天晚上都要交一篇这样的心得。

其实我心里很疑惑，师父承担那么多事，应该很忙，他真的有时间看我这样一个“远端”的小人物的一篇无关紧要的心得吗？我们被外派，真的是师父指定的吗？那么他指定的依据是什么呢？是他发现了有什么独到的过人之处，而我自己没有发现，所以他要开始亲自摄受我了？感觉挺玄乎的，我原本就不踏实的心越发飘浮起来。

一团迷惑之中，出发的日子来临了。手忙脚乱之中，我和同伴好

歹把贤 Bo 交待的事情大体完成了，临行前，趁着贤 Ri 法师在寺里，我们还去拜别了他。25 日早上用过早斋之后，寺里派了车送我们去仙游火车站，等我们到了北京，还会有护持的居士会去车站接我们。

## 4 一诚长老的茶毗仪式这一天

高铁的速度很快，当天傍晚，我们就抵达了北京。两位居士接我们到住处，这是北京回龙观一个小区里的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这套房子是一位极乐寺的尼师在出家前供养给师父的，现在被改造成了“精舍”，它被称作“日新精舍”。在精舍里的书架、柜子上，我看到贴着一些“贤字辈”的尼师名字，我心里暗暗地感叹：“哦，原来她们也都曾经到过这里！”

我们给贤 Bo、贤 Ri 法师发消息说已经到北京了，他们都及时给与了回复。贤 Bo 让我们注册一个西班牙事务专用的电子邮箱，并给我们一个手机号 139\*\*\*\*1244，说这是师父的号码。还给了一个师父的新浪邮箱地址。她嘱咐我们，今后，我们每天都要写日志，记录一天的学习、生活情况，直接向师父汇报。这让我瞬时觉得，好像我们修行的“级别”升级了——要知道，在极乐寺，向师父汇报的工作都是由贤 Bo 等少数的管理层人员做，底层的清众是不可能直接联系到师父的。

第二天，12 月 26 日，我们去一家西班牙语培训机构报名缴费。新一期的课程将在 2018 年 1 月 3 日开始，这意味着我们还有大约一周的时间休整，我想，正好用这段时间好好安顿这几天来紧张忙乱的身心。这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到了晚上，我写好了汇报日志，发送到师父的邮箱，又发了一条短信给师父知会，大概在九点半左右，我们就休息了。

27 日的凌晨，不到四点，我醒过来，按照在寺里的作息习惯，我们要在四点半上早课。我忽然发现手机上有师父的那个号码在昨晚十点多发来的短信，说道：“你们对学习西语，兴趣大吗？”师父竟

然回复了我们的短信？太意外了！我原本以为，以师父的日理万机，我们这样的常规汇报是不必回复的。我赶紧叫贤 Ju，说师父发信息过来了，她一惊，拿过手机一看，也觉得很意外。

顾不上想那么多，我俩赶紧着手编辑短信回复。我俩各自写了一段自己的答复，合并在一起，回复了过去。这时候，时间已经过了四点半了，我俩就赶忙先上早课去了。

早课大约一个小时。下了早课，一看手机，又有一条未读信息，是师父 5 点 15 分发来的，说：“你什么时间认识师父的？”我俩又慌慌忙忙地赶快回复。回复完后，我们就按照在寺里时候的常规作息又忙活去了，用早斋、早共学、缘念……一套“流程”走下来，就八点多了。我看了看手机，没想到，又有一条师父的未读信息，是 6 点 26 分发来的，说：“对师父信心够吗？”我心里一紧，觉得又怠慢师父了，师父的信息每次我们都没及时看到。但我同时也有些疑惑，感觉怎么好像师父比我们还有空呢？反倒是我们俩好像比师父还忙，使得我们总是错过他的信息。更强烈的反差是，一个过去几乎没有直接说过话、没有近距离接触过、高高在上的师父，一夜之间变得这样的主动和热情。师父有那么多重要的事要做，为什么把宝贵的时间用在我俩身上，来问我们这些问题？我觉得这不太像通常的关怀和问候，这些问题有点怪，但是也说不上来怪在哪，我想可能是我还没有揣摩到师父的用心吧。话说，这些蹊跷都是在我们来到了精舍以后才开始有的，所以，感觉我们这个出国弘法的任务像是一条分界线，泾渭分明地划分出了过去和现在的师父与我们之间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状态。难道真的像贤 Bo 说的那样，师父选中了我们是有点玄机的，师父要更切近地培养我们了？如果不是这样理解，就不知道该如何解

释这些突如其来的奇怪的变化了。

我又把新收到的短信给同伴看，我俩又一起编辑了回复的内容，发送出去的时候已是 8 点 46 分了。我想着师父是不是又会像前面那样很快回复，但接下来，一个上午也没再收到师父的短信。这个状态才是正常的，我想，也许我之前多心了。到了中午，我们正常用午斋，就像在寺里一样打斋板、出食和唱供养偈，用完斋之后各自洗钵，然后午休。按寺里的时间，午休起床是在下午一点半，在这个时间点还要打一个午起板。没想到，刚好在这时，师父的短信又来了，说：“精舍暖和吗？”

我一看，“精舍”的“舍”字打错了，打成了“舍”了。在出家前多年学习文科和从事文字工作的经历造就了我对文字的较高的敏感，从这里我看到的不仅是字打错了，还直觉到，对方应该是用手写板输入手机信息，而不是用拼音，因为用拼音打字的话，一般不会这样错误选字，“舍”不是一个常用字。我想，这个符合师父的特点，因为师父是福建人，普通话不标准，估计对拼音也不熟悉，像这种情况，人通常会选择使用手写板输入信息。

这回我们总算没有耽误太久，在 13:50 把短信回复了过去。结果师父又很快地回复，14:00 来了信息：“昨晚听戒律课吗？”

他说的戒律课，是指当时龙泉寺开展的一个有关戒律的系列大课，一位龙泉寺的比丘法师在龙泉寺现场主讲，每周一次，在开课的时间，体系属下的各个道场和精舍都要在网络上连线同步共听。我们在出发前，贤 Bo 嘱咐过我们，这个也是我们在精舍必须要参加的共修。

我们回复师父说，因为昨晚有其他事情，所以没有听。而后整个



下午，师父又不继续发信息了，直到晚上 20:42，他才又再来信息。

后来知道，刚好这一天是一诚长老茶毗的日子，师父亲临云居山现场参加了茶毗仪式。日后，那份在网上流传的“95 页 PDF”举报师父的材料里，收录了我写我收到师父短信骚扰的经过一文，我在文章中说我在 12 月 27 日第一次收到师父发来的短信，这被一些人引用来为师父开脱，说师父这一天在参加茶毗仪式呢，怎么可能有功夫发骚扰短信？事实是这样的：师父这一天给我们发送短信的时间点，都不是在茶毗仪式的期间，而是在之前或之后，这和他参加茶毗仪式是不冲突的。再说，就算是在茶毗仪式的过程中，怎么就不能发短信呢？只要他想发，随时有时间空档都可以发。要知道，师父有一项被弟子们广为赞颂的过人能力，就是能够“在不同的事情之间迅速地切换状态”。后来大家看到的短信记录表明，师父就是有在一边接待客人的时候，一边给弟子安排工作，还一边给我发了骚扰短信。

另外，我的文章中没有说师父第一次发来的短信就是骚扰短信。师父不是一上来就骚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势必立马认定对方是个坏蛋，早就果断拉入黑名单，也不可能再有后续的交流。

## 5 第一次接触到这样诡异的师父

12月30日的晚上，贤Ju在房间里待着，我在客厅的书桌上学习，手机照例放在我手边。师父突然发来短信，问我是贤瀚还是贤Ju，我迅速回复说我是贤瀚，然后师父说：“你发信息，就你知道。”

我有点懵，师父的意思是要跟我私密对话？但我迅速抹掉这一想法，转念想，师父可能想表达的是：我怎么也不跟贤Ju商量商量，自己就回信息了，这可是两人共用的手机啊。我马上向师父道歉，说我现在马上给贤Ju看信息，让她一起跟师父对话。于是我走进房间，把手机给贤Ju看，说师父发信息过来了，他可能想让咱俩一起回信息。贤Ju看了短信，说：“这意思应该是师父要单独跟你说话吧。”正在这时，师父又来了一条短信，说：“你们发短信，各发各的，不能互看，发完之后要删除。”

原来，我看到那条信息的最初理解没有错，师父是要单独和我对话，然而我却不小心让贤Ju“掺和”了进来。我有点尴尬，就回复师父说：“很抱歉，刚才把师父的意思理解错了，给师父添乱了。”师父回说，他先跟贤Ju互动。我就把手机给了贤Ju，自己又回到客厅。

过了不多会儿，贤Ju拿着手机从房间里冲出来，说：“师父在问你话呢，让你回复。”我一看，上面写着：“你出家前，交过男朋友吗？”贤Ju说，她和师父在对话中发生了差错，师父这个问题是要问我的，他以为手机已经给我了，但其实手机还在贤Ju手里，所以贤Ju不小心看到了这条信息。她觉得很尴尬，把手机给了我，扭头就走了。

我看着这个问题，感觉很惊诧，心想，师父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

题？而且，在出家前写的交给师父的《生命回顾》里，出家前的经历都比较详细地写了啊，如果师父看过，不会不知道。我想，或许师父太忙了，没有看；又或者是师父明知故问，要让我亲口来回答；也或许，师父是要了解我的过去，来更好地帮助我跨越内心的障碍，获得心灵的成长。

我如实回答着，接着师父又问我一些有关男女之事的细致的问题，这让我更惊诧了，没想到，十几岁就出家的师父，对于世间男女之事竟然如此了解。我不敢往不好的方面想，努力去把它们思维合理化。我想到，我们在学习戒律中的淫戒的内容时，带课的法师大师说，学习这些内容不要不好意思，了解清楚才有助于持守戒条，而且出家人要面对信众，也不能排除信众不会问到这方面的问题，如果自己不了解，就不好引导信众。所以我想，师父对男女之事的了解，可能是基于这一点吧。话说回来，大家都说师父博学多闻，看来可真不是一般的博学多闻啊。而且他还似乎很谨慎，在互动过程中，他时不时插入提醒道：“信息清空。”好像生怕我不记得他之前的叮嘱，或是担心我删除得不够及时。

这是来到精舍后，我第一次与师父进行单独并且连续长时的短信对话。从这一天开始，直到1月9日我决定不再回复他，这一周多的时间里，这样的对话没有停息过，每天少则一两个小时，有时候一天总共加起来可能有三四个小时，常常会持续到晚上十一二点，这还不算师父和贤 Ju 单独对话的时间。

贤 Ju 说，看说话的口气，感觉对方不太像是师父。我觉得虽然师父跟我们的这些谈话有点诡异，但要说对方不是师父，我觉得也说不上。因为师父这个手机号码是贤 Bo 给我的，应该不会有错；而且

在谈话中师父所透露的信息，以我作为一个当事人的感受来说，是全息息的，他对我们情况的了解很微细，他对我们的问话跟现实情况是严丝合缝的，要是换了一个人，哪怕再了解体系的情况，也不可能完全替代师父，在细节处是很容易表现出瑕疵的。我只是不理解为什么师父会有这些诡异的问话，再者，大家都说师父很忙，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怎么光在我们两人身上为这些琐碎的事情就投入这么多时间呢？

为了回应贤 Ju 的疑惑，我发信息跟贤 Bo 确认，她回复说：“傻孩子，除了师父，还会有谁这么关心你们呢？那天不是说了让你们每天给师父汇报，然后还说了汇报的号码是 139\*\*\*\*1244 吗？”这下，贤 Ju 没话好说了。

## 6 怎样理解依师

第二天晚上，师父又发来短信。说了几句之后，他用另一个号码136\*\*\*\*7795 发来信息，让我转到这个号码和他对话，并叮嘱我不能告诉别人这个号码，在短信的最后署名“师”。感觉神神秘秘的。此后，他便轮流用两个号码给我发短信，对我进行“调教”，而他最终最露骨的逼淫，则是用这个“私密”号码发的。

我很困惑，不知道为什么师父要这样“私密”地给我另一个号码。我再一次地想，难道是我真的有什么特别值得培养的根机，使得师父要这样给我“厚待”吗？我内心深处并不这样认为，我自己知道自已的事，我只是一个想修行的凡夫，我内心深处也不太相信“特殊调教”这样的事会轻易落在我的头上。我长久以来所受的教育让我形成了一个基本的人生观是：人的成就都是要经过相当的磨练才会得到的，越大的成就，越需要深久的磨练，这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大概是从这天晚上开始到后面的两三天，他开始密集问我一系列有关依师的问题，如：“怎么理解依师？”“你是否依师？”“依师吗？”“愿意完全依师吗？”有时候一天会循环往复地问若干遍。在这天晚上的互动中，我始终回答得比较“保守”，没有给他肯定的答案。例如他问：“愿意完全依师吗？”我回答说：“请师父原谅，弟子目前对回答这个问题感到很艰难。是弟子业障太重了。”对于我的“回避”，他不休不饶，继续问：“依师否？”我说：“弟子觉得最重要的依师，是以戒为师。”他又重复问：“依师吗？”我说：“顶礼师父！这是一个重要的承诺，弟子尚不敢轻易回答。”

我谨慎的回答似乎让他很不满意，他说：“出家这么久了，还是依然自我。依师是学佛法的前提，你怎么学的？”

这是我第一次遭受到师父的直接批评，仿佛能感觉到手机那头的他严肃不悦的样子，由于有些畏惧师父的位势和威严，我的内心是受到冲击的，我感到有些惶恐。我只好说：“师父对不起，弟子愚痴，让您不欢喜了。”接着他又问：“你以前是否得过抑郁症？”我说：“没有正式诊断过。”他没说什么，只说：“好了，随你了。信息清空。”对话总算结束了。如此“不欢而散”，我心里有些沉重，开始想：“我是不是真的太固执了？”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我仍然沉浸在昨晚的不愉快当中，心情很不好。心情不好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我内心的真实状态是，我确实没法肯定地回答那些问题；但另一方面，师父又要我肯定地回答那些问题，而我竟然无法做到体系教我们“依师法”中常讲的“作师所喜”（自己的所作所为要令师长欢喜）。我心里充满了纠结，也不知道跟谁诉说、从何开解，就想到了贤 Bo。于是我发了一条信息给她，说：“昨天晚上师父循环往复问了我七八遍有关依师的问题，而我都说不愿意，师父批评了我。”

我心里隐隐期待着贤 Bo 能给我一个公允的指导和论断，但怎想到，她给我的回复是：“要去忏悔，要非常笃定地依止师父！”由于体系“依师法”的内涵除了“依师”外也包括“依上位”（即“上位法师”，也就是在管理架构上居于自己之上的法师），而且贤 Bo 在极乐寺的地位几近于一言九鼎，所以，面对她这样与师父同声一气地批评我，我不由得暂时收回了心里的疑虑，转念问她：“师父会不会真的不再管我了？”她说：“师父怎么会像我们想的那样？师父无时无刻不在等着我们回头，赶快去向师父求忏悔吧！”听完贤 Bo 说的话，虽然我仍然无法真正扭转内心的真实，但我的头脑还是跟从了她

的引导，我想，或许自己真的有业障，需要去多了解师父的功德，培养对师父的信心。

仿佛没有准备地，2018年的元旦就悄悄地近了，仿佛能够感受到空气里弥漫着新年假日的喜乐气氛。我也想随着这个氛围好好放松一下自己，但此时此刻没有这个闲情。这两天我在埋头啃读《学诚大和尚侧记》——这本书在体系里很流行，但我以前从未认真从头到尾读过。我又阅读一些龙泉寺比丘法师写的师父功德故事，看一些讲述师父功德的视频，试图让自己尽快深刻地认识师父的功德，让自己转心。内心经历了一个挣扎的过程，最终我决定强迫自己把想法扭转过来。

我给师父发了一条短信，说：“顶礼师父！弟子今天一天都在思考、反省，意识到自己不依师的错误，向师父求忏悔。师父批评得对，‘出家这么久了，依然自我’，弟子此前确实是没有做到‘色身交给常住，性命付予龙天’。其实如果没有师父，自己什么也做不成。就像眼下的西语学习，靠自己，根本就不可能拿得下来。想到自己以前说要‘生生世世追随师父’，都是口号。现在要真实地面对这件事了。今天是2018年元旦，新年的第一天，借助这个因缘，弟子向师父发愿：弟子愿意完全地依师，弟子愿意配合师父建立圆满教法，利益众生，直至成佛！愿自己能‘如说而行，如行而说’，祈求师父加持摄受！”

“如说而行，如行而说”，这句话是师父给体系僧俗二众弟子的2018年新年寄语。最近几年，师父在每个新年来临的时候，都会发布一条寄语，这被弟子们视作是极重要的法宝，是师父深思熟虑、审时度势而给这一年的体系发展作宏观指导的重要方针，凝聚了师父深

邃的智慧。但今年，嘲讽的是，后来师父的丑闻曝光，有人评论说，他真的是做到了“如说而行，如行而说”。

我把这条短信发送出去之后，并没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更多的是觉得完成了一个任务，违心的成分比较多。我想的是，接下来再也不用面对日日的紧逼了，但我想错了，更多的“考验”还在后面。



## 7 为什么来学西班牙语

时间很快到了1月3日，这是西班牙语培训班开课的第一天，我们要开始去上学了。第一期课程是周一至周五上课，周六和周日休息。这天是周三，所以我们上三天课后，又将有一天休息。

我的西班牙语是零基础，也从来没有过学西语的想法，这个任务又来得很突然，本来想利用开学前那一周空闲的时间来整理一下头绪，作一些准备，可是又突如其来地遇到了师父的神秘短信，应付不暇，根本没功夫梳理头绪，眼下开学的日子就到了。

在精舍学习有一个成规：尼众们的外出，如上下课等，都有护持的居士开车来接送。前几天我已经跟一位主要负责的护持居士Q做好了对接，她说，在我们精舍所在的小区附近还住着几位龙泉寺的居士，她们都可以来承担接送我们的任务，她会给这些人排个班，周几是某甲，周几是某乙，早上是某丙，下午是某丁，等等。

受到这样车接车送的待遇，我还是挺不安的，因为我只是一个出家还不到两年、连佛法的门还没进的小尼，虽说出家即表清净幢相，值得居士恭敬，但我内心并不敢贸领这份恭敬。居士们对我越是虔诚，越是周到，我越是感到不安。但我想，这也就是师父的面子吧，人家也是看在师父的面上，才舍得这样付出。也有可能是“国际弘法”这样殊胜的事业使得她们也想造一份共业，就通过尽心尽力护持我们来表达了。不过，现在回头来想，优厚的待遇是一个方面，可能还有另一个方面，是师父担心我们“乱跑”。有一次碰上天气可能要下雪，居士Q给我和同伴两张公交卡，说如果下雪了的话，她就和我们一起坐地铁，护送我们到学校。我想，开车送我们是不得不亲自去，但是坐地铁，也得亲力亲为地陪吗？好像，我出家了，连坐地铁的能力

也没有了。

早上，开车的居士如约到了我们楼下，发了信息给我告知，非常准时。路上有点堵车，大约用了一个小时，我们到了学校。

看到现代的建筑，现代着装的人群，都市人的行仪举止，学校的设施……一切都感觉那么陌生。我人是到了学校了，但我心里还是没有进入状态。我头脑里知道我是为了师父的国际弘法事业而来的，但我感到自己的心还是跟眼前的一切分离，没法强行让自己马上融入。我和这里的一些同学交流，发现他们来学习西语的目标很明确，例如有学生是打算去西班牙留学，有做外语教师的是想多学一门语言以增加竞争力，有公司职员是因为其公司在西班牙开展了工作项目，还有的人是曾经去过西班牙、喜欢西班牙的文化，等等。缘由的表象是多种多样的，但我觉得有一个一致的核心，那就是他们都是基于自己内心的意愿而来的，并非是为了谁而学，这件事和他们的人生是贯通的，内心是经过有序的铺垫的。这一点，我感到我和他们很不一样。

我们的出现，对于这个学校来说，也仿佛是天外来客，我们一下子吸引来各异的眼光。有的人对我们很友善，有的人却很排斥，也有的人对我们很好奇。有人问我们：“你们为什么来学西班牙语呀？是要去那边开会吗？”这个推测，我觉得还挺合理的，不问还好，一问，就问出了我心里的苦。如果我说，我们是为了“国际弘法”来学西班牙语，这个在我们体系里完全“政治正确”的事情，我觉得对于一个活生生的社会人来说，不一定能理解。我只好简单回答说“不是”。

到了上课的时候，在 20 多人围坐的小教室里，我和贤 Ju 两个光头素面、身着僧衣的尼众在当中，与周围的人是那么迥异，让我感觉到自己这个出家身有点另类。

老师是西班牙人，不会说中文，会说一点英语，我们的课程几乎是纯西语教学，在实在解释不过来的时候，老师就说英语补充。我虽然上学时学过英语，但本来不是专业，现在也忘了许多，况且这时候英语是用来解释西语的，这对于本来就一头雾水的我也无济于事。当我们表现出反应迟钝时，我仿佛感到招来旁边一些同学的鄙视，我很着急，因为我自己学不会没关系，但是如果因为我学不会而让佛教的形象不被人待见，这让我很不安。

种种的状况交织在一起，让我感到有点手足无措。虽然如此，我还是想努力克服困难，好好学下去。不管怎么说，既然我已经来到了这里，那么这就是我的一份责任。

但，派我来的师父，好像心思并不在此，他源源不断抛过来的“依师”话题持续地打断我的节奏，让我根本没有机会静下心来学习。

## 8 依师，就意味着身体也是你的吗？

我和贤 Ju 都在寺庙里生活了几年的时间，又是一下子从温暖的南方来到寒冷的北方，上课的第一天，我们对于城市里跟寺庙迥然不同的生活节奏，以及寒冷的天气都很不适应。因为下课的时间比较晚，所以护持我们的净人在早上做好了午饭，用保温筒装好给我们带上，以便于我们下课后可以就近在学校食堂吃。但是到了下课时，饭已经保温不住了，我们吃了凉饭之后，肚子都有些不舒服。吃完饭，另一位护持居士开车来学校接我们回精舍。

贤 Ju 晕车比较严重，净人在教室外坐着等了我们一上午，有些冻着了，我也有种种身体不适应的感觉，似乎也有些晕车，回到精舍后，我们三个人都倒下了。我感觉自己要生病，睡了一个下午，到了晚上才勉强起来，到客厅的书桌旁复习功课。

还没复习多少，快十点的时候，师父的短信冷不丁地又来了，说：“你是谁？”

这个问题不是第一次问了。第一次遇到的时候，我以为师父打错了，我想，他要问的可能是“你是谁”，以此确认我是贤瀚还是贤 Ju，所以我回复说：“我是贤瀚。”后来才整明白，其实他问的是：“你是属于谁的？”

由于在这之前，他已经反复多次地追问我是否依师，乃至是否愿意“完全依师”，我也努力“转心”承诺愿意完全依师了，所以当问到“你是谁”的时候，我明显感到这里面的一个隐含“逻辑”：既然我愿意完全依师，那么我就应该是属于他的——这还有更深的一重意味是，包括我的身体也是属于他的。我明显地感觉到，他在等待我回答“我是师父的”，我得顺从这一逻辑，如果我不顺从，那么就违

背了我之前的承诺。

通过总结前面互动的经验，我隐隐地感觉到，他在一步一步地引我往这个话题的更深处发展，我一旦松口，又将会出现更“高级”的问题，会更难以应对。但现在还没出现极端的情况，我感到也不好生硬置之不理，所以我想我能做的，只有是尽力守好自己的心理防线。我不想再顺着他的意思去回应了，我就说“我是自己的”“我是众生的”，坚持不说“我是师父的”。然而我坚持，他更“坚持”，就像前面反复逼问我是否依师一样，只要我没有肯定地回答，他就会不休不饶地问下去，同样地，如果我现在不对他的新问题作出他需要的承诺，恐怕他也是不会罢休的。这一次，可能是因为一天的动荡和身体不适，加上时间也晚了，我没有力量再坚守了，就回答说：“弟子是师父的。”他接着说：“身心都是吗？”我说：“是的。”接下来，他说：“摸你，愿意吗？”

我说：“不愿意。”他又再次问：“**你是谁**的？”我又不得不说：“是师父的。”他又说：“那喜欢摸吗？”我说：“不喜欢。”这时他说：“哈哈，是我的，为什么不能摸？”

他的那套逻辑在继续延伸着：因为要“依师”，所以我就是属于师父的了；因为我是属于师父的了，所以他应该可以摸我。

我一时不知道怎么反驳，而且也屈于师父的威势，心里并不敢有反驳的想法。我尽量诚实和礼貌地回答说：“或许是因为弟子还没有真实地认为自己是师父的吧。只是从理上这样认为。”

他又一次问道：“**那你**是谁的？”我回答说：“真实的情况是，我认为我是我自己的。”

他接着说：“哈哈，你是我的吗？”我说：“弟子不知道怎么回

答了，说是或不是好像都不对……”

……

时间越来越晚了，他仍然在“依师”和我是属于谁的问题上面，不断地追问。我一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回复短信，不知不觉地，我感到自己浑身发冷、颤栗，牙齿止不住地打架，说不清是身体的不适还是心理的恐慌所致。开始我还在努力支撑着，心想或许没什么大碍，坚持一会就好了，但后来越来越严重，而师父的短信还丝毫没有要停止的意思。

我决定还是回房间，可能身体会感到好一些。回到房间，我上了床，裹上棉被来抵御寒意，再看手机，有一条最新的短信：“不回了？”而上一条短信是：“愿意抚摸吗？”间隔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感觉他心里很急切。我说：“抱歉师父，弟子进房间了，怕影响 Ju 法师休息，所以没有及时回。”他对此没作理会，只又说：“信息清空。你是谁？”

我忍受着身体的不适，支撑着继续回复短信。裹上棉被之后，发冷的症状一点也没有减轻，我感觉自己像是要发烧，非常难受，很担心明天会上不了课。到了 11 点多，我实在是支撑不住了，就说：“顶礼师父！弟子大约半小时前感到发热，打冷战，骨头酸疼，申请休息……”

这时候，他才终于放过我了，让我休息去了。

今天是对付过去了，但我的精力已渐渐地支撑不住了。我们初学西班牙语本身已经很吃力，况且寺里还要求我们尽快通过考试，拿下签证出国，任务很重，同时，寺里要求僧团学修课程也不能停。不说别的，每天早上四点半要上早课，四点钟左右就得起床，而我回复师

父的短信到十一二点，也就只有四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了。想起，很多人都讲过师父的精力非常好，每天只需要睡三四个小时，我想，通过这个短信对话，可真是印证了这一点。

## 9 晴天霹雳

昏头昏脑上了几天课，好不容易熬到了周六。我想，这下终于有时间好好复习了，趁这两天宝贵的休息时间好好补一下功课，希望到下周上课的时候不要再那么犯窘了，天天掉队的滋味真是太不好受了。

早上六点多，师父发来短信：“今天上课吗？”我说：“顶礼师父，今天不上课，周六日不上课。”

上午用完早斋，常规事务忙完后，我便准备学习。我们的精舍里有一个小佛堂，想要静处用功的时候，待在这里很好。我在佛堂角落安上一张小桌子，把学习资料铺开，在软和的地垫上坐了下来。此时此刻，这一方小天地是属于我的，我感受到一阵久违的宁静。然而，复习没多久，八点多钟，师父的短信又来了，他说：“现在干嘛？”我回答说：“顶礼师父，弟子贤瀚开始复习西语课程。”他又问我：“你是师父的吗？”

我说：“是师父的弟子。”

“依师吗？”

“依师。”

“你是师父的吗？”

“是师父的。”

“身心都是吗？”

“都是。”

我想快点把他应付过去，好继续复习课程。但是，我真的低估了他的“韧性”。

他接着问：“心里什么感觉？”我说：“害怕您继续问下一个问



题……”

他说“不要担心”，继续问“身心归依吗”等等，说着说着，突然发来的一条信息是：“**抚摸你的手。**”

我脸一热，顿时感到有如晴天霹雳！虽然这只是来自于短信，但冲击力仍然很大。他的程度升级了。虽然之前他的短信也让我感到很困扰，但那时他都只是在发问，我的回答还能有一定的自我掌控的空间，而现在，他不问了，直接“上手”了。

我的脑子仿佛呆木，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有说：“阿弥陀佛！”

他接着说：“愿意吗？”我说，不愿意。接着我有事要短暂离开座位，就说：“师父，弟子离开手机一会。”几分钟后回来，才看到他刚才紧接着回复的信息说：“信息删除。”我说：“刚才删除了才走的。”话说，这样的信息，他不说我也会二话不说删除的，留存这样的记录有什么必要？

他又继续问我是否依师等，说着说着，又说：“**抚摸你的手。**”我说：“阿弥陀佛！师父，弟子感觉这句话跟‘拿鞭子抽你’差不多……”

接着他暂时没有回复了，但中午、下午和晚上都陆续发来信息，时间的长度比之前更大很多。我想可能是师父周六不用上班的缘故，他有了更多的时间。

下午的时候，来了一个新的问题，他问：“‘不二’怎么理解？”我说：“身心不二、依正不二，只懂得有这些名词，感觉很高深，谈不上有理解。”他说：“自他不二，生佛不二。”我说：“‘生佛不二’第一次听说。”他又说：“师徒不二，呵呵。”我感到更深的某种暗示意味，暂时没作回复。

晚上七点多，他又一次来信，说：“身心完全依师吗？”我说：

“理论上想完全，实际上还做不到。”接着他说：“让 Ju 发信息。”我把手机给了贤 Ju，贤 Ju 接过手机，喃喃说道：“我又要被师父虐了。”我不明所以，她笑笑，没重复，就趴床上看手机去了。过了快一个小时，贤 Ju 把手机还了回来，上面有一条信息：“瀚吗？”我回复说“在”。他又重复问那些以前问过很多次的问题，我感受到一股更加逼切的气势，觉得他越来越不好对付了。

他说：“抚摸你的手。”我没回复，过两分钟后他又说：“抚摸你的手，愿意吗？”我说：“师父，您是不是要等到弟子说‘愿意’，您才不会再问这个问题？”

“你太自我了。”言语里十足透露出一副板起脸孔的样子。

“是啊师父，弟子很差。”

“主要愿意身心完全依师。”

“以前弟子从没想过身心完全依师还能和摸手联系在一起……”

“你太自以为是。”

这时，师父的威势仿佛又发挥了作用，让我感到害怕。他接着说：“愿意摸手，一体。”

“师父，这个课题好难……”

“那今后随你了。”

……

不知不觉地，马上就要到九点了，晚上九点是我们在精舍例行的每天开结行会的时间，我该开会去了，但师父的短信还在不休不饶，我不得不说：“师父，贤 Ren 法师让我们三人每天要结行，今天跟大家说了今晚 9:00 开始，弟子可以先去开结行会吗？”然后就放下手机开会去了。我想借此机会逃过一劫，但是当我开完会回到座位

的时候，看到在刚才离开的十多分钟里，师父连发了三条短信，最后一条是：“三人结行应该十分钟就可以结束。”仍然是那么心急。

我回复说，开会结束了。他很快回复：“人性、心性、佛性，一性而已。”感觉他好像就一直守在手机边，在等着我开完会。我还没回复，他又说：“主要身心完全依师身心。”

我说：“师父，可以让弟子再想想吗？很抱歉耽误您宝贵的时间和生命。”

“如果不相信，也就算了，不勉强。出家了，连依师信心还不俱足，身心如何得以安顿呢？”

“师父，弟子感觉自己是差得太多了，所以一下子很难提起来。”

“那随你了，不要以为比师持戒。”感觉脸孔板得更难看了。

在后面的一长段对话里，“随你了”这个意思，他反复说了好几遍，但凡我流露出一点点对他的抵抗，他就甩出这句话。他稳稳地拿捏住了我的心理，我确实产生了恐慌，因为我之所以依止师父，就是想学习佛法、获得解脱，如果师父真的不打算理我了，我的修学生涯还有前途吗？

我内心的防线开始有些动摇，我想：“要不就算了吧，从了他吧。”挣扎之中，犹豫之中，每一条回复的短信，时间的间隔拉得更长，我的精力也在渐渐不断地消耗。我想，还是早点结束这折磨人的对话吧，我豁出去了！终于我说：“好吧师父，弟子豁出去了：愿意。”

我想，折腾一周多了，都到这个份上了，一切都该结束了吧。然而，他接着说：“抚摸你脸。”

这是让我一万个想不到的。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我不知道还能够回应什么，正在沉默着，他又说：“身心完全依

师就是了，对师而已。”

忽然，我想起以前有位法师跟我们说过，有人会借着藏传佛教“双人密修”的名义而欺骗无知的女孩，让女孩与之上床，那位法师告诫我们说，当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千万不要上当受骗。感觉眼前的境况跟这个有些相似，我的内心产生出另一种恐慌。我想求证一下，于是小心翼翼地问道：“师父，请问这跟传说中的藏传佛教的‘双人密修’有何不同？弟子也是孤陋寡闻，知其一不知其二了。”他说：“如果一心依师，什么问题就没有了。”

这让我感到分明是“霸王硬上弓”，我不接受也得接受。但我又想，现在我所面对的是我和成千上万的僧俗二众的尊敬的师父，和骗子能够相提并论吗？是否这里面有我不理解师父的地方？

长期以来，我们道场在“依师”的基本理念下，一直大力宣扬师父的种种功德和神迹，引导我们要培养对师父的绝对的信心，只能对师父“观功念恩”，不可以“观过念怨”，如果对这样一位有修有证的大修行人非理作意、观过或违逆，是很重的恶业，会遭受难以想象的苦果。这也是为什么这个短信交流发展到了这个程度，我还不彻底负面思维或置之不理的重要原因，仅仅是不正面随顺他，都已经是需要相当的意志了。

我对他说，我接受不了，然后我的回复就停滞了。没过几分钟，他又说：“你太顽固了。为什么不回复？”我说：“不知道怎么回复。”这时他说：“那就随你了，今后不联系了。”

看到“今后不联系”这句话，让我感到威胁更升级了。我可能确实是太“顽固”了，刚才贤 Ju 用手机只不到一小时就还回来了，但现在我和师父已经“磨”了超过两个小时了，还没有结果，感觉他不

耐烦了。

我诚恳地表达了我的真实想法和困惑，说：“师父，弟子一直理解的身心依师，跟您说的层次不一样。您会说我是太自以为是吧。但这并不代表着弟子不愿好好学。您对弟子的调教，对弟子来说，一切都来得太超乎想象而且突然了。本来弟子以为自己是愿意接受调教的，但经过交流后，弟子发现还不能接受摸手摸脸这一级别的调教。”

他说：“收发信息即清空，手机交 Ju，今后不要联系了。”这时我感觉，师父在拿“不再联系”的说法，来胁迫我一定要给他一个肯定的答案。

时间已经十一点多了。我感到身心疲惫、内心恐惧，已没有能力继续跟师父耗下去了，僵持越久，只会把自己拖得越疲惫，师父不会因为我的反抗有丝毫的放松的。新的一周很快就要到了，明天还要继续复习，我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么，早答应不如晚答应！我想，就算答应了，他也不能真的把我怎么着，他总不至于上精舍来把我怎么样吧！其实我是真不想答应，这样就算是说妄语吧，总比犯淫戒强！于是，我狠了狠心，咬咬牙发出信息：“愿意。”这真是一个无比艰难的过程！

然后，他继续得寸进尺地要求“摸”我更加隐私之处，当我一拒绝，他又立马说：“那明天开始不再联系了。”我不得不再次地妥协，一边心里在持着观音菩萨名号。他又问：“此时此刻，你内心什么感觉？”

事后回想，我总结出师父有这样一个特点：每当我在一个节点妥协后，他常常会问“为什么（愿意）”“内心什么感觉”等。这些问题有什么涵义呢？我的感受是，他问“为什么”是要更深入地了解弟子

的心理，让他这套方法在下一个弟子身上运用的时候能够更加成熟；他问“内心什么感觉”，是要了解当前弟子“自我突破”的程度，好进行下一步的行动。

这次，他在问完了我“什么感觉”后，接着说：“突破这关。”我说：“确实没法突破了。弟子认了。”我就直接关机了。

## 10 她也遇到了和我同样的问题

第二天，1月7日，周日。我早上起床之后，回想起昨天晚上与师父进行短信互动的一幕幕，心情非常低落。我觉得自己实在难以继续面对师父那些匪夷所思的短信，就想，干脆如师父所说，把手机交给贤 Ju 保管，也算是表明自己的态度了。我跟贤 Ju 说：“以后手机给你保管吧。”她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回答不了师父问我的问题，所以师父让我把手机给你。”贤 Ju 没有答应，她说：“贤 Bo 法师说过手机让你保管，那就你来保管吧，手机放在我这里不靠谱。”

我能感觉得到，她不肯接受保管手机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贤 Bo 所说的话，这只是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她不想配合我对“依师”的“逃避”。

在极乐寺的时候，我和贤 Ju 是隔壁班的，彼此并不熟悉，几乎没有说过话，我只知道有她这么一个人，直到接到外派任务，我们才开始有了交集——并且是由陌生骤然变成了几近于绑定的“亲密”。这种套路在我们体系是非常常见的，一方面是安排的任务经常突如其来，另一方面是人员配置也往往不符合常理，例如把互相不熟悉的人、性格不合的人、阅历背景差异大的人组合在一起。体系宣称，师父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行事风范看似奇特，背后却有着甚深用意，总的来说，有着帮助我们个人调伏烦恼以及团体进步增上的妙用，值得我们悉心领受。

这个我以前一直只是听说，直到接到这个任务，我才第一次亲身品味。当时贤 Bo 交待我们外派的任务，第一次把我俩叫去，我和贤 Ju 方始互相认识。我了解到，贤 Ju 是 1994 年生人，比我小整整

10岁，她大学没毕业就去了龙泉寺做常住义工，没有进入过社会，毕业后不到一年就来到了极乐寺。贤 Bo 说：“你俩正好互补，师父调弟子一般都是这样，把年轻的和年长的搭在一块，把外向的和内向的搭在一块，互相弥补，最终是为了我们更好地增上。”

乍一听仿佛没错，背景经历差异大的人在一起，肯定是能“互补”，但深究起来，到底是否一定能“增上”，就不好说了。再说，让团体增上的方法有很多，有时也需要多方面因缘的促成，并非某种单一的方法就能成为万能的解药——暂且不论这某种单一方法是否真的具有科学性、有效性。只是，在体系的氛围下，我们很少会去推究这些，在“依师法”的大棒指挥下，通常上面说什么就是什么，师父说什么就是什么。

来到精舍后，我和贤 Ju 的相处很快就出现问题。我常常遇到的困扰是，在一些需要生活阅历和经验来应对的问题上，我很难和她达成一致。一方面是我在她的阅历背景确实差异比较大，另一方面，贤 Ju 深信“依师法”，当遇到问题的时候，我很难以常识经验的逻辑去和她的依师逻辑进行沟通。实际上，“依师法”不可能指导一切，尤其是，若要以背逆常识经验为前提来行使“依师法”，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然而，我看到了问题，却很难告诉她那是错的——体系教的东西是绝对“政治正确”的，怎么可能是错的呢？如果我否定它，那么毫无疑问，错的人是我。哪怕我比她年长十年，但我多出来的那些阅历和经验，在她所掌握的“依师法”的面前，就什么都不是。当我渐渐明白这样的“形势”之后，再遇到诸如此类的冲突，只要不是原则性问题，我就尽量去随顺和忍耐。毕竟，我们还要共住，还要一起漂洋过海地去留学，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共同去面对。



因为有这样的摩擦，我也尽量减少和贤 Ju 的近距离接触，例如在精舍的时候，除了有护戒的需要，我都尽量和她分开在不同的空间，说话也变得很少，况且，看样子她也不乐意跟我多说话，所以我能不说就尽量不说了，除非她主动来找我——但这种情况少之又少。然而今天，她竟然主动来跟我交流了。

她对我说，虽然师父不让我们对短信内容进行互动，所有的短信都要求随发随删，但是她大概猜到我遇到了什么状况。这是因为，最初师父给我发信息问“你出家前交过男朋友吗”，她以为是发给她的而误看到了，不久后，师父也问了她同样的问题，所以她猜想，师父问她的其他问题应该也同样问了我，“虽然师父不让咱俩交流，但能够猜到，困扰你的，应该就是师父那些突破我们心理防线的问题”。

她又说：“之前我也对这些问题感到很困扰，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你把手机给我的时候，我说‘我又要被师父虐了’？指的就是这回事。你没看我之前趴在床上发短信，又是抓耳又是挠腮的吗？就是不知道怎么回师父的短信呢。不过，我后来想通了，我觉得这是师父对我们的考验，是为了帮助我们心灵的成长。我们就应该依师，依师是没有错的，你的生命就是善知识给你的，他让你去死都可以，更别说让你干别的了。只要你肯把自己交给善知识，他就能拉着你的手，带你飞翔。”

这是来到精舍后，我们之间最长的一次对话。没想到的是，她也遇到了和我同样的问题，但与我的抗拒不同的是，她已然认可和接纳师父的“调教”，并鼓励和劝导我也这么做。

## 11 也许我应该“突破”自己？

贤 Ju 所说的应该依师的理由，我的第一反应是感到很怀疑，诸如“让你去死都可以”，我无论如何都不觉得自己现在可以达到这种“无我”的程度。但我转念又怀疑起自己，觉得我不能像她那样想，是不是我境界不够？我是不是应该如她所说的那样去思维？如果我能这样思维，也许就不会有那样的内心挣扎和痛苦了，要不就咬咬牙，答应师父吧！明天就是周一了，我想趁今天把这事解决掉，消停一下，希望新的一周可以安心学习。

下午，师父发来信息说：“今天内心平静吗？”我说：“不平静。”他说：“一心依师。身语意三业随善知识意乐转。”我说：“这些对弟子来说都还只是概念。弟子根器这么差，承受不了师父这么高层次的调教方式。”他又说：“信心是否具足，这是主要问题。”这时，我们上晚课的时间到了，我便暂时告退了。

下了晚课没多久，六点多钟，师父的短信又来了。经过几天来一轮又一轮的折腾，此时此刻，我的身心已经非常疲惫，虽然对于这种依师逻辑并不认可，但已经没有力量再坚持抵抗。他又重复问我几个之前问过多次的问题，我以前一直在挣扎拉锯，而这一次，我回答说：“愿意。”他说：“想开了吗？”

我说：“一点点吧。贤 Ju 法师在开导我。”

“开导什么？”

“放下自己。”

“不要浪费善知识的生命。愿意吗？”

“好，愿意。”

然后，他开始抛出一些更“高阶”的索求。

师父和我的整个短信互动有一个逐级升级的过程，他每突破我一个防线，紧接着就会提出更高难度的话题，风格十分粗砺，毫不给人喘息的空间。例如之前他先问“摸手”的问题，一攻破了我对“摸手”的防线之后，就马上发展到“摸脸”等，而现在的问题更加“升级”了。如果说之前遇到这些极度挑战内心底线的问题令我感到分外震惊，内心提起的防御很强，那么现在，我已经开始麻木了，我一律回答说“愿意”。他又问：“为什么又愿意了？”我说：“不愿意的话，您也不会放过我的。”他回道：“哈哈！”接着问：“放下后，是否比较轻松了？”我说：“是的。”他说：“身心完全敞开了。”

其实，我感觉轻松不是因为“身心敞开”，而是因为，我觉得此事到此或许可以告一段落了。实际上，对于这些“性”的意味这么浓厚的要求，我的内心深处并不能接受，我有种被玷污的感觉，因为我还是一名受了戒的出家人，而这些问题涉及佛教戒律中最重要的戒条——淫戒，即便是口头上的承诺，也觉得是对自己持戒的损害。

不过，这时我还没有完全丧失对师父的信心，还在找理由证明他言行的合理性，试图从佛法学修的角度去思维。我想到，善知识是清淨的，而自己的内心是染污的，所以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就会往染污的方面去想，如果自己真的清淨，可能就不会有不洁的念头了。这些问题恰恰照见了自己污浊的内心，可能师父是为了让我正视自己的问题——这才是师父调教我的真正用意吧！想到这里，我感到自己能够释怀一些。我马上把这个感悟发信息给师父汇报，说：“刚才那一瞬产生作用的念头，是发现自己的虚妄分别。那是自己内心污浊的表现，反倒不是内心清淨的表现。”但他果断否定了我的想法，说：“不是。”我疑惑，问道：“那是什么？”他说：“依师。”

师父自始至终一直在强调“依师”，并让我要“突破这关”，虽然我已经不断努力“突破”自己依师的底线，我感觉已经到达极限了，但仍然未能达到师父的要求。

我似懂非懂地回答道：“哦！”他又说：“一体。”这充满暧昧意味的暗示又出现了，我刚刚仿佛梳理清楚的心，不由得又翻腾起了迷惑。我说：“师父，您不怕弟子犯戒吗？”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愿意完全依师吗？”接着，他又继续进行了一番如之前那样突破我心理防线的“轰炸”……

看着这些令人作呕的问题，我心里实在难受极了，但我仍然抱着一线对师父的信心：基于我接触龙泉寺体系的几年来，听到师父的种种功德，看到师父所做的种种事业，包括自己在这过程中被引导去点滴培养对师父的信心，使得我不能相信，师父是我从这些短信字面上看到的一个淫秽、邪恶的坏人，我更倾向于相信，他是在用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调教弟子，也许他在用一种特殊的方法来帮助我破除“我执”。我想，也许我应该进一步去“突破”，或许“突破”之后会给我带来不一样的东西。

但另一方面，我内心守着的那条戒律的底线，还是让我不敢完全“放松”。一边是戒律，一边是师父亲自给予我的特殊调教，孰轻孰重，如何取舍？我内心深处还是摆脱不了矛盾和挣扎。我一边念着观世音菩萨名号，一边抱着“我是犯妄语，不是真心愿意犯淫戒”的想法，违心地回答“愿意”、“愿意”……之所以会付出妄语的代价，一方面是因为师父的强势实在让我难以抵抗，另一方面，我想试试看答应之后，是不是真的能把“我执”破除掉——如果能的话，那么师父的短信给我带来的所有困惑，就都能消解了。然而，回答了“愿

意”之后，我丝毫不觉得自己有解脱和觉悟的感觉，相反，我觉得自己的心像一团乱麻，并且齷蹉和肮脏。不过，这时的我，仍保存着一线希望，愿意相信师父是个好人，我想，或许是解脱和觉悟的感觉不会马上出现。

好不容易又完成了一次艰难的对话。过后，贤 Ju 瞅空问我：“心情有没有好一些？跟师父的互动有没有进展？”我说，有进展。贤 Ju 说：“等着吧，看样子，师父还会有更高的招在后面。”

## 12 我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我感到自己陷入了深深的孤立无援之中。我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让我充满迷惑的困境，但无人可以求助。

我们在精舍的生活，能够接触的人非常有限，只有一位在精舍与我们同住的护持净人和几位接送上下学的居士。我们跟那几位居士之间的交流非常少，跟净人的交流相对多一些，但也不过是浅层次的交流，况且也不可能跟她说这些遭遇。在极乐寺有熟悉的同学，她们是可以交流的对象，但是大多数同学都没有手机，也不能上网，难以联系上。唯一有效的联系渠道是打电话到寺里客堂，请客堂帮忙找同学接听电话，我想过这个办法，但又马上否定了，因为担心这么做会引起客堂负责法师的猜疑，不仅不会帮我叫来同学，还极可能上报给贤 Bo，最终会给我自己和同学都带来麻烦。即便是能够联系上同学，像这样涉及对师父怀疑和否定的“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情，也不知道人家是否愿意听我说。另外，我在精舍学习，本身是需要保密的，原则上，我在精舍遇到的事况，只能跟知道我在精舍的两位法师——贤 Ri、贤 Bo 法师交流。我想，我先跟贤 Bo 交流试试看吧。

我给贤 Bo 发了一条信息，说：“最近师父给我发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信息，非常超出我的经验范围，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贤 Bo 回复：“你怎么想就怎么答呗，对师父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一下子被噎住了。按常理，人的正常反应应该是先问我收到了怎样的“匪夷所思的信息”，可是她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就能直接给意见呢？最近这两次跟她交流师父短信怪异的情况，似乎她都是条件反射一般地立马站在师父的一边，似乎这是她的本能反应：但凡出现了什么问题，都是我们有问题，而不是师父有问题——师父是绝不可

能有问题的。上一次她说让我忏悔，让我“坚定地依止师父”，我努力照做了；这一次，她又说让我“怎么想就怎么答”，我不知道再怎么遵从她的指示了。我并非不能“怎么想就怎么答”，恰恰是我已经多次如实地跟师父反映了我的想法，但师父的短信依然让人感到困扰，而且困扰的程度正在变本加厉，我能怎么办呢？贤 Bo 连连两次同样的反馈让我感到她是不会设身处地为人着想的，不能再奢望她能够帮助解决问题，再沟通已没有意义。

寄予贤 Bo 的希望已然落空，而在贤 Ju 的面前，我也感到自己陷入了某种心理危机当中。本来就感到她不把我放在眼里，而当她在师父的短信那里轻松“过关”之后，我更加感到，她凭恃自己依师比我修得好而更不把我放在眼里了，这时候，我感到我和她的相处比以前更困难了。

按照戒律的要求，尼众需要“护独”，简单来说，如出行、眠宿等事都需要有至少一位同伴的相伴，这条戒在尼众的戒律中还是一条比较重的戒。以前在极乐寺的时候，整个僧团有几百号人，单单一个班也有几十号人，找同伴护独还是比较容易的，而现在，只有贤 Ju 和我相依为伴，她就成了我持这条戒的唯一依靠。我很担心“得罪”贤 Ju，使得她不愿好好给我护独。虽说律中有开缘——如果同伴坚决不肯为自己护独，不得已的情况下，独自行动不算犯戒，但我也不能轻易采用开缘。

和贤 Ju 相处的困境，在师父和我短信互动的间隙，我也跟师父表达过多次，希望师父能够给予相关的指教和帮助，但我每一次的诉说都仿佛竹篮打水，没有一次得到过师父的回应，他似乎只关心他的“依师”问题。开始的时候，我对于师父的反应也很困惑，我想，我

们体系不是常常讲“创造清净、和合、增上的师、法、友团队”，不是常常讲“依师、依友、依僧”吗？我以为师父对于我俩的和合会很重视。因为总是得不到回应，我就想，也许师父认为这个问题不重要？或者是他想锻炼我，让我自己去面对、解决？但这个状况确实超出我的经验、能力范围了，我不知道怎么面对，要不然我也不会求助了。和师父的互动越来越让我感到困惑，和贤 Ju 的相处也似乎越来越陷入僵局，我实在是觉得无助又无奈。

某种意义上，也是因为贤 Ju 的“推动”作用，而使我在师父的短信中难以抽身而出。之前，当师父的短信显现出越来越暧昧的意味时，我就有过不再回复师父短信的想法，但贤 Ju 发现了我不回复师父的短信，就对我表示很不满，认为我不恭敬师父，让我必须要回师父短信，而且是要第一时间回复——在这个问题上，她表现出比以往在其他事情上更强势的态度。在与贤 Ju 危脆的关系面前，我选择了妥协。

我感觉自己已经有些被逼到绝路，实在已经不知道如何面对了。这时我想，现在这样的情况，我可以向更上一级的贤 Ri 法师求助了。按照以前在极乐寺的时候向他请益问题的经验，他都是“有求必应”；在我们来精舍之初，他对我们也有过关怀和嘱咐，我也曾发微信请益他如何与贤 Ju 相处的问题，当时他很快就给我回复了，所以有理由相信，现在我遇到了这么大的难题，他会帮忙的。于是，我给贤 Ri 法师发送了一条微信，大意说，最近师父经常通过短信调教我，强度非常大，方式也极其匪夷所思，我的情绪很低落，自己对师父的信心也降到了极低，请教法师应该怎么办。然而，这条信息石沉大海，直到最后一刻，贤 Ri 法师也没有传来任何动静。



### 13 最极端的时刻来临了

1月8日，周一，我们又该上学了。这是相对平静的一天，一整天下来，师父没来短信。但到了晚上10点多，师父的短信又来了：

“依师感觉怎么样？”紧接着问：“愿意初次给吗？”

这时，我实在有些惊呆了。但我知道，我没法说“不愿意”，因为回答“不愿意”将要面临的折磨，不见得就会比说“愿意”受到的折磨少，于是我回答：“愿意。”他接着问：“喜欢吗？”这实在令我咋舌：原来“愿意”还不够，还要“喜欢”。我又违心地回答：“喜欢。”他接着又问：“希求吗？”这时我忍不住了，说：“弟子如果喜欢、希求，会犯淫戒吗？”

他的回复还是只有那两个字：依师。

这是我无法逾越的门槛。我只好说：“希求。”

他紧接着说：“喜欢什么时间做？”

“都可以。”

“希望做还是希望不做？”

“希望做。”

“什么原因？”

“依师。”

我似乎像是个机器人，机械地给出师父想要的答案，而我的内心仍是感到矛盾，于是我忍不住又问：“师父，佛陀也会用这种方式调教女弟子吗？”他还是像之前一样，不正面回答我的发问，而是说：“你喜欢吗？”

接着，他发出了更加露骨、肆无忌惮的挑逗——是的，如果说之前的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问题，我还可以解读为“调教”，但是现在

再也无法那样去形容了。

但在这时，我对师父的最后一线信心还没丧失掉，我还保留一丝的相信，相信师父是在破除我的“我执”，我咬咬牙，极为勉强地作出了回应。

然而，这真的是破除“我执”的课题吗？我仍然没有从中有任何觉悟或解脱的感觉，我只感到内心充满悲催。此时此刻，我该将自己的身心安放在何处？

第二天早上起床，我依然没有丝毫觉悟或解脱的感觉。回想起这些天来所发生的一切，尤其是昨晚的一幕幕，我心里不由自主地感到痛苦万分，悔愧交加，心情十分沉重。心想自己为何会受到这个短信的胁迫，做了如此多荒唐的、违反戒律的事情。我想，如果师父调教弟子是为了让弟子觉悟的话，一定不会给弟子带来这么大的痛苦！我所承受的，既有逾越心灵底线的极大精神压力，也有这些天来无数次的“疲劳战术”、连续发生在深夜里的精神恐吓和胁迫——这是一种身心交迫的痛苦。更重要的是，戒律是出家人的生命，而师父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拿违戒之事突破我的底线，以此考验我是否依师？此时我感到痛苦之至，觉得自己好像离死不远了，乃至产生了这样的念头：师父是不是想把我整死？至此，我再也无法相信师父所做的一切是一种“调教”，我再也无法说服自己去相信！这时，我的信仰体系几近崩溃，我甚至想到了舍戒还俗。

就在这时，我猛然想起前一天贤佳法师给我邮箱发来的一封邮件，题目叫《关于以戒为师的交流讨论，想聆听您的看法》，那时我匆匆地瞥过就搁置了，没有详细看。我现在回味起来，觉得我现在遇到的事情正是与那主题非常相关的。我赶快重新找到这封邮件，读完

以后，我很后悔，我想我要是早点读它就好了！

## 二、与二贤法师的因缘，仿佛是个注定

### 14 初识贤佳法师

贤佳法师是龙泉寺的一位比丘法师。2004年，龙泉寺复建的初期，他就在龙泉寺出家了。那时候他刚从清华大学水利系博士毕业不久，舍弃了以他这份资历所可能得到的世间的荣华，来到了彼时尚还清寂无闻的龙泉寺，成为这个僧团最早期的僧众之一。

我最早是从龙泉寺的一个纪录片《五岁菩提》中了解到这些的。我在龙泉寺做居士的那两三年，寺里常常会给那些初来乍到的信众、游客播放这部片子，里面介绍了龙泉寺僧团初创的头五年里一些重要的人和事。这个片子中有几段对贤佳法师的采访，其中有一段是在北京广济寺（中国佛教协会所在地）拍的，因为那时候师父已经是中国佛教协会的驻会副会长，而贤佳法师是师父的侍者，他随同师父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

贤佳法师在龙泉寺的主要功长是戒律研究。据说师父特地安排他研习戒律，加上早期的龙泉寺事务不多，在广济寺那片清静的氛围下，天时、地利、人和，贤佳法师系统地学习了戒律。随后，他承担了龙泉寺的戒律作持事务、编写戒律资料等工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龙泉寺体系人员在戒律上的问题，基本都是请教贤佳法师。

我在龙泉寺的时候不是很熟悉贤佳法师，法师深居简出，我们居士通常只有在受八关斋戒的时候才能见到他。那段时期的龙泉寺长期稳定在六斋日授八关斋戒，贤佳法师常常做授戒师。我受八关斋戒的次数不多，但在有限的时缘当中，贤佳法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授戒的过程不是很长，一般十几二十分钟，法师按照既定的授戒仪轨一项一项地做，没有什么多余的话，但是他带我们念诵仪轨文词时，

语气很是坚定有力，有种振聋发聩之感，这让我仿佛能够体味到他心中对戒法的诚挚和信念。

与贤佳法师稍近距离的接触，在我的记忆中不超过三次，每次时间都很短暂，但是给我留下的印象都很深刻。

有一次，我正在大银杏树下附近，这时候贤佳法师正从山门处走过来，彼时大银杏下有一位男士在闲逛，看样子像是偶然来到这里的游客，不是信众。可能他对出家人感到有些好奇，当贤佳法师经过了大银杏树下时，他凑近了贤佳法师跟前——凑得特别近，感觉他的鼻尖好像都快要触碰到贤佳法师的鼻尖了，他问法师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见状，心里觉得很是不喜，觉得这位男士真是太没有礼貌了，凑那么近不说，还一上来就问法师叫什么名字，别说贤佳法师是寺里的元老级法师，就算是最普通的一位刚出家的法师，他这样做都是不合适的。我恨不得把他马上从法师身边拽开，但是接下来法师的举动让我心里有些震动：法师对于这个粗鲁男似乎没有丝毫的不悦，他也没有要和这名男士拉开距离的意思，而是仍然保持着这位男士靠近他的距离，眼睛认真看着那男士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我叫贤佳。”说“贤佳”的时候，语音似乎特地拉长了一下，让人听得清晰、饱满。说完，那男士仿佛心满意足地说：“哦！”没再继续说什么，贤佳法师就继续往前走了，然后，他拐进“南无阿弥陀佛”墙前面的大圆拱门，就不见了。

第二次，大概是在这次事情过后不久，事情发生在老大殿前面。在龙泉寺，老大殿区域和僧众生活区挨着，两者之间有一道门隔着，一般情况下，俗众、游客可以到老大殿，但是不能越过那道门进入僧

众生活区，只有僧众可以走那道门。那天，我正在老大殿前面，当时周围人很少，突然，贤佳法师走过来了，他正在朝着那道进入僧众生活区的门走去。见到法师来了，可能我心里沉淀的上次那份触动被唤醒，我忽然也想跟法师互动，我想这样可能会得到更直接的摄受，况且见到法师的机会很难得，好不容易碰上了，不容错过。于是我叫道：“法师。”但是贤佳法师没有停下脚步——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他那坚定的步履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他一边往前走，一边稍回了下头快速地说：“我现在不方便。”而后很快过了那道门，又不见了。我心里顿感稍稍的失落，觉得法师怎么变得好像有点冷漠呢？但是，心里也对法师生不起怨责。直到多年以后的今天，我出了家，学了戒，才明白，法师当初对我的拒绝，是在持守一条戒：在没有第三人在场陪同的情况下，比丘不能够与女性单独相处，无论是在室内还是户外。想来当时在老大殿前面，虽然有人在，但人很少，而且他们可能随即走动不见，不能成为法师的稳定陪护，如果法师停下来跟我说话，恐怕也不能安心，所以他应该是为了避免影响持戒的清净，而没有停下脚步。但法师还是在尽力持戒的同时，适当照顾了我的感受：他一边走一边对我作了回应，没有对我完全置之不理。在律中，这条戒有一个开缘，叫做“不停步”，也就是比丘遇到单独的女性时，不停下脚步，即便周围没有人，并不犯此戒。当我揣摩到当时这个情景下法师持戒的用心，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当时我对于法师的“冷漠”生不起怨责——也许是因为法师这么做的心业是与戒相应的，而戒又是与佛的般若慧和大悲心相应的，我从中冥冥感受到的是戒的力量，是佛的加持，虽然表面似乎受到冷落，但内心无形中获得的是这份究竟的清涼。甚至于，法师这样的行持，对于我后来的持戒会有冥冥的影响。当时

我期望能够得到法师的摄受，实际上，我已经得到了，只是它不是以我期望的形式出现。

后来，八关斋戒换了别的法师当授戒师，不再是贤佳法师授戒了，因此，更少有机会见到他了。再后来，我就被派去极乐寺了。在贤佳法师“不知不觉”隐没的这段时间，开始了全新的修行生活的我，不知不觉，也渐渐淡忘了有这样一位法师，直到我受了戒，要开始按照戒律去行持，就发现，我们僧团学习戒律和贤佳法师在龙泉寺奠定的戒律学修基础有很大的关系，我才重又找到与法师之间冥冥的联系。

## 15 我意外地得到了一台电脑

我在龙泉寺做了大约一年零五个月的常住义工，而后于 2015 年 10 月 2 日以净人（对即将出家者的称谓）的身份，与一行同学 51 人一起从龙泉寺到了极乐寺。在极乐寺生活近一年后，2016 年 9 月，受极乐寺的统一安排，我与班上的 77 名同学一起前往福建东部的一座寺院受“三坛大戒”。受完戒后，我的同学有将近一半人被派到下院，我仍然留在极乐寺。

极乐寺有很多事务性的部组，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归属，在日常的学修以外，每个人都有各自需要承担的事务。可能因为我在世间的专长是文字工作，所以我在极乐寺被安排的岗位，每一个都和文字工作有关，例如我辗转到过做书组、文秘组、文宣组等等。在 2017 年 6 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调动通知：我被派到《广化寺志》编辑组了。

当时，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已经确定在福建莆田广化寺举行，距离举行论坛的日子还有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因为要在广化寺举行佛教论坛的缘故，师父指示要编写一本《广化寺志》，这本书要作为给世界佛教论坛的一份献礼，因此，它要在论坛开始之前编写、出版完成。不过，寺志编辑组不设在广化寺，而设在极乐寺，编辑组的主要成员也不是广化寺的僧众，而是极乐寺的尼众。寺里给编辑组配置的人员很多都是高学历者，如编辑组组长贤 Chuang 出家前是在德国留学的主修气象学的双博士，组内的两个写作小组的组长也都是博士出身，一位是北大生物学博士贤 Guan，另一位是毕业于武汉大学水电学院的博士贤 He。师父还安排了两位龙泉寺男众弟子担任编辑组的主管法师，一位是极乐寺的主管法师贤 L 法师，他也是一位博士，早年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另一位则是在清华大学物理学系博士毕



业的贤启法师。

编辑组成立大约只有几个月时间，现在距离论坛举行只还有不到一年半的时间，这样的时间对于编写一本寺志来说，未免太仓促了。但是这对于师父和体系来说，可能都不算什么问题，因为我们体系打造过让我们引以为豪的“龙泉速度”，我们过去在不少重大事情上都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完成了任务，因此我们总是习惯性相信，我们总能保持这份纪录。

贤 Chuang 跟我介绍说，这次组里跟僧团要人，是贤启法师建议的，因为贤启法师觉得组里需要增加一位负责关怀大家的成员，类似于后勤保障，有利于大家在这项要持续长期的、紧张的脑力劳动中保持身心的健康。贤 Chuang 让我来做这份关怀工作，并在此之余，再帮忙做些整理档案的工作，有关寺志有大量的资料需要整理。贤 Chuang 还让我写一份简历向贤启法师介绍我的基本情况，她说，贤启法师会不定期从普济寺过来和大家开会，可能不久后我就会见到贤启法师了。

我需要做的事情需要用到电脑，但没等我说，贤 Chuang 就主动说让我去电脑房领一台笔记本电脑，并且要开通网络。她让我写好申请条后给她签字，并再去找贤 Bo 签字，就可以去电脑房办了。

电脑的使用在极乐寺有严格的管理程序，一般情况下，除了少数有重要事务或要外派学习的人员之外，个人不会拥有专属电脑，如果有事务必须要使用电脑，大多数人只有选择到僧团的公用电脑房，电脑房里配置了大约二十台台式机——也就相当于，在极乐寺常住人数大约在 300 人上下的规模里，平均十几个人用一台。网络的使用则比电脑有更严格的限制，像电脑房里的电脑都是没有连通网络的，只

能处理不需要用网络的事情，如果要用网络，就要写申请条，对于上网是什么事务需要、要上网多长时间等情况都得写清楚，然后拿去给贤 Bo 审批。审批通过了，再请电脑房的同学帮忙临时开通网络。一直以来，我都很老实地遵守着僧团这些严格的规定，没有感到不适应，似乎我已习惯了：这个事情本来应该如此。

却没想到，现在我这么轻松就可以拥有一台可以上网的笔记本电脑，这件事仿佛天上掉下馅饼一样地让人感到意外，尤其是，这对于极乐寺的很多人来说是非常奢侈的一件事，尽管极乐寺的很多尼众在出家前是不缺电脑的人，极乐寺库存的笔记本电脑有很多还是她们来出家的时候带来的。

对于这桩意外的幸运事，我只能理解为，个人电脑和网络是编辑寺志的必须配备，而寺志是师父十分看重的事情，为了不耽误这件大事的进度，“两害相权取其轻”，僧团只能暂时放宽一些对个人的管理要求了。

我很顺利地得到了贤 Bo 的批准，领到了一台暂时属于我的笔记本电脑。透过这台电脑，无意中，我的修行轨迹开始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 16 “不非时食”的初实践

编辑组的工作任务重、时间紧，为此，贤 Bo 开允编辑组的人员可以不参加僧团的一些集体共修活动，这在极乐寺来讲也是一件很特殊的事情。尽管如此，感觉时间好像还是不够用。大概是在 2017 年 7 月初的一天，我和组里一位净人同学 B 讨论要不要去用晚餐（在僧团里称作“药石”），觉得如果不用晚餐，能节省出不少时间，况且，按照戒律，僧人应该持守“不非时食”戒（过了正午时刻后，如果没有病缘等特殊因缘，不再进食除了清水以外的任何食物），不论是否节省时间，都不应该用晚餐。但是，一直以来，我们僧团是开许乃至倡导用晚餐的，教导我们的法师说，这是师父结合时代缘起而对戒律予以变通，所以，如果不用晚餐，在僧团里会显得有点另类，甚至可能会被看作思想有问题，会被班导叫去谈话。

我刚出家的时候还不习惯不用晚餐，如果某天决定不用晚餐，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需要付出意志力的事情。但是我心里知道，过午不食是一个与修道相应的戒条，是非常好的、值得做的一件事。这是因为我做居士的时候受过八关斋戒，八关斋戒当中有一个核心的戒条就是要不非时食。因为不用晚餐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挑战比较大，所以我不敢轻易受八关斋戒，担心自己受了之后持不住，而一旦受了，就会尽力去持守。所以，我在受八关斋戒的时候，坚持住了，没有过忍不住饿而犯戒吃东西的时候。而进入僧团以后，受了比八关斋戒更严格的出家戒，却被告知我们有理由可以用晚餐，这样的“开通”使得我反倒没有了居士时候的意志和决心，不再尽力去持守这条戒了。

其实我也并非真心想这样损毁我发过誓愿而受的戒，而是在僧团那样“正当理由”的倡导下，我仿佛找到了一把保护伞，可以告诉自

己这不算犯戒，可以“光明正大”地随顺自己的习气。但说真的，我用了晚餐，内心深处是愧疚不安的。我一直觉得，如果能够做到不用晚餐，那么不仅节省了时间，也随顺了戒律，两全其美，何乐不为？但是我已经习惯用晚餐，要突破和改变，我觉得很困难；特别是身边的人多数有用晚餐的习惯，看到别人去用，自己也忍不住不去。所以，晚餐用还是不用，就成了很纠结的一件事。

B 同学听到我的纠结，就跟我分享说，不用晚餐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她自己有这样的实践和体会。并说，贤佳法师曾经给她发了很多和不非时食有关的资料，很有参考价值，她可以转发给我，相信我读了之后会有帮助。

在编辑组的日常工作中，使用电子邮件传输文稿和资料、作工作交流是很平常的事情，所以，B 同学就用她的电子邮箱给我转发了贤佳法师发给她的邮件。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进入我的邮箱，查收到 B 同学转发来的十多篇文章。这些文章中有几篇是关于节食、辟谷、过午不食（“不非时食”的另一种说法）的实例经验，以对话记录的形式呈现了很多人的实践过午不食的细致体验和感受，以及他们身心上的受益体会，让人感到很真实。此外还有几篇是有关节食、断食对于防病治病效用的科研论文，是从一些科研网站上搜索整理的资料，感觉耳目一新。我读了之后，感到很受启示和鼓舞，于是我借鉴文章中提供的经验，开始尝试不用晚餐，尝试了以后，又跟 B 同学交流心得体会。B 同学鼓励我坚持，并说她之前还在龙泉寺的时候，就得到了贤佳法师给予她的很大的鼓励。我听了有点惊讶，我想，这么高位的法师，又是一位很低调的法师，会因为不非时食这样的“小事”，这么“亲民”地鼓励

一名普通的居士？

B 同学给我转发的邮件里带有贤佳法师的邮箱地址，她说，如果我有什么疑问，也可以直接请教贤佳法师。

但是，我实践过午不食一些日子之后，开始感到有些难以坚持下去。一部分原因是，随着编辑组工作的推展，写作的人手不够了，原本不负责写作的我也被安排了写作的任务，每天晚上都有一大段时间需要工作，我常常感到比较耗费脑力，感觉如果不用晚餐会坚持不住，所以我又恢复了用晚餐。一时之间，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契机写邮件给贤佳法师交流相关的问题。

在神经有点紧绷的工作氛围中走进了 9 月，有一天，我得到了一个让我“放风”的消息：贤启法师计划要去印尼为《广化寺志》作调研，普济寺那边会派部分义工，让编辑组也安排人员一起去，组长贤 Chuang 考虑，组里有几位同学已经去过印尼，就先不安排她们了，而以我目前负责的写作任务来说，有必要到印尼亲自体验和感受一番，所以就决定安排我。

去印尼采风，是一件会让很多寺里的同学羡慕的差事，但我没有过多特别的感觉，相比而言，更让我感到振奋的是，我能和贤启法师一起出差，在与法师共事的过程中，我将会有很多机会向他学习和请教，这是多么难得的事情！

## 17 走近贤启法师

相对于贤佳法师来说，我在龙泉寺的时候，接触到贤启法师的时候略多一些。与贤佳法师深居简出的风格不同，贤启法师是一位“事业型”的法师，他担任过龙泉寺慈善部、弘宣部、文化部的主管法师，推动成办了仁爱慈善基金会的多个慈善项目，以及“龙泉之声”传统文化网站、“和尚·博客”系列百本博客书、学诚法师讲法系列光盘等一系列龙泉寺的重要“事业”。这些事情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龙泉寺的“文化软实力”，为龙泉寺打造了良好的口碑，因此，贤启法师在大家的心目中，是辅佐师父开拓龙泉寺弘法利生事业的得力助手。又因为他倾力投入这些事业，仿佛总也不知疲倦，而被大家称誉为“不休息菩萨”。

贤启法师做的这些事情都要靠比较大型的团队合作来完成，这些“事业”吸引了大量的义工、居士，因此贤启法师也有了很多与他们互动来往的机缘。贤启法师为人直爽、热心，不仅是对寺里的大事总是不遗余力地投入，即便是一名普通义工为了个人私事找他，他也会毫不含糊地积极回应。曾有一次，我所在的部组配合贤启法师做一项接待工作，接待完后，组里的一位女义工 S 找贤启法师想交流请教事情，当时贤启法师事忙，没有应承，但是隔日贤启法师请人来转告说，他现在有时间，可跟 S 义工交流。因为要给法师护戒，所以 S 找我陪她一起去见法师，地点约在老大殿后面的祖师塔。见到法师的时候大概是傍晚六点钟，当时天还亮，但 S 一打开话匣子就停不住了，说是请益法师，但实际上都是她在说，不知不觉就说到了天黑。在我看来，S 说的事情都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家长里短，我在旁边陪得渐渐已失去耐心，而且心里也有些着急，心想，法师在寺里承担那么重要的

职务，事情那么多，那么忙，怎好这样耽误法师的时间？但是法师不像我一样着急，他始终认真如一地听着，就好像他根本没什么其他事要做一样。最后等 S 倾诉完，时间已经到了晚上九点多了，结束的时候，法师谦虚地说，感谢 S 告诉他的故事，让他获得了很多启示。

类似这样的事情不是一件两件，除了我的亲身经历之外，也听别人说过很多。法师以他真诚的用心、切实的投入，得到了许多人的信任 and 好感，在很多义工心目中，贤启法师是一个很可靠的人，他们有事都愿意向贤启法师求助，也都能够得到法师的关心、拉拔和帮助，包括很多在极乐寺出家的尼众出家前在龙泉寺做义工，都和贤启法师建立了深厚的业缘。

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不能像别人那样亲近贤启法师，可能是因为没有在贤启法师负责的部组承担过，没有共事的因缘，此外也没有遇到其他特别事缘和他有深入接触的机会，我不是那种喜欢主动找机会靠近法师的性格。对比身边的同学，听到她们说在与贤启法师相处中的很多收获，不得不说，我的心里有一份小小的遗憾，其实我也很期望能和这样一位大法师有深一些的业缘，得到他更多的指导和教授。所以，在刚来到编辑组的时候，最令我感到兴奋的一件事情是，贤启法师是我的主管法师了，我有机会来重新和法师建立业缘，弥补过去的缺憾。

进入编辑组后，大约一个月能见到贤启法师一到两次。当时，贤启法师已不在龙泉寺常住，而是在福建泉州永春普济寺担任住持，为了方便讨论寺志的工作，法师不定期地专程从普济寺驱车赶到极乐寺，与编辑组的成员们开会研讨。每次开会，一开就是一天，他早上来，到临近傍晚时又匆匆忙忙地赶回近百里外的普济寺。虽说我们都

在福建，两地的距离相对来说不算远，但普济寺地处偏僻，山路崎岖，来回一趟也是舟车劳顿。听编辑组的同学说，以前大家有考虑去普济寺开会，不劳法师亲自过来，但贤启法师还是坚持要过来，说这样更方便大家，后来这件事就这么定下来了。

这几个月来，法师每次来极乐寺，我就发现，虽然法师的主要目的是来跟编辑组开会，但每次都会有一些不是编辑组的同学也在排队等着跟他交流，感觉贤启法师仿佛不单单是属于编辑组的，也是属于大家的。他还是像在龙泉寺的时候那样的作风，还是像在龙泉寺的时候那样受欢迎。一般在上午、下午是我们组里开会，到了寺里的午休时间段，他就专门排出时间来和同学们交流。有时不止一拨人，贤启法师就会用手机定个闹钟，他习惯把闹钟定在下一个约会的前十五分钟响，以便有从容时间来结束和前一拨同学交流，再去和约好的下一拨同学见面。开始主要是一些在龙泉寺时和他有业缘的同学会找他，后来慢慢地，一些原本不熟悉他的同学也加入了交流的行列。因为交流的人越来越多，到后来，他们就索性找个教室，一起交流。

有时候我们编辑组的同学也想跟贤启法师单独交流，因为在集体开会的时间，我们讨论的是寺志的工作，而在寺志以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困惑想请教法师。但法师的时间总共只有那么多，见别的同学也在等着，我们也不忍心不把机会让给人家，毕竟我们跟法师开会，已经比别人多了很多和法师相处的时间了。有一次，贤启法师和普济寺的义工一大早就来跟我们开会，到了用早斋的时间，暂时散会了，我和我的小组长贤 Guan 有比较重要的事情想单独请教法师，本想跟法师约个时间，结果他说，我们可以在用早斋的时间跟他交流，因为他已经排不出别的时间了。于是我们听从了法师的，没有



去用早斋，在会议室里留了下来，法师就拿出他们从普济寺带过来的糕饼等，一边就着茶水吃，一边听我们说，还乐呵呵地问我们要不要吃。最后，他的“早斋”吃完了，我们的事情也说完了，他也给了我们建议。

虽然法师不曾给人拒绝的态度，但我心里还是对法师有很多的仰望、畏怯，不敢轻易靠近，感觉自己总要鼓起很大的勇气才敢跟法师交流，但总算也有几次突破了自己。法师对于我们的问题往往会给出比较具体、可操作的建议，不一定非常恰当和有效，但也不会很模糊或大而化之。渐渐地，我对贤启法师有了比以前更具体的印象，我感到，他是一个对人很平等、愿意关心别人、也有能力帮别人解决问题的人。

## 18 出发印尼之前

在我们这次调研之前，贤启法师已经去过了几次印尼，这大概都是在他到普济寺做住持之后的事。普济寺是弘一大师曾经闭关过的地方，贤启法师到普济寺后，在那样偏僻的地方也“不甘寂寞”，继续发挥他“不休息菩萨”的本色，筹备建立弘一大师文化研究院，做敬老项目，关爱当地的孤寡老人，等等。一些偶然的因缘，他在走访福建一些寺院的时候，意外地发掘出一些与广化寺有法脉关系而被遗忘的下院，随之又策划了一部名叫《百年广化》的纪录片。接着，师父就让他来主管《广化寺志》的编辑工作了。

广化寺与印尼有很深的因缘。近代国内局势动荡，生计艰难，于是广化寺的许多僧人去往南洋“谋生”。到了印尼的法师们落地生根，一方面建设道场，苦心经营，使得很多印尼华人有了精神栖息的港湾；另一方面，他们将化缘到的资金输送回国，反哺广化寺。这些广化寺的老和尚在开辟了印尼佛教的一方天地的同时，也随缘度化了当地的民众。例如，我们的“师公”、师父的剃度师——定海长老就是一名印尼本土人，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礼驻锡印尼万隆协天宫的广化寺“圆字辈”法师——圆禅长老受沙弥戒，继而在香港受具足戒，成为比丘，而后他在印尼延续了广化寺的法脉，成为印尼佛教重要的一支。如今印尼也还有很多当年的檀越（施主）或檀越的后代。所以，要深入了解广化寺的历史，必得要了解它在印尼的那段历史。

出行前，贤启法师来了一次极乐寺跟编辑组开会。他介绍了这次调研的大体情况，说这次出差预计至少要一个月，让我们做好相关的准备。并说，他可能前期有事情，不能和我们同步出发了，让我们先去，等他忙完后再到印尼和我们会合。按照计划，再过四天，我们就

该出发了，筹备的时间还是很紧张的。

贤启法师要求编辑组派三位出家众出行，贤 Chuang 除了安排我之外，还安排了一位在组里参与写作的沙弥尼贤 Lang，以及一位比丘尼贤 Cui。贤 Cui 比我早两批受戒，对我来说是前辈，之前被僧团外派到台湾的一个寺院参学，大概在一周多前返回到极乐寺。她回来的时候，暂时没有安置的岗位，加上当时编辑组需要人手帮助整理资料，僧团就把她安排到了编辑组，暂时协助整理档案。

贤 Chuang 指派了贤 Cui 承担我们这次行程的领队。由于贤启法师还将从普济寺那边派出一批出差人员，是常住在普济寺、一直在跟随寺志项目的几位居士，这也就是说，贤 Cui 不仅是我们仨的领队，而且还是我们整支调研队伍的领队。这个安排让我感到很不理解，因为贤 C 刚回到极乐寺，刚来到编辑组，来之后也只是在做辅助性、临时性的工作，她不了解我们的整体工作，之前她参学时所做事情的性质也与我们的工作全然不同，乃至，她不了解我们的团队成员，我们的团队成员也不了解她，不知道是基于什么考虑而安排她去出差，难道组里没有比她更适合优先派出的人选了吗？有些担负着写作任务的同学，难道不比她更有必要出这趟差吗？而且，她还担任领队，就这样一个不熟悉状况的人，在这么重要的出差任务里，怎么说是领队就是领队了呢？

虽然我心中充满了疑虑，但也没有足够的勇气向贤 Chuang 提出质疑，因为，要“依师”。但事情过于违背常理，再要坚持“依师”，实在是太勉为其难了。我更大的担心是，因为我完全不了解贤 Cui，而现在瞬间就被绑定成搭档，即将要一起去陌生的异国他乡，外出之后，我们就需要互相护戒了，然而我完全不了解她，不知道她对戒律

的认识如何，我们是否有基本一致的共识。如果没有基本共识，那么我的行动可能都会有很大的困难，也会影响工作的正常进展。趁着还有一点时间，我就赶忙去找贤 Bo，想向她请教我的疑虑，我想她应该了解贤 Cui，可以给我具体的指导建议，至少让她知道情况，有个心理准备，万一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好作处理。但我连续找了几次贤 Bo，她都很忙，没有时间听我说话。我想，其他事重要，我们要去印尼出差一个月的事，也很重要吧？作为当值，竟然一点不担心吗？没办法，她不理我，我只好去找班导。班导说：“你们不是有贤启法师带队吗？那就一百个放心好了。”我说：“贤启法师不和我们同步出发，不是全程跟我们一起。”班导说：“那也不用担心。实在不放心的话，你再找找贤 Bo 法师吧。”结果，我一直找贤 Bo 找到要出发的当天早上，她还是顾不上我。我不得不对她说：“我今天就要出发了。”她才暂时停下来，匆匆忙忙嘱咐了我几句，说，印尼很热，蚊子很多，下雨很多，注意防护；还有，印尼很乱，没事别往外面乱跑；跟那帮居士保持距离，不要跟他们一起散乱。就这样算告嘱结束了，我也不好再说什么了。

就这样心事重重地出发了。

## 19 担心的情况发生了

到达印尼之后，问题很快地呈现。

首先，我和贤 Cui 两人只有一部手机，而且这部手机的管理权是在她手上。通常都是她拿着手机，她拥有与极乐寺沟通的完全主动权，我们这边遇到什么问题，完全是通过她的口径向极乐寺汇报——当然，只汇报她想汇报的，她不想汇报的都被筛掉了。如果是临时让我汇报的话，那么我汇报的内容需要经过她的同意，她拥有绝对的“一票否决权”。她的“审核意见”有没有道理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她“戒腊最长”，我慑于她的权威，听也得听她的，不听也得听她的，否则，她一板起脸来，我就很害怕。

但是能有这部手机也已经很不错了。据说在我们出行前，贤 Chuang 反复多次向贤 Bo 申请给我俩一人配一部手机，并给我们带上多一点钱，开始贤 Bo 死活不同意，最后她好不容易松口了，就同意配给一部手机和少量的备用金，但是不提供手机卡。领出来后，就都给了贤 Cui 作保管。

在我的感受里，贤 Cui 真正想要控制的并非手机和钱本身，毕竟这些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钱也没多少。在物质以外，很多事情上都感受到她的控制感，跟她的相处，我感觉到自己的心灵难以有自由的空间。

我们到印尼的第一站是茂物，在那里有师公的道场，名叫普门寺。我们到普门寺住下，以这里为“据点”，以便于去印尼的各个地方作调研。安顿好后，我们就准备去万隆，那里是圆禅长老曾经驻锡的地方，现在还有曾经护持过圆禅长老的檀越住在那里，我们打算采访他们。由于茂物与万隆之间有几个小时车程，不方便来回跑，我们就考

虑在万隆住几天。有人帮我们联系了万隆的一个道场，询问能否提供住宿，对方欢迎我们，但告知说只有一个房间，这就意味着，比丘尼、沙弥尼和女居士需要一起住在这个房间，而和我们同行的一位男居士则要在附近旅馆住。联系人征求我们的意见，询问我们能否接受这样的住宿条件。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有些犹疑，因为想到，按照戒律，比丘尼不得与未受具戒者同室宿，虽然必要情况下可以开缘同宿三夜，但是能不同宿更好，况且说不定我们要在那边待着超过三个晚上。但在我还没反应的时候，贤 Cui 二话不说就直接允诺了。

那时在普门寺还住着两位从龙泉寺过去的比丘法师，是师父派他们去的。有一位比丘法师是我在龙泉寺做常住义工时有过接触的，有些熟悉，他比较敬重戒律。我对于“同室宿”的事情想来想去，实在感到不安，就请教了比丘法师的意见，他建议最好还是分开住。我一听，心里就很急切，没预先跟比丘尼沟通，就直接找了负责打点行程的居士询问说，我们到万隆后的住宿能否重新安排。居士很爽快就答应了，说可以让我们几位出家众到时候住旅馆，因为反正男居士也住旅馆，还方便照应。接着我把这个事况告诉了贤 Cui，她很不满意，批评说我不跟她商量就擅自做主，很不恰当；又说印尼很乱，住旅馆不安全；又说我持戒比佛制戒还严格，根本没有必要……劈头盖脸地把我批了四五十分钟。结果，我们到了万隆，就没有能够像居士应承的那样，让出家众住旅馆，而是实行了一开始说的住宿方案。住下来后，贤 Cui 主张把房间分成两半，她和我住一半，沙弥尼和女居士住另一半，我们之间做一些隔挡。那里也没有现成的隔挡，我们就拿了一个落地电扇和别的临时支撑物，中间搭上五颜六色的床单，做了临时的隔挡。结果，住了两天以后，我们的调研还没结束，女居士们

就悄悄地退出了这个房间，另外找了住处。

有一天，我们采访了一个当地的大家族，他们热情地款待了我们，在我们临走的时候，还给了我们每人一个红包。我不想碰钱，就让那位没受戒的沙弥尼贤 Lang 帮我拿着，等回到寺里后上交给僧团。没想到，为了这红包的事，第二天早上，贤 Cui 和贤 Lang 就发生了争吵。那时候我正在上卫生间，突然听到门外吵吵嚷嚷的，我出去后，听到贤 Cui 对贤 Lang 气势汹汹地叫嚷道：“这些钱你是想交给僧团，还是想交给这次活动来作为活动经费，你自己决定，但你管不了我怎么支配我所得到的部分！”我听得一头雾水，后来问了贤 Lang 才明白了原委，事情的起因是贤 Cui 说让贤 Lang 把那些红包都交给她，要作为我们这次活动的经费，她来管理，但贤 Lang 觉得僧团有规定不能收供养金，不能由我们做主支配，而提出了质疑，这就引起了贤 Cui 的吵闹。最后，贤 Cui 坚持留下了自己的红包，没再让贤 Lang 把其余的红包给她，但是这番吵闹已经让我觉得心情糟透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逐日地累积着，我感觉自己的心仿佛碎了一地。到这个时候，贤启法师还是没有来印尼，到底他还来不来得成，也还没有确定的说法。我希望能获得一些法上的力量，支撑我度过难关，但是不知道从哪里获得。来到印尼之后，就连早殿也没办法正常上了，因为贤 Cui 不想上早殿，她要睡觉，又要求我给她护独，我就没办法去上。

按照贤启法师之前带居士们出差调研的惯例，大家会在每天晚上集体开个结行会，总结一天下来的心得，在我们来到印尼的头两天有这样做，我觉得很有收获，也觉得是增强团队凝聚力的很好方式，但后来没有持续下去。因为贤 Cui 是“带队法师”，又是“戒腊最长”，

理应由她来带动结行会，但不知道为什么贤 Cui 总是不愿主持，居士们祈请了她几次，她总是推脱，结果这个会就开不成了。我又跟贤 Cui 祈请过多次，说我们暂时脱离了团体，为了保持身心的安稳，想请她帮忙向寺里把每周上的大课的资料要过来，让我们自学，但贤 Cui 也从来没有帮我要过资料。

基本的身心安稳得不到保证，也难以专心工作，我勉强坚持了十多天，最终实在觉得忍无可忍了，想提前回国。按理说，我应该把这个想法跟她汇报，但是我已彻底不认可这位“带队法师”，不相信她会积极处理这件事，就越过她，给贤启法师、贤 Bo、贤 Chuang 发送了邮件，申请提前回国，并且是要以最快的速度动身。

其实，做出这个决定，我是心有不甘的，因为在初期的调研工作中，我了解了有关印尼佛教的发展状况及印尼的历史和文化，增长了许多见识，觉得很有意义，希望能继续深入下去。另外，正好在我发出申请后，收到消息，贤启法师已确定行程，即将来印尼，我所盼望的亲近大法师的机会好不容易近在眼前了，但是我却要在这个时候选择“撤退”吗？

经过一番权衡之后，我还是决定要回国。一方面的原因是在于，在持戒修行和调研之间，我首选持戒，眼前的状况让我感觉到继续这样待在印尼，对于我安稳持戒修行的负面影响比较大，那么即便调研有再大的利益，我也要“狠心”割舍。另一方面，面对贤 Cui 一而再、再而三的无理取闹，我的倔脾气上来了，我不想再容忍她了，我想以这样极端一点的方式来给予她警示。

贤启法师很尊重我的意愿，他交待了同行的居士给我们订回国的机票。但这时，贤 Cui 告诉我说，她不想回国，要回，我自己回。



按照戒律护独的要求，我不可能独自回国，必须要有同伴一起同行，所以，贤 Cui 必须得跟我一起回国，不回，也得回。我看着她，一字一句地说：“最快的航班是明天早上的，如果在明天早上之前你不改变主意，我就绝食。”话音刚落，她的面部表情就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这么些天来，我第一次见她露出怕的样子。

她改变主意了。同行居士很快帮我们预订好了第二天的机票，根据我的要求，是最早的航班，我们第二天凌晨三点半就得从普门寺出发去机场。虽然有点辛苦，但这对我来说不是重要的问题。

贤 Lang 还留在印尼，她会跟着调研团队继续调研。事后，贤 Lang 告诉我，在我们决定走之后，贤 Cui 跟她作了很长时间的交流，大概的意思是说，她很后悔，没有照顾好我持戒的需要。

## 20 前所未有的质疑和反思

### (一)

飞机顺利地降落在了福州机场，随后又转了几趟车，到了晚上大约七点多，我们终于回到了极乐寺。我回归了能够让我安心持戒修行的环境，按理说，我应该感到欢喜，但事实上，我欢喜不起来，而且心里堵得厉害。

我想自己静一静，好好梳理和总结这段不圆满的印尼之行，就打算跟贤 Chuang 请个假。第二天早上见到了贤 Chuang，我还没来得及多说什么，她就说，她跟贤 Cui 了解了她拿供养金的事，不是我想的那样，是我误会了贤 Cui；接着又说了一些判断评价我们印尼之行的话。我听了气不打一处来：她又不在现场，凭什么这样主观臆断？我们这次行程发生这样的差错，本来就和她的失误有关，但是她既不客观如实地反省，还这么急于推脱责任，对我也没有任何的询问和慰导，这使得原本就很郁闷的我更加感到委屈和不公，对贤 Chuang 产生了很大的抵触和反感。而比这更让我感觉糟糕的是，我从印尼回来之后，贤 Bo 自始至终没有跟我谈过一句有关印尼之行的事情，甚至没有一句诸如“回来了”之类的问候，就好像我根本没出去过一样。我无法理解，作为当值，如何能这样对此事麻木无感？这使得我对极乐寺的管理层也产生了极大的失望，心情几乎跌到了谷底。所以，在不久之后，班导想找我谈话，虽然我知道她的好意和关心很珍贵难得，但我也拒绝了她，因为我不知道她心底是不是也像贤 Chuang、贤 Bo 那样护短，现在的我承受不了更多的刺激了。

隔日，贤 Cui 去财务室作财务结算，然后来找我，说要让我签个字。她说，印尼檀越给的红包，把印尼币兑换成人民币后约有四百

多块钱，她准备都上交给僧团，按僧团财务制度，需要我做证明人，在单据上签字。我签了字，觉得我和她的关系就算彻底结束了，我不想再看到她了。十几天来连续的匪夷所思的遭遇，以及回到寺里之后“莫名奇妙”的待遇，让我的心情整个就像一叶单薄的小舟经历了狂风骤雨击打之后一般的破落，我感觉自己可能需要长久的时间来修复。在当时来说，这是我的一个莫大的痛苦，但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开启了我对极乐寺前所未有的质疑和反思。

话说回来，如果单是印尼之行所折射的问题，可能还不足以引人反思，其实僧团的问题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逐层地显现，印尼之行的问题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片影。自从进入 2017 年以后，极乐寺进入快速的发展阶段，僧团急剧地扩大，多项宏大事业蓬勃地开展，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已经遇到过很多问题。班导也和我讨论过，但是我们最终也没有什么结论，只是“乐观”地认为，这些都是僧团在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换句话说，那时候我们并不认为僧团不应该那样发展，只是我们困惑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在考虑如何解决。实际上，在今天回过头去看才明白，僧团本质的问题不改变，我们考虑再多解决问题的方案都不过是扬汤止沸。直到经历了这次调研，从中见到种种怪象，我才开始意识到，僧团的问题并非正常现象，相反，它们是很不正常的。

在 2016 年底，极乐寺启建一座大型建筑——圆通殿，工期很紧，因为这座建筑要作为举办世界佛教论坛的场所之一，而且师父还打算在它建好之后，在极乐寺举行传戒法会——当时极乐寺有大约 150 名没受戒的尼众，计划要在这次传戒中全部安排受戒。为了赶工期，整个僧团都要配合圆通殿的建设，每天都有大量的出坡劳动，许多本

来该由工人干的活，只要僧众能干得过来的，都尽量分给僧众干，这样好让工人们把时间用在更必要的工作上。那时候我被分配的一个工作是指挥塔吊，这个工作会跟工人有直接的交涉，而工人归贤 S 法师管，所以我开始跟贤 S 法师有了一些接触。

贤 S 法师也是从龙泉寺派过来的，从我来到极乐寺就见他在这里，他的工作是护持极乐寺工程建设，平时他很少说话，常常在工地上忙碌。但他说话少可能不完全是他的本意，而是极乐寺有一个规定：不允许大众和贤 Ri 法师以外的比丘法师交流。这个规定曾在大众集会时公开宣导过，基于对极乐寺管理、教育理念的了解，能够明白管理层的意图：他们担心我们会被一些错乱的修行知见影响，从而扰乱我们身心的安稳。当时对我来说，本来也没有什么必要的情况要特别跟比丘法师交流，既然僧团这样提了，也就随顺遵守。但到了指挥塔吊的时候，因为交流工作的缘故，有了机会接近贤 S 法师，不知不觉地也就开始与他有了关于僧团、佛法等问题的交流。

当时很多谈话的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但还能够记得的是，贤 S 法师提出很多他对僧团问题的思考、对佛法的见解，和僧团说法有明显的不同。由于那时候我在僧团的发展、在圆通殿的建设上确实有很多困惑，以僧团一贯灌输给我们的理念已经无法解决我的困惑，所以这时，贤 S 法师独到的思考给我带来很多启发。不一定是他给了什么既定的答案解答了我的疑惑，而是他的思考让我意识到，原来事情可以有另一种视角。甚至，他会批判师父、批判僧团，这让我的内心受到前所未有的触动：原来，这么做也是可以的。

我特别印象深刻的是，他说，我们僧团用人，不是培养人，而是你有什么长处，它直接取来，直接利用你的长处，这是非常省力的，

它不需要有一个培养你的过程。

这番话给我的感觉很犀利，但我无从否定。他没说的时侯，也没有注意到有这样的情况存在，但他一说出来，就发现这是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只是僧团里没有人敢这样说。这时似乎有点明白，为什么僧团明令禁止我们跟贤 Ri 法师以外的比丘法师交流，我又忽然意识到，我好像违反规定了。

以往，我很少违反僧团明确提出的要求，如果不小心触碰到了“禁区”，我就会谨慎地注意回避，但这次不一样了。贤 S 法师的思想给我的观念带来的冲刷让我觉得很有意义，我不愿放弃这样的机会，希望能跟法师多些交流，想多听一些他的观点。借着工地事务的“掩护”，我悄悄地继续找机会跟法师交流。

但没过多久，贤 S 法师离开了僧团，后来听说他被派到了其他寺院，我也不再有机会跟他交流了。其实算起来，我和他交流的次数也没有几次，但是对于我重新认识僧团有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这个铺垫，也许我不会那么快产生警醒。所以我觉得，打开心胸、开放交流、广纳不同的思想对于一个人的成熟和进步来说是很有必要的，如古代贤人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正是表达着这样一个道理。而如果有人以“会引起思想混乱”为由来禁止我们这样去作交流，这才是真可质疑的。想想，如果在家、在学校，父母、老师这样管制孩子、学生，通常人们会认为他们在禁锢人的思想，但是现在在极乐寺，对待同样的事情，大众却不这样认为，反倒还心甘情愿地接受，为什么会这样？

## (二)

在贤 S 法师之后,我很有幸地又遇到另一位法师也给我带来类似的思想上的启迪,是我们住在印尼茂物普门寺的时候遇到的龙泉寺比丘贤 D 法师。

我们在普门寺的时候,每天都是同法师一起在圆桌上用餐,我们的到来似乎让他很兴奋,每次吃饭,他都跟我们交流很多他的想法,从当时刚爆出来的台湾“福智”团体丑闻,到他被师父派到国外考察弘法的经历,到他对我们团体修行理念的思考,再到他对我们后辈的修行建议……有些我听得懂,有些我听不懂,有些我似懂非懂,包括有些我不太认同的,仿佛就像一场头脑风暴。现在回想,觉得在某种意义上,听懂听不懂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还是类似于我和贤 S 法师的交流那样:我听到了与僧团不一样的声音。而且,这比在极乐寺时有更充裕的时间和更宽松的环境,所以可以谈得更多,这就使得我的思想在与贤 S 法师的交流基础上,得到了更多的冲刷。其中很让我感慨的一点是,法师和我是同一体系的,我们的思想观念应该有很多一致,但事实上,他却有很多不一样的思想和见地。并且,正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体系的,他了解我们很多想法的根源,因此他谈出来的很多东西,能够直指我们的问题。像这样的话,在极乐寺僧团里,也是没有人敢说,而且没有人能说的。

受到这样的触动,我便向贤 D 法师要了电子邮箱地址,希望日后还有交流的机会。原本也并未对于和法师的进一步交流有特定的想法,但由于回国事件极大地促发了我对极乐寺的质疑和反思,有些所思所感和法师谈到的东西有内在的契合,法师的思辨精神也仿佛隐隐约约影响着我,所以我回到寺里之后,就迫不及待地给他写邮件,对

他谈到的一些问题作了整理，提出了我进一步的思考和疑问。如今我从我的电子邮箱里还能找到这封信的原件：

{ 尊敬的法师慈鉴：

末学贤瀚回到国内了。法师您在印尼的时候给予我们的很多教诫，末学一直在思考，对很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封邮件，算是对这些思考的一个总结，也有一些问题很希望得到法师您的帮助和解答。并请法师为末学所写的内容保密。

在印尼的时候听说，您平时很少说话，这一次对我们能说这么多，很特殊。坦诚地说，我最初听到法师的一些观点时，思想受到的冲击是比较大的，因为之前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观点，自己头脑也比较简单，现在回过头去看，才认识到自己以前独立的思考是比较少的。但现在能够体会到您的悲心，感觉到您的提醒是为了让我们在出家的道路上少走弯路。

回到极乐寺后，面对现实的缘起，再对照您的一些建议，感觉有一些困惑。

1. 您说，我们应该好好珍惜时间，多学习佛法、学习戒律，即使常住的总体安排没有给我们专门的学习时间，我们也要想办法去争取得到更多的时间。

——客观地讲，僧团里并不是没有学修的时间，通常上午出坡，下午上课。晚上的时间，在盖圆通殿以前是自习，自从盖圆通殿以后就改成大出坡了。以我们比丘尼二班为例，有三门课程：戒律、《广论》、师父开示。因为现在在盖庙的缘故，有时工地要抢工，上课就不是很稳定，但总体来说僧团还是比较重视我们的学修，80%的时候可以保证上课的。（注：这是2017年下半年极乐寺调整后的情况，

上半年的僧团学修很不稳定。)

但集体上课和自己阅读、学习还是有区别，我觉得个人读书学习的时间是要有的。从印尼回来之后，我把自己的重心作了调整。以前做事比较多，现在是只要有时间就去看书，能不做的事情就不做了。发现一天当中能挤出来自己学习的时间，排除掉生活所需、避免不了的事务和各种无常，大约能挤出1~2个小时。如果还想再多学一些，就要再想别的办法了。五堂功课（注：早课、晚课、早斋、午斋、拜忏）是不可能逃课，我会选择在大出坡的时候早退，或者是在工作中抽出时间，自己再去多读一些书。目前在读“八大部”（注：龙泉寺编辑的“南山律典校释八大部”），读进去之后，感觉到自己深入学修是很有必要的，否则自己出了家、剃了度，什么也不懂，活得就像瞎子一样。但另一方面，从出坡和工作中挤时间，也让我感觉心里不太踏实，虽然有的时候出坡和工作并不是那么紧迫。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取舍，是保证完成好常住的事情之后再去自己学习，还是就可以像现在这样，争取更多的可能性去学习？其实班上也不是没有那样的同学，有位同学除了五堂功课之外，很多随众都不去，很多常住的事情也不参与，连部组的工作也参与得不积极，也没人管她。她恰恰就是利用了这大量的时间，成为我们班第一个把比丘尼戒本和菩萨戒本背下来的人，戒律书也读了很多，现在她是我们班上最懂戒律的同学。但她这样做会不会偏颇呢？僧团会对这样的人给予信任和机会吗？另外，师父的开示中曾经有讲到过，要把个人的发展融入到团体的发展中，应该怎么正确地看待这个观点呢？承担集资粮是不是也很重要？（不过，既想学修上得去，又想承担集资粮，以我现在的条件来说，我觉得不太可能兼顾得到。）我同时也担心，自己放弃一些随众



的活动（当然，不会很过份），会不会造远离团队的业呢？实际上自己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将来更好的修行，能做一个合格的出家人。

2. 您说到，出家首先要让自己的生活正常化，还表达了一个意思，大意是说不要太激进，因为修行的道路还很漫长，不要把精力、体力一下子耗光了。

——听了这个观点之后，我便发现自己出家之后，其实有的时候过得不是那么正常，例如长时间超负荷地承担，挤占应有的睡眠时间去学习，饮食有些过分地克制自己，疏于打理自己的生活等等。现在看起来，我把自己简单机械地和一些真正修行有道的人在外相上进行比较了，其实自己还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凡夫。同时我发现，并不是我一个人这样。前几天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因为工地的材料需要看管，一天中午轮到我，午休的时间就被占用了。我事先跟班导法师请假，说因为这个承担，中午不能休息，自己下午和晚上的状态会受影响，所以中午的拜忏是否可以请假回去休息。班导法师说：“以后中午不能休息的时候会越来越多，所以如果你能突破的话还是突破一下。”班导法师的想法，我内心不是很赞成，但我觉得她并不是故意为难我，而是她的知见确实就是这样。她年龄40多岁，属于身体状况比较差的，但她并不注意保护自己的身体。就在那一天过后两天，工地抢工，下午僧团全体大出坡，她在工地上干了三个小时，加上我们晚上诵戒，诵完戒时，她已经气虚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了。她还说，在工地上风很大，吹得她的腰很疼。我们问她，为什么不中途休息一下呢？她说，大家都干，自己也不能不干啊。结果那天晚上，在理疗室给她理疗了约有两个小时，第二天早上，她连早斋都没有去用。这不是得不偿失么？

这位法师是僧团里第一批受戒的，从这个问题来看，她的抉择取舍不是很成熟，其他的人不能说都会跟她一样，但也不能排除有相当的人会是这样的知见。因为来得早、戒腊长的缘故，并且她在佛法的学修方面属于僧团中很优秀的了，所以她还会引导带动很多人，后面的人又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如果不是和法师您有过交流，我可能不会觉得她的做法有问题，可能反而觉得是我有问题。

又有一件事，是我们后来回到普门寺时，有见到Y法师，因为我爱好书法，跟Y法师有一些书法上的交流，我对他的抄万部《心经》的计划很感兴趣，觉得既可以实践贤启法师的建议，通过练习书法培养专注，又是在成就道业，于是也想抄，法师便说可以送给我毛笔和印章，寄到极乐寺来。因为收包裹需要班导签条，当我跟班导说这包裹是书法用品时，班导回答我说：“我们道场不提倡练毛笔字，交给库房或者文化设计组吧。”我一直不能够接受，感觉太不灵活了。我本身不是散乱放逸的人，就算这些毛笔放在我手里，我可能也写不了几次。如果是因为资源合理分配的原因而要上交，我也没什么话可说，但“不提倡练毛笔字”的回绝，真的让我不好接受。或许是我没有跟班导说明缘起，又或许是我接收贤Y法师赠送的毛笔会犯戒？

现在我想，我要是想保证自己的修行能走在更正确的道路上，即便是班导也不一定靠得住，可能需要采取更多的智慧和善巧方便，或者可能有的时候得厚点脸皮才行。

现在我的生活，比起以前正常了很多。例如饮食和睡眠能够保证充足，还有刚从印尼回来的时候，身心状态不是很好，也不会像以前那样，会强迫自己要很快地进入工作状态，而能够给自己缓冲的时间。但同时有一点也比较困惑，师父的开示中也有很多教我们要去突破、

要去超越，教我们要精进，所以当自己去做一些不是直接跟修学佛法有关的事情时，就唯恐会浪费生命，但实际上，有的事看似无关，但却能维护身心的健康、安稳。对于“精进”“超越”的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待呢？

### 3. 现实处境的人生，何去何从？

通过和您的交流，我现在比起以前务实了很多。以前仿佛是自己看得超凡入圣了一般，现在我明白了，自己虽然出了家，外相和俗人不一样了，虽然也受了戒，有了行持的标准，但很多地方还是和俗人一样一样的。于是，也就把过去对自己的不切实际的高要求放低了，感觉自己会比以前放松一些，对旁人的那种内心的苛刻也降低了一些。反思自己以前的不切实际，一是和父母迫切的望子成龙之心有关，第二可能是对所受佛法教育的理解有问题。不过，当自己变得实际了之后，对自己的期许也降低了。我以前会期许自己这一生能够成圣成贤，而现在我觉得自己根本不是什么善根利器，就好像不太想努力了。以前可能有些激进和浮躁，现在反倒是懈怠和甘于平庸了。同时，也越来越感觉到，师父是不能够很具体地管我们了，那自己要想有所成就，可能就得靠“自学成才”了，但自己又不是聪明的人，能学成个什么样子，很难说。自己到底应该何去何从呢？

也看到身边的很多同学，她们并不主动和明晰地知道，自己的出家之路要走一个什么方向。以我的观察（可能也不准确），很多人都是随大流。虽然说在道场里我们应该服从安排，但是在“有自己的打算”的前提下服从安排，和因为自己不知道要干什么而服从安排，是完全不一样的人生状态。比方说前面提到的，常住安排今天全体大出坡，然后我会因为我想看戒律书，就会中途退出来去看书，而其他继

续在出坡的人，有的可能是出于发心，觉得“我应该多为常住付出”；有的可能是对工程部的工作很感兴趣，有目标要在这方面好好集资粮；有的可能是遵守规定；而有的可能就是糊里糊涂地跟着干。以我自己的情况来说，我以前就是后两种。我想，如果我这一辈子都是这样的话，就算我在外相上服从了一辈子的安排，都很难说我会成就、有贡献。我现在很迫切地觉得，我要尽早定好自己的人生规划，例如我想在戒律研究上有发展、在义理研究上有发展，就要赶快跟贤 Ri 法师、跟师父去汇报、去申请，让我的人生能早点进入轨道，生命真是容不得半点浪费。不然付出了那么大的辛苦，好不容易出场家，就白出了。不知道我想得对吗？

#### 4. 有限时间下的抉择。

进入 10 月，意味着我来到极乐寺已经整整两周年；而再过 10 天，就是受戒一周年了。回顾自己这两年来出家生涯，真是糊里糊涂，觉得自己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真是再也耽误不起了。也是自己业感，依止的善知识不能在近旁指导，又没有足够有经验的尼和尚来引导自己。如果不是您的指点，我不知道自己会糊涂到何时。道场里的同学都太年轻了，一些比自己受戒早一两年的同学，也会因为她们本身也不清楚状况，随随便便给予自己一些错误的指导，如果自己盲目胡乱去听，就又会受到贻误。

比方说，前几天，一位比我早受戒一年、去过美国观音寺（注：龙泉寺体系分道场，由极乐寺尼众住持）承担的一位法师，在和一位同学说练法器的事情，我无意从她们旁边擦身而过，她便对我说：“要好好练法器，到外面承担会显得非常非常重要。”我现在觉得这样随便建议别人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到底学什么最重要，以及对什么人

来说学什么最重要，是不可以随便下论断和指导别人的。

其实说到法器，它确实也是我的心头之痛。我们班在学法器上面受到过一些耽误，加上我自己本身对法器兴趣不大，虽然后来也曾提起兴趣过，但因为一些可能不是很正确的引导，那阵子热劲又很快失去了。现在面临的实际情况是，时间确实很有限，“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的精力在一个阶段内只能顾及一件事，那么我会选择先尽快地把戒律书读完。或许那位法师说的是真的，现在维那给我们上法器课时，也常常用“外派承担”的说法来督促我们练法器，说真的，我很不喜欢这种恐吓人的方式。我觉得如果我们被外派，不懂戒律比不懂法器更可怕。像贤启法师也不懂法器，但也没有影响他现在广大的承担啊。请问法师，以我目前的实际情况来说，这样抉择是不是可以？

一口气写了这么多，是因为内心中对于出家修行有太多的困惑，同时也是唯恐词不尽意。说了这么多，总结起来，就是我更加认清自己的现实和处境，如果考虑到更长远的发展，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头脑简单、思想单纯、人云亦云地过日子了。现在想，一些别人认识不到的问题，我既然已经知道了，就先去做，尽可能保护好自己，人身暇满难得，没有必要陪着去牺牲。这并不是说不为团体考虑，而是现在自己的实力也考虑不来，不如先充实自己。虽然说了很多的问题，但目的也不是为了指责和抱怨团体和别人，而是为了更加清楚了解，我能怎么规避这些问题，怎么保护好自己，只有先站稳自己的脚跟，才能谈得上其他。

相关的思考总结暂时就梳理到这里吧，感恩法师付出宝贵的时间来阅读末学的满篇赘言。

末学贤瀚顶礼

2017.10.05 }

写这封信对于当时的我来说，也是一种自我“疗伤”的方式，在极乐寺的封闭环境里，能够有这样一个倾诉的对象，还是很有意义的。不过现在我在邮箱里没有找到法师对这封邮件的回复，只找到了自己对他的回复，我说：“感恩法师在繁忙之中给予末学的回复。看了法师的答复，感觉又豁然开朗了一些。您给我的指导，让我觉得更加放松自然，感觉这样才会让修行之路能够持久。”回想当时的情形，法师应该是给我回复了邮件，但让我阅后删除，所以我的邮箱中没有保留。回想当时的环境，我们在僧团里讨论这样的话题还是比较敏感的，这可能是法师让我删除邮件的原因。

我也给贤启法师发了邮件，总结了印尼之行中遇到的僧团管理、团队协作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写了一份近万字的报告。法师回复我说：“了解别人，了解这个时代。”虽然很简短，但得到了回复，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鼓舞。

虽然已经与贤启法师共事一段时间，但这是我第一次给贤启法师发邮件。这缘起还是在于，在印尼帮我们订返程机票的居士问我是否需要寻求帮助，并说她有贤启法师和贤佳法师的邮箱，可以提供给我，我可以考虑给他们写邮件。

我忽然想起来，之前编辑组的B同学给我转发的有关“不非时食”的资料，里面就有贤佳法师的邮箱地址，但我怎么就没有想过给贤佳法师发邮件？贤D法师在跟我们交流时，也说到了“不非时食”的问题，有提到贤佳法师给他发了很多有关“不非时食”的资料并鼓励他持午，他自己也在实践持午，觉得持午很好，建议我们有能力的

话尽量持。受到法师的鼓励，我就想把我上次半途而废的持午重新捡起来，于是，我萌生了要发邮件给贤佳法师请教持午问题的念头。

## 21 与贤佳法师的邮件交流

先前我尝试持午虽然“夭折”了，但我已是对僧团的影响、自己的惯性有所突破，也积累了相关的经验，所以它还是有意义的，总比放任自己、什么也不做要好。而之所以能够迈出这样一步，离不开贤佳法师编辑的过午不食等实例经验文章的启发。

但那些资料给我的影响不止于此，它们还给我带来另一些层面的震撼，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比鼓励持午的意义更大。一重震撼是，我感觉到贤佳法师是本着一份认真、严谨和理性的精神来编撰这些资料，他试图以大量详实的案例来说明他想论述的观点：过午不食是可行的、不难做到的，并且它是有利益的、值得尝试的。这种科学精神直接引导我产生了对过午不食的正视，这是推动我去改变的很关键的一点。另一重震撼是，这位以前在我心目中比较有距离感的、深居简出的法师，在实际里，他竟然那么切近地与这么多人（其中很多还是居士）为了这看似浅显的小问题有这么多的交流和互动。而且在资料里的对话里可以看到，那些居士都很能够敞开心扉地跟他交流，可以将自己实践过程的种种细节、种种想法说得那么具体，毫无保留，这让我感觉到，如果不是他有开放包容的心胸、真诚交流的态度，他们不会那样做。

过去在龙泉寺，一方面，我发自内心地尊敬僧团的法师们，而另一方面，我也隐隐地觉得法师们很高，不敢随便靠近。现在，透过这些资料，我开始有了不同的感受。我心里隐隐约约埋下种子，觉得跟贤佳法师是可以交流的。

从印尼回来之后，一方面是心灵“疗伤”过渡，另一方面是自己需要一个酝酿、准备的过程，所以到了10月底，我才真正付诸行动，



重新恢复“过午不食”。11月1日晚上，我给贤佳法师发出了第一封请教邮件。我向法师介绍了自己的来历，说明近段时间尝试持午的经历，并请教了相关的困惑问题。

发出邮件后，说不上自己有多么强烈盼望会得到回复，如果没有得到回复，可能也会觉得正常，但是内心深处应该还是有一份期待，而如果期待没有得到回应，那么事情可能到这里就戛然而止了。结果在第二天上午，我就收到了贤佳法师的回复。法师第一句话说：“阿弥陀佛！随喜节食持戒！”——后来法师和我的很多交流中，类似的话是常常见到的，他总是善于发掘出我的优点——哪怕很小，首先给予鼓励和肯定。随后，他详尽地回答了我提出的几个问题，对应清晰，没有遗漏。这个成功的互动不仅对于我继续尝试持午产生了鼓舞作用，也开启了一扇思想交流之门。

但在极乐寺持午是很有阻力的一件事。首先整个道场的环境就没有那样的氛围，其次，僧团也不鼓励个人的选择——说起来也是奇怪，我不用晚餐是我个人的事情，我饿就吃，不饿就不吃，我想吃就吃，不想吃就不吃，我提前说明我不用餐，僧团少做我一个人的饭就行了，我干扰谁了吗？但是对极乐寺来说，“就不”——虽然我没干扰谁，但是我这样做，身体垮了，会让师父担心，一方面影响个人的修行，另一方面也影响到师长的事业；而且，持戒不能“死执戒相”，要把握住“戒律的精神”……这些，已成为道场的主流引导声音。仍然记得，当时我的班导知道我持午后，就劝我要用“药石”（晚餐），有三条理由，第一条理由是，“身体是第一位的”；第二条理由是，师父对极乐寺有过教授，让大家要用“药石”；第三，持戒应该以“依师”为本，因为长远的缘起我们自己看不到，只有师长才能看到。我

似乎陷入了一种情感绑架，乃至是“信仰绑架”——我好像没做错什么，但是我却产生了负罪感，因为我的做法让那些“关心”我的师长和同行们感到了“受伤”和不悦。

我感到困惑，就请教贤佳法师：“对‘持戒’和‘依师’怎么看待？”贤佳法师回复我说：“实应依师‘持戒’，而不应依师破戒。律中说，若师让做违戒事，宜应善言拒绝，乃至师犯戒时弟子宜应劝谏、助其忏悔净罪。”

我又请教法师对“持戒不应随顺人情”的理解，提出自己遇到困扰的事况说：“有时去外面办事，用午餐会超过午时，在这种情况下，还能不能进食？这种在外面的情况，有时都是自己人，还好办些，但也担心她们会不安。有时是需要请专家吃饭，若我不吃，整个场面可能会很尴尬。记得常师父在《广论》中也说过，他因为自己持午，麻烦别人按点为他专门做饭，其实违背了戒律精神。也听其他法师分享过，常师父在台湾举办活动，请了社会各界人士，为了随顺世间人的用餐时间，就定为12点钟开饭，常师父说，这样做，戒相上有违，但不算犯戒。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种情况呢？”（文中所写“常师父”是指台湾日常法师。）

法师答复说：“可以请他人吃，自己不吃。对贵宾可请净人、护寺居士陪吃，无人陪吃也无妨。识达之士会尊重佛教规矩乃至敬重持戒者。不宜强求他人提前开饭，自己不吃就好，一两顿不吃乃至一两天不吃也无妨，乃至可能有利于身体健康（可详参我以前分享的科研资料、实例经验）。以正见、忍苦、精进兼顾持戒和人情。不能兼顾时还是宜应以持戒为首，人情可以化导。一味顺俗乃至媚俗而经常轻易破损作为僧体的戒律操守，如何体现佛法不共世俗、外道的精神内

涵？如何落实正见正行启发化导世俗的责任？又如何保证自己持戒意识不逐渐淡薄？乃至如何保证自己来世不因破戒而堕落？自己对戒律的功德利益是怎样的信解？粗率兼顾人情的小善小利如何抵得过毁戒的罪过、损失？不要以为可以轻易忏悔，数数现行，无惭无愧，走过场的形式忏悔是没多大效用的。何况还可能见为功德，不认为是犯戒，根本就不忏悔。”

贤佳法师所说言辞确凿，立场刚正不阿，我感到完全无从反驳，这不仅仅是给予我坚持持午的力量，而且也透由这个窗口，迅速地刷新了我先前在体系的戒律教育中形成的持戒观念意识。我有了更充足的信念和力量继续坚持。

借鉴于先前看的案例分享，我想我也可以记录自己控制饮食的情况和相应的身心状况，这样可以提策自己更好地坚持，将来也能对有缘的人给予参考和启发——就像前面人的分享启发了我一样。结果，我真的会为了做好这份记录，而多获得一份力量来让自己坚持不去用晚餐。

“11月1日：早斋：红豆粥一碗（其量等同于僧团行粥用的勺子一勺，下同），丝瓜烧面筋半勺（一勺的量等同于行菜用的大圆勺），馒头一小块（用来擦碗）。午斋：在广化寺用。米饭两块，炒莲藕半勺，土豆烧茄子一勺，蒸豆腐半勺，炒青菜一小把，黄花菜虫草花汤一勺。药石：未用。小结：用餐量相当于以前的一半，全天略有饿感，喝热水较多，精神状态很好，从早到晚全无昏沉之意，登高或爬楼梯不觉得累，头脑清明，瞋心降低，对近段瞋恨的一些人和事生起忏悔心。……11月7日：早斋：红豆白米粥半碗，木耳炒白菜半勺。——比先前已减了一半的食量，再减一半，各种小食也不要了。我想看

看自己能不能吃得更少一点。刚吃完的时候，感觉好像不够，还想再吃，有种肠胃蠢蠢欲动的感觉。但正常做事，15 分钟之后，就发现那种感觉消失了。再后来又发现，只要一去想‘我吃得够不够’的问题，就会觉得似乎有些虚弱乏力。今天感觉不怕冷，手脚温度都很热。午斋：米饭半块，炒米线半勺，青椒炒凤尾菇一勺，炒南瓜半勺，芹菜粉丝少许，坚果七八粒，发菜浓汤一碗。——食量虽然在控制范围内，但吃完之后，会觉得‘饿’，还想吃；到了临近晚上的时候，也有了想吃‘药石’的欲望（近几天都没发生过）。反省原因，是因为法会期间，食物会比平时更丰盛和美味，而且正好今天的菜里有自己最喜欢吃的一种菜，所以，虽然没有对‘量’贪着，但是对‘美味’贪着了。贪心一念，便动全身。药石：未用。小结：这一天要交稿，工作强度很大，但身体没有跟不上的感觉。晚上直到上床睡觉，也没有犯困（跟今天晚上的活动是开班会有关系，氛围比较轻松）。这一天心情比较抑郁。不知道是与减食有关，还是等流的问题。无意中看了一眼公布菜名的小黑板，忏悔。”

一周过去之后，我就将一周来的这些琐屑的记录发送给贤佳法师，心里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法师回复鼓励我说：“随喜严格全面持戒之心！也随喜坚持过午不食和用心记录！”并回答了我其中提出的持午遇到的具体困扰和疑惑问题。于是，第二周、第三周，我也坚持这样记录下来。每天中午吃完饭，有一些时间空档，我就回到编辑组办公室，打开我的笔记本电脑，兴致勃勃地记录饮食状况；晚上僧团用晚餐的时间，是考验我意志的时刻，我就阅读那些有关“不非时食”的资料，来给自己打气。在这之中，我感到自己蹒跚的步履渐渐坚定了起来。

面对僧团的压力，我也慢慢地不再动摇了。因为我看了贤佳法师补充发来的 2017 年 1 月份《非时食问题辩论》系列文章，看到其他法师与他的辩论，指责他的言辞很尖锐，但是贤佳法师“不为所动”，仍然坚定他的信念并以理论辩，乃至反过来对对方孜孜不倦地劝导，这给我很大的启发和鼓舞。例如一位法师批评他说：“自己能够做到很随喜，但是也不必顽固的执着别人也要按照你的来，毕竟大家都事很多，如果都像你那么闲，不吃估计也没问题，比如去管大寮，每天干那么多活，不吃药石估计早垮了，所以我觉得，晚上不吃药石，还是自己闲的了。……我还是好好听师父的话吧，所以您就不必给我提供参考了。如果您的观点跟善知识的理念不一致，即使把天说破也没用。建议您没事了去工地干几天活，然后再感受一下晚上不吃饭是什么感觉，每天那么闲，当然不必吃。跟师父理念不符合的观点，不要再误导后人了。”贤佳法师回辩说：“像机器人一样盲从听话，师父也不赞许的。依师是为了学法修道，不应是简单盲从。佛教的依师是基于皈依三宝，如果不皈信三宝，那么跟外道依师有何差别？先前我引经典里明文说不非时食能令‘身安稳，亦不作病’（少病）（还有少眠、少淫等利益），从反面说用晚餐会‘身不安稳，亦作病’（多病），还有经直接说‘多生病疾’，岂可不信敬佛语？干活累、饿，就一定要吃晚饭才好吗？适当忍饿对身体不一定不好的。下面两篇对社会大众（社会俗人多是忙累者）讲的文章可以参阅……盲目信从似是而非的知见而坚执用晚餐，不仅背逆佛语、亏损戒律，而且还伤身损寿，现后皆无利益，岂不可惜！看着同行道友这样，于心何忍？”有好几则类似这样的辩论，我看了以后，感到贤佳法师做这件事挺不容易的，受到感动，更坚定了“重视佛语”的信念，也更坚定了不非

时食。

经过几次交流之后，贤佳法师便时不时地主动给我发来不同主题的学习资料，不局限于“不非时食”的内容。例如有其他比丘法师的言教内容、其他佛法问题的交流资料等等，还发过一份关于《罗伯特议事规则》的解读资料。法师发来这份资料的意趣，是借助这国际通行的民主议事规则来启发理解戒律的羯磨精神，这让我感到是一个很新颖的学习佛法的思路。以前听师父开示常说“要打开心胸格局”，但对于到底什么是“心胸格局”、怎样打开，一直感到模糊，而现在通过这样的交流，我似乎找到了一点“打开心胸格局”的感觉。这些资料我不是全都能看懂，但是对我来说仍然很有价值，它帮助我丰富了我体系框限下的狭隘视野，让我看到，原来我们的思维里可以有这些东西。我的心中开始悄悄地树立起一种不同于以往认知的“戒律精神”。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外派精舍任务的突然袭来，我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不非时食的习惯又被打断了，我也无暇再给贤佳法师发邮件请教问题。所幸的是，在我陷入师父短信骚扰的关键节点上，他主动发来了这封邮件（2018年1月7日发送的《关于以戒为师的交流讨论，想聆听您的看法》），这既是重新打开了我们之间交流的窗口，更是让我有机会去理智审视有关师父的问题。尤其巧合的是，这封邮件所谈到的主题，与我刚刚经历的事情是那么的密切相关。一切都仿佛注定好了似的。

## 22 关于“以戒为师”的交流讨论

贤佳法师这封邮件中所讨论内容的缘起是台湾“福智”僧团在2017年夏天被曝光的丑闻事件，他由这丑闻事件所折射的“依师”的严重弊端问题，揭开了对于我们体系的“依师”问题的批判。

基于“福智”僧团与龙泉寺体系的深厚因缘，包括整个龙泉寺体系对“福智”僧团的导师日常法师有着近于对师父一般的崇仰，“福智”事件是很受到一些龙泉寺体系人员关心的，特别是早期出家众。先前在印尼时，贤D法师就跟我们说了很多对“福智”事件的感慨和评论，但当时我完全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现在我读完了这封邮件，才从文中穿插的叙述中大概了解了当初他跟我们说的事情是什么情况，并且发现，在我刚刚经历的短信事件当中，师父以“依师”为名而逼迫我同意接受他的性索求，与“福智”发生的那离经叛道的事件是那么的相似！现在我明白了，我遭受了一场冠冕堂皇的迷惑和欺骗，而这一骗局的制造者，竟是我一直以来所信任和敬仰的师父！

简直是如五雷轰顶！

重大打击如前，但我不知道怎么把我的遭遇说出口。因为事情涉及的对象是师父——他是我出家修道的依止师、在佛教界位高权重的“佛门领袖”、受人崇仰的大善知识、不容“侵犯”的“具力业门”……尤其是，他是整个龙泉寺、极乐寺体系众多弟子的“父亲”，他在大家的心目中，有着非常神圣的形象和不容质疑的权威，我要是暴露出他有如此不堪的一面，很难想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况且，且不说我是否打算暴露他，光是我作为当事人，这就已经很麻烦，按常人的心理，师父是一定要控制局面的。

虽然很难说出口，但我也无法当作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因为这件

事强烈地撼动了我的信仰的根基，我首先得给我自己的信仰一个交待，否则我心里过不去。要说，只能选择小心翼翼地、隐晦地说。

我给贤佳法师回复了邮件，问道：“法师，请问您对师父还有信心吗？”贤佳法师回复：“不好简单说。对人的看待宜应突破一合相，功不掩过，过不掩功。”

仿佛对上了“暗号”，感觉贤佳法师不是赞同师父的，我再进一步小心翼翼地“试探”：“那法师现在仍然做师父的弟子，是否可以理解为，法师还是愿意追随师父修行的。”法师又回复：“是的，依师修道，‘善者，我之师；不善者，我之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并非盲从，更非顺恶。《孝经》说：‘昔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臣不可以不诤于君。故当不义则诤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又说：‘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

这诚直且入情入理的答复又让我更增加了一点勇气，我更直接一点地抛出了心底的疑虑：“末学有三个问题请教法师：（1）师父有没有逼迫过您做违反戒律的事？如果有，您成功遮止了吗？（2）如果有这样一种情况：师长让我做违反戒律的事，而我不从，师长则以‘依师’之名让我必须这么做，自己感觉被强力所执，不得不做，这样算犯戒吗？在这种情况下，感觉唯一的选择，就是不带瞋恨地离开，末学觉得，戒行的清白比起出家一辈子而戒行不净更重要。这样的做法算偏激吗？（3）通过昨天的邮件，对‘福智’事件有所了解。请问这个团体发生了这么大的偏失，那团体的领导人所讲的法，对我们



来说还有参考价值吗？如果舍弃，算是因噎废食吗？”

一如之前为“不非时食”问题的交流一样，贤佳法师诚直、严谨且引经据典地回复了我。他说：“‘师长以“依师”之名让我必须这么做，自己感觉被强力所执，不得不做’，一般来说是犯戒的，除非戒条中有梵行难的开缘，这种情况从宽标准可算入广义梵行难（影响自己后续安身持戒修道）。可突破‘强力所执，不得不做’，‘不做’又如何？承受批评呵责、名位剥夺等，善修忍辱，坚持持戒修道，或许还可以启发有缘师友，乃至‘匡救其恶’。不管怎样，都应如您所说‘不带瞋恨’。不得好师友也是自己薄福不善所感，宜应‘不怨天，不尤人，下学上达’，增上愿行。”虽然法师并不知道我遇到了什么事，但他的回答却让我感到是这么切中我的心事，也特别给我注入了正念和勇气。在我不久后对师父和极乐寺作出反抗之举时，这段话可能发挥了潜在的作用。

我又问法师：“末学对‘依师’问题有一些困惑，下面的问题，不知道法师怎么看？（1）如果所依止的师长让弟子做违背戒律的事情，并且以‘依师’‘视师如佛’为名，说明做此事的正确性，这是佛教的教义或是戒律所许可的吗？或者说汉传、藏传、南传佛教不同派系各有不同说法，有的认为可以，有的认为不可以？那对我们汉传佛教的出家人来讲应该是怎样？（2）如果弟子对此违戒之事感到困惑，但师长既没有依戒律对此事进行开遮持犯的说明，又说只要‘依师’就不会有任何问题，而且说弟子之所以困惑是因为资粮不够，这种困惑确定是资粮不够导致的吗？”贤佳法师回答：“两个问题所说是佛法经律论所不许可的，是不负责的欺诳手法。”得到法师这笃定的回答，我就越发确定我遭遇了什么事，但是，我还是鼓不起勇气来

向贤佳法师诉说我具体的遭遇。

## 23 我和贤启法师通了个电话

当我清楚了我所遇的状况，心里就笃定，要赶紧逃离这境地，越快越好。但我没有手机，没有钱，靠自己还走不了，需要有外力的帮助才行。这时，我想起了贤启法师，前不久我还联系过他，但是渐渐深陷于师父的“短信迷局”后，竟把他遗忘了。

在刚来精舍的时候，由于与贤 Ju 相处的困境，我想向贤启法师求教。其实按极乐寺的严格管理制度来讲，我不应该联系他，但毕竟先前在编辑组时，他是我的上位法师，我遇到了困难想向他求助，也说得过去。于是我向编辑组组长贤 Chuang 要了他的微信号，试着给他发送了添加好友的请求。原本我还有些忐忑：法师那么忙，有那么多人找他，不知道他会不会加我，但没过多久，他就通过了我的申请。我向他请教了几个困惑的问题，他都认真地回复了我，这让我在苦闷的心境中获得了一份慰藉。所以我相信，现在我向他求助，他一样会乐意帮助我的。再说，我连连向贤 Bo、贤 Ri 求助都得不到正常的回应，他们不管我，那就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找贤启法师了。

2018 年 1 月 9 日，我给贤启法师发送了一条信息，说自己最近和师父的短信互动遇到极大困惑，以至于信仰体系几近崩溃，想跟法师通电话交流。贤启法师收到信息后，同意了，但因为他太忙，当天没通上话。第二天，我再次跟贤启法师约电话，结果还是没通上话。

又到了第三天，1 月 11 日，这天早晨，我照常和同伴一起到了外语学校，我没有进班级教室，而是悄悄躲到隔壁的一个空教室，等着约定时间到后就拨打贤启法师的电话。等待的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得是那么漫长。我坐到了教室的最里面，因为教室最外面靠近教学区的走廊，教室的墙又是玻璃墙，感觉很单薄和通透，我很担心自己会被

人发现，也担心“隔墙有耳”。教室的最里面临近外面的街道，透过落地窗看向外面，天空灰白，道路两旁掉光了叶子的树木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杈，灰色的水泥路面上车来车往，行人忙忙碌碌，但此时此刻我的心对此是一片木然的感受，我的心被师父的短信事件沉重地压着，仿佛我自己也感觉不到我自己的存在了。

电话打通了，这回，贤启法师总算有时间了，但我开口说话却感到很艰难。我感觉嗓子干涩，腹部没有了气力，我要刻意用点力，才能说出话来。我对法师说：“最近我被派到精舍学习，到精舍后，师父给我发送了大量的短信，每天会用到几个小时。”我问法师：“师父跟你们的互动也会这么多吗？”

以往贤启法师和我们交流的时候，感觉他反应常常是很快的，有一种对于我们的修行问题轻车熟路的感觉，但是这时，他听了我的叙述和问题后，我感觉到他有片刻的沉思，随后电话里传来有些严肃和凝重的声音。他说：“师父跟我们的互动不是这样的，他跟我们的互动是非常少的。”

我又对法师说：“师父反复地问我是否能够完全愿意‘依师’，做任何他想让我做的事情，常常会问到深夜十一二点，让我因身心疲惫而不得不回答‘同意’。”法师听了之后说：“这不像是修行人之间的对话，似乎是审讯的方式。”

我说：“我实在接受不了师父这种‘依师’的要求，都感觉要崩溃了，现在我已经不打算再回师父的短信了。”

法师说：“你可以尊重自己感受，对师父的短信回复是可以停一停。”

我感到自己紧绷的心似乎缓缓地放松了下来，就像一朵枯瘪的干

花被放入了清水里，遇水之后开始有些舒展。接着我说：“我为此很痛苦，痛苦到产生了想还俗的念头，我觉得与其这样出家，不如回家照顾父母。”法师似乎又出现了片刻的沉思，随后，传来的话语感觉比他平常说话的节奏变得慢了一些，他说：“无论在家、出家，都是修行路上不同的阶段，终极目标都是为了追求真理。而终究选择何种方式，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仿佛他一边说一边在反应、在思考。最后他又说，无论最终我对修行之路做出怎样的抉择，他都能够理解，并且会尽力为我提供相应的帮助。

我的心再放松了一些，仿佛那朵干花再被清水浸得更加透彻，更加舒展开来。这时我不再有像在极乐寺时那样的紧迫感，跟贤启法师交流时总想着后面还有人排队，得赶紧问完问题，同时我也感觉这次贤启法师好像也特别耐心地等着我，给我足够的时间说话。一直以来我心中存有的与贤启法师的沟通障碍，现在终于放下来了。

放松下来的心态，使得我懊悔的心情也稍稍得到了平复。我感觉到，贤启法师在出家、在家的问题上那样小心翼翼地劝导我，背后肯定是不希望我还俗，只是可能他担心过于明确的意见会引起我的反弹，所以那样委婉说。体会到这份用心，我慌乱的心情也平静了一些，我想，确实不要着急做这个决定，可以再坚持坚持试试看，但不管怎样，尽快离开体系是必须的事情，我不可能再在师父这样的人的门下学修了。

我跟贤启法师说，我想尽快离开体系，但现在没有自己的手机，没有路费，问法师能不能提供资助。法师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问，该怎样把手机给我。我说，还是在外语学校交接吧，这样可以有充分的便利条件避开我的同伴。然后看了看时间，这一天是周四，想到后

天周六不上课，若是明天送手机，恐怕比较仓促，所以我跟法师说，不如就在下周星期一，也就是1月15日的上午，再把手机送过来。于是就这样商量定了。

接着我记不清跟贤启法师又交流了一些什么话题，但清楚地记得在这一段交流过程中，贤启法师说，“福智”事件对于他的影响非常大，从中他意识到，我们要脱离对师父的“情依止”。

电话交谈中时不时地出现一些短暂的空白停顿，但是不会因此觉得是一种无话可说的尴尬，似乎我们都在这空白中互相等待着对方的一些什么东西。电话在一种比较舒缓的状态下结束了。我的心重新恢复了一些稳定，我知道自己拥有了依靠，我不是一个人在面对这个巨大的问题了。

从始至终，贤启法师对我所说的话没有半点质疑，似乎全然接受，这让我感到有些意外，并又使得我的心情得到很大的安抚，我觉得贤启法师是真的可以信赖的。从始至终，贤启法师也没有追问我究竟遇到了什么情况，可能由此避免了给我造成不必要的压力。

日后，我在贤启法师写给龙泉寺执事法师的《举报历程》中，看到他对这一段和我互动的描述：“2018年1月11日，贤甲法师约我通电话，表达要么还俗、要么去其它道场。她没有讲具体原因，只是非常恐惧、紧张。我没逼她讲原因，就为她推荐了几个女众道场，同时劝她在精舍拜佛、静坐，先稳定身心。”虽是短短数语，但是对我来说却是很有信息量：我从中了解到了法师当时对我的理解和用心，这些是我当时全然不知的，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当时在法师看来是“非常恐惧、紧张”的。

后来我也渐渐了解到更多的情况，有一个细节是：在我跟贤启法

师通了电话后，法师曾有将情况咨询律师，甚至不敢明说是“学诚法师”，只是说“某位大德”。虽然法师隐去了具体人物和背景，但是律师判断出来：我遭受到性骚扰了。但直到我在2月5日正式向法师透露实情之前，法师一直没有“戳穿”我的心事，现在想来，可能是因为法师担心这会对于当时的我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他选择了谨慎保守的关注、不离不弃的关怀。若不是如此，也许事情会是另一种走向、另一个剧情。

## 24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等待了，等手机拿到手上，我才好开展下一步行动。退出精舍的学习任务乃至离开体系是毫无疑问了，但怎样离开，我还拿不准主意。贤启法师给我的建议是先回到极乐寺再从容离开，而我当时的心情很急切，我想以最快的速度悄悄地离开精舍，但是按照戒律，尼众如果没有梵行难的因缘则不能独行，除非我能够确定我现在的境况是属于梵行难。

于是我又写邮件给贤佳法师请教。因为不敢说自己究竟遇到了什么事，就含糊地说道：“作为一个尼众，因为要持守四独戒，所以来去无法像比丘一样自由。本来要在人群中找到跟自己有一模一样想法的人就很困难，更何况，如果自己和仅仅一位比丘尼被派到外面，让对方能和自己想法一样，可能性更加渺茫。所以，不管有没有选择好去处，我都没有办法一个人离开。最极端的办法，那就只能是舍戒了。”

法师回复说：“没有到被迫破重戒的程度，最好不要舍戒，至少不要草率急于舍戒。适当包容、忍耐一段时间，可能外在人事会有变改。世间有漏皆苦，俗家烦恼牵缠往往深重，出家修道才易解脱自在，也容易弘道利人。不管他人怎么说、怎么做，自己严谨持戒修道，并以布施、忍辱、精进等助成，就不难安稳增上。功德回向往生极乐净土或兜率内院，待成就上胜功德时再来度化众生。”

我说：“若是一般的人我磨合，不至于到舍戒的地步。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师之所言‘依师’。不方便详细说很多。”

我又想，再把自己想离开体系的一些相关的考虑再跟法师交流一下，看看法师有什么说法，以免自己做出莽撞的决定。于是我说：“现在末学和另一位比丘尼被安排，在为去一个国家弘法做准备，接下来，



我们两人是否能同时顺利出去，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在我们之前的两位比丘尼法师，本来也是被安排一起申请国外大学出去读书的，后来她们分别被两个国家的两所大学录取，就各自去了。末学认为这就是犯‘僧残’（注：佛制戒律的一个类别名称）的四独戒。如果发生在我的身上，会无法接受，同时也很难说同样的事情将来会不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总不能到了临头才决定怎么办。如果费了老大劲准备，到头来你说不去，情何以堪？到时候恐怕就没那么容易承受呵责了。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为了持戒而不去读申请好的大学，是不是也会被指责不发大乘心？”

法师回复：“所担心是合情理的。可以将先例情况（两位比丘尼分开单独上大学）和疑虑（犯僧残的四独戒）以及自己的心意（不想犯僧残）预先（现在）就报告上位法师，上位法师可能开导乃至批评，自己就自己对佛法修行的认识耐心呈白。师父可能会让停止您的国外留学申请。即使不停止，届时出现分开录取的情况，您坚持不独去犯僧残，于情理上是无过的，因为您有言在先。”

法师的回复让我感到对于问题的看待更加清晰了，先前我还有些担心，这样放弃掉这个出国留学的任务是否不太值得，现在我没有这样的担心了。我又提出近来持守不非时食戒遇到的困扰问题，说：“在外持守不非时食戒的现状：（1）随方毗尼的问题。据说有的国家习惯上是过了下午两点才吃饭，那么如果到了这样的国家，还坚持要在午前吃饭，是否反倒不合时宜、显得怪异，以及给世人造成麻烦呢？

（2）现实情况没有条件持此戒。目前早上没有出明相就要出门，然后参加课程要到下午一点才下课，在食时当中，就没有适合正式吃饭的时间。如果还要坚持持守不非时食戒，可能只能在外面吃些干粮、

饼干之类，长期这样会受不了的。并且，如果我还坚持不非时食戒，会对我那位不持不非时食戒的同伴造成吃饭的困扰。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得已犯了不非时食戒，同伴又无法帮我忏，可以自己在佛前自责心忏悔吗？其他的同伴忏不了的戒，自己确实有惭愧心，可以开缘这样忏吗？”

“据说有的国家习惯上是过了下午两点才吃饭”，这说的就是我们即将要去的西班牙的情况，之前我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和持守“不非时食”戒的冲突，这也是我对于出国留学感到犹疑的一个点。

法师给我作了很详明的一篇回复，说道：“（1）‘据说有的国家习惯上是过了下午两点才吃饭’，哪个国家这样？‘不合时宜、显得怪异’，不能成为不持戒的理由，否则剃光头、着僧衣等也不合时宜、显得怪异而应放弃。‘给世人造成麻烦’，可以找笃信的居士护持，他们一般乐意护持信守戒律者。如果怕麻烦居士，那么很多事不要找居士，何独持戒上怕麻烦居士？另外自己可以灵活想办法解决吃饭问题而避免麻烦他人，乃至每天只吃一顿早餐（或上午餐）也可以。

《中阿含经》说：‘佛游迦尸国，与大比丘众俱，游在一处，告诸比丘：“我日一食，日一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稳快乐。汝等亦应日一食，日一食已，无为无求，无有病痛，身体轻便，气力康强，安稳快乐。”’（卷五十一）现今的实例如我以前分享的资料《节食、辟谷、过午不食的实例经验及实践问题的讨论（20170930）·对某比丘尼寺院住持的访谈》中那位比丘尼住持说：

‘A寺好几位是日中一食，好多年了。这几个日中一食的从来没生过病！十四五年了吧。她们身体棒得很！’又《〈奇特的断食疗法〉〈神

奇的少食健康法》（日本甲田光雄著）摘略（20170407）》中说：‘人们很容易接受现代营养学，以致使所谓“合理地摄取充足而平衡的营养”成为潮流，也与战争年代食物缺乏、人民饱尝饥饿之苦的影响密切相关。近年来，由于脱离贫困而逐渐富裕起来的人们过于追求饱食、美食，享受口福，结果使营养过剩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不仅肥胖的儿童越来越多，而且食物缺乏时代很少见的糖尿病、痛风、心脏病等所谓的‘富贵病’也逐年增加。最可怕的是，直至目前，被这些疾病缠身而整体身体倦怠乏力的人们，并未真正认识其发生疾病的根本原因，而是仍然以为身体缺乏什么营养。有不少人，甚至在营养过剩而消化不良、毫无食欲的情况下，还千方百计地摄取营养。这样，就使本来可以治愈的疾病更加恶化，以致断送自己的一生。因此，笔者认为，这些可怜的患者，实际上是错误营养学的牺牲品。’我以前分享的有关饮食健康的资料可再多详阅，突破现代流俗的饮食健康观念。

“（2）‘可能只能在外面吃些干粮、饼干之类，长期这样会受不了的’，这不能成为不持戒的理由。《四分律》中佛说：‘我为诸弟子结戒已，宁死不犯。’（卷一）因为小小身体健康理由而放弃持戒是不符合戒律精神的。另外现代快餐饮食品类丰富，随时可买或请餐厅外送，何必只是简单的干粮、饼干之类？早晨明相就出门只是冬季一段时间，不一定很长时间。还有时放假，或选修课错开临近中午时，都可从容用午餐。‘如果我还坚持不非时食戒，会对我那位不持不非时食戒的同伴造成吃饭的困扰’，可以劝化、协助她持守不非时食戒。她若坚持非时食，您自己提前吃过了，陪她坐着也无妨。可能对方有‘压力’困扰，并非坏事，总比理直气壮、无惭无愧地非时食要好。‘同伴又无法帮我忏，可以自己在佛前自责心忏悔吗’，可以

在佛前发露忏悔，待以后找到清净者再正式忏悔。以上供参考。”

看了法师的回复，我感到受到很大的鞭策，决定把我来到精舍之后中断的持午再重新持起来。并且，我对于要离开体系的打算，心里更有底气了。我说：“目前感觉我们团体算不上持律道场。例如，‘不非时食’公开‘开缘’，对于想持不非时食戒的僧人反倒造成压力。乃至像您所说，我们会对居士有各种‘麻烦’，唯独在持不非时食戒时难以请他们给予支持，另一方面精舍的护持居士没有这种概念，因为缺少语境，缺少氛围。又如，比丘尼连僧残的四独戒都‘开缘’不持，末学觉得没有比这个更可怕的了。仅仅一两条重要戒条的持守都困难重重，更为重要的是团体推崇‘依师法’核心理念存在极大偏颇，这让末学感到避之唯恐不及。同时感到在同一道场里与自己有同样认识的人可能寥寥无几，自己的处境是极其孤立无援的。籍此，末学觉得离开此地是势在必行之事，至于以何种方式离开，则是次要考虑的问题。”

我思来想去，决定还是再多向法师透露一点情况，请他帮我辨析，我的情况究竟能不能独行。1月13日早晨6点多，我给法师发送了一封邮件，说：“末学现在是这样一个处境：名义上被僧团安排到某处进行封闭式学习，实质上自己从中更多感受到胁迫、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乃至有种种看不清真相的、未知的恐惧，这是个人很真实的感受。加上了解到自己先前所受戒并不得戒，因此想快速脱离这一环境，重新找一个道场，次第解决明了戒相、如法忏悔，以及重新抉择未来修行方向等问题。为了以最妥当的方式离开，避免造成更多未来修行的障碍，所以不断有问题叨扰法师，还请法师海涵。（1）如法师先前所说，广义的梵行难即指影响后续修行，以前面所说，末学的

处境是否算是遇到梵行难？（2）最坏的打算，是自己设法离开（因为不见得僧团允许我回去）。如果算是梵行难，那么末学在离开过程中，产生的独行、蓄用钱宝等问题，是否可以开缘？以沙弥尼十戒为例，可以开缘的程度有多大？（3）不知法师有没有手机号、微信号等更便捷的联系方式，这样可以比邮件更快，可以随时请益法师问题。”最后我说：“末学的抉择是要离开，这个大方向基本不变。在这个过程中，戒律方面，或者其他法师您想到可以注意的，还有什么建议吗？以上，包括前两天的交流，请法师帮忙保密。遇到的问题，祈求法师帮助！”

贤佳法师回复说了他的手机号，又把几位长老尼的手机号也提供给了我，说我可以和她们联系，并解答我的问题说：“可以算作广义的梵行难，蓄用钱宝是没有梵行难开缘的，这种广义梵行难可能还没紧急严重到开缘独行。可尝试申请回极乐寺僧团，然后从容离开。若不批准申请，可以再申请，并可适当用消极不合作的方式（以不违戒为前提）表明态度，应该会被安排调离的。”最后他又说：“前两天交流的内容我考虑适当摘录，晚些时日匿名分享给一些法师，可以启发、帮助较多人。您有什么顾虑呢？”

看到法师说要把和我的交流内容分享出去，我的心里顿时涌起了恐惧，因为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很担心会“打草惊蛇”，对于自己后续的安全状况感到难以预计。但基于之前跟法师的交流，他对于我所提出的种种顾虑都能够直诚坦荡地给予回应，所以我相信我提出自己的担忧，他会加以斟酌的。于是我直言道：“末学可能是第一个离开极乐寺的‘比丘尼’，身份太突出了，在此时的风口浪尖上，觉得还是低调为好。末学比较谨慎，其原因也是对师父、僧团、上位的了解

很有限，尺度不敢放大，还望法师理解。”

法师说：“师父的观念、行为和权势对律制产生很大破坏，还在组织一批高学历僧人写戒律书，‘有理有据’地变改律制，流通后世，有法师跟我说将会掀起汉传佛教有史以来最大的滔天巨浪。损害的不仅是极乐寺的现有比丘尼和后面源源不断的出家者，还有全国佛教界众多道场以及后世出家人。现在有典型材料，如果不作揭发点破，以后更难挽救。我会稍晚些时间分享，您争取尽快离开。我手头还有其他较多资料和评论意见，会一起公开，结合‘福智’团体事件情况，使佛教界众多人认识师父似是而非的观念、行为和巨大危害，师父将不能为所欲为，您不用太担忧师父可能的阻碍。H 法师、W 法师、L 法师等（注：长老尼）也会得到这些资料，她们应该会体谅支持您，也将会帮助到其他很多与您类似的尼众。最近您可请 H 比丘尼帮助推荐去 P 寺或其他持戒的尼众道场。真下决心离开并坚持走出家道路，就不用太担忧师父可能的阻碍。‘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这次的回复让我感到特别震撼。最让我受到震撼的不是他所说的师父的问题，因为师父的问题我自己已有亲身的体会，而是他的勇气和气概，这样的事情不是谁都能够做的。顿时，我心底仿佛也被注入了一股力量。我告诉法师说：“末学现在在北京，首先要争取回到极乐寺，然后才能离开。这过程中有无尽未知数，但现在已在尽力推动。在与法师交流的过程中，感受到法师的态度：面临再大的困难，也要把护戒放在第一位。这无形中也会增加一些难度。保守估计，最快要十天至半个月，才能完全从极乐寺脱离。”

法师说：“了解了，可以。H 法师就是我先分享资料《节食、

辟谷、过午不食的实例经验及实践问题的讨论（20170930）·对某比丘尼寺院住持的访谈》中的那位比丘尼住持。您的手机号是多少？我可先向她介绍您的基本情况和您要如法受持比丘尼戒的心意，然后您可直接咨询、请求她的帮助，或许她可安排人接送护助您。另外，您是否在北京魏公村的崇义精舍？此精舍的主人\*（手机\*）跟我业缘非常好，我可直接请她护持您。”

我感谢了法师的心意，告诉他说，我不在那个精舍，目前已经找到了可以提供帮助的人。

在和贤佳法师的交流之间，这个双休日一点一滴地过去了，约定拿手机的日子将要来临了。

### 三、离开极乐寺，为什么这么难？

#### 25 拿到手机之后

##### (一)

周一到了，我又像和贤启法师第一次打电话时那样如法炮制，我和贤 Ju 到了学校以后，没进教室，等大家都上课了，我用我手上的僧团手机跟贤启法师介绍的一位联系人约好见面事宜，联系人顺利地把手机送到了我的手上。我一有了自己的手机，立马觉得自己拥有了主动权，可以开展我预先设想的计划了。

下午放学，一回到精舍，我就把僧团手机和银行卡交给贤 Ju，说我不打算继续精舍的学习任务了，从今以后，我也不再负责保管手机和银行卡了。我说得很果断，贤 Ju 的样子看起来有点懵，但没说什么。不管她怎么想，反正，我不学习了，她也不能勉强我什么。

接着，我给贤 Bo 发送邮件，表明我要退出精舍任务。我的邮件写道：

{ 尊敬的贤 Bo 法师慈鉴：

末学贤瀚来到精舍已有三周的时间了。这段时间的生活，让贤瀚发现自己对师父的信心远远不够，难以承担国际弘法这样重要的使命。与同行之间也没能很好地互助配合，难以推动西班牙弘法的相关事宜。语言的学习欠缺禀赋，难以进入状态。目前已不连续参加听课，也不会参加第一阶段的考试。为了不影响西班牙弘法事业的进程，末学至诚恳请法师重新寻找一名适合这一角色的比丘尼法师，替换末学来承担。由于末学而给常住带来的麻烦，末学表示诚挚的歉意。

末学贤瀚顶礼呈上

2018 年 1 月 15 日 }



第二天上午我打开邮箱，看到贤 Bo 凌晨 12 点多回复的邮件，说：“咱们找个时间通个电话，好吗？”看样子，可能她连夜跟高层汇报请示了。之前我在极乐寺时，也在深夜十一二点的时候，见过贤 Bo 在贤 Ri 法师的办公室请示工作。

我把贤 Bo 的反馈情况告诉了贤启法师，请教他说，我怎样跟贤 Bo 交流，我是否可以把我遇到的状况如实地告知贤 Bo。贤启法师说，可以先问问贤 Bo 是否愿意听，如果她愿意听的话再具体告诉她，但是不必抱太大的希望，以他对贤 Bo 的了解，估计她是不会愿意听的，要是我不信的话，可以试试看。

随后我和贤 Bo 通了一个视频电话。在屏幕里看见贤 Bo，她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感觉她对于说服我是志在必得的。我们开始交流，她先说话，一开口就劝我好好“依师”承担和安住，根本不问我遇到了什么事，是什么原因让我做出这样的决定。这样的“谈判”方式是违反常理的，但是却很符合贤 Bo 的特点，因为贤 Bo 是一个特别依师的人，师父说的话，她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会不打折扣地完成，而且好像她心中默认，每个人都应该像她一样的依师，都处在和她同样的频道。

我问贤 Bo：“您是否愿意听我说说我作这一决定的原因是什么？不过师父说过，不允许告诉别人相关的情况。”她略微愣了一下，接着不假思索地说：“师父不让，那就不听了。”先前她一直抬头看着我说话，但是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的眼睛低了下去，感觉好像一提到师父，她就不由得低眉顺目起来。

既然此事的最关键之处不能谈，那么还有什么可谈下去的呢？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但贤 Bo 劝导我的兴致并不因此而减退，她拒

绝了解事情的內因后，竟又继续劝导我说，不管怎样都要好好“依师”承担，要相信师父，因为在我的境界上，我是难以体会到师父的用心和境界的。我说：“您不了解事情的缘由，我们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对等的，这样的交流是没有意义的。”看起来她有些不悦。可能像我今天这样的“逆反”情况是她平常很少遇到的，在极乐寺，她一言九鼎，大家对她都是言听计从，哪怕有人有时看起来不听话，也不过是闹闹情绪的“毛毛雨”，本质上不会去触碰她的权威的“底线”，有再大的事，只要她出面，一般都能摆平。也许这一次她也是带着这样的自信来的，结果发现失灵了，下位竟然不吃她惯用的那一套了。她不知道，我已决意和师父、极乐寺划清界线，因此也不再把她看作高高在上的“上座法师”，自然而然不再像过去一样“捧”着她。其实，我所跟她说的这些话，不过是人与人之间再正常不过的表达和交流，只是浸淫在“依师”氛围深久的她，对此已经不适应了。

我们的交谈在她快快不乐的情绪中结束了，最后她说：“接下来我会再和你谈几次。”这时，我俩之间，感觉就好像一个教导主任面对一个屡教不改的学生，教导主任有点没辙，但是还得保持着她在学生面前的威严。

隔了一日，在17日的上午，我在邮箱中收到她前一天晚上8点多给我发来的邮件，说：“现在怎么样？听《广论》（注：指台湾日常法师讲解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了吗？”语气柔和了很多，感觉她似乎调整了应对我的策略。我说：“感恩法师关怀，听了一点儿。”她很快就回复：“好的，多祈求啊。”我没再回话。到了下午，她又发信给我说：“什么时候需要，可以再交流。”其实我不需要和她交流，感觉更需要交流的人是她，就说：“感恩法师，明天可以吗？”

晚上9点多，她回复说：“好的，晚上听戒律课了吗？”我回答说：“感恩法师，没有听，末学现在尚不能吸收更多的东西。”

可能在她的心目中，听《广论》、遥想祈求师父加持、学习体系的依从“师父理念”而讲演的课程，是最好的拉拔我从“困境”中走出的灵丹妙药。但她不知道我的内心经历了什么——我在受到“依师法”的蛊惑和逼淫之后，信仰体系受到极大冲击，又接着读到了《有关“以戒为师”的交流讨论》系列资料，对于体系由“依师法”衍生的一系列深刻惑害问题产生了惊觉般的领悟，对她来说可能是奉为至上的“法”，在我眼里已成为不可触碰的毒药，她所跟我说的种种“法门”，我都不再顺从了。

第二天，按说贤 Bo 是要和我再交流的，但是一天下来都没有再收到她的音讯。到了19日上午，我打开邮箱，才看到她前一晚11点多发来的邮件：“今天怎么样啊？抱歉！今天比较忙。有点儿晚了。”

这天距离我提出要退出精舍学习的申请已经过去三天了，这几天的“插科打诨”很多，但就是对我的申请没有正面的回应。这次我没有继续回应她的温吞问候，而是写了一封新的邮件给她，再次提请说，我要回极乐寺。她收到邮件后，又很快就回复：“下午有时间吗？再聊聊？”我答应了，说下午有时间，心里做好了迎接她继续给我“洗脑”的准备，但这次连上了线，她没再像上次那样滔滔不绝了，聊了不久，就说让我联系另一位尼师贤 Ai——她是海外留学尼众的班导，接下来将由她和我交流。

有点“神奇”，我自从接到精舍任务到现在已经快一个月了，从来没人告诉我说有这样一位班导，而现在，我想要离开精舍了，这位班导却“横空”出现了。

## (二)

拿到手机之后，当天我联系了贤 Bo，第二天就联系了我在极乐寺最要好的一位同修贤 J。当时我一心想的是要以最快的速度离开极乐寺，但又不想独行，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找一名志同道合的同修一起走，接着我想到了贤 J。我和贤 J 在出家之前就认识，一起在龙泉寺的同一个部组做义工，一起经历了很多事，在很多方面我们可以说得上是无话不谈。龙泉寺安排女众出家的时候，我比她早一批被派到极乐寺，我剃度后半年她才剃度，由此我们分隔在了不同的班，但这毫不影响我们的缘分。现在我发现师父有这么大的问题，一方面是想走，另一方面我也觉得，贤 J 继续留在极乐寺对她没有好处。我想把实情告诉她，请求她和我一起离开。因为极乐寺的管理很严苛，加上我“抗争”的举动已经够让贤 Bo 敏感，我担心直接打电话到寺里找贤 J 会给她带来麻烦，于是就给她写了一封邮件。但发了邮件，不能保证她能及时看到，毕竟在极乐寺使用电脑和网络都有很严格的限制，等有一天她看到这封邮件的时候，已不知是猴年马月了。

然后我想了一个“迂回”的办法，我想到我原来在的编辑组使用电脑很便利，那么我试试请求编辑组的同修提供一个方便，让贤 J 去查收一下邮件。我给一位编辑组同修发了邮件说：“有一事想麻烦您，我给贤 J 法师写了一封邮件，想到您这边上网较方便，可否让她用您的电脑查收一下邮件？”这位同修回复我说：“我可以告诉贤 J 法师，你给她发了一封邮件，至于看邮件的话，可能她申请一下上网会更好一些。”然而我恰恰是对于走“正规渠道”感到有压力、不可行，才想了这个办法，但编辑组同修不肯帮忙，我只好选择放弃了。但我还是想找到贤 J，该如何是好呢？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突然贤 J 联系我了，真是意外！原来，她因公出差外出，和另一位尼师 F 作伴，寺里暂时派给她们一部手机，F 尼师是前辈法师，手机由其保管，但宽允贤 J 用手机的机会，贤 J 拿到手机后，就注意到我联系她了。

我们通上了电话。我对贤 J 说，请她是否可以离 F 尼师稍远点，我有一些事情要跟她说，最好不要让 F 尼师听到。贤 J 说，她们现在在火车上，F 尼师休息了，让我但说无妨。于是我把收到师父性骚扰短信的主要经过跟她说了。这是我第一次对第三人透露这件事，心里有些紧张，担心表达不到位，不能让对方理解，又有很多“难以启齿”的情节，感觉好不容易才把这件事说了出来。而且，她那边的通话环境也似乎不是很好，或者是她对于我说的事一下子脑子反应不过来，也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这种不通畅感也增加了我叙说的难度。

我总算说完了。我能感觉得到她的头脑很发懵，因为一方面她很了解我、信任我，知道我说事情不会胡编乱造，也没有理由这样突如其来地胡编乱造；但另一方面，要说相信我说的事情是真的，可能现在她也很难做到，因为要在短短的时间里“认识”到我们神圣的师父竟然有这么猥琐的一面，这实在太难了。我感觉得到，她没有完全不信，但也不敢完全相信，总的心态是半信半疑。我想，这份半信半疑是她基于对我的信任、对我所叙的事情情节发现不到有逻辑上的漏洞和对师父的信仰，而作出的一个“综合反应”。

然后贤 J 压低了声音，小声地向我提出她的疑问，她说：“师父做这个是为什么呢？”

这个问题也是我曾经很大的疑问，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思维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这是师父控制我们这些外派尼众的一个手段。因

为我们即将去国外进修，本来已经远离师长和团队，加上进修的经历将会增加我们自身的筹码，可能师父担心我们容易产生“二心”，因此要牢牢地控制我们，而让我们对他“无条件依师”乃至产生深重的感情依赖，是远程距离下较为有效的控制方式。如果不是这样解释，我想不到有什么更好的解释了。我表达我的看法，贤 J 未置可否。

我又对贤 J 表达了自己决定离开体系，希望她能跟我一起走。她没有马上给我明确的回应，我知道她会迟疑，这确实不是能够马上回应的事，需要给她思考的时间。后来她又跟我联系过一两次，说到，不管怎样，希望我能先回一趟极乐寺，和她见一面。

## 26 “师父是清净无染的”

与同行好友的交谈，怎么说也比与极乐寺高层的斡旋要轻松许多。贤 Bo 让我联系的那位“横空出世”的“海外班导”贤 Ai 法师，我从没有见过，想象不出来跟她交流会是什么情形。我只知道她是极乐寺第一批剃度的尼众之一，2013 年底她们那批尼众受完大戒，极乐寺尼众僧团伊始成立，不久后，她就和另一位尼师贤 An 一起被派去了美国，她们俩是极乐寺体系中最早被派出国的尼众。直到我去精舍之前，她俩一直没回过国，有关她们的事情也听说得很少，因为她们被派去美国之事，在极乐寺的成规里属于秘密，似乎是不能多说的。

那天贤 Bo 告诉我说，贤 Ai 所在的美国当地的时间和北京时间相差大约有 13 个小时，让我找个合适的时间跟贤 Ai 联系。当天晚上 7 点多，我就给贤 Ai 发送了邮件，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不久后她回复了我，说要网上连线作视频对话，最后我们约定了时间，在我这边的 8 点半，她那边的 7 点半。

时间到了，我们连好线，交流就开始了。我不了解贤 Ai，不知道她行事是怎样的风格，但基于先前跟贤 Bo 交流的状况，我作好了同样的心理准备。一开头，贤 Ai 问我遇到了什么事、有什么困惑，是否愿意跟她说说。我用先前问贤 Bo 的话说：“师父跟我的短信互动，他说只能我自己知道，即便是跟贤 Ju 法师之间也不能交流，您确定要了解吗？”她表示愿意听。我想，还不错，至少不像贤 Bo 那样铁板一块。

我说：“困惑，第一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师父一定要我回答出他认为可以的答案才行。如果我说‘不’，他就不允许，就会一直问下去，乃至到深夜十一二点。更主要的困惑是，师父对我提出的依师所应

达到的程度，是我接受不了的。概括地说，就是他让我干什么，我就要干什么，不管是什么事情。”

贤 Ai 问我具体是什么情形，我不想再深说，就说：“具体就不说了吧。”但接下来贤 Ai 的回应，让我吃了一惊。

先前贤 Ai 一直用语音跟我交流，而这时候，她用对话框给我发送了一条信息，写着：“性。”接着她说，她大概知道师父跟我说了什么，这样的事情，以前她也经历过，她也曾经很困惑，但是后来慢慢想明白了。

没想到她也经历过！她说的“以前”，虽然没具体说是什么时候，但是我感觉应该已经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那么就是说，师父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她又说“想明白了”，这种事情，怎么能“想明白”？黑的还能想成是白的吗？我的头脑仿佛一下子不够用，但没等我多想，她又用对话框发给我信息，说：“师父是清净无染的，之所以跟我们弟子说这个，是因为我们的染污。透过师父，我们才能清净。”

这和我曾经的思维是一样的，但当我走出“依师”的迷局之后再来看，这种想法的问题是很大的，而更严重的是，她作为一个前辈，竟然是这样的认识，这样地笃定，而且以此来劝导我。我说：“我当时跟师父说，通过这个认识到自己的染污，这个角度也让我自己能够释然。但师父说，不是这样的。师父说，是依师。我有问师父说，这和藏传佛教说的‘双人密修’有何不同？师父说，只要依师就没有任何问题。师父的很多这类的回答，对我来说非常超越我的底线。”

我说到这里，贤 Ai 发过来一句话说：“视师如佛。”

“视师如佛”，这是在我们体系里非常强调的一个概念，它是和



“依师”一体相承的。顾名思义，就是要把师长（在龙泉寺体系里，具体就是指我们的师父——学诚）看作如同佛一样，极致恭敬地对待。我们所学的“视师如佛”的概念源出于《广论》，背景是藏密“依师法”，但是在开演的过程中，却混淆了汉传佛教视野下的“视师如佛”，看起来很相似，但实际上两者的区别很大。简要来讲，汉传佛教经典所说“视师如佛”侧重点在于修道者（弟子），即是说弟子要把敬重师长的心提策到像敬重佛一样的程度，而藏密“依师法”所说的侧重点在于上师（师长、师父），强调“上师是佛”或者“上师胜于佛”。汉传佛教所说的“视师如佛”与中国传统文化所讲的尊师重道，两者的精神是一致的，虽然说要尊师，但并不要求弟子“愚忠愚孝”、盲信盲从而对师长言教的正邪是非不加分辨；而藏密依师法的“视师如佛”却是讲师长的权威不容违逆，要人对师长唯命是从，根本不同于尊师重道。在这样混淆的概念下，我们误以为自己发扬的是尊师重道的精神，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在“造神”——树立师长“神”一般的、至高无上的形象，并在此过程中失去了追求真理的初心和理智。

我还没回复，贤 Ai 又接着说：“依师，没有汉传、藏传的分别。”这时我感到，她所受荼毒甚深，再辩论下去已没有意义，不想再多说了，就说：“这个我暂时存疑。”

她接着说：“不着急，给自己多一些的时间和空间来继续思维。心情也不用低落，这个过程都是正常的。现在该干嘛干嘛，慢慢就能想通。”我想，她的意思是说，让我还是要继续精舍的学习任务吧？看样子，她低估我的决心了。我说：“我现在已经不上课了，我每天只是陪着贤 Ju 法师去学校而已。是因为，我不能达到那样一个依师的量，所以不再抉择做这件事。”她仍不死心，说：“瀚啊，这是两

回事。依师修行，这是我们生生世世的事，不可能一时半会就能有个答案，要允许自己慢慢来。”

这样的话如果放在过去可能还会管点用——“管用”的根本也不在于这话有没有道理，而是因为这是班导说的话，但是现在，谁来说也不会管用了。我发现，贤 Ai 和贤 Bo 有一点很一致，那就是都太把她们的“上位”身份当回事了，似乎她们在心里已经习惯默认，只要是她们说出口的话，不管有没有道理，作为“下位”都应该自动迅速地吸收、俯首称臣地听从。不知道她们是否清楚，她们拥有这样的声势，并不是因为她们有什么修持的功夫和本事，而完完全全是因为有体系的“依师法”撑腰。否则，拿这套对我宣扬的“依师”理论去大街上对大众宣扬，看看会有多少人会买账？

我“客气”回绝道：“感恩，容我考虑一下。”但她好像没听出来我的态度，或者是当师长当习惯了，又或者是急于想做通我的思想工作，所以仍然继续劝导我，说：“眼前该做的做好，慢慢资粮到了，就想明白了。修行用功，依师修法，都是需要资粮的，只要师父没说回极乐寺或者换人，那眼前学西语就是我们瀚的资粮田。要努力赚法财，知道吧？没法财怎么养智慧、想明白呢？眼下的事做好，依师方面可以先放放，我们现前的承担，都是为了培到依师的资粮。先好好学西语，不是师父要我们学或者怎样，是我们需要承担来培福修慧。没有资粮，真的是没办法啊！”

“不是师父要我们怎样，而是我们需要怎样”，这是体系在要求我们的时候，惯用的一套话术。很奇怪，事情明摆着是要我服从师长的意志，但是经过他们这么一说，就变成了是我领受了师长的恩泽，如果我不好好珍惜，恐怕就要成为辜负师长、荒废修行的罪人了。

看透了这套路，我也不再上套了，所以贤 Ai 好说歹说，我就是不答应继续上课。但她还是不放弃努力，又说：“不能因为师父几个问题就把我们的承担心问没了。是我们自己要赚‘钱’，别犯傻。瀚再想想。打起精神，把现前的做好，依师的问题需要时间。有啥问题可以随时找我。不管需要多长的时间，师父都会等着你的，不要担心，我也都会陪着你走这段心路。好好睡觉，好好吃饭，好好学习，慢慢自己心里就会有答案的。多串习‘视师如佛’这个角度。”

到了大约 10 点半，历经两个小时，对话终于结束了。通过这个交流，我觉得更加认清了我们的团体，这对我的抉择是有利的。现在我也明白了一件事：极乐寺的管理层是不可能和我站在一边的。

## 27 僵持

### (一)

接下来，贤 Bo、贤 Ai 两人轮番给我发邮件，每天都关心问候我，这和我来到精舍的头半个月的冷清相比，真是鲜明的对照。我知道她们的目的无非是要劝我回心转意，想让我按部就班地继续进行精舍的学习任务，但是，她们就算是说破天，我都不可能回头了。

先前我和贤 Ju 一起报了西语学校的前两期课程，根据相关规定，我们需要每期课程都通过考试并且达标，最后才能拿着成绩去申请出国。现在我们的第一期课程快要结束，结课考试即将来临，而我决定不参加考试，也退掉了第二期课程，这就意味着，我怎么也不可能继续进行这次“国际弘法”的进程了。目前我和西语学校唯一的联系就是，我还每天陪着贤 Ju 去学校，给她护独，她在教室里边上课，我就在外边等着，等到替换我的人来了，我也就不必这么做了。这些情况我给她们都介绍得很清楚，我觉得我的决心也表明得很清楚，所以，她们再做什么都是徒劳的，其实没有必要这样耗费彼此的时间。我想，她们现在不想放我回去，但是终究撑不了几天的，只要我坚持不学西语，她们就没辙。

1 月 23 日是我们第一期课程结课考试的日子，1 月 22 日下午，贤 Bo 给我发来邮件：“明天是该考试了吧？去参加吧，试试呗。依师方面想不通，可以先放放，语言学习是另外一回事儿。慢慢来，也不要因为一时的想不通而错过因缘，免得到自己想明白的时候又后悔莫及。听人劝，暂时放一放自己知见，也是修行的一部分。这也是保证我们生命增上的重要途径。咱们也可以再交流。”

我回复说：“感恩法师拉拔，考试我就不去了。我现在其实并没

有什么想不通的。想提醒一下法师，常住那边如果新安排了替换我的法师，最好不要晚于1月27日到这边。因为29日新学期开学之后，就不能报名了，还是提前一两天准备为好。如果常住不做安排，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我不至于会自己跑回去。在陪同贤 Ju 法师的期间，会开展自己的学修计划。交流是否可以放一放？我感觉有些累了。”作了这番“硬气”的回复，我心里觉得真是舒畅！话说回来，要是还套牢在“依师”的语境下，说这样的话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简直就是不想活了。也不知道贤 Bo 收到我这样的回复是什么心情，总之她暂时没再说话了。

23日上午，我照常陪贤 Ju 去学校，她去参加考试，我就在外边等着。她考完了试，出了教室，我感到自己距离出国又远了一步，距离离开精舍又近了一步。

下午，我收到贤 Ai 发来的邮件。在前一天的一次邮件互动中，她问我是否方便通话，我说：“可以再约时间吧。不过，还是要交流依师或学西语的话题么？”这时她的邮件内容是对这个的回复，她说：“要是再谈依师或学西语，估计我们瀚法师就该再也不理我了哈哈。……其实，在精舍挺好，相对比较安静，个人用功时间充足，可以静心、敬心、净心来学修，回极乐寺人多事多，难有这种安静环境，是吧？和师父之间，不言也没关系，无论说了什么，都是与师父之间的因缘，都应该欢喜，莫要有负担，知道吧？保持自己恒时用功。……”

“在精舍挺好，回极乐寺人多事多”，是不是在暗示我说，让我别想回极乐寺？我不由得觉得她这封邮件“笑里藏刀”，心里泛起了恐慌。若是不让我回极乐寺，这是让我害怕的事情，因为师父对我做了那样丑恶的事情，他势力又那么强大，待在他的势力范围内，特别

是在这个毫无自由的精舍里，我多待一分一秒都觉得很没有安全感。但是我没有任何办法，除了继续待在精舍里等待事情出现转机，我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我和极乐寺仿佛陷入了一场冷战之中。她们没法“突破”我，而我的诉求也得不到正式回应，在这样的处境下，我感到压力很大，难以做任何事情，只有白白地耗费时间，感到有如度日如年般的难熬。日后，当我回顾这段日子，细数起来其实不过只有十天，但是身处其中的时候，我的心里有无尽的焦虑和惶恐，因为不知道这样等下去要等到什么时候。每一天艰难地度过之后，我觉得我将要面临的不是新的一天，而是一段没有限期、不可预知的时间。

好在我跟贤启法师还能保持联系，我也跟他交流了我和极乐寺互动的情况，他让我不要着急。他说，要给极乐寺缓冲、接受的时间，耐心地跟寺里沟通、等待，这个过程是正常的、必要的。

我觉得法师说的合乎情理，也许“旁观者清”，这是身处其中的我难以有的从容和冷静，很庆幸在自己的困境中，有人在身旁给予这样的扶助。我采纳了法师的意见，但同时也还是掩饰不住内心的煎熬。我跟法师表达我痛苦的感受，感觉他是想为我宽心，他半开玩笑说：

“八年抗战。”又说：“想想人家梦参老和尚，坐牢三十年，就当闭关了。出来以后照样弘法，活到一百岁。”我听了，觉得又恐惧，又好笑。

有一天，法师提议说我可以试试多拜佛和静坐，他说，在精舍活动量少，拜佛可以增加活动量，静坐可以调身养息，缓解焦虑和压力。这些事情对于修行人来讲是再平常不过的功课，而对于当时的我而言却是很难的事情，但我也努力尝试去做了——要对抗眼前的焦虑，我

总得做些什么，毕竟，它们其实已是相对容易的事情了。自此之后，只要有空，我就到精舍的小佛堂，把门反锁上，自己静静地做那些功课。我每天给自己定任务：诵《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至少一遍，向观音菩萨像磕大头一百零八拜，以此祈求观音菩萨加持，此外还有适当的静坐。精舍佛堂的供桌上长期供着师父的照片，我不想拜他的像，所以每次都先把他的照片面朝下扣在桌上，把我的一小张观音菩萨像放在供桌上，再开始拜。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虽然紧锁着门，不会有人发现，但我仍然是小心翼翼，心里怀着一份紧张——因为这样“轻蔑”师父的举动，在我们体系的价值观里，是极其离经叛道的。即便我在退出精舍的事情上已经敢于“硬气”与极乐寺管理层对抗，但我也还不敢公开直白地表露我对师父的反抗。我会有这样一种担心：这样的反叛会使得我更难以如愿地离开体系——虽然我也不知道自己这样想法的逻辑究竟是什么。

我开始礼拜观音菩萨像，每一拜都完成得很艰难。我把头磕下去，身体伏在地上，要停顿很久，仿佛要喘息足够的时间，我才有力气站起来，再做下一拜。一百零八拜大概要用一个多小时才能拜完。不过也好，总算也把时间消磨过去。拜完了，我收好我的观音菩萨像，再把师父的照片照原样放好。

因为我私藏的手机不能够被发现，所以趁着待在佛堂的时候，就顺便给手机充电。有时要跟贤启法师通电话，也在佛堂完成。我会提前把笔记本电脑准备好，找个视频播放，发出干扰别人“耳线”的声音，别人就不会注意到我在打电话了。

想起印度的“圣雄”甘地曾提出“非暴力抵抗”的主张，而我现在所实行的也是“非暴力抵抗”。我抄录了一段甘地的名言：“当我

绝望时，会想起历史上只有爱和真理能得胜。历史上有很多暴君和凶手，在短期内或许是所向无敌的，但最终总是会失败。永远如此。”当时这段话给予了我策励的力量，而为了纪念这段日子，我也特地把它保存到了现在。

## (二)

在我给贤 Bo 发送邮件提示她尽早安排替换我的人员后没两天，精舍倒是新来人了，但不是来替换我的，而是另一组外派留学的同学，贤 Huang 和贤 Hui。她们正好都是我的同班同学，准备要去法国，与我和贤 Ju 的情况类似，她们将要在北京找一所语言学校报名学习，等语言过关后就申请出国。看起来贤 Hui 比较开心，因为她在出家前是学艺术的，在极乐寺也做过很多艺术设计方面的承担，对于一个学艺术出身的人来说，出家了还能拥有机会去法国这样一个有深厚文化艺术积淀的发达国家进修，一定是难得难遇的美差吧！况且这是结合着“佛教事业”“国际弘法”的宏大使命，个人的理想、爱好，对精神信仰的追求，以及“承事师长”的荣光和福德……诸多的好事能够这样“完美”结合，这样的幸运在人群中恐怕也是万里挑一了。

我告知贤启法师这一人事新动向，然后法师建议我说，可以试着跟贤 Hui 倾诉一下。因为他担心我太苦闷了，而贤 Hui 以前在龙泉寺做义工的时候，他带动过，贤 Hui 对他很信任，到极乐寺后仍然设法跟他交流请教，因此他觉得贤 Hui 是可以信赖的，不如尝试一下。本来我跟贤 Hui 业缘比较浅，想象不到倾诉的结果会是怎样，但既然法师这样提了，而我身边也确实没有更合适的倾诉对象了，那就不妨试一试吧。



好不容易找到了可以谈话的机会，我“隐秘”地把贤 Hui 请到了小佛堂，把师父给我发送骚扰短信的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她了。她听了以后，有些震惊，但没有特别表示怀疑，也没有什么对我的建议，只是大略说事境险恶，我们还是需要好好持好戒等等。尽管只是这样平平淡淡的回应，但对于处在百般煎熬中的我来说，这已是很大的疏导和帮助了。事后我跟贤启法师反馈这个交流情况，我说对于贤 Hui 能这样反应“正常”感到有些意外，法师说，可能这是因为他给贤 Hui 传递过一些他的思想，例如有跟她谈论过“福智”事件等，所以预判她能够接受一些东西。

但很快发现，法师的预判可能过于乐观了。在我又煎熬了几天之后，极乐寺对于我的请求仍然没有回应，此事给人的感觉有如死水一般沉默，我又坐不住了。出于没有办法的办法，我想，要不试试请贤 Hui 帮助，请她看看是否能帮我侧面推动离寺事宜吧。我试探性地提出了请求，她没有应允。这个完全可以理解，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她竟然反过来对我加以“挞伐”。她说，“一个巴掌拍不响”，我遇到这样的事情（被师父性骚扰）根本在于这是我的错，要不是我立场不坚定，师父也不会有可下手之机，如果我坚持“以戒为师”的准则，也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事了。

不得不说，这让我大大增长了一份对人性的认识！时下有一个词叫“荡妇羞辱”，大意是说，一名女性如果不能保证自己的贞洁，那么她会被冠以“不知检点”的恶名。不夸张地说，贤 Hui 对我的指责，让我感觉到自己跻身到了这个行列。我未曾想过自己的人生能和这个词联系上，未曾想过，我在佛门里不仅遭受到师父的性骚扰，而且还遭受到出家同修这样的对待。要知道，她不是和我素不相识的陌

路人，而是与我一样抛家舍业、一同修学佛法的女性同伴。也许对她来讲，这样做能够让她对我的拒绝心安理得一些，但对我来讲，真的不能理解这样的方式，不能理解这就是一个把未来的人生都寄身于信仰的人的作为。

但再怎么不理解，它已经降临在我身上了，我只有接受，把它看作是让自己成长的逆境。想起我常诵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的一句话说“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也许这一切都是佛菩萨的示现，让我更加了解人性、了解佛教。

“屋漏偏逢连夜雨，船迟又遇打头风”，才遭受了贤 Hui 待我的不公，接着我又收到了贤 J 的来信，她告诉我一个决定：

“我这几天再次反思我身边的一切，每次想一想，内心就会充满感恩，帮助我从世间的苦难中逃脱出来。这一步一步走过来，到现在，真的很不容易。包括因为师父，因为这个团队，我认识了您。您一直是我心里的楷模，您那种用心的关怀和拉拔一直触动我心灵的深处，帮我树立正见。就像您说的，遇到正法，我应该感恩。我今日以一种冷静的态度去听闻师父的开示，我实在无法不被师父的法所震慑。这次的境界让我对法生起了强烈的希求心。因为我还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内心充满困惑，但因为不能与您当面交流，邮件形式又怕表达不清而产生误会，所以一时不知所措。后来心里产生一种想法，那种哪怕我明明白白过一天也行，我要搞清楚我在走什么路，我的善知识到底是不是真的大善知识。我想起在宗喀巴大师的传记中提到：他在初次请他的老师乌玛巴向文殊菩萨请问一些法义的时候，文殊菩萨在他们前面显现，但他依然不能确定这是不是真的文殊菩萨还是其他众生的一些化现，所以用甚深的中观见来询问，看眼前的这位文殊菩

萨的回答和经论里面的说法是否是一致的，前后经过好几年的判断，最后才确定说是真的文殊菩萨，这时才敢真正依止他。我决定要真正地开始去观察师父。非为他劝，非随他转，而是真正自己去观察印证。我要把师父所有开示学一学，我看看师父到底是要做什么。感恩您的信任。无论怎样，我心里也一样信任着您。”

也就是说，她不打算和我一起离开体系。我能理解她的抉择，毕竟她不是当事人，她对事情的感受不易如我一样强烈，岂是那么容易能够做出以安稳生活为代价的冒险和牺牲？平心而论，在她对于真相还半信半疑的状态下，能够给予我这样的回应，已经很不错了——但这些只是我理智思考的结果，而在情感上，我还是挺失落的，因为我的希望又一次破灭了。

## 28 灰暗中闪过的一道光

在这段煎熬的时间里，值得庆幸的是，我还能够持续收到贤佳法师发来的《关于“以戒为师”的交流讨论》系列邮件。1月7日是这个系列的第一篇，后来，又有“之二”“之三”“之四”，它们发来的时候，刚好是在我给极乐寺发送申请及展开拉锯的过程之中。尽管我一直未告知贤佳法师我遇到的事况，但是他发来的邮件是那么切合我的遭遇，对于当时处在信仰体系崩塌边缘、又对现实处境充满惶恐不安的我来说，这是一份重要的精神支持。

1月29日上午，我收到这个系列的第五封邮件：《关于以戒为师的交流讨论之五（龙泉寺团体法师的呵责和讨论）》。我一打开附件文档，第一句话映入眼帘：“裹挟他人信任，以偏概全，试图引领他人信从自我者，‘福智’在前，法师接踵于后，令人失望！”浓浓的火药味扑面而来，有点把人吓到。文章的头两则都是类似这样的内容，接着后面有一则“贤佳的致歉与说明”，文中写道：

{我于《交流讨论之三》中径直使用与法师辛的讨论内容（“与龙泉寺团体法师辛的讨论”），没有得到她的同意，她对内容表示不安，希望下次使用她的文字时提前告知，我答应提前发给她审阅。我于腊月初七下午将含带与法师辛（即法师丑）交流内容的《交流讨论之四》发给法师辛，她转发请示其他法师，在她等候其他法师的指点而还未给我回信时，我于腊月初八晚上将《交流讨论之四》广发分享，违背了对法师辛的应许，有亏人格，并对法师辛内心造成伤害，在此致歉、忏悔！

腊月初九晚上，龙泉寺僧团执委会法师集体同我谈话，要求以后不要再广发以前分享的相关人事是非资料，我有所承诺（不发 DLLM

的视频，尽量不发‘福智’团体相关资料）。腊月初十下午，法师辛来信要求我发邮件给先前分享资料人员公告致歉，我判断是受人指使，没有应许。腊月十一下午，四位执事法师（受师父指示）同我谈话，说国家安全保卫部门将在下午四点来寺，借我广发 DLLM 视频的事缘来找师父和龙泉寺的麻烦，并可能将我抓去坐牢，因此我必须立即紧急撤离，要求我顾全大局而“暂时”离寺，否则采取强制措施送走，我没有信采，准备领教暴力手段，后 C 法师单独与我较坦诚谈心，我有所承诺（如果师父言行有所节制、改善，也不逼迫我，我不广发龙泉寺团体相关人事是非资料）。

腊月十二我随龙泉寺僧团人员早斋前观听师父开示（每天早斋前十分钟，龙泉寺团体全球共学），发现内容是师父 2017 年 10 月 12 日在中国佛学院的讲座《南山律宗的戒法研究》，内心悲哀。下午听说腊月十一下午跟我谈话的执事法师称为跟我一派的 Y 法师被几位执事法师谈话请离龙泉寺，近几天就会离开（Y 法师本住寺照顾生重病的父亲）。不久六位执事法师找我谈话，劝导、要求我离寺去其他道场，否则将在寺中不给我食宿。

不知后面会有什么措施，现在已突破我的承诺条件，因此现在我将龙泉寺团体法师对我的呵责和其他一些相关讨论（对《南山律宗的戒法研究》中的观点有所涉及和辨析）作分享，并顺应法师辛的要求作公开致歉。}

这些事况看得我心潮起伏。如果不是我有最近的经历，恐怕我也很难相信，这是发生在龙泉寺的事情，我们的师父竟然会纵容、指使这样事情的发生！甚至很有可能，我会认为问题是出在贤佳法师的身上，进而我会很排斥再收到他的邮件、看到他的文章。

所幸现实不是如此。我从贤佳法师所叙述的他刚经历的事情当中，仿佛看到我自己——虽然我们所经历事情的具体细节并无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事情背后所透露的东西让我感到非常相似，所以我对于他所说的非常理解，而且我很感慰，他说出了我想说的却不知道怎么表达的话，他做出了我想做却没有勇气做的事！这真是替我舒胸中之块垒！

在这篇文章中有这样一段交流。一位法师说：“对于处于发展盛期的团体，法师的发声，对照‘福智’，会引起大众对龙泉寺的反思。但其势未尽，关键人不反思改变，对其不会有太大影响。况身处其中，有师徒之名，那么强大的业力，结果可能是玉粉石存。以团体现在的趋势，未来结局已注定。与其说服别人，莫若自己行持，建立一个清净的道场，依律行持出来，以戒为基，净土为归，研习经论。多大团体在行非法、著作相似法，只要还有比丘依律如法行持，正法就在，未来佛教、大众就有希望。祈请法师再三思，不必把佛教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是自己担起来。”文中“法师乙”（即贤佳法师）回复他说：“感谢您的用心！不必太忧虑佛教和我。即使佛教再衰毁，待弥勒菩萨降生成佛时正法大兴。世相无常，三宝常住，诸佛菩萨一刻也没有舍离我们。……我是惑业粗重的凡夫，目前只能随缘随力做些清道夫的工作，为大众清除一些陷阱、路障。古代俗士尚能杀身成仁、舍身取义，我还不至于杀身，不论境遇怎样，我都会尽量持戒、尽力弘戒，‘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何忧何畏？”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我再一次看到了这句话。这对于正在精舍里“茫茫不可终日”的我来说，是极大的鼓舞！这是在我彼时的灰暗世界里闪过的一道光！

## 29 提交离寺申请

也许是因为内心受到了鼓舞，也许是确实觉得时间到了——此时距离我给贤 Bo 提交退出精舍的申请已经过去半个月了，极乐寺还是没有给我任何说法，我想，给极乐寺的缓冲时间应该够了，就跟贤启法师商量说，我现在是不是可以正式提出离开极乐寺了？贤启法师同意了，于是，就在这天晚上，我草拟了一份《离寺申请》。

我把写好的信件请贤启法师审阅，他说写得有些生硬，临别之时应该表达对极乐寺的感恩，不要单纯、生硬地说离寺，这样对极乐寺来说也比较好接受。法师的建议让我感受到他内心的一份柔软，他说的没错。但现在我也能够理解当时的自己——当时我所受的煎熬太痛苦了，我太急切想离开极乐寺了，所以在表达上，不由自主地就只考虑自己的诉求，而忽略对方的感受了。而且，我也很恐惧会再遭到拒绝或冷置，再次陷入这遥遥无期的类似软禁的生活，所以不由得语气就生硬了起来。

也许有的人会说：“他们不考虑你的感受，你为什么还要考虑他们的感受？”是的，我所经历的这个事件是很恶劣，极乐寺的反应也很让人不愉快，但是，我没有被善待，不能成为我不善待他人的理由。前不久，我在跟贤启法师商量怎么离开精舍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的心灵深受触动，他说：“别人可以对你不仁，但你不能对别人不义。”也许是基于对这个道理的认同，所以，当贤启法师指出我这份申请的问题的时候，我深心接受。

我静下心来，认真地去回忆，过去我在极乐寺生活的两年多时间，从贤 Bo 到整体僧团给予我的很多关心、照顾、拉拔和帮助，确实，这是不可否认、不应抹杀的。于是，在修改的信件中，我加入了这些

内容，之前两三百字的信，经过这样的调整之后，写到了两千多字。信中的部分内容如下：

“末学从一走进极乐寺，就是法师做当家，直到现在。也因此而亲眼目睹法师操持寺院上下大小事务的辛劳，这当中，毫无疑问有为末学的一份心血。……末学在极乐寺的两年多时间，从各位执事法师、上位法师、班导法师，以及本班的或其他班级不计其数的同行善友们身上，得到过许许多多的关怀、拉拔和帮助。从这种氛围中，末学慢慢安顿身心，认识佛法、修学佛法、体验佛法；也拥有平台，让才疏学浅的自己，得以在三宝地里培一点福、修一点慧。应该说，两年多的时间，自己得到了不少的历练和成长。所有这些，都要感念师父、法师、同行对自己的恩德。

“在感恩的同时，坦诚地说，伴随着时间渐渐拉长，末学也渐渐感到，现在道场的发展状况，跟自己最初所预想的越来越不一样了；师父和团体的面貌，在末学心中，也渐渐变得不再是自己过去所认识的样子了。……现在的自己，对师长的理念不再能够认可，对师长的引导也失去了信心。末学现在已无法按照师父及道场的理念来修学或承担，勉强待在这里，只是感到身心分裂和痛苦。末学目前的状态，也无法继续给极乐寺常住创造价值了，在这里所做的，无非是耗费常住资源、辜负信施而亏损自他的福德。经过慎重的考虑，末学在此正式提出离开极乐寺的申请，恳请慈允。

“虽然末学做出这一决定已有一段时间，但因为持戒与护戒的原因，末学仍然陪同贤 Ju 法师到西语学校上课。为了不影响西班牙弘法事务的后续开展，以及贤 Ju 法师的身心安稳，末学再一次祈请极乐寺常住安排人员替换末学。”



我将修改好的信再发给贤启法师看，他看后说，这样就好多了。于是我在1月30日上午，就将这封信发了出去。

信发出后，我有种如释重负之感。由于先前极乐寺拖泥带水的反应，所以我也不期待能够马上得到积极的回应了，我能够明朗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就已经很好，某种意义上，我觉得自己对此事已经画上了句号。

第二天，1月31日，我照例陪同贤 Ju 去外语学校上课，我独自在教室外面度过长长的时光。我写下了一篇日记：

{今天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内心比较安稳平静。我直觉感到这是禅坐给我带来的利益。由此体会到，是否修习禅坐，会有很大的不同；而修习本身，会给自己带来殊胜的利益。

早上来到学校，明相已出，净人授过食物给我便走了。我拿出包里的一部分食物，开始用我的早斋。每天带饭来学校，每天早上在休息厅这里用餐的时候，几乎可以说是我一天之中最快乐的时光。我快乐是因为，我在为持守“不非时食”戒而付出努力，我在践行佛语，我在遵守戒法。尽管之前所犯尚未有清净忏悔主为我忏净，但这并不影响我“改过自新”而由心发出的快乐。

我今天的早斋，是三片面包，两块豆腐干，一个橙子，一杯红糖水。有两片面包分别夹着两块豆腐干吃了，另一片搭配着橙子吃。我吃得很好，我甚至感觉到些许幸福。这种幸福感，可能是来源于：我在逆境中，仍然努力好好生活。这种感觉，让我回想起，2011年自己刚到北京时，超越逆境、笑对逆境的种种。此时此刻，我坐在休息区的红沙发上，把靠背垫放在腿上，当作桌子用来写作，这也有一种超越逆境的快乐。

今天增加了念诵佛菩萨名号的功课，感到时间变得容易度过了。以后在精舍期间决定每天念观音菩萨圣号 2000、药师佛名号 108、阿弥陀佛名号 10000，并决定观想，以后自己的每一善行都是代父母而做。

对此次境界的又一次思考：这一次境界，虽然给我带来极大的痛苦，甚至几近摧毁我的道心，但此时此刻，我觉得非常感恩这个境界。原因有这些：

1. 它让我更加明白戒律的重要性、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我从境界中发自内心地希望：从今以后誓死也要护戒。

2. 更加洞见师父及其所领导的团体封建、落后、违戒、衰朽的本质，由此而更加明白一个如法僧团应该怎样的一种形态，自己决心要去追寻这样一个僧团，或决心为建设这样一个僧团而努力。

3. 更多和更深入地认识到人性之恶与人性之善，切身体会古圣先贤所言：“善者，我之师；不善者，我之资。”开始去思考，人性之恶从何而来，自己对此能有何作为？人性之善如何去效学，以报其厚恩大德？开始明白，若无制度保障（出家人则依“律制”），人就很容易显现出其恶的一面。而关于人性之善，最受触动的是贤启法师教授：“别人可以对我不仁，而我不能对别人不义。”对于舜的高尚品德，以及以前看过的很多优秀影片中所展示的伟大人格，都有了切身体会。也明白，如果自己也像他们一样坚持正义、真理和爱，将来我也能给别人带去积极影响，乃至以精神的力量拯救困厄。

4. 它让我对系统修学佛法、研习经律论、修习戒定慧三学，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希求心。这两天读了以前贤佳法师分享的戒学论著，受益匪浅。若非这一因缘，可能永远也不会打开这些文档去读、去学习。

5. 自己下定决心离开这个僧团，并且拥有了最为合适的因缘。

6. 对念佛、诵经、禅修有了许多前所未有的认识。

依此种种，我何不感恩！ }

到了下午放学后，来接我们的居士带来了一个让我意外的消息，她说贤 Bo 法师一行三人将于明天到北京，入住我们精舍。

没想到这次提交申请后，这么快就有行动了，我在心里欢呼雀跃了一下，觉得“非暴力抵抗”的尝试没有白费！但心里马上又产生诸多的问号：此事何劳贤 Bo 大驾？作为当值的她那么忙，在极乐寺“日理万机”的，这下竟然亲自动身来接我这小清众？再说，为什么来三个人？其实两个人就够了，一个人是来替换我的精舍任务的，另一个人是给那个人搭伴并且也是在回程的时候给我搭伴的，多一个人是什么情况？另外两个人是谁呢？我问居士，她说她也不知道。我一时又觉得有点紧张起来，隐隐地担心，这件事还会有“幺蛾子”。

### 30 当值法师来了

我们需要给即将到来的法师们收拾出三张床。精舍现在一共有四位尼众，我们四人一起住在一个卧室，净人住在另一个卧室。精舍里没有多余的卧室了，由于在家众和出家众需要分开住，因此等她们来后，就要和我们一起挤一个卧室。我们的卧室里有三张架床，我们现在用了其中的两张，还有一张，有两个人可以住这张空余的架床，此外还得再摆上一张单人床。摆上这张床后，房间里就满满当当的了。

2月1日下午，大家都已上完当天的课，回到了精舍。大家都惦记着贤 Bo 法师今天会到，似乎她们都很兴奋，但我的心里满是忐忑不安，我盼着她早点到，又仿佛害怕见到她。大概是到了临近傍晚的时候，忽然听一位同学喊：“她们到了！”我们各人赶快从精舍的各个角落聚集到房门口迎接，打开门，真的看到贤 Bo 了，她的后面有一位年轻的尼众同学，看样子她是替换我的，还有一位，是我的班导贤 Bu 法师！真的想不到，贤 Bu 法师竟然也来了。

在我们的体系当中，“班导”这个职务是一个特殊又重要的存在。可以把它理解为“班主任”，但它所承载的意义远超于世间学校的班主任。在世间，学生们放学以后的教育责任，在很大的程度上就归于他们的家庭，不归老师管了，但在寺庙就不一样了。对于刚出家的“佛门学生”来说，大家对有关出家和修行的一切都很陌生，需要有人手把手地教他们，而且这里没有“老师+家长”的分工合作模式，因此所有的教导责任都落在了寺庙的头上。这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戒律中对于师长收受弟子有很多严格的规定，如师长自身的素质和条件、对弟子的具体责任和义务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出家众获得相对高质量的教育，从长远来说，这关乎佛教的稳健发展。

但在极乐寺，有关师徒关系的这一套律制做法，从一开始就没有实行。因为极乐寺的女众都是由师父从外面请来长老尼给剃度的，长老尼剃度完后就得走，大家还归师父管，得不到长老尼的教导。而师父也不曾亲自管教极乐寺尼众，仅有一些很粗的指示，例如让大家学《广论》、学师父开示等，其余的绝大部分工作就交给他的弟子了。在一定的意义上，极乐寺的“班导”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班导们肩负着替师父去照看一批又一批新出家众的责任，手把手教导大家有关修行的点点滴滴，包括吃喝拉撒。极乐寺僧团在 2013 年底正式成立，即便算到 2018 年初，也仅有四岁，很多被任命为班导的尼众自己也没有出家几年，因此，让她们去当班导，很多时候其实就像大孩子照顾小孩子。尽管很多班导很发心，一心想对大家负好这份责任，但从客观来讲，她们自己也是刚刚走在修行的路上，也有很多未解的困惑，很多事情对于她们来讲其实是勉为其难的。但极乐寺发展的模式是如此，脱离了佛戒的摄持，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变，管理层只能想别的办法来弥补这种不足，例如，通常选择年龄相对长一些、出家前的阅历丰富一些的尼众来当班导，例如那些曾经当过老师、管理过公司的人员都在优选的范围。这些办法能暂时应付一些问题，但其内核与修行的本质却相去甚远。在这样的环境下，能不能碰上一个好班导，遇到问题时能不能得到有效的帮助，就得看运气了。

贤 Bu 法师在 2017 年初开始担任我们班的班导。那时候，我们班刚受戒回来不久，我们的前一位班导带了我们一段时间后，有其他事务安排，不能再承担班导了，这时候，僧团便安排了贤 Bu 法师担任我们的班导。她一当就持续了一年，直到我来精舍之前，僧团一直没换过她。在贤 Bu 法师被任命为我们班导的时候，班上有的同学很

欢喜，觉得贤 Bu 法师做我们的班导是我们的幸运。贤 Bu 法师跟贤 Bo、贤 Ai 一样，是极乐寺的第一批僧众，属于“元老级”人物，因为僧团刚建立的时候，需要有人研习、带动大家学习戒律（师父没有给极乐寺寻找、安排相关的老师），正好贤 Bu 法师对戒律有兴趣，她就这样开始了极乐寺的戒律教研工作。经过几年的积淀，她的戒律研学成果在极乐寺已算是数一数二，虽然她和外面僧团的资深尼师相比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但在极乐寺的范围内，她是广受认可的一位研律法师，大家在戒律上遇到的问题，通常会比较信任她的解答。在我们刚受完戒的这个阶段，很需要一位熟悉戒律的前辈来带我们。

刚开始时，我和贤 Bu 法师的交流不多，后来大概是到了下半年，我担任了我们班的学习委员，因为班委工作的缘故，我与贤 Bu 法师有了多一些的互动。在这个过程中，听到她提出一些对于僧团发展过程中的困惑，我和她有过多讨论，但是始终无解。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关于她在戒律教学上想做的一些尝试和改革。

在她接手我们班之后，极乐寺开始进入急速发展的阶段，僧团的事务变得越来越多、越繁重，她感到僧众已不能像过去一样能够从容地学习戒律。按律中的要求，初受戒的僧众需要五到六年的时间精专学戒，但以极乐寺的发展状况，不可能提供这样的条件，于是她就在考虑，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怎样适当解决僧众学戒的问题。她了解到龙泉寺开发了一套教材，可以让新受戒的戒子在两个月之内完成戒律的学习，这两个月的学习能够满足他们日后会被迅速外派的需要（因外派之后可能就没什么机缘集中学戒了），以后他们哪怕不再学戒律，这两个月的所学也能保证他们够用。借鉴于此，贤 Bu 法师也想编一套有类似功用的、适合尼众的教材，但最终因为缺乏人手和资

源的支持，几乎是贤 Bu 法师一个人在“单打独斗”，所以编书之事开始不久便中断了。

书没编成，但戒律的教学还得继续，这时又遇到了别的难题。在当时僧团经常安排集体出坡（劳动）的环境下，就连稳定的上课也很难保证，有时好不容易能上课了，班上的同学也因为承担僧团事务的原因而无法到齐——因为在我们体系，“承事师长”是第一位的事情，当僧团事务和学修有冲突时，理应牺牲学修而选择承担事务。这些状况对于贤 Bu 法师的教学工作造成很大的影响，她又无法对抗这种集体发展的趋势，有一段时间我感到她的心力十分低弱，甚至觉得她几乎想要放弃带动戒律课了，但最终她还是努力撑持了下去。

这种境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感觉贤 Bu 法师的状态渐渐调整好了，但有一天，一件“突如其来”的事情再一次让她感到倍受打击。她告诉了我相关的情况。一直以来，极乐寺的戒律学习都是依靠龙泉寺比丘法师的支持在开展，先是她们第一批戒子的戒前教育是由贤 Ri 法师给授课，她们受戒回来后，就一边自己学，一边有问题请教贤 Ri 法师。后来多了请教的渠道，她可以给贤佳法师发邮件请教戒律问题（当时贤佳法师负责龙泉寺的戒律教学工作），请教一段时间后，龙泉寺的戒律教学改为贤 Yu 法师负责，就不再请教贤佳法师，而改为请教贤 Yu 法师。她能够有这些请教龙泉寺法师的机会，我觉得对她的工作来说是很有必要的，毕竟学的时间还不长，而且除此之外，她再没有别人可以请教了。然而，在 2017 年 11 月前后，龙泉寺跟极乐寺传达说，师父说，极乐寺的戒律学习要靠自己，不要想着依靠龙泉寺。这就意味着，极乐寺连唯一的依靠也失去了。贤 Bu 法师说，她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失落。我也觉得有些诧异，不知道

师父是基于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我们也不可能追究到原因，唯一能做的只有接受，然后再自己想办法。

贤 Bu 法师肩负着极乐寺的戒律教学工作，同时又担任班导，我们班几十号同学都是她要负责的对象，所以她事务也是很繁忙的。贤 Bo、贤 Bu 两位“重量级”法师竟然都放下了寺里繁忙的工作一起过来，这让我不由得感到诚惶诚恐。我坚持要离开极乐寺的决心在这时产生了一丝松动，但是马上，我对这丝松动提起了警惕，我对自己说：“不可以！”我很快意识到，极乐寺之所以会派贤 Bu 法师一起过来，是有特别用意的，因为她是我的班导，对我有着最近的责任和义务，在极乐寺，不是听贤 Bo 的，就是听班导的，估计极乐寺不想让我离开，所以，让贤 Bu 法师跟贤 Bo 一起过来，是要大力做我的思想工作的。

没想到，像我这样在极乐寺默默无闻的人，在提出离寺申请后，竟然会这么惊动管理层。



### 31 每天一条平安短信

听说她们坐的是普通火车，车程差不多 30 个小时。贤 Bu 法师在火车上还有些晕车，但是她也顾不上休息，一放下行李就来找我了。

比起贤 Bo、贤 Ai 来说，贤 Bu 法师让我感觉熟悉得多，内心的距离也近得多，她的出现，使得我紧绷许久的心稍稍可以放松一些。她一过来，就问我这段时间在精舍生活的情况，虽然我预感到这是要为后面的主要话题作铺垫，但是我仍然从中感受到一份真诚，心里流出一份暖意，自然而然地，我愿意对她敞开心扉。我如实地回答了她的问題，说完后，她问我：“为什么不继续学西语了？”基于之前我和贤 Bo、贤 Ai 交流的经验，我把当时对她俩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和师父近期给我密集发送短信有关，但师父说这些短信的内容不可以和他人交流，那么法师是否愿意听？”她说她很愿意听。于是，我把跟师父进行短信互动的情况一五一十地给她叙述了一遍。她听后表示很惊讶，觉得不可能，便立马掏出她包里的记事本，跟我核对她记录的师父手机号码（虽然她是班导，但也没有手机，所以她只能用记事本来记录师父的手机号），检查手机号是不是有错。她之所以记有师父的手机号，是因为在不久前——2017 年底，她作为带队法师，带极乐寺的一批戒子去参加了师父的一场传戒，那时候她需要向师父和寺里汇报工作。她一核对，发现没错，和她记录的一样。这时我感觉，她心里原本抱着的一线希望，转瞬消失了。

接着，她又提出说，师父传戒那天，在传戒的过程中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发短信的，所以，如果我是在那时候收到的短信，那就说明那短信不是师父本人发的。她问我，在那天白天，我是否收到了师父的短信。我说，没有。

她想到的事情“有鬼”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便由觉得不可能变为半信半疑。但她又觉得，以师父的智慧，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于是，她建议我面见师父，当面向师父求证。

我觉得这不是个靠谱的建议，因为，见了师父，我能说些什么呢？我作为短信事件的亲历人，我的感受是“全息”的，我很肯定那些短信是师父本人发的，不可能是冒充或伪造等情况，不需要当面对质，我也不想见他。

但不管怎样，贤 Bu 法师能够以比较接纳的态度来听我完整地介绍这个事情，比起之前贤 Bo、贤 Ai 跟我的交流还是强太多了，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来疏导自己的内心。贤 Bu 法师问我：“贤 Bo 法师知道这个事吗？”我说，她不知道，因为她不愿意听。贤 Bu 法师说，她跟贤 Bo 法师不一样，她很愿意了解这个事情。

晚上，我给贤启法师发信息，报告说贤 Bo 她们已经来到精舍了，我说，两位“重量级”法师一起到来的“阵势”让我感觉有些招架不住，但我无论如何都会坚持自己的原则。贤启法师回复说：“追求真理是目标，坚持己见不是目标。”我说：“我会坚持追求真理，以及正义，不为温情所惑。”贤启法师又回复：“亦不为成见所障。”

但是第二天，2月2日上午，贤启法师给我发来一些信息，感觉他的心态变得慎重了很多。他说，让我从此以后每天给他发一条短信报平安，如果他收到短信，就说明我安好，如果他没收到短信，就说明我可能有危险了，这样他好采取相应的措施。他又说，让我把遭遇事情的经历写成文件交给第三方，完成之后可以发给他，或发给贤佳法师，或发给他提供的一位可靠人员。才说完没多久，他又补发信息说，证据材料最好可以录制视频，因为视频是比文字、照片等更有效

的证据；如果他没收到我的平安短信，我提供的证据就会有用。贤启法师还让我记录一位人员的电话号码，万一联系不上他，可以联系那位人员。他还叮嘱我，要注意避免我的手机被发现。

一连串的信息，又这么神秘和紧张，让我一下子感到头脑有点发懵，心里也紧张起来，我感觉，现在我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之前我虽然觉得事情很重大，但我更多的是对师父、体系有一种说不清的恐惧感，并没有觉得我的人身安全有危险，而现在，感觉情况升级了。法师说让我把证据材料发给第三方，让我觉得很莫名，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第三方”。他说我可以发给贤佳法师，但我不明白，是什么因缘要发给贤佳法师？先前贤佳法师说要把和我关于“以戒为师”的交流在体系内发布，我都没敢答应，现在这么大的事，怎敢随随便便就发？要是不小心捅出去了，可怎么办？还有，他还说我也可以发给另一个人，但这个人我压根不认识，不明白法师怎么就这么没头没脑地让我发给对方呢？想想，师父的事我连跟他都没敢讲，我怎么敢跟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人讲？他还说要我每天发平安短信来确认我是否安全，我真的有这么危险吗？在我的人生中，我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境况，我爸妈的安全意识是很强的，但他们也不曾让我这样做。

虽然疑惑重重，但是要说不同意这么做，我也找不到拒绝的理由。贤启法师不是说话轻浮的人，况且，小心一点总归不是坏事。

事后才知道，贤启法师当时说这些，是因为他再次咨询了律师，律师认为我的情况有必要规避风险，而提出的相关措施建议。

## 32 要不要见师父

自从替换我的人员来了之后，我就不用陪贤 Ju 去外语学校了，我的担子终于部分地卸下来了，心里感到轻松了不少。不过我也不能出去，只能每天从早到晚待在精舍，贤 Bo 和贤 Bu 法师也一直待在精舍。头两天一直是贤 Bu 法师找我谈心，贤 Bo 在忙她的事情。我感觉，贤 Bo 是在刻意拉开一点和我的距离，给我一些空间，先等贤 Bu 法师作好铺垫，她再来做我的思想工作。

贤 Bu 法师继续向我了解短信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我经历此事的心理感受等等，由于感觉到贤 Bu 法师还比较开明，所以我也发自内心地愿意跟她多说一些。我一一地回答她的问题，也跟她分享我在这段时间来对师父和体系问题的一些批判性的思考，我试图向她说明，师父发送那样的短信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我们体系从上到下都出问题了，由这些问题也可以反推，师父的真实面貌究竟是不是我们一直以来假想的样子？就像我们虽然一直“真实”地生活在这个体系里，但是我们也没有真实地认识到它。对于我的批判，她能够听下来，但对批判的内容不是很赞同。例如我跟她分享之前在印尼普门寺遇到的贤 D 法师说的一句话：“极乐寺的女众其实很苦，师父都不在身边，大家没有人管！”她立马激动地反驳说：“那是他认为的，我们不觉得我们苦！”她又说：“这些话你跟我说就好了，不要对贤 Bo 法师说，她对师父有很特殊的感情，这些话可能她接受不了，对她会是一种伤害。”

但她至少听我说了，这让我觉得她似乎有“争取”的空间，就把贤佳法师发来的关于“以戒为师”的交流讨论邮件给她看，本来以为能引起她的共鸣，但是没想到，她看完邮件后，就情急地找我谈话，

态度很严肃，让我立刻把邮件删掉。她说：“这是一场诤事！‘谣言止于智者’，应该让自己远离是非，不要再看这些邮件。看这些对你有什么好处？它能为你带来平静吗？应该把时间用来看经律论！”我听着就觉得她的话不对，我很想说，这么久以来，极乐寺鼓励我们看经律论吗？给我们时间、条件去看吗？极乐寺一直都不允许我们“乱看书”，说会扰乱我们的知见，只有师父的开示是最为鼓励倡导我们学习的。再说，我们学习佛法的目的，仅仅是为了“带来平静”吗？现在体系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师父出现这么大的可疑事情，难道都不闻不问、不去理会，只管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吗？这样的“平静”有意义吗？……但我知道这样的反驳没有意义，因为我觉得她所显露的不过是她对于内心所信赖依凭的东西受到冲击的情绪化反应，出于对她的安抚，我随顺了她的要求，删除了邮件。

在我越来越深入跟她交流和短信事件有关的种种细节之后，我感到她越来越倾向于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只是她还没有敢于按下内心的那个“确认”键。消化和接受需要一个过程，这个我很能理解——虽然我是当事人，我面对这件事所要承受的压力可能比“外围”的任何一个人都要大很多，但可能恰恰因为我深深知道此中的不容易，所以也似乎容易理解别人。我能够理解人们在这个事实面前的痛苦，但不能赞同人们蒙蔽自己的内心、否认这个事实、拒绝了解真相。我也向贤 Bu 法师透露了我的立场，也就是，对于这件事的是与非，我认为是不存在模糊“宽容”的界线的，但她觉得我应该再谨慎地考虑，不宜轻举妄动，她甚至批评我说：“你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但是有的时候比较固执。”我觉得她是在用激将法，想让我不要这么“固执”地坚持我的立场，所以我对此没有理会。她还反复地劝我，让我还是要

去见见师父，当面向师父求证事实的真相，她和贤 Bo 可以陪同我，“即便要走，也总得先求证清楚，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趁着我们都在北京，我们还可以陪你去，等我们回去了，就很难再有这样的机缘了”。说实话，我很反感这样的“恐吓”——谁稀罕这样的“机缘”？但她说得多了，我也有点怀疑自己的坚持究竟有没有道理，于是请教了贤启法师的意见，问他到底要不要去见师父，结果贤启法师态度很坚决地说，一定不能去，因为师父是不会见我的，就算见了，师父也不会承认他做过不好的事情，这样贤 Bo、贤 Bu 会选择相信师父，而会更加不相信我。

这边贤 Bu 法师在关怀我的心灵，那边贤 Bo 也没闲着。大概是在她们来到精舍的第二天上午，贤 Bo 就说要包饺子。贤 Bo 是个做面食的好手，以前在极乐寺，她事务那么繁忙，偶尔也会去大寮给大家烙个馅饼吃。她说干就干，把冰箱里能够用来做馅的蔬菜全部翻出来，大概有十种菜那么多，都一一洗净剁碎，拌成馅。然后准备擀皮，贤 Bo 说皮里要加炒香的花椒面，这样吃起来更香。但厨房里没有找到花椒面，只有花椒粒，她就把花椒粒现炒，炒完后再亲手碾碎成粉末，拌到面皮里。我觉得这样“精益求精”太麻烦了，若有现成的花椒面是可以放一点，若没有也不必非得强求，不差那点口味，但贤 Bo 一点都不嫌麻烦。忙活完这些，大概到了十一点多了。我一掂量，想，把饺子包完，再煮，应该就过了正午时刻了吧？看来我是吃不上了。但贤 Bo 注意到了，她说，先包一盘饺子，先煮给我吃，她们再慢慢包，不怕。我觉得承受不起这样的“特殊待遇”，不想这样，但是贤 Bo 真的就亲手擀皮，专门先给我包了一盘饺子。很快，刚出锅的热气腾腾的饺子就端到我面前了，我没法拒绝。虽然在僧团的时候

也尝过贤 Bo 的手艺，但那是“蹭”集体的光，现在可是她亲自做食物给我吃，这样的待遇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就别说我是第一次，极乐寺若还有也受过这种待遇的人，恐怕也是屈指可数。

吃着这盘专门为我煮的饺子，我的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些许温暖和感动。虽然我理智上认为贤 Bo 对我的特别关照是为了“挽回”我，我努力提醒自己在立场面前不能受“诱惑”，但还是忍不住有些心软，我想：“就算是为了挽回我，作为当家师能这样放下身段也是很难得的。”不仅是饺子，后来，贤 Bo 还专门给我们包包子、做烙饼，还安排了一次火锅。在精舍这么久，从没有这样频繁地变着花样吃好吃的。虽然也不是什么奢华的美味，但这背后的“情义”，比起最奢华的美味来说更难以让人拒绝。

吃了贤 Bo 做的饭，贤 Bu 法师又继续不断地找我交流。以前在极乐寺，跟她之间也从没有过这样频繁的交流。她特别跟我讲到贤 Bo 的不容易，说：“贤 Bo 法师作为极乐寺的当家师，她对师父、对体系有很特殊的意义，她的位置是很重要的，但是她却没有架子，她能来做这些事情是很不容易的。”在此情此景下，我无话可以反驳，本来贤 Bo 给我的“特殊待遇”就已经让我心里感到愧疚，现在让贤 Bu 法师这么一说，我的心里更不是滋味了。甚至，我感受到一种隐隐的批评：是因为我的问题，才使得具有这样举足轻重地位的贤 Bo 法师需要放下身段，而这样颠倒秩序的事是不应该发生的。我着实也不希望贤 Bo 这样，但她要这样做，我如何是好呢？

终于，在她们来到精舍的第三天，贤 Bo 约我在小佛堂单独谈话。我很忐忑，因为在极乐寺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情形。贤 Bo 尽可能地把氛围调适得轻松一些，虽然这不是她擅长的事情，

但她还是为了尽量让我感觉舒适而努力了。然后她说，她不认为师父对我发的短信有什么问题，那不过是师长调教弟子的方式，师长对待不同弟子会采取不同的调教方式，一些看似匪夷所思的形式其实是为了逼迫弟子成长，而心灵的成长必然会经历痛苦，我应该好好体会师父对我的用心。她对自己的这一看法很笃定，但她从始至终还是没有过问我，我收到的短信具体是什么内容。

最近我所经历的心路历程使得贤 Bo 的这番话并不能动摇我什么，相反更给我增加了例证来认识龙泉体系极端“依师”的荒谬。但是此时此刻贤 Bo 对我的温情脉脉却让我无法不动心——一贯以“铁人”形象示人的贤 Bo，平时是很少表露出这一面的，现在她这样“一反常态”，给我的感觉是她非常不希望我走。加上，如我在《离寺申请》时所提到的，从极乐寺一路走来，我直接间接地领受过她对我的很多恩德，现在眼看就要和她分离了，以后也不知道是否有缘再见，不能不说自己心里一点不舍也没有。尽管看到我们观念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但这也遮挡不住我对她的一份感恩和愧疚；虽然她在处理此事上是有不当和过失，但在离别的面前，也变得不是那么重要了。我说：“你们二位法师工作那么忙，为了我的事专程跑过来，真的很过意不去！”贤 Bo 说：“这都没什么，你这个事是大事！”虽然我也认为“我这个事是大事”，但是经由她的口说出来，心里还是有不一样的感受。我内心的防线难以抑制地又被瓦解了一些。

谈到最后，贤 Bo 提出说：“要不，去见见师父？”语气是有别于她平常风格的轻柔，感觉得到那一份唯恐我会产生抵触的小心翼翼。我明确地拒绝了。她也没再勉强我，但劝我说，离寺之事要慎重，不要草率做决定，其他地方的修行环境未必比极乐寺好，希望我先回



极乐寺，充分地观察、思维再做决定。

这时候，我的心已被拉扯得很疲惫。

### 33 秘密准备证据材料

我一面应付着贤 Bo、贤 Bu 法师的关怀，一面寻思着，要找机会准备贤启法师提到的证据材料。

其实我感到这件事很难做。首先，我不知道这个事情该怎么“启齿”——不是为我自己难以启齿，而是为师父。其次，我也很担心一旦有了这份材料，万一“第三方”不小心把它传布了出去，将会是什么后果，这完全超出了我的经验范围，我真的无法想象、无法预料。但是，心中也有一股力量推动着我，有个声音在告诉我，应该要做这件事。现在，我需要的是有人给我交个底，给我一把勇气，那么，我就基本确定可以做了。

我向贤启法师粗略地表达了我的疑虑不安，这是出自于对法师的信任而作的纾解，同时可能也是一个下意识的试探——看看法师会怎么说，以此来决定我到底要怎么做。贤启法师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似的说：“你可以放心，如果你没出事，这份材料我是不会打开看的。”得到了这个承诺，我就稍微放心下来，开始考虑怎么准备这份证据材料。

由于贤启法师说，这份材料最好是视频的形式，因为视频是最有效的证据，比文字、图像更好，所以我就想，那我就要做视频。但是录什么视频呢？短信记录是最直接的证据，但是师父都早已让我们删除清空了，况且手机也不在我的手上。那么，唯一可以做的，只有是把我自己录进视频里。我想，那我就录一段自述，介绍我遭遇这个事情的经过吧。虽然自述是主观的，不一定如物证那么有力，但是至少这是视频了，视频能够传递的信息会比文字丰富很多，也更具有可信度。

决定好后，我就开始筹划，这视频该怎么录。精舍只有这么大，贤 Bo、贤 Bu 一直在，还轮番找我谈话，等到下午，上学的同学们回来，精舍里的人就更多了，要避开所有人的注意力，找到合适的机会来录视频，也不是那么容易。但我必须要做，而且只能成功，不许失败。我想还是在小佛堂里完成这件事，录制的工具用我的手机就可以。因为我常常待在小佛堂，她们已经默认那是我作自我调整的空间，应该不会引起她们太大的疑心；而且她们不知道我有手机，绝对想不到我一个人待在里面能弄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名堂来。

我考虑到，需要避免待在佛堂里的时间过长而引起她们的疑心，或可能会被中途打断，之后可能就更难找到机会了。于是我决定把自己要在视频里说的话先写下来，因为写东西比起录视频容易操作很多，随时随地都可以写，也不容易引人猜疑，写好之后，在录制时只要对着镜头把文字内容照着说就可以了，也免除临时紧张而录制不顺畅，可以提高效率。

考虑好后，我就迅速着手写材料。因为时间和条件有限，我第一次只写出了一部分，没能把完整的内容全部写下来，但我想，干脆把写好的先录，能录一点是一点，剩余没完成的，再另外找机会做。刚好到了精舍用晚餐的时间，我想她们都是吃晚餐的，只有我不吃，这正是一个避开她们的好时机，我就待在小佛堂赶紧录视频。好在她们用餐时不像在寺院过堂时那样安静，而是笑笑闹闹地像聚餐一样，可能不容易注意到我的动静，借着这个机会，我顺利地录完了这段视频，时长有 10 多分钟，介绍了我个人的基本情况、来到精舍的背景因缘等信息。这是我在 2 月 2 日这一天完成的最重要的一件事。

工作完成了一部分，我心里略松了一口气，接着又赶紧找机会继

续写完剩下的内容。后面的这部分内容涉及我遭遇师父骚扰的核心经过，我刚刚从中抽身而出，心中的惊惧仍在，现在又处在贤 Bo、贤 Bu 的眼皮底下，在这样的情况下要把它们以最快的速度写出来，让我感到背负着很大的压力，但我还不能把心里的这些东西流露出来，还要尽量显得从容和稳定，以免露出“破绽”。赶在 2 月 3 日午餐之前，我把这部分内容也写好了。写好之后，心里还不敢放松，一直悬着，在寻伺合适的录制时机。到了下午，趁着她们休息的时间，我又赶紧接着录制。第二部分的文字稿比第一部分长了约有一倍，需要花的时间会更多，我的心理压力也更大，我一边录，一边提高警觉，提防着贤 Bo、贤 Bu 随时可能会来找我，但庆幸的是，整个过程没有出现我所担心的意外，第二部分的视频也顺利地录完了。

视频录完后，第一时间就要把它发给贤启法师。为了方便贤启法师在紧急情况下能迅速了解事况，我决定把视频文字稿也提供给他。我迅速地把手写的文字稿转录成电子文档，作了加密处理，连同视频一起存放到网盘，然后把密码和链接地址一起发给了他。发送成功后，我的心才算稍稍稳定下来。

## 34 站出来意味着什么

### (一)

时间到了2月5日，这时，贤 Bo、贤 Bu 来到精舍刚过去两天的时间，但却感觉她们好像已经来了好几天了，大概是因为这两天我度过的时间密度太大了。两位法师虽然已经几番游说我，但她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还未有所说法，我感觉仿佛我们要在精舍一直住下去的样子——虽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贤 Bo 不可能在外面待太久，但是什么时候走、打算把我怎么样，也全然不知道。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早晨，我如前一样给贤启法师发了报平安的短信，然后约他通了一个电话。我跟法师商量下一步该怎么行动，结果说着说着，就不知道怎么说下去了。因为直到现在，贤启法师还是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眼前的状况，他没办法具体给建议了。虽然我心底还是对于说出真相感到有些惧怕，但是我感到现在不能顾虑太多了，于是我鼓起勇气，请贤启法师打开我发给他的文档，了解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很快，贤启法师发短信来说：“问题很严重。”

我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说什么，还没有回复，不久，贤启法师又发来信息，说他咨询了律师，律师说我有危险，要尽快离开极乐寺系统。我的第一念是想请贤 Bu 法师陪护我一起离开，因为我仍然是不想独行，但这就意味着我要把与贤启法师联络的背景情况向贤 Bu 法师说明，这就会暴露贤启法师了。于是，我征求贤启法师的意见：我是否可以告诉贤 Bu 法师情况，因为我想请求她护助，我们一起离开体系。之前，贤启法师一直都让我不要泄露他的情况，但这回，他同意了。

从师父对我发起逼淫短信的“车轮战”开始到现在，已经持续一

个多月了，每一天都要付出意志力去面对相关的种种境界，这是一场巨大的精神消耗；此时此刻，更是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贤启法师发来危急警告，我很想静下心来好好梳理一下头绪，但身处此情此景之中，我感到很难。虽然贤启法师在背后给予我有力的支持，但在现实中，我直接面对的是贤 Bo、贤 Bu，她们对我倾注的力气，让我觉得好像有点招架不住了。

上午 10:03，贤启法师给我转发来一位律师的长短信，信说：“因事态严重，深恐仅是冰山一角，但已涉及对方多年经营积累的声名、地位、权威等名闻利养，以常识判断，对方必不欲舍，又拥有相当的资源、力量，势必全力掩盖真相、竭力自保，耐心也是有限的。因此，目前知道此事的人，都具有人身危险。知道此事的人越少，对方越容易掌控和处理，以消除隐患。正面力量现在势微，考虑您及所有知情人的安全，当下合适的方案是将证据材料提供给体系内部一些持戒精严、正直、正见、具德的人，扩大知情人范围，形成更强的正面力量，对方不易掌控处理，且能以共同智慧于内部妥善、周全、圆满解决此事，正本清源，保护您、知情人及所有人。许多人不明真相、被蒙蔽，此事不解决，以后还会有多少人受害，后果不堪设想。但扩大范围，从世间法看，势必对您也有不可预知的影响，但从佛法看，舍假我之名誉，断他人之恶，保护更多追求真理的同行善友，保护体系内的善法力量，保护圣教不被利用，利益众生，必获三宝护佑，您的法身慧命必能得以保全、增上。越是艰难险境，越需要勇气、内心力量、坚韧不拔、安忍以及看到光明，甚至丈夫般的悍勇，您也并不孤独！！所以，依法不依人，请以正法思维，以业果思维，以理性、智勇抉择，并告知您是否同意执行上述方案。”

看样子，这位律师已经了解我给贤启法师的材料内容了。我不知道这位律师是谁，不过他的话让我觉得很有道理，虽然我是出家众，但是我真的觉得从这番话里受到教育。我的第一感受是，我必须选择像他说的那样做，如此才能对得起道义、对得起良心。但是与此同时，我心里也不由自主地感到畏惧。我说不清楚自己畏惧的是什么，只是朦朦胧胧地觉得，这件事太重大了，我是否能够承载？

我还没有理清头绪，10:25，贤启法师又转发来律师的新信息：“此事您是当事人，处理理当每一步征求您的意见，但世事无常变化，万一失去联络，则无法处理，故此，请您能够给予明确的意见，能够接受的处理方式和程度，例如：内部处理、法律途径（举报、报案、诉讼等）、新闻媒体（公开、舆论监督等）等一切能够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合法途径。根据您的意见，才能在无法联络时根据当时的情况采取合适的方式，但必秉持维护您的合法权益的原则。”

我以前从没跟律师打过交道，第一次在切身生活中遇到这么专业的法律用语。读了这条信息，我的理解，这是假设万一我会死，那么需要我提前做好有利于他人为我维权的准备。虽然对方说是“万一”，但是此时此刻，我觉得自己离死亡很近，这是我人生中少有的体验。

我的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我知道我将要做一个极重大的决定，并且，我现在不可能跟谁商量，我只有自己决断。我多么希望我能有从容的时间来认真谨慎地考虑我究竟该怎样抉择，但我也清楚，我没有时间慢慢想，不仅是因为事情本身需要尽快作出决定以给对方答复，而且也因为，贤 Bo、贤 Bu 法师随时可能的“打扰”都可能影响我思考的结果。

我在自己随身携带的小笔记本上，随手写着一些思考的片断：“1.

能否让人信服？2.对佛教界，利多、弊多？上升为国家层面、国际层面。3.戒律：诣官言人戒，转化为比丘僧团解决？4.父母。自己的愿望，就是最终有道场接收，静静修行，不求名、不求利。如果没有地方接收，就自己修行也可以。……”

没有时间多想了，我基本决定：我要站出来。我想，如果吃完午饭后，我没有特别不一样的想法，就可以这样回复对方了。其实，现在回复和吃完午饭后回复，不会有多大的区别，之所以给自己定了这样一个时间期限，是想给自己紧张的心一个喘息的空间，因为一旦作了这个回复，我可能将面临不一样的人生，再也回不到现在了，我想让这最后一段短暂的“安逸”时光再略长那么一点点。

吃完了午饭，周遭的一切都如往常一样，很平静，我感到找不到什么理由让自己退缩，我想，只有选择站出来这一条路了。12:27，我回复贤启法师道：“同意先在体系内公开，但愿师父能有合理解释。如果贤瀚遭遇命难或生命遇到威胁，同意采取其他一切合法的法制手段和维权手段。贤瀚呈白。”

发出这条信息，我觉得就像作了一个极重要的誓言，和我受戒时所发的誓愿仿佛没有什么两样，心里有种沉甸甸的感觉，毫不觉得做出了决定就感到轻松。看上去，这是一种以法律维护个人权益的手段，但我更多地觉得，从此以后，我将要对此事承担起一份责任。

一分钟之间，贤启法师就作了回复：“阿弥陀佛！”仿佛“一锤定音”了。

## (二)

接着，贤启法师又转达律师的一个意见，说让我手写一份遗嘱，



写好后用快递将原件寄去给他。我跟法师说，我在精舍没办法寄快递，法师便说让我把遗嘱写好后拍个照片发送给他。

即便如此，也得悄悄地做，写遗嘱也不能让任何人发现。现在已是中午了，我寻思着，先“装模作样”睡个午觉，估摸着大家都睡着了，再起来写。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我起来了，看屋里的人都在睡着，感觉正是时候，但这时突然发现我的床头有一张纸条。我心里略略一惊，赶快拿起来一看，是贤 Bu 法师写的，她说：“你醒来后即请叫我起床。”我睡在上铺，贤 Bu 法师在我斜下方的下铺，我朝她的方位看去，她闭着眼睛睡得正香。我不打算乖乖地遵守她的叮嘱，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是要先去把遗嘱写了，写好后再来叫她，免得横生枝节。但是我得快去快回，以免写遗嘱的过程中会被发现。

我轻手轻脚地爬下床，又来到小佛堂，把门关紧，快速地把遗嘱写好，拍照发给了贤启法师。原文内容如下：

{我是一位比丘尼，法名贤瀚。2016年3月16日，在福建仙游极乐寺依止现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法师剃度出家。2016年10月，在\*寺受戒。

我的俗名叫\*，身份证号\*，1984年\*月\*日出生在\*\*，现在家中有父母和\*\*，住在\*。父亲\*\*，19\*\*年生人，手机号13\*（很久不联系了，不确定是不是这个）。母亲\*\*，19\*\*年生人，手机号13\*。父母住在\*。

若我有命难，请帮助安抚、照顾我父母，希望有人能陪伴和照顾他们到晚年。我随身的和存放在极乐寺的财物，交给极乐寺处理；我俗家中的财物，由父母决定处理。

我于2017年12月25日，因极乐寺委派，与同行贤 Ju 一起到北

京学西班牙语。我们住在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街道回南路9号院百嘉城\*\*号楼\*单元\*\*\*号房。大约从12月28日开始，收到师父学诚法师由其手机号139\*\*\*\*1244、136\*\*\*\*7795密集发来的带有性骚扰性质的短信，我因此而中止西语学习，并向极乐寺当家师贤Bo法师先后发送回寺申请和离寺申请。因此变故，我担心自己会有生命危险，特立此遗嘱。

贤瀚呈白

2018年2月5日}

完成后，我又轻手轻脚地赶紧回房间，幸好，贤Bu法师还在睡。我定了定神，尽量让自己放松一些，再叫她起床。结果我轻轻一碰她，她立马就睁开了眼睛，感觉她心里像是上了一个一触即发的机关，在这个当下，真是让我感到有点惊险。我有些担心她看出什么名堂，不过她也没有多说什么，感觉她也在努力把握着一个和我互动的合适的度，但不管怎样，现在我感觉我们彼此之间，总归是隔了些什么东西，有着某种防备、担忧和猜忌，不是那么敞亮和透明。

但这也无所谓了，只要不再跟我交流，不再竭尽全力地关怀和说服我，就已能够给我一个喘息的空间。我来到阳台的窗前，看看外面的景色，想让自己紧绷的神经舒缓一下。这天下午，北京的天气晴朗，天空湛蓝，在精舍所在的十层高楼，视野很好。我仰望着空旷的蓝天，感到它寂静、美好又离我很遥远，我忽然想，我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停留多久？虽然今天所做的抉择非常重大，但它们对于我心灵的震撼，比不上我写的那份遗嘱。在我三十出头的人生里，这是我第一次郑重地写遗嘱。以前也写过一份，那是在龙泉寺上居士共修课的时候，C法师在讲“念死无常”法门时布置的作业，它比起现在这份遗嘱来说，

不过是“过家家”。虽然我知道律师让我写这份遗嘱是作为极端情况来考虑，实际上死亡不一定真的很迫切，但我借由这次“死亡的威胁”，才知道我生命中最在意的是什么。

我正在沉思当中，不觉贤 Bu 法师又来了我的身旁，像是想要跟我说些什么。我不由得对她抒发道：“这段时间的经历让我真实生动地体会到了善和恶、生和死。”她问我具体怎讲，我本来想告诉她说，对“善”和“生”的体会来自于贤启法师他们，对“恶”和“死”的感受来自于“师父”，但我又想，站在维护师父立场的她，对此是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便止住不说了。她看看我，若有所思，没再说什么。

到了晚上，贤 Bo、贤 Bu 法师又约我谈话。这次的谈话“规格”升级了，之前都是她俩的其中一人单独和我谈，但这次是她俩一起来了。鉴于之前她们对我各种的劝导和游说，所以我做好了要承受更大压力的准备，但没想到的是，这次她们谈话的风格变了。

贤 Bu 法师先说，寺里新盖的圆通殿即将竣工，殿里准备供奉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已经塑好了。一边说，一边“神秘”地掏出手机，说要给我看观音菩萨像的照片。她翻出照片展示给我看，让我一一欣赏了观音菩萨像的眼睛和手的细节图，还有观音菩萨的全貌。感觉她似乎为极乐寺拥有这样的观音菩萨像感到很自豪，或许也觉得这对我是很有吸引力的事情。看完了观音菩萨像，她又兴高采烈地介绍起极乐寺准备要上的年夜饭，说今年我们会吃小火锅，典座法师已经把小火锅采购回来了。我表示对火锅不太有兴趣，她又说，寺里现在正在筹备尼众研究戒律的精舍了——可能她觉得我对于这个会比较感兴趣，确实，若是在以前，我可能会为之感到兴奋，但现在我不会了。

我只是默默地听着，适当地回应几下。

接着，贤 Bo 给我介绍我们班一些同学的近况。说贤甲和贤乙最近被派到了哪个小庙，贤丙和贤丁最近在承担什么，贤戊最近的进步，等等。她还提到了贤 Hu 法师。贤 Hu 法师是我们班的副班长，在寺里承担车队的队长，大木鱼打得很好，性格很阳光，人缘很好，是我很要好的朋友。有一段时间，我俩在班里教室的座位是前后座，她当副班长，我是学委，我们一起出家受戒，一路走来，有许多同修共事的业缘。最难得的是，她是我很敢于直谏的一个人，而她也非常乐意听到我的劝谏，从不生气。贤 Bo 说，“贤 Hu 法师现在做领殿了”，但是，“前不久有一次把人家的红牌位念成黄牌位的回向文了，好在及时发现，改过来了，但是下来我还是把她批了一顿”。顿时，贤 Hu 法师的可爱的模样就活灵活现地在我眼前浮现出来。还清楚地记得，当初我出发来精舍，准备要坐寺里的车去火车站，因为寺里要求精舍的任务要保密，所以直到我准备要上车，贤 Hu 法师才知道我被外派了，而且也不知道具体被派去哪里。她一边殷勤地帮我把大大的行李箱抬上车，一边问我，去哪里，国内还是国外，去多久，什么时候回来……为了遵守规定，我什么都不能说，我们就这样分别了。此时，听到贤 Hu 法师的消息，虽然只是这么一点点，但也很是唤起了我对她的想念。

我想，贤 Bo、贤 Bu 法师跟我说这些，是想通过向我传递僧团积极向上、崭新美好的精神面貌，让我重新燃起对僧团的信心吧。确实，在我当时的心境之下，听到寺里的这些变化、同学们的近况，是挺高兴的，毕竟它们相比于这一个多月来的精舍生活来说，要美好很多。

大概聊得差不多了，贤 Bo 问我：“现在怎么考虑呢？”面对两位法师强烈的挽留，我感到在此情此境之下，再坚持说要离寺不合时宜，这会让法师们比较难以接受和感到伤心，离寺之事可能需要拉长战线，在给予对方更多反应和接受的时间之后，再正式离开。并且，她们连日来对我殷切的关爱，也确实让我非常坚定要走的心产生了些许动摇，我想，不妨留些余地给彼此，就说：“短信事件对我身心的冲击非常大，但觉得可以先回极乐寺，慢慢思维观察，看看自己能不能适应。如果不能适应，再考虑离开。”贤 Bo 表示理解，并说：“不要想着不能适应，要对自己有信心，肯定能适应！”接着说：“那我们就定回去的票吧！”当即掏出手机查询火车票，结果发现第二天（2月6日）已经没有合适的车票了，但2月7日有票，是中午12点多的高铁，就订下2月7日的票了。贤 Bu 法师说：“我们回到了仙游火车站，就让贤 Hu 法师开车来接我们！”

如果我真的回去了，我很希望贤 Hu 法师来接我，可是，我真的要回去了吗？当这样反问自己的时候，发现心底里还是有着一份犹疑。想想，在上午的时候，我做好了要举报师父的准备，可是现在，我竟然又同意了跟她们一起回极乐寺。像这样的摇摆，在这一天里，始终没有停息过。矛盾的心情下，两端的抉择都代表我内心的真实，两端的抉择背后，都有我的一份挣扎。

晚上睡觉前，我收到贤启法师的短信，他让我先安心，他今晚将召集一些法律专业人士商讨如何进行下一步的具体行动，明天早上会给我明确的意见。

## 35 极乐寺，回还是不回？

2月6日凌晨4:16，贤启法师发来短信：“我们讨论的结论：务必在回极乐寺之前离开系统。”

时间是这么早，我都还没来得及发平安短信给法师，法师就先发信息给我了。我马上回复说：“收到。贤瀚目前平安。贤Bo法师计划明天（7号）回仙游，坐G325（12:05-22:19），如果订到票的话。”

贤启法师回复说：“你一人出来最安全，不建议再联系其他人。”又说：“如需要可直接来电，今天一整天。”

接着到了集体上早课的时间，我暂时没时间跟贤启法师说话了。上完早课，接着是每天十分钟的师父开示共学——虽然我先前已拒绝参加，但自从贤Bo来后，她就生拉硬拽着我参加。学完了开示，接着是早斋。我一直想着要尽快给贤启法师回复短信，但是抽不出时间，而且在这天早上，贤Bu法师突然病了。

贤Bu法师在僧团时，身体就一直不是很好，她很容易气虚，虚弱的时候会起不来床，连说话都会很吃力。她的身体状况需要经常备用“生脉饮”。这天早上，她突然又出现了像在僧团时的那种状况，不能起床，也吃不了早餐，她需要喝“生脉饮”，但精舍里没有这个药，净人就赶紧跑去药店买了，我就在她身边照看着她。“生脉饮”买回来了，说明书上写一次喝一支、一天喝三次，但她一口气就喝了三支，随后慢慢缓过来一些了。

她似乎想要我在她身边陪着她，我就没有离开。她缓过来一些后，就开始跟我说话。主要的意思是，她希望我不要走，她会尽她的能力给予我保护，回去不会有什么不好的状况发生，让我放心。她又说：“以前我带J班时，贤Ji师想还俗，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想挽回她，

我跟她谈了一个月，结果还是没有留住她。为这件事我难过了差不多一年，到最近才刚开始好点。我不希望再发生这种事了。”说到这里，她哭了，很伤心。接着又说：“以前贤 Cong 法师当班导，说她最自豪的事情是，在她带班的期间，没有一个同学离开团队。我听了就觉得很难过。”她一边说，一边抑制不住地继续地哭着。我在她的旁边默默地待着，什么都没有说。想起我小时候哭的时候，我奶奶会很爽气地对我说：“哭吧！没关系，哭出来了就好了！”所以我就想：“法师哭吧！哭出来了就好了，让心中的郁闷得到一个宣泄！”其实看到法师这样，我也很心酸，很想哭。

我一边照顾着贤 Bu 法师，一边插着空给贤启法师回复信息。8:44，我发信息给贤启法师说：“贤 Bu 法师刚才跟我说，贤 Bo 法师没有把我们走的事跟师父汇报，因为这件事没有那么大，不需要汇报，让我听她的。她说一时半会说不了那么多，只是希望多为我做些事。我现在心里迷团很多，不知道该听谁的了。”贤启法师快速地回复：“什么迷团？”但是我又没空继续发信给贤启法师了。

等到我再找到空隙的时候，掏出手机一看，看到贤启法师在 10:16 时发来了一条新信息：“02-07 06:45（北京）首都机场 T2 飞-09:45（厦门）高崎机场 T3 降 厦门航空 MF1804，订单 519882887466 已预定成功，\*\*\*（票号：731-5179464072）。”紧随后面还有一条信息，说：“我在厦门接你。”

我很惊讶！法师都没跟我商量，就擅自给我把机票买好了，还是明天一大早的航班！跟贤启法师互动这段时间，他一直很尊重我，从不勉强我任何事情，但是现在他竟然这样“强行”做主帮我买了机票，给我的感觉是，我必须要走，不走也得走。在这段时间来，这是我第

一次遇到贤启法师的“强势”，大概是事情很紧迫了，否则法师不会这样。

但是说句心里话，临到事前，我想离开极乐寺的心不是那么坚决了。是的，我想举报师父，我不甘心放纵他的恶行得不到惩治，但是我也不想放弃安稳的修行生活！若我孤身一人地逃走，未来前方的道路，我无法预想！能够确定的一点是，绝对再也不会是极乐寺僧团那样可见可闻、可听可感、熟悉亲切、可以预知的生活！是的，律师说的没错，“以业果思维”，按理说，我作一个符顺道义的选择一定会有好的结果，但是以我对极乐寺的感情来说，让我迈出这一步，真的很难很难！

除此之外，我心里还有一份重要的挂念，是比丘尼“四独戒”中对于“不得独行”的要求。按照贤启法师传达的建议，他说我得一个人离开，然而按照律中的要求，尼众可以开缘独行的情况只有两种，一种是命难，一种是梵行难。我觉得虽然现在我遇到的事况很重大，但是我还没到随时会失去生命的地步，我想可能不符合开缘。我一万个不情愿犯这条戒。加上眼前的贤 Bu 法师悲心切切，我心里更是犹豫起来。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 36 最终的抉择

时间一点一滴地过去，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回极乐寺的票是明天上午的，飞去跟贤启法师会合的票也是明天早上的，都在明天。到了明天，我总归是要走的，但是跟谁走，现在我还不知道，这是我今天必须要做出的抉择。

用完午斋之后，12点多，我给贤启法师发短信说：“我现在心里有些纠结，下午方便时我给您电话。您会午休吗？”法师秒回：“随时可以。”

大概下午一点，我接通了和贤启法师的电话，说：“贤 Bu 法师说让我听她的，我现在心里有很多迷团，不知道到底该听谁的了。”

贤启法师说：“你原来不是态度很坚决要走的吗？为什么现在会动摇了呢？”

我说：“贤 Bu 法师说让我放心，我想她会保护我的。她和贤 Bo 法师这些天来都很照顾我，让我很感动，我也不忍心割舍下她们。”

贤启法师说：“师父不会无缘无故把她们调派过来，她们对你的情义是真实的，但可能无意之中充当了师父的棋子。师父正是要通过这份感情来达到控制你的目的。要是她们真的爱你的话，就会放你走；如果不能放你走，那么这份‘爱’实际上就是控制。”他又介绍了律师的意见说，我作为师父短信骚扰的当事人，又作出了这样的反抗，师父会为自保名位而采取防范措施，因此不排除我有生命危险，建议我最好不经她们眼目，设法离开。

这个电话交流让我更加明白状况，我想，对极乐寺再怎么不舍，我也必须要离开了。但我心里还是不能百分之百的笃定，或许就像之前那样，想在短暂的延宕中，再感受感受现在这份一去就不能再复返

的生活。于是我对法师说：“请给我一些考虑的时间，我在晚上十点之前会做出最后的决定。”法师同意了，我又问法师说：“我若走，遗嘱可以留给大家吗？”法师答复：“遗嘱不能留。可留言：‘爱我请寄戒牒，事后给地址。’”

先前我和贤启法师讨论以什么方式离开极乐寺的时候，有告诉他说，我的戒牒还被押在极乐寺，如果拿不到戒牒，即使离开了极乐寺，今后想去别的寺院参学，也会很不方便，而如果我不回极乐寺，就没法拿到戒牒。当初我虽然想过悄悄地从精舍逃跑，但最终没有这么做，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戒牒。

贤启法师说的这句留言是基于这个背景。并且他说，正好借此机会检验她们到底是不是真的“爱我”。

下午，感觉贤 Bu 法师的身体状况比上午好多了。她对我说，她上午的病，还是和受到师父这个事件的刺激有关。她又说，她对于骚扰短信是不是师父发的，还是感到很存疑，根据我的描述，那些短信那么低级，师父能干得出来？师父那么小就出家，他能懂得那些事？况且，像贤 Bo 法师在龙泉寺做了那么多年的常住义工，经常有机会亲近师父，很清楚师父的为人，否则她不可能待那么久。

我无言以对。我觉得她的说法好像对，又好像不对，想要反驳，却不知道怎么反驳。我又卡住了。

到傍晚的时候，眼看时间更加紧迫，而我还是头绪很乱，趁着她们用晚餐，我躲到小佛堂里再次和贤启法师通电话。我说出下午时贤 Bu 法师的质疑，问贤启法师是什么看法，并问：“为什么从一开始您就相信我的话，相信师父是有问题的？”

贤启法师说：“常住义工住得再久，哪怕住十几年，他们对师父

的接触也是很有限、很表面的。我有机会并且有较长的一段时间近距离接触师父，这个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疑团，想不明白，就先放在一边存疑。当遇到你这个事情，我一下子就把过去的很多疑团都能联系起来了，能想通了。比如我在负责博客书的时候，一位负责印刷的女义工在广化寺被一位法师玷污，向我汇报，我马上向师父报告，但师父竟然没有处治那位法师，还让这位女义工马上离开广化寺。这位法师直到现在还在广化寺。我当时还想，可能师父在他的位置上有他的难处，而现在来看，师父肯定是有把柄在那位法师手上，才不敢把他怎么样的。”

听了法师这番话，我的心里稳定了一些，我基本确定是要跟着贤启法师走了。现在只还剩下一个问题需要答案了，那就是，我究竟算不算得上有命难？

我提出了疑虑，贤启法师听后，说这个问题他要请教律师，让我等一会，迟些他再打电话过来。过了一会，他打来电话，说他得到了两派不同的观点，一派是认为我回极乐寺后，极乐寺不会对我有极端的手段，但另一派认为我回极乐寺会面临极大的人身危险，可算作命难。又说他的看法：“你一旦回去，就会受到非常严格的管控，你不可能有机会逃脱出来。不是说要拔刀子出来逼到你的眼前才算作命难的，要是你坚持回去，真遇到了命难，我就正好可以拿你留存的证据为你伸张正义了！”

听了法师的话，我想，也许我的处境能算得上勉强的开缘吧，即使如此，还是非常不想独行，但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真的没有犹豫的时间了，如果我不走，几个小时之后，我就完全没有脱身的机会，唯有跟贤 Bo 她们一起回极乐寺了。

晚上八点半左右，我发短信给贤启法师，表明我下定决心离开精舍，与贤启法师商量好接应的事宜，确定在夜里一点逃出精舍。因为我记得在哪里看过，半夜一点左右是人们最熟睡而不易醒的时间。

但是选在这个时间，我也担心自己也会睡过去，那就误了大事了。我跟贤启法师说，我想把手机打开声音，如果必要的话，来接我的人可以打我的电话。贤启法师说：“安全第一，是否振动就可以了？我12:30打你电话提醒。你房间里只有一个人吗？”没想到法师这么细心，我说：“好的，振动。”并告诉法师说，我们七个尼众都住在一个房间。接着我又想起来，我们精舍的铁门是要靠钥匙来反锁的，不是手动锁的，我以前没留意过她们在晚上睡觉前是否反锁门，早前我还拿有精舍的钥匙，但自从我不再去上学之后，我那把钥匙也交出去了，我也不知道她们都把钥匙放在什么地方，如果到时候她们锁了门，就棘手了。我告诉了法师这件事，法师没什么主意，我也没有好办法，在这个时候我也不便去检查门锁，否则太显眼了，我想只有到半夜起来时再看情况了。

然后我“有一搭没一搭”地收拾了一些必要的随身物品，总之不能让人看出我在收拾行李。我心里大概盘算了一下，到半夜出门时，我该怎样用最短的时间拿上东西。准备得差不多了，就先上床睡觉了。

这天晚上我入睡得很快，但是没到12:30，就自动醒来了，这下用不着贤启法师提醒了，我赶紧先把手机调回静音。00:18，贤启法师发来短信，说：“醒了吗？”我快速回复说：“在。”法师问：“能出门吗？”我说：“还没去看，那是最后一步，从我下床到出门不能有太长时间和太大动静。”00:58，法师又说：“必带东西：身份证、证据。”

我在我上铺的床位环视整个房间，此时，满屋的人都在熟睡当中，离开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但我也必须非常谨慎，不能出任何的差错。我要先从床上下来，刚好贤 Bo 和我是同一个架床，她就睡在我正下方的下铺，我得非常小心避免把她吵醒。这个架床很不结实，即使动作很轻慢，上下的时候也会很晃，我尽了最大的可能把动作放轻缓，还是止不住架床的晃荡，好在贤 Bo 法师睡得很沉，一点也没有苏醒的意思，估计她太累了。

我下了床，前面还有两张床，我得从两张床之间狭窄的空隙过去，才能到达衣柜前面，去拿我昨晚事先放在那里的衣包。要越过的其中一张床是贤 Bu 法师睡的，我经过时还特意看了她一眼，她正仰面躺着，看起来也在沉睡当中，但我好担心她随时会睁开眼睛。我蹑手蹑脚地越过了这两张床，好不容易地来到了衣柜前。

另一位尼众睡在衣柜旁边的一张床上，衣柜和床之间的距离只够把衣柜的门打开，开衣柜时也是得非常小心，不然也很担心把她吵醒。衣柜的侧面是窗户，窗外隐约透进来一点城市霓虹灯的光亮，我借助着这点光亮，屏住呼吸，很轻很缓慢地打开衣柜门，没有让它发出一点声音。开了门，我把包拿到了手里。这个包里有我的衣钵和戒本、家人给我写的书信，以及陪伴我度过煎熬时光的观音菩萨像和《观世音菩萨普门品》经本。这时，我在这个卧室里需要做的事情就基本完成了。现在我要赶快离开这个卧室，在我的预想中，出了这个门，我就不能再进来了，以免产生不必要的杂扰。

我溜出卧室，来到客厅，写好纸条：“爱我请寄戒牒，事后给地址。”放在了桌子上。下一步，我到小佛堂——这个容纳我度过一月艰难时光的地方，我对着佛像拜了一拜，在心里愧疚默念道：“因为

命难的原因，不得不独行，佛陀，我对不起您，恳请您的原谅！”泪水忍不住地涌了出来。

没有时间再多拜了，我赶紧退出佛堂，来到单元房门口，最关键的时刻来临了：不知道这门究竟能否打开？我深吸一口气，轻轻压下铁门把手——门开了。我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随之落了地。这是我盼望已久的自由的时刻，但是，就在这没有任何人阻拦我的时候，我却并没有迅速迈过这扇门。我向门外迈出一步，想了片刻，才敢又迈出另一步。我整个人都来到门外面了，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我好像还没完全接受这个事实：我随时可以走了。我转身想把铁门关上，但我犹豫了一下，最终没敢把铁门关死，是为了避免声音太大而把她们惊醒，也是想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如果我半路上后悔了，我还能悄悄地回来，就像是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

1:08，我发信息给贤启法师：“已带，已上车。”这时距离他嘱咐我“必带东西”的那条信息不过10分钟之隔，但内心所经历的东西感觉不是10分钟这么短的时间所能容纳的。贤启法师说：“辛苦了！我先休息了。”事后我知道，在我上车之前，贤启法师一直在等着，一直没睡。

接下来我所经历的，就是本书开头的一幕。

## 四、我们能否自清自律？（上）

### 37 终于见到了贤启法师

车子终于来到了首都机场，我的心稍微安定了一点，但还不敢放松，我想要等我登上飞机，才算可以松口气。此时大约两点多钟，机场里人很少，这是平常难见的机场清静的一面，零星的乘客散落在候机厅各个角落，看上去困意朦胧。我在候机厅里找了一个偏僻一点的地方，把身上背的包卸下来放着，减轻一下身体的负担，自己也坐了下来，现在总算可以休息一会了。但我不敢安心坐着，因为太困倦了，我担心一不小心就会睡着，而出于戒律和安全因素的考虑，我不能睡着。于是我坐了不久便站起来，来回踱着步子，实在走不动了就坐一会再接着走，勉强使自己打起精神。

时间极为缓慢地流逝。我一次又一次地看表，每一次看表都感觉距离登机还有很久，但我做不了什么来打发时间，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之中，心里不觉对于精舍的法师、同学们还有着一份牵挂，想到，到了早上四点多她们起床的时候，发现我竟然不见了，会是什么状况？会不会很慌乱？我有些担心她们。但是事已至此，担心也没有用，我就在心里默默地诵念大悲咒，为她们祈求，希望她们能够安然地度过这个“我失踪了”的事故。

好不容易，熬到了四点半，这下才感到，距离登机的时间近了。我给贤启法师发送信息说：“顶礼法师！贤瀚大约两点钟到机场，估计过半小时就可以进安检了。”4:50，我收到了法师的回复：“辛苦了！”

早晨的机场开始生起生机和活力，我的精神也略略振奋了一些。在朝阳中，我顺利地坐上了飞机。上了飞机，我又给贤启法师发送信

息说：“顶礼法师！我登机了。现在感觉安全多了，感恩法师！”他很快回复我说：“我们也在候机，10:00 见。”我说：“感恩法师，法师辛苦了！”法师说：“你最辛苦！”

飞机准点地起飞了，仿佛没有任何迟疑一般。现在，我不必再担心会有人从后面追上来了，但我的心也没有如我想象一般踏实下来。这时我心里充满了茫然：现在我是逃出来了，但我只知道下一步我将要跟贤启法师会面，再下一步是什么，我就完全知道了，就连我今天晚上将会住哪里，我也不知道。其实，关于我的后续去向，在我考虑是否要逃离精舍的时候，和贤启法师约略讨论过，我本来想具体问一下法师，但我担心一旦问了他，我多了抉择的参考因素，就更难下决心离开了，我想干脆不给自己留“后路”，就索性不问了。

大约九点半，飞机着陆了。我马上打开手机，收到贤启法师的信息，他说他与随同的人会在机场接我。下了飞机，我往出口处走，想到马上就要见到贤启法师了，我的心情有些紧张和激动。在这危难之刻，法师对处在深渊之中的我伸出援助之手，以他亲身的表率向我彰显了正义的存在，这对我的生命而言，意义十分重大。先前法师给予我救拔，就好比我在深渊中只能抓住法师伸出的手，但看不见法师的样子，而现在，我马上就要见到法师了，可以想象这对一个将要出离深渊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见到贤启法师，我将有机会更加充分地跟他沟通有关短信事件的种种，虽然我们为着这件事已经互动了将近一个月，但毕竟远程的联系还是隔着一层什么，难以表尽我的心情——我的内心有太多需要纾解的东西了。还有一件比这更重要的事情是，对于举治师父，先前法师略提及已经有了办法，但具体是什么没有详说，对此我很期待跟他深入谈一谈。



去往机场到达厅的路，感觉有点曲折和漫长，我感觉好像已经走了很久，可是还没有到。走啊走，终于，在人潮涌动中，我远远地看见贤启法师了，我赶快朝他走过去，这时他也看见我了，就大步流星地朝我的方向走过来——就像他出现在龙泉寺、极乐寺时候的气质。等我走到与法师距离不算太远的地方时，我就地顶礼他，当时周围的行人很多，法师表情突然有些严肃，示意我在这个场合不必顶礼。与他同行的人上前来接过我背的包，我们就快速地去往停车场。

车子平稳地驶上了道路。贤启法师递过来一个汉堡，说这是他们在机场等我的时候买的，“没有鸡蛋的”。我接过来，拆开包装纸，三下两下地就吃了起来，我实在太饿了。

### 38 “必须要阻断师父对佛教的危害！”

这天的天气，阳光明媚，坐在车上可以看到前方的视线很好，对比我昨天经历的寒夜来说，此时此地的气候感觉温和很多。途中我了解到，现在我们准备要去一个小庙，那里有一位尼师在住持，接下来，我将要住在那里。真的没想到我的生活如此突然地发生了改变，虽然有法师在护助，但我仍然对于眼前充满未知的境况感到惶恐。

车子行驶到了一个地方，停了下来。原来是小庙到了。我们下了车，我茫然地跟着旁人走了进去。这是我出家以后第一次在没有极乐寺法师“带队”的情况下来到体系外的道场，这在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按照体系的说法，在外面乱走乱看，很容易使自己的知见受到染污，从而损害我们的修行，只有待在体系里是最安全的。

但我走进这个小庙的第一感受是，这里舒适祥和，让人身心能够放松。住持尼师张罗了一桌子热气腾腾的当地特色饭食，盛情地款待了我们。自从进入精舍的一个多月以来，我几乎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这下，我终于饱餐了一顿。

饭后，贤启法师和我到茶室谈话，在这里不会受到外人打扰，我们也不敢让外人听见我们的谈话。我们把门掩好才坐下来交流，一开始便切入主题，没有什么多余的话。与贤启法师一同来的人员当中有法律专业人士，问了我一些问题，贤启法师在旁边适时地补充解释说，其问题是出于处理这个案件的什么需求而问的。在交流中我感觉到，对方对于这个事件已经了如指掌，我不需要额外地多作阐述，虽然我和对方未曾谋面，但仿佛对方和我有很深的默契。事实上，对方能提前了解的情况，无非是来自于我提供给贤启法师的那份视频文字稿，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仅透过这份材料，就能对事件有这个程度的洞悉，

我觉得非有足够的阅历、经验和法律专业的素养是不可能做到的。对方不经意间所透露出来的专业素养让我觉得自己得到很大的理解——师父的这件事，被体系里的法师们赋予各种奇奇怪怪的解读，受到屈辱的我反倒有口莫辩，而这时，我却能很轻松地从一个陌生人那里得到这样深的一份理解，这让我觉得，这件事是有人懂的。这时，我心里开始生起一些安全感。

我如实地回答被询问的问题。仍然记得，当时茶室里的氛围特别安静，仿佛一根针掉落在地上也能听见。贤启法师听得很专注，以前他在龙泉寺、极乐寺跟大家交流时，也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但这时的神情比那时更凝重。我现在回想，感觉当时贤启法师正在最大化地启动他的思维能力，来应对这个他从没有遇到过的、关系佛教命运的重大事缘。在某种意义上，现在的他和最初遇到这件事情时的我是一样的，我们的相关经验都是同样的空白，但不一样的是，那时候我更多考虑的是“我”该怎么面对，而现在贤启法师更多的考虑的是“我们”该怎么面对、佛教该怎么面对。交流中，我们谈到了师父的为人，贤启法师说，师父是一个很权巧的人，他转述贤佳法师曾跟他说过的一句话说道：“师父很善于在谈宗教的时候讲政治，而在谈政治的时候又讲宗教。”像这样对师父的直接而负面的评价，在此之前的生活环境里，我是几乎不可能听到的，但此时此刻听起来，一点也不觉得刺耳。贤启法师对于师父的特性似乎很有体悟，感觉他已经开始在思考，面对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我们该怎么办。

法律人士和我的交流当中，有一个我印象很深刻的细节是问到，我跟贤 Bo 求助，贤 Bo 态度不积极，我接着是否有找过贤 Ri 法师？我感觉这个问题想要了解的情况，一方面是我是否尝试过求助——若

尝试求助，则能表明此事对我造成了真实的困扰；另一方面是要了解极乐寺对此事的态度、反应。我说，有找过，但他没有回音。法律人士听后，作了一个判断说，估计贤 Bo、贤 Ri 都很清楚我遇到了什么事，只是“装傻”而已；贤 Bo 不愿意听我叙述短信详情，应是因为她早就知道了，以前还有其他人给她汇报过，既然了解情况，那么便是没必要听了。

事情谈完了，法师就准备走了，他还要回他住持的普济寺。临走前，他还专门对我说了一番话：“师父在中国佛教界那么高的位置，他做这样的事情，对中国佛教的危害是非常巨大的，因此必须要阻断师父对佛教的危害！”说到这里，他抬起手，在空中做了一个划切的手势，配合表达着他“阻断”的决心，感觉到他的内心很坚毅。我心里想，法师说得很对，我很赞成，但是师父那么“神通广大”，我们真的有能力对付他吗？在体系的这些年，听说过师父的很多“神迹”，虽然我不是很在意这些东西，但是听得多了，朦朦胧胧的就有一个印象：师父有某些我们看不见的超能力，他能办到很多我们办不到的事情。退一步来讲，即使不论这个，师父也和社会各界的很多名流、精英有交往，人脉资源很广，以前就隐隐约约地听说过一些师父运用社会关系化解他的信用危机之事，这一次我觉得更是毋庸置疑，师父一定会最大化地动用他的这些本钱来应对危机，最终也能够脱身而出。贤启法师仿佛看出我的心思，说：“这样的事例在佛教史上也不是孤案，历史上也发生过和尚犯戒而受到惩治的事情，我们不必太担心。”但又说：“不过，最终能否实现，就要看众生的福报了！”

最后，贤启法师让我把证据资料（拷了精舍视频的硬盘和遗嘱）交给法律人士，这些资料要用于后续对师父的举治。他们让我等候音

讯，随时准备配合案件调查，然后就离开了。与贤启法师同行的还有一位女居士 X，她受贤启法师的嘱咐，要留在这个小庙陪护我一段时间。

第二天上午，我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说，我已经离开极乐寺，请她有事时，可以通过我现在的手机号联系我。我给母亲打这个电话的主要目的是避免她打电话到极乐寺的公用电话找我（我去极乐寺后，这是她联系我的唯一方式），我担心会产生一些不可控的问题，更担心我父母会知道我遇上了这么大的一个麻烦。

### 39 小庙的藏身生活

慢慢地我才知道，这个小庙是在律师判断我情况危急、必须要尽快离开精舍后，贤启法师即时找人帮忙联系的。时间其实很紧迫，大约也就一天，而且当时我还没有决定是否要离开极乐寺体系。我一下了飞机，就能够直接来到这里，一切很顺利，没有在外经受什么波折和动荡，看似是我“不幸中的万幸”，实则是法师和好心人在背后为我作好了铺垫。

小庙里的尼师法号叫做 A，她虽然与我素昧平生，但是对我很照顾。由于时值冬天，她在我来之前就准备好了一台“小太阳”，X居士说她用不着这个，所以这台“小太阳”就靠我床边放着。但是我用了之后依然觉得冷，于是 A 尼师又给我准备了一台，两台“小太阳”都打开，我才觉得够暖和了。此时的我不仅是很怕冷，而且身体变得很消瘦，感觉很是虚弱乏力。A 尼师很纳闷地念叨说，我究竟经历了什么事，为何会这般虚弱，仿佛一阵风就能把我刮倒。她说，她晚上睡觉热得，得把脚伸到被子外面，而我竟然得用两台“小太阳”。她的感觉是对的，她猜测我虚弱的缘由是“经历了什么事”而非“生了什么病”，看来明眼人多少能看出一些端倪。确实，我身体出现问题主要是来自于精神层面的压力，经过这一个月多的折磨，我的精气神受到极大的损耗，在精舍的时候之所以没有明显的体现，是因为在强大的境界里由不得半点放松，必须提起全身心的能量去应对，如今“虎口脱险”，紧绷的身心终于可以稍微放松下来，先前所积累的压力也就开始释放出来了。我感觉，这需要时间慢慢恢复。

我们都没有跟 A 尼师透露半点情况——有关师父的这件事，只能保持在有限、必须的几个人范围内知道，这是我们共同的默契。A 尼

师也不多问，只是对我默默地关心照顾，让我得以在宽适的环境中慢慢疗养身心。A 尼师曾对我说，这里就是我的家。这不只是口头说说而已，我来到这里确实有回家般的感觉，这是我在极乐寺也未曾有的感受——虽然极乐寺对我来说本来应该是一个更熟悉和亲切的所在。我在 A 尼师的身上能够看到一个出家人待人接物的通融得体、成熟老练，而极乐寺尼众相对来说尚还稚气未脱。诚然，这本不是极乐寺尼众的错，毕竟，人走向成熟需要有一个过程，需要有师长的正确引路、个人的诚心向学，以及阅历的沉淀、时间的积累，最终才能淬炼出真正的应世功夫。而现在问题出在，极乐寺尼众们似乎看不到自己有这样的成长空间，感觉师父的光环遮蔽了大家对问题的客观认识，似乎只要有师父在，我们就可以“本自具足”，什么都不是问题，连成长的过程也可以省略。似乎很少有人真正去想到，如果有一天师父不在了，我们该凭何而立？——这个问题在过去看来可能会被认为是杞人忧天，但现在来看，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它就会真实地落在我们的面前。

第一次较为深入地进入体系以外的道场生活，第一次独立自主地接触体系以外的出家人，当我真实地去感受这一切的时候，发现情况其实不像以前体系跟我们宣导的那样不堪。现在想来，觉得体系所声称的“对我们最好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和一些父母以专制、封闭的方式管教孩子的做法是一样的，当孩子习惯了这样的模式以后，如果缺乏自醒自觉，即使日后远离父母生活，面对更广阔的天地，不再直接受到父母的管束，其内心世界还是局囿在过去生活的那个小世界。甚至，要他超脱这个小世界的模式去开展新生活，他会产生很大的不安全感。

我在小庙刚开始生活的几天，也进入过这样的误区。这里不像极乐寺那样，每天有一整套准点“报时”的板声号令，也不再有人替我们做好学修规划，耳提面命地让我们学习《广论》和师父开示——开始的时候，我对于这样的自由竟然感到不适应。我跟贤启法师交流我的这些感受，贤启法师提示我说，要学会自己规划自己的修行，而不是要靠外在的环境——诸如板声之类来规范自己。这让我醒悟过来。之前我没有特别觉得自己哪里不对，只是觉得不适应，现在才意识到，我不仅是“身”从极乐寺走出来了，还有“心”也得走出来。

在小庙住了几天后，我渐渐地熟悉了它与极乐寺区别很大的生活节奏，但其时春节将近，我又遇到了新的问题。之前，在我们来的第一天，法律人士特别强调了一件事，要我注意不能抛头露面。我记着这个嘱咐，刚好我的房间在二楼，除了在吃饭的时候要到一楼的餐厅去之外，在白天人多的时候，我就尽量不下楼了，只在二楼活动。但这时随着春节的临近，小庙里的人来人往比平时增多了起来，因为我们地处福建，陪护我的X居士有些警觉，担心难免会有和极乐寺有业缘的人员发现我在这里，安全隐患比较大。她咨询了法律人士，得到反馈意见说，如果庙里来的信众比较多或是来了陌生的客人，吃饭也不要下楼了，把饭送到房间给我就好。

类似这样谨慎的提醒和建议，在此之后我遇到过很多次，似乎这是我作为学诚事件当事人所需要面对的一个必然。后来我渐渐地懂得，这不是过度的小心谨慎，而是法律界人士应对事情的通常思维方式，也就是要把极端情况作为考量基础，要避免最坏可能性的发生。有另一位帮助过我的律师曾对我说，因为他们见过的极端案例太多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在事情没有落地之前，对于我的人身安全



的担心始终都是存在的。

我在极度紧张的情形之下从精舍逃脱，本来惊魂未定，加上师父在我心目中是那样一个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形象，所以现在得到这样的告诫，更是增添了我心中的恐惧感，一时间，有一点风吹草动都能让我敏感地提起警觉。

一天午饭后，人比较少，X居士陪我到小庙附近的一片僻静的野地散步。走到那里，看到那里长着很多如一人高的野草和灌木，不经意间，忽然不见X居士了，我心里顿时很紧张，过不一会儿，复又见到她，我的心才暂时恢复安定。原来是那些草木把她遮挡住了。刚才不见她的那一刹那，我心里不由自主地浮现出一个想象，就是下一秒从草丛里冒出来的不是她，而是师父，他发现了我在这里，他是来把我抓走的。

接着又有一次，时间是在除夕那天夜里。那天晚上我睡得比较早，我睡眠通常较沉，有比较大的响动也不容易把我吵醒，但那天夜里大约12点的时候，我竟然听到了外面有车响，而从睡梦中惊醒了过来，我瞬时产生了一个担心：体系有人发现了我在这里，他们开车抓我来了。我跑到屋外去看，还看到了那辆车的白亮亮的车灯投射在黑暗中的一片光照，特别醒目。后来知道，这是一辆来寺庙上香的车，因为当地有的民众习惯在除夕夜里12点到寺庙上香，这是他们的风俗习惯。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虽然我理智上清楚，这些担忧是我精神过度紧张之下的“幻境”的浮现，是多余的，但在那一刻，它们就是控制不住地产生了。

事情的这一面是，我总是提心吊胆着体系里的人会找到我，但另一面的现实则是，自从我从精舍出逃后，之前一天发几封邮件“问候”

我的贤 Bo，现在仿佛销声匿迹了一般，我的邮箱里静悄悄的，再也没有贤 Bo、贤 Ai 的来信。我一个大活人，一夜之间从她们的眼皮底下莫名奇妙地消失了，竟然连一个询问我去向的消息也没有。头一天，让我回极乐寺对她们来说还是“大事”，但一夜之隔，好像连我存不存在都不值得挂怀了。

## 40 我们能否自清自律？

### (一)

我和 X 居士在小庙住下后，贤启法师一直跟我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很关心我的身心状况。本来他想再来小庙看望我的，但 X 居士不建议他来，认为有安全风险，他最终就没来。

我休整了一两天后，贤启法师跟我通了一个电话，提议我把短信事件的整个经过详细地回忆和记述下来，他说，趁着现在事情刚刚发生，我还能够记得清楚很多细节，这时候把它们记录下来，将来会成为很有价值的资料。法师的看法我很赞同，并且，在等待事情进展的空档中，我也希望做些有积极促进作用的事，这是我目前能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也是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做的。跟法师交流完，我就着手开始写了。

刚开始，我半天时间大约只能写几百个字，进展缓慢。虽然所发生的事情近在眼前，我也感到不吐不快，但要把它诉诸文字，把来龙去脉回忆、叙述清楚，一开始时，思维的启动并不是那么容易，加上我当时还有些惊魂未定，以及正在适应这人生中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头脑多少有点懵。写着写着，渐渐理清头绪，便写得快了起来。只要不休息的时候，我就在写，那些天，写作成了我生活的重心。在写作的过程当中，我更深地体会到它的积极意义，这不仅是记录历史的需要，也是我梳理内心、疗愈痛苦的需要。

动笔不到一周，我于 2 月 14 日就写完了这篇材料，总字数有两万多字，介绍了我出家、剃度、受戒的大体情况，我被派到位于北京“日新精舍”的因由，以及师父与我和我的同伴贤 Ju 发短信的完整经过，所有我想得起来的、认为重要的细节都写了进去。文章题目叫

做《我与中佛协会长学诚法师短信互动的始末》，但在给文件名命名时，感到“学诚法师”的字眼太敏感，就改写为《我与XCFS短信互动的始末》。虽然这份材料会被外人看到的可能性很小，但当时的心境，就是把它看作一个不能轻易让人知道的重大秘密。

通过写这份材料，细致地梳理出这件事的完整脉络，我觉得自己的心绪得到了比较深的疏通，也对未来有缘的读者作好了有关这件事的详实而清晰的交待，感觉完成了一件很重要的事，仿佛心里的一个重担卸下来了。刚好，写完材料的第二天便是除夕，新年到来的喜庆气氛极大地冲刷了此事带来的阴影，特别是小庙的过年氛围很接地气，有一种与周围民众融为一体的真实的活力，我很喜欢这种感觉，这是与极乐寺的“高大上”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在避难的背景下，这个小庙带给了我一个平和又喜乐的除夕。这份独特的体验，使得我在过了数年以后的今天，还是常常会回想起在小庙过的这个新年。

接着大年初一就到了。这天，贤启法师跟贤佳法师介绍了有关师父恶行的事况，请教贤佳法师该如何制止师父伤害尼众的行为，最终得出方案：鉴于师父的强大控制，应该让更多法师知情，从中筛选出愿意发心的僧众帮助师父忏罪。贤启法师告诉我，他决定明天就从福建飞北京，去龙泉寺对师父举罪，呼吁僧团内部推动对师父的调查。他想请我写一份证词，并让我写好后请贤佳法师审阅是否有戒律方面的问题，定稿后印上我的指纹，把扫描件发给他。

时间之所以安排得这样紧迫，贤启法师的考虑主要在于保护我的安全，他始终记得最早时他咨询的律师说，知道的人越多越安全，并且要将证据材料提供给体系内部一些有正知正见的法师，以形成更强的正面力量。另外，师父按照往年的惯例会在大年初二去莆田广化寺，

贤启法师觉得趁着师父不在龙泉寺，能避免不必要的阻碍——虽然法师的是非观念很鲜明，但要直面师父，他的心底也有一份压力。

留给我的写作的时间很紧，但好在有刚刚完成的那份材料作为基础，我可以从中选取核心内容加以修订，在此基础上，我特别增加了有关极乐寺尼众发疯的内容。我在2017年内，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在极乐寺亲眼目睹过三位尼众精神失常，她们恰好都是在外派回来后出事的。这个共同点，我在极乐寺的时候没有注意，但我到了“日新精舍”后，发现了其中两人的个人资料与在那里居住过的痕迹（恰好这两人还都曾经和我业缘较近），接着我经历了师父的逼淫，再仔细地回忆她们的一些事，才意识到，很有可能她们也有过和我一样的经历，甚至可能问题更严重，她们正是因此而发疯了。但是，之前僧团管理层传达给我们的对她们异常状况的解释，都是说她们自身有问题，如说本来就有抑郁症、对僧团观过等等，而且她们出事后都很快被送走，没人有机会深究她们出事的原因。我觉得我所发现的这些“蛛丝马迹”可能是很少有人会注意到的，因为其他人可能不会像我这么凑巧，同时遇到了多条重要线索——我既见证过那几位尼众的情况，又到过精舍，发现了她们的踪迹，还亲身经历了师父的逼淫……因此我觉得很有必要提出此事，让人了解和重视。（注：有关极乐寺尼众精神失常的更多详情可参看本书附录一、二、三。）

我紧锣密鼓地写到16日晚上，终于完成了证词的初稿。我发给了贤佳法师，特别为我写的发疯尼众的情况请教他说：“我事后回想起极乐寺有三例被外派过的比丘尼法师，她们后来都精神失常，我根据一些了解的细节，联想是否她们有过与我类似的或是更严重的经历。因为这些相比其他确凿事实来说只是联想，所以不知道我是否适

合把我想到的她们的情况写出来？”贤佳法师回复说：“有见闻疑根据，如实说，都可以。”

我心里笃定了，就将文稿确定下来，我誊抄好后按上了手印，扫描发给了贤启法师。

## (二)

过后，贤启法师转告我，贤佳法师根据我的证词跟他沟通了一个意见说：“依据现有举报材料，可判结粗恶淫欲语僧残罪。但依律典，对名望上座比丘，不能在僧团大众集会中正式举罪，因为会引发僧团破裂，我们结偷兰遮罪，除非名望比丘先前已伏罪而愿接受公开举罪治罚以教育大众。目前可行的方式是私下适当广发材料，别别听取僧人意见，也是让他们有所警惕防备和得受教育而严谨戒行和学修，并根据他们的反应，我们采取相应进一步措施。”

“僧残”，是佛制戒罪的一个种类名称，也叫“粗重罪”，在七个戒罪种类中是第二重的戒罪，仅次于杀、盗、淫等“断头”重罪。师父发送淫秽骚扰短信，不仅违反了世间法律，更违犯了佛教戒律——这一行为所涉及的戒罪名称也就是贤佳法师说的“粗恶淫欲语僧残罪”。在世间法律的范畴里，师父发送淫秽骚扰短信不算特别严重，但在佛教戒律的视角来看，问题很严重。一般情况下，比丘犯了“僧残”罪后，有知此罪者可以在僧团大众集会中对其举罪，该比丘需要有其他比丘十人共同作法，才能将戒罪忏除。但师父是名望比丘，情况有些特殊，依照律典所说，不能用通常做法，具体也就是贤佳法师所说的内容。

随后，贤启法师写了一封信，打算发到他所在的“京外道场负责

人”和“书记会”两个微信群。“书记会”微信群的成员是龙泉寺的几位书记法师，“京外道场负责人”微信群总共有三十多名龙泉寺执事及两名极乐寺尼众。他在信中说：

{各位同学新年吉祥！

2018年1月中旬，极乐寺比丘尼贤瀚法师给贤启发来第一则求助信息。大意是：她目前在北京精舍学习语言，准备外派，但遇到极大的困扰。贤瀚法师去精舍前，在由贤启任项目主管的《广化寺志》编辑组承担，有就工作、修行等问题进行过交流。贤启对贤瀚法师进行了回复，愿意对她提供帮助。在此后的交流中，贤瀚法师逐步告知，在她到北京日新精舍后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收到师父对她发来的大量性骚扰短信，这些短信是以“依师”为名义，令她感到极度困惑，身心受到极大伤害。她还因为自己了解到师父这不为人知的一面而产生对命难、梵行难的忧惧。

事情如此突然而重大，令人极为震惊。它关乎师父德行，关乎比丘尼法师的安危，关乎僧团的戒律，关乎汉传佛教的发展与走向。面对这种情况，作为弟子，面临抉择。在与贤瀚法师的多次互动中，一方面能够感受到她强烈的痛苦与恐惧，另一方面也觉得她思维清晰、缜密理性，没有发现精神不正常的迹象。几经取舍，终于请居士协助，通过高科技手段了解有关手机号码在这两个多月内与师父短信互动的情况，以便确认真实性，结果发现贤瀚法师所述与事实相符。贤瀚法师关于短信事件的证词附后。

更令贤启手足颤抖发凉的是：师父在这短短两个月内，还同时与极乐寺的贤 Gan、贤 Gou 及贤 Ju 等比丘尼法师进行过内容相似的性骚扰和挑逗短信交流。其中，贤瀚法师对师父的问话产生过质疑和多

次坚持过不正面回答，其他的比丘尼法师在面对性骚扰短信时，经过短暂的犹豫后，均在短信中表示了对师父需求的顺从。

以上几位法师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她们已经外派海（境）外或即将外派。贤 Gan、贤 Gou 及贤瀚三位法师为 2016 年同戒。贤 Gou 法师在 2016 年 4 月～9 月期间，也到过日新精舍学习外语，并于 2017 年 7 月底赴美，现在在耶鲁大学神学院读书。贤 Gan 法师是德语专业出身，于 2017 年 8 月前后赴台湾法鼓山参学，现应仍在法鼓山。贤 Ju 法师是英语专业出身，她与贤瀚法师共同到精舍，一起学习西班牙语。

当确认贤瀚法师所说为事实后，内心十分沉痛。这一个多世纪以来，汉传佛教命运多舛。清末民国年间，国弱民衰，佛教内部乱象丛生，广化祖庭是在诸位先师艰难支撑下才得以维持。解放后，佛教又遭遇“文革”打击，命悬一线。是圆老、赵朴老等长老德，圆禅长老、师公等海外法脉于百废待兴、青黄不接中努力奔走，才换来汉传佛教复兴的火种。到师父这一代接班，僧团人数快速增长，事业迅猛发展，然而对僧才的引导教育，却由于我们自身的不足，发生重大的偏失，令人痛心疾首。如不及时加以纠正，佛教的未来将何去何从？僧俗二众的法身慧命将何去何从？

佛灭度后，以戒为师。师父的示现，让我们在事业快速发展的时候，能够冷静下来，真实地自清自律，以戒为师。为此，贤启呼吁由龙泉寺僧团中戒律精通同学组成“自清自律小组”，接收更多指证和大众建议。并根据举报材料，依照戒律，帮助师父忏罪。“报恩供养者，谓依教奉行。”以此与诸位共勉。



贤启惭愧顶礼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七日}

这封信的题目定名为“我们能否自清自律”，信后附上了我证词的扫描图片。基本材料准备好了，贤启法师拿到我手写的证词原件，带着它，出发了。

## 41 僧团的反应

### (一)

2月19日，大年初三，贤启法师打电话来，介绍了昨天他回龙泉寺的情况。

昨天下午他在候机的时候，把准备好的信发到了那两个微信群，并且约了寺里的几位书记法师晚上见面谈此事。他想着，提前把信发出去，大家有时间可以阅读，等他下了飞机，到了龙泉寺，就可以直接交流事情了。

正好，先前协助贤 Bo 对我作思想工作的贤 Ai 也在“京外道场负责人”群里。前些年贤 Ai 在龙泉寺做常住义工时，贤启法师做过她的主管法师，他们业缘很近，贤 Ai 出家后还和贤启法师保持着联系，她去美国后，贤启法师到国外出差时还去看望过她。信发出后不久，贤 Ai 打电话来了，质问贤启法师道：“以前做义工时，不是你教我们要‘依师’的吗？为什么你要这么做？”贤启法师一时感到无言以对，刚好那时马上就要登机了，不得不先挂了电话。（过后不久，贤启法师抽空复打电话给贤 Ai，但贤 Ai 不再接他的电话了。）

下了飞机，贤启法师打开手机，群里的回复寥寥。时间已是傍晚，他马不停蹄地直奔龙泉寺，赶着和他约的书记法师们见面。好不容易到了寺里，结果，他约的人只到了一位，是 C 法师。C 法师代表大家跟贤启法师见面，客客气气地接待了贤启法师，温温吞吞地说了一些场面话，也没有谈什么实质性的问题，当天晚上贤启法师就下山了。

原本以为群里会继续沉默下去，但晚些时候，微信群里开始有人发言了。感觉似乎是大家收到这样一封突如其来的信以后，得先思考一阵子，才能回过神来。大家发言的内容主要是对于信中对师父的指

证提出种种质疑，其中一部分质疑的声音是冲着我来的。其中一位龙泉寺比丘 Q 法师说，有问题的人是贤瀚，既然她认为师父是坏人，为什么要回复师父的短信？又说，他人就在广化寺，他已经跟师父当面对质过了，问师父干没干过这件事，师父回答说：“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当事人为什么不截屏给你？”

要知道，师父之前和我短信互动时，“千叮咛万嘱咐”让我随时删除和他的短信交流内容，并且在“依师法”的铺垫下，他应是吃准了我肯定不敢不删短信，因此知道我不可能有截屏，他拿这句话来应对质问，是百分之百的“胜算”——这不，Q 法师就被唬住了，还拿这个为师父说话。Q 法师还说，我是有抑郁症的，接着把我的一张在极乐寺当诵戒师的照片发到了群里，给大家认识。我也不知道他想让大家知道我长什么样，是什么用意。

我知道 Q 法师，刚好我在极乐寺的期间，他一直都在。他负责协助极乐寺的工程建设相关工作，经常往极乐寺工地上跑，极乐寺僧团无人不知道他。但他和极乐寺尼众的互动很少，他认识的尼众恐怕是屈指可数，包括我是谁，估计他也对不上号，也不知道他凭什么肯定我有抑郁症？退一步来讲，就算我真的有抑郁症，又怎么样？他是想表达：因为我有抑郁症，所以我说的话不可信；因为我说的话不可信，所以师父没像我说的那样干过那些事？这逻辑也太混乱了。再说，他说师父作了那样的回答，是想以此表明师父是清白的吗？但是，凭什么师父这样说就是可信的呢？这是理智的吗？

话说回来，打这以后，体系内一说到这件事和我，就说我有抑郁症，隐含的意思很明显：我说的话不可信。后来我了解到，这个说法是从师父那里传出来的。有法律人士跟我分析过这件事，说即使我是

真的有抑郁症，我说的话同样是有法律效力的。当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更加能够看清楚师父的无知，以及他应对信用危机的慌措和拙劣。但他一个人的无知和拙劣不是最可悲的，最可悲的是，以这样的无知和拙劣，竟然还能影响一大片人。

我请贤启法师代我回复 Q 法师对我的质问，原话我记不清楚了，只记得大意是说，正因为我不认为师父是坏人，所以才会回复师父的短信，也正是回复之后，问题才逐渐显现出来，如果一开始师父就以坏人的面貌出现，我自然也就不会回复他的短信，更不会有后面的事情发生了。

虽然 Q 法师的逻辑让人很无语，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我能理解他。师父在我们心目中是一个精神领袖的形象，他无与伦比地神圣，是我们极重要的精神依靠，我们体系的很多人选择来到这个道场修行乃至出家，本就是冲着他来的。许多人义无反顾地舍弃了在世间的全部，认为从此以后走上了一条最正确的道路，只要踏踏实实跟着师父，以后的人生——甚至是生生世世，都没有什么好再担心的了，但如今，竟然传来消息说师父的品行有如此严重的污点，如果这是真的，我们一直以来深深寄予他的信仰该往何处安放？这是否意味着过往的选择完全错误，所付出的感情和心力全部付诸东流？如果错了，但已经走了这么远，未来的人生又该从何重新起步？因此，师父的形象是不可以倒塌的，是必须要捍卫的，即使不是为了师父，也是为了“我”。就好比一些人得知自己得了绝症，或是得到亲人突然亡故的消息，第一反应是坚决不相信，会斩钉截铁地说：“不！绝对不可能！是你们弄错了！”比起师父有污点来说，贤瀚这样一个小尼有“污点”是最无关紧要的、最不影响“大局”的，所以，宁可是贤瀚有“污点”，

也不可以是师父有污点。如果实在找不出贤瀚的“污点”，那至少可以是贤瀚“有病”——“有病”即是不正常，一个不正常的人说师父的坏话，那就不必当真，只是虚惊一场，大家的修行进程都还可以一如既往，各自安好。我想，如果说我有抑郁症，师父的恶事就可以从因果的时空里一笔勾销，那也不妨让我担这污名，但是这可能吗？别说是抑郁症，就算是我死了，又能怎样？师父就能因此清白吗？

（隔日，贤启法师给我转发来 Q 法师对我的道歉，并说其想跟我打电话交流，征询我是否可以。我感觉，Q 法师似乎冷静了下来，开始接受事实了。我心里接受了他的道歉，但是婉拒了他的请求。）

## （二）

贤 Q 法师对我的责问话音刚落，又有另一位比丘 Xun 法师挖出了我的另一桩“劣迹”。

他义正辞严地说，贤 Bo 和贤 Bu 法师风尘仆仆地坐长途火车到北京精舍接我回极乐寺，我不领情，还逃跑了，使得两位法师白白辛苦了一场。还振振有词地说，我半夜逃走时怕关门会惊动尼众们，就故意把门开着，置尼众们的安危于不顾。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们不能接受心中的纯洁信仰被玷污，我可以理解，但他们要通过编排我这个小人物的“劣迹”来维护这份信仰，未免太过荒唐可笑，如此“信仰”，还是真正的信仰吗？

Xun 法师对我而言也不是一位陌生的法师。以前我在龙泉寺做常住义工的时候，曾在接待处承担，那时候他做过接待处的主管法师，同时还是师父的侍者，配合师父接待重要客人，我和其他组员同学协助他做过多次接待工作。据说他是北大的毕业生，大学毕业不久后就

出家了，确实，他看起来很年轻，待人很和善，听说他的母亲支持他出家，还到寺里住过。这样好的条件，又跟在师父的身边，感觉是前程似锦的样子。我与他共事一段时间后，因为僧团的调动安排，接待处换了别人做主管法师，我跟他的接触渐渐少了，到后来我去极乐寺，就没再见过面。但是曾经共事过的点滴记忆还留存在我心里，只是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我，是否能把这个“恶劣”的我和过去配合他承担的我对上号。几年过去，如今“重逢”，没想到，他换了如此一副我不认识的面貌；没想到，他能够对于一个从僧团中走失、不知去向的女尼说出这样的话。作为比丘，他心里对于“师出同门”的、一个刚出家不久的弱势尼众，不生一点怜悯吗？或是他说这样的话有他的苦衷？我想，不管我做了多么不恰当的事——暂且不论我可能还是深受伤害、亟需保护的人，在这样的小事上挑剔追责，难道比关心我的去向、我当下的安危更重要吗？

他不会理解我跨出那扇门时的内心挣扎和痛苦。虽然那一刻精舍里没有任何人拦着我，但我当时心理所承受的压力不亚于与她们周旋时的压力。作那样的选择，我不知道前方等待着我的是什么——人身的安危、举报的后果、修行的未来……每一个，都是完完全全的未知数，没有人能给我保证什么，我必须对自己抉择的后果全力承担。日后当这件事已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许多人尚且感到难以承受，试想我当时孤立无援的处境，该如何面对？前面，固然是通向“自由”的敞开的大门，而身后，是正在安稳酣睡的、曾经朝夕相处的同修，相比较而言，眼前的一切都看得见、摸得着，都感到熟悉，多多少少让我有一份心安。除了她们以外，僧团里还有许多有着深刻业缘的同学，我都没能和她们道个别，我这一走，也不知道今后是否还有机会

和她们再见面。理智上，我知道自己要保持佛弟子的理性，但情感上，也免不了我作为一个三十多岁的女性、出家还不到两年的尼众多少会有情感和弱势。我是受害者，又不是一般意义的受害者，因为这牵涉到宗教、团体、师父……每一个都是重大的“命题”。我要面对和承受的，除了受害事件本身，还有很多很多，是在这样的压力下，我才决定把门虚掩的。我也思虑过这样对她们来说是否安全，但我想，她们那么多人一起住在一个房间里，即使有坏人进来，也不会有太大的安全问题，相比于它可能有的安全隐患来说，请允许我给自己紧张的心情留一个喘息的口子吧。

却未曾想，“害怕惊动尼众”也能成为我的一条罪名，乃至是莫须有地加上了“置尼众们的安危于不顾”。没有想到，在现代文明渐渐昌盛的这个时代，在民主和法治日趋进步的我们国家，在讲求慈悲为怀、以实为贵的佛门领域，还能有人说出这样的荒诞言辞。试想，一边是一群人在暖气充足的房间里酣睡，一边是独自一个尼众在北京寒冷的冬夜仓惶地出逃；一边，她们都还在体系的安排下一如既往地安稳学修和生活；一边，我于体系而言实属“下落不明”……是否有设身处地一点点地想一想：在这件事情中，到底是谁安、谁危？

我觉得这是明显的道理，但是，似乎 Xun 法师“胜利”了。顺着他的话，贤启法师质问我，是不是真的在离开精舍时没把门关上。我说是的，结果贤启法师严肃地说：“这是不对的，应该把门关上。”停顿了片刻又说：“但是这是情有可原的。”我很想跟法师解释我的苦衷，但想了想，最终我什么都没说。

可能是担心这些纷纷扰扰的言论给我造成压力，所以贤启法师没有给我转述太多，只把他认为较有必要的一些告诉我。确实，单单是

这些就已经让我觉得挺难过的了。贤启法师转告的情况中，还有一件让我很无语的事情是，贤 Ri 法师也在群里发言了，他说他没有收到过贤瀚的求助信息。因为我所写的材料中有提到，我在师父的骚扰进入到较为严重程度时曾向贤 Ri 法师求助过，但他没有回复，现在他作这样的否认，给人的理解好像是，事情要么可能是聊天软件出了问题，要么可能是我打妄语了。

### (三)

事实上，贤启法师面对的压力会比我大得多，因为他就在群里，他作为发送举报材料的人，必须要直接面对僧众们的诸多质疑，他仿佛就像处在漩涡的中心。大家在对我的“人品”质疑之外，还有一个质疑的焦点是：淫秽短信究竟是否是师父本人亲自发的。围绕这一点，人们展开了种种的“想象”：有的人提出说“伪基站”入侵师父手机的可能，有的人提出说有人使用手机克隆卡冒充师父发短信的可能，等等。

提出质疑是容易的，而且还似乎能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事情的可信度，而要条分缕析地回应这些质疑、有理有据地击破当中的漏洞，就要艰辛得多。为了回应那些质疑说法，贤启法师请人帮助咨询了国内的相关顶尖技术专家，得到了解释，再反馈给僧众们。简单来讲，以中国现在的电信技术水平，手机被“伪基站”入侵作这样频密互动的可能性是零。具体一些说，伪基站入侵，只能冒充被入侵手机号给别人发短信，但不能截留别人给被入侵手机号回复的短信——也就是说，如果是被伪基站入侵，那么我回复给师父手机号的短信，师父都会收到，如果师父没给我发短信，而是“伪基站”给我发的短信，我



一回复，师父的手机被入侵的问题很快就会被发现。而师父的手机跟我频密互动了大约两周之久，这么“顺畅”的交流，不可能是“伪基站”入侵能够做到的。

又有人说，有可能是电信部门的后台工作人员参与造假。贤启法师又请人帮助咨询专家，得到反馈说，这种可能性完全不存在。首先是因为，如果入侵了师父的手机号，还要不被师父发现，这就意味着，要在后台 24 小时不间断监控师父手机收到的信息，并随时做出判断，决定将哪些信息截留，将哪些信息放行，这个工作量之巨大，绝不是一两个捣鬼的人能够承担得了的。其次，信息安全是电信部门的生命线，早已从技术上和制度上做了充分防范，如果真的有人能够在后台服务器上动这样大的手脚，电信部门的工作早就垮了。

但不管是怎样的阐释和说明，不愿相信的人就是不信，他们依然坚持他们所认为的可能。又有的人提出，能否再找其他的尼众作人证，能否对师父手机的短信记录进行公示，等等。总之，没有任何人怀疑师父。不过，不管怎样，至少当时群里还没有一个人说以“依师”为名义而索淫是合理的，也没有人说这是某种高境界的修法——这是跟极乐寺尼众截然不同的地方。就此，贤启法师说，我们该反思，僧团对尼众们的教育是哪儿出问题了。

微信群只热闹了一天，到第二天，热度就减少了一半，到第三天，就没人继续说这个事了。贤启法师在两个微信群发送我写的《我与中佛协会长学诚法师短信互动的始末》，也没再有人回应。

在这场激烈的争论过后，贤启法师和我与法律人士交流讨论，法律人士认为，师父短信事件不只是一般的性骚扰事件，更是对中国佛教有巨大危害，建议向国家相关部委报案。2 月 23 至 24 日，在法

律人士的帮助下，我们正式向国家相关部委举报了。

## 42 “剥削型教会”，陌生而又熟悉的概念

我从精舍逃出来已经过了半个月，极乐寺管理层仍然没有任何人跟我联系，但贤佳法师给我发来了一封问候的邮件，说：“您现在状况怎样？”我回复说：“末学现在平安，正在逐步调整身心。”

前些天我了解到贤佳法师在龙泉寺被排挤打压的情况比较严重，他从僧团领用的手机被寺里要求上交，他只得私下从寺外借一部手机使用；他用的电脑也上交，虽然手机可以上网，但是为了防止被发现、被抢走，他便低调使用，平时关机，只在晚殿后开机一段时间处理信息。因此我也询问法师的近况，他回复说：“我身心状况很好，安稳喜乐。师父虽然想赶我离寺，但没敢用暴力。目前的机缘我考虑死住龙泉寺，一方面再做些监察、影响工作，另一方面保护一些人（如果我离开，寺里很可能会放意开批判会并放手清查、整治受我影响的人）。现在我在寺里所有职务工作被停止，倒让我更有空闲读书学修。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乐在其中。”法师反馈的情况让我很受鼓舞，在这样的逆境下，法师不仅没有被挫伤，而且还更加安稳学修。我问法师：“现在在学些什么，可以分享一下么？”法师说：“我已看完 Cbeta 中的律典和清规典籍，已开始看经藏，从阿含经开始，已看完长、中、杂阿含经，在看《增一阿含经》，每天大概读五至十卷，欢喜受益。”我又问法师：“为什么遇到这么大的事，还能欢喜稳定用功？”他回答说：“遇到外在困难，失去外在依靠，更应回归内在佛法学修用功。另外，对三宝有些信心，认真持戒，自然容易身心安稳。”

这天，贤佳法师还给我转发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剥削型教会》。“剥削型教会”，看起来很陌生的一个概念，第一次听说，感觉似乎

离我很遥远，我本来没有太大兴趣去仔细读它，但基于以前贤佳法师发给我的资料都很有参考价值，我还是静下心来尝试去阅读了。结果一读就发现，它的内容没有我以为的那么陌生，相反，还有很多似曾相识之处。文中说道：

{在本地某大网上讨论区看到一帖，论及本地某大教会，观其所作所为，乃 Abusive church。对于 Abusive church 一词，找不到精准的中文翻译，姑称为剥削型教会。

剥削型教会最主要的特点，我称之为“正教教义，邪教手法”。

不要误以为操控型教会一定是新兴的教派，或是小众教会，接触过两间的剥削型教会，均是大宗派旗下、人数上千的传统教会，他们的教义毫无问题，一样会信守信经，而是他们的营运手法，如一般异端邪教无分别，甚至接近坊间的层压式推销。亦正因为他们教义上无问题，不少更加是经营有道、发展迅速，一般教会以至神学院很少会过问他们的行径。

通常有以下的特点：

一、无上权威的教主。正如我刚才所讲，剥削型教会是“正教教义，邪教手法”，所以教主是不会自比为神或耶稣再世，平时相处非常客气谦厚，信众会认为他“别有亮光”，是时代先知，是“最接近神的男人”。在与他意见不合，或有人挑战到他的权威，才会见识到真面目。

二、阶级森严。与一般教会比较松散的组织不同，剥削型教会的阶级明确并森严，由平信徒到教主之间，有五到六个阶层，呈金字塔型，层与层之间要求绝对服从，有少部分更是一对一的师徒制，师父

可以全权控制徒弟的所有生活细节，小至发型服饰，大至择偶就业。违抗上级的严重程度，在剥削型教会中近乎直接干犯上帝。

三、优待新人。他们极为优待新人，只要有人肯到他们的教会聚会，自会献上无比的关心，无微不至到一个地步，远远超过一般教会。

四、榨压。剥削型教会对信徒要求极高，当你完成新人阶段之后（大约为期半年至一年），正式成为一分子之后，教会生活几乎会占用你所有私人时间，除了一般星期六日的团契崇拜时间，平日还有祈祷会、查经班、晨更、门训，可以说得上是晨操晚练，“昼夜思想耶和华的便为有福”。剥夺私人时间，正是剥削型教会控制信徒的重要手段，因为不到两三年时间，你基本上没有教会以外的朋友，由于这种教会生活很容易和家人起冲突，令到信徒孤立无援，除教会外没有正常的人际支援系统，塑造出“教会有爱，世界对你不好”的印象，令到他们更依赖教会，难以离开。失去独处的时间，更加令到信徒缺少自我反醒的空间，长远失去判断的能力。

五、地上唯一真教会。认为自己的教会比别人好，其他的教会问题多多，甚至会认为即使同一宗派内的其他教会也不及自己好。有少部分更加认为，只有在他们的教会中受浸才会得救，离开他则失掉救恩。

六、强逼性的传福音及金钱奉献。虽然传福音是基督徒的大使命，一般而言，大部分教会采取的态度是随缘，有机会便向人传，没特别机会则继续祈祷。但在剥削型教会之中，会有明确的指标，譬如，每星期或每个月要带多少个新人来，若不达标的话，会受到上级责难，甚至公开侮辱。

奉献亦一样，虽云“十一奉献是信徒的责任”，普遍教会接受随缘乐助，对不履行“十一奉献”的人只会劝喻教导。而剥削型教会，“十一奉献”迹近是强逼性，不到数有实际的后果，例如会被上级召见要求解释，实时丧失事奉机会，会被降级，等等。而“十一奉献”只是基本，教会内还会一直鼓励你超过“十一奉献”，亦有很多其他巧立名目的捐输。

另外，在剥削型教会中，相当鼓励彼此竞争，带新人的数目、奉献的金额可公开查阅，甚至在崇拜中主动公布，鼓励小组/团契之间互相竞争、跑数。

七、对离开的人冷酷无情。基于第五点，他们自诩为地上唯一真教会，所以离开的人，即使是转到别间教会聚会，圈内会认为他们是背叛者，甚至认定对方离开信仰，在一定时间关心后若发觉无法勉回，会中断所有联系，指示其他人不得与“叛徒”联络，以免受其影响，同时起示范作用，警惕其他人。

加上第四点，信徒在这种教会生活一段时间，差不多是断六亲，贸然离开、顿失支援下，令到他们很容易“悔改”，“重投教会大怀抱”。

不敢轻言“所有宗教导人向善”，但大凡正常的宗教团体，大多有接近的宗旨，例如追求内在平安，过有道德的生活，让人活得更尊严、自信及自由，但剥削型教会却是反其道而行，利用人性的弱点，以恐惧、侮辱等方法，榨压及操控信徒。

近年的体会，本地教会最大的挑战并不是外部，“物必先腐，然后虫生”，教会的问题始于内部的腐败。}

文中所述的背景虽然是教会，但是许多内容都让我觉得活脱脱地能和我们体系的问题对应上。然而，若不是师父恶行的暴露给我带来的警思，我何尝敢对我们体系这样“非理作意”？我心中可能仍然坚信体系对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僧团是最好的僧团，我们的师父是千百年来难遭难遇的大善知识，而不可能相信我们的僧团能和“剥削型教会”这样负面的概念扯上一丁半点的关系。若是在以前，这样的文章摆在我的面前，我恐怕是不会给自己机会完整看完的，可能才看几行，发现是关于宗教的批评，就避之唯恐不及、手忙脚乱地立马删除了。因为按照体系对我的教导，这种文字会使我的思想“中毒”，让我种下远离团队的因，而远离团队则意味着我的生命会很容易堕落，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但不幸中的万幸是，我已经跳出这个迷局，因此能够对这样批判性的声音敞开心胸。这要感谢我所遇到的“先知先觉”者，感谢他们肯于为别人呐喊，唤醒我们被困蔽的理智。平心而论，在我们凡夫的世界里，每一个团体——大至宗教界、佛教界，小至龙泉寺、极乐寺，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免的，不可能因为我们遮障自己的视线，问题就不存在了。不了解这些问题，甚至是回避它们的存在，一味沉浸在虚假美好的幻境中，难道这样才是有利于我们的修行吗？这不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吗？

读完文章后，我第一时间把它转发给了贤启法师，我想，让我们来更深入地认识这些问题，对于我们推动解决师父事件或许会有较大的帮助。

## 43 寻找案例模型

贤启法师看了以后，也感到很受启发。循此思路，他开始搜索更多的相关资料。

接着，他了解到一个案例，是关于美国西雅图的一家大型教会——马尔斯山教会。这个教会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兴起，在十几年的时间里一度极盛又迅速地陨落，已于 2015 年初解体。它衰败的原因是该教会的创会人之一马克·德里斯科尔被媒体曝光有剽窃等不道德的行为，其管理教会的方式也引发争议。马克被曝光后不久，即于 2014 年 10 月辞去教内职务，又过了几个月后，该教会正式解体。马克的辞职与马尔斯山教会的解体在当时是福音派教会的热门事件。

贤启法师找案例的初衷，是想找一个解决问题的模型提供给政府。现今我找出这份文档来看，再一次发现“历史的相似性”。例如马克辞职之前发生了这些事：“（2014 年）8 月，九名马尔斯山牧师在一封内部邮件中，要求马克·德里斯科尔下台。几周后，这几名长老陆续被解雇或闲置。9 月底，针对 21 名前长老提出的指控，教会长老组成调查委员会，并制定了一个修复计划来帮助德里斯科尔和拯救教会。但该修复计划遭到了德里斯科尔的拒绝。”这和我们希望“自清自律”解决师父违法犯戒问题的历程何其相似！

除了实际案例以外，法师还查阅了相关的理论研究文章。如有这样一篇文章《精神虐待：没有说出口的危机》（*Spiritual Abuse: Unspoken Crisis*），论述的是宗教背景下的精神虐待问题，写于 2015 年 2 月，作者名叫肖恩·纳尔逊（Shawn Nelson），其学历背景是圣地亚哥大学基督教学院圣经研究专业学士学位。



“精神虐待”，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陌生的概念，文章开篇的概述这样来介绍它：“精神虐待不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话题。当一个领袖为了实现自私的目标而操纵人们的时候，就会出现精神虐待。大多数施虐者没有意识到他们造成了伤害。”接着说：“构成受虐环境的内部因素有：基督徒都想要去信任他们的领袖，都不想不忠诚，不想成为‘问题’，并会去适应这种虐待，因为他们已经投入太多了。而精神虐待兴起的一个可能的外在因素是，我们的文化执迷于结果并贪得无厌地‘渴望更多’。在精神上施以虐待的领袖分两种：没有安全感的领袖，他们用权力保护自己；自我崇拜或自恋型的领袖，他们追求成就伟大的事业来证明和实现自我的价值。这种自我崇拜型的领袖又被自我崇拜型的追随者所激励，这些追随者也因为自己能从属于伟大的事业而找到了价值所在。一个虐待的体系有以下标志：权力姿态；被扭曲的忠诚；人们被利用；不健康地围绕在牧师周围，以他为中心；精英主义的态度；无法讨论需要关心的问题；提出有效问题的人被贴上分裂的标签。”

进入正文，文中展开阐释说：“虐待有许多种。身体的虐待是在肉体上不当地对待某人，导致其身体受到伤害；情感虐待是通过情感手段造成情感损害；精神虐待是通过一些‘精神’手段，造成一个人精神上的损害。任何一种类型的‘精神领袖’都可以在精神上进行虐待。

“导致精神虐待的环境有很多内在因素，以下是一些主要的。首先，基督徒希望信任他们的领袖。人们希望相信他们的领导人在信仰上比他们自己更成熟，因此在引导追随者变得更成熟上是可以被信任的。他们假设在‘上帝的仆人’心中装着人们的最大利益。如果一个

牧师的行为有问题，人们希望给他们的牧师以怀疑的好处。其次，人们一般不想不忠。如果一个精神领袖用‘主的话’来谴责某个人，‘主’需要他们为神的国度、为某个事业做点事，供养钱等等，他们可能会感到巨大压力，即使有各种警钟，仍会屈服。第三，人们通常不愿意成为一个问题。当一个信徒感觉到领袖对他们的行为可能有错时，让别人关注这个问题会让他们感到很不舒服。他们可能会因为发现问题而担心自己成为‘问题’。而由于没有人谈论它，它就自由地继续发展并可能升级。第四，人们不愿离开或面对，因为他们投入太多了。发现领袖有问题往往需要时间，在此期间，人们已经与这个机构建立了重要的联系并做出了贡献。那些花了数年来建立这个机构的人会犹豫不决，不想放弃这个机构。他们可能担心一旦罪恶暴露或机构崩溃，他们的投入就完全白费。要离开风险太大了——如果离开意味着离开朋友，放弃多年来的投入，还有人们的各种说法。他们害怕。他们害怕犯罪者威胁他们，伤害他们的父母，或者带走他们的孩子。他们变得如此依赖于这个虐待的体系，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否可以离开后还能在感情上或经济上生存下来。他们觉得自己应该为导致这种虐待而受到谴责，这就是他们该承受的。”

这些内容也让我感到“陌生而又熟悉”，我在龙泉寺体系所经历的很多事况与之所描述的如出一辙，但未曾想过，这就是“精神虐待”。

贤启法师把这两份资料作了整合，又发到微信群里，试图引发大家对精神虐待问题的探讨，但后来未听他说有人有反馈。

## 五、我们能否自清自律？（下）

### 44 师父发这些短信的目的是什么？

2月底，我收到了贤启法师发来的一封邮件，有附件内容是师父给我发过短信的两部手机的相关短信记录。虽然师父和我的那些交流是我经历过的、熟悉的，但是重新阅读，仍然感到很受冲击和震撼。

贤启法师提出一个问题：师父发这些短信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问题我在精舍时思维过，那时我认为这是师父对我们进行精神控制的手段，在我第一次跟好友贤J透露师父问题时，也说过相关的看法。如传说中师父选择尼众作为国际弘法的主力军的原因是尼众听话、不乱跑，某种意义上，这不就是有利于精神控制的因素吗？因为我绝对不会真的和他行淫，我在短信中的答应只是出于被逼无奈（如果我不顺从，他就会一直问，我没办法休息），如果最终不可能行淫，那么他逼迫我给他那样的许诺就没有实际意义了。包括我感觉师父毫不关心我和同伴是否和合，在他和我互动的过程中，我多次说我和同伴相处的困扰，希望得到开导，但他完全不理睬，只管继续他的“依师”话题，对于这样的“漠然”我只能理解为，我和同伴关系破裂更有利于他实现控制，因为在外求学本就艰辛寂寞，如果身边唯一的同伴无法依靠，而师父却不断传来“关心”，这更加易于让人对师父产生强烈的精神依赖。

贤启法师通过对短信记录的初步分析，也认为“精神控制”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角度。例如一位尼师发给师父的一条短信中说：“如果师父不要我了，一切就都没有意义了……祈求师父慈悲怜悯！师父让我想象过多少次跟师父一起睡的场景，现在已经成为习惯……”类似的内容不止一例，甚至师父还有要求尼师写“八千字做爱的过程”，

这位尼师当即顺从地做了。法师由此感到，师父盗用“观想修法”的佛法名义包装意念淫欲，有意“训练”女弟子经常观想与其行淫，就是一种精神控制手段。法师还回忆起来，一直跟他保持联系的贤 Ai，大约在 2014 年间有一段时间没和他联系，他猜想也许就是在那段时间，贤 Ai 收到了师父发给她的“匪夷所思”的短信，可能受冲击很大，导致日常生活失序。他还猜想，贤 Ai 作为第一批被派出国的女弟子，也许是最早被师父“试验”的对象。

但师父为何要对女弟子进行精神控制，以及为何采用这种方法呢？

贤启法师请别人帮助查找一些邪教研究资料，不久后收到了反馈。一份对英文书 *The Guru Papers: Masks of Authoritarian Power* 的摘录资料中说：

“对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内心深处最被抑制的都是性、侵略和暴力等最深层的禁忌。通过告诉人们，这是一条解脱之路，那么这些深层的禁忌就能够被打破，且不引发罪恶感。这不仅能够带来强大的、能量得到释放的感受，同时使人经历了某种程度的解脱——从压抑中得到的解脱。但它隐藏了一个陷阱：是教主的权威和理论允许了这种‘释放’，因此只有通过接受教主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人们才能忽视和原谅自己这些行为造成的伤害。原来的价值观被剥夺后，这些新解放的人处在一种非常脆弱的状态，直到新的价值观和新的身份把他们充实起来。当他们被‘空’掉后，在这个关键时期，教主很容易把他的人格、价值观和理论体系灌输进来。所以，追随者的新的身份个性就会以屈服于他为中心。他们把对这个父辈形象的信任置于对任何其他入、包括他们自己的信任之上，因为是他带来了这种巨大的自

由感，但这种自由完全是假象。”“从一种权威（社会）中反叛出来进出另一种权威（一个让你反叛的领袖），仅仅是给人一个解脱的假象，让人更换了忠诚的对象。释放内心中的压抑有很多方式，屈服于一个帮助我们释放压抑的教主是其中的一种，但这种做法非常危险。由于能否释放这些被压抑的部分来自这个权威是否同意，所以极大地被操控。这个权威拥有最终的解释权。这就是为什么人们为了上帝或教主的荣誉去撒谎、偷窃甚至杀人。”

可能是从中受到的启示，以及那时我们还没看到有直接证据表明师父和女弟子有性行为，仅有一条短信侧面显示迹象，所以贤启法师认为师父教导女弟子观想与其行淫等等，是为了引发扭曲女弟子原本受到戒律摄伏的性欲望（凡俗深重习性，轮回苦恼根本，出家之初粗浅克制），使自己能够成为女弟子在信仰和情感上的唯一依靠。

我也给贤启法师介绍了极乐寺的一些内部情况，提供给他参考。首先是极乐寺僧团规模快速扩张的具体情况：2013年，首批女弟子入住极乐寺，5月产生第一批剃度尼众，人数是7人，而到了2016年3月，极乐寺一次性就剃度了将近50人，自此之后，每一批剃度人数都在50人左右。不过三年之隔，发展速度就变得如此迅猛。一方面是剃度的基数大大地增加，另一方面，剃度的频率也显著地提高。头两年，大约每半年剃度一批，两年的出家众人数加起来大约100人，而仅在2017年一年就剃度了四批，总共约有200人。剃度之后是受戒，且不论师父作为男众收女弟子是违背戒律的，师父在收女弟子后，也不按照戒律要求让女弟子受沙弥尼戒和两年式叉摩那尼法，首先违越戒律规定的受戒次第，其次也违背中佛协规定的“剃度后在寺院修学两年以上”，把女弟子快速送到戒场受比丘尼戒。极乐

寺还对上报给中佛协的受戒申请表集体造假，给所有人都填写虚假的出家时间，由此获得审批，骗取到受戒资格，以这样的做法制造出大约 300 名假冒比丘尼。

这些情况引起了贤启法师的重视。他也联想到，近两年龙泉寺男众僧团也是快速扩张，虽然男众相比女众来说流失多一些，但当前的僧团人数也达到了 200 人的规模，大多数男弟子都是师父亲自剃度的。龙泉寺体系还快速发展国内外分支机构，现前已有 30 多家分支机构和近 10 个封闭式的学习精舍。

再回顾师父以往的言论，发现师父早已对于开拓广大“佛教事业”有设想。如福建佛学院内部刊物《法炬》2004 年 4 月号记载，2004 年除夕师父在莆田广化寺普茶晚会上开示：“希望在五年之内，培训出僧众部长一百人，俗众部长一千人。一百个僧众部长，一比十的话，需要带领出家僧众一千人。而一千个在家部长，配备一万名组长，每个组长下面又有十个组员，也就是说，要在五年之内组建一支僧俗和合的十万大军。”2013 年 6 月 25 日的“学诚法师”微博发布的一则《见行堂语》，引用师父近前的话说：“我的目标：我希望在世界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寺庙！”而这个时间节点，恰好是在极乐寺第一批女弟子剃度后不久。还有《中国新闻周刊》2016 年 4 月号“封面故事”《极客龙泉寺》，文中记载了师父接受采访时说的一个心愿：“光有一个年轻的、高知的龙泉寺是不够的，中国至少需要 300 座龙泉寺。”

而要做这样宏大的“事业”，就需要有大量的出家众。有道是“色身交给常住，性命付与龙天”，出家了，能比在家时更专注、投入地承担和开拓“佛教事业”。龙泉寺档案室内部资料显示，早在 2004

年12月18日，师父在龙泉寺对受戒归来三比丘开示说：“剃度，关系僧团伦理、模式、发展。”2011年1月23日，师父在方丈室对一位即将出发去福建的弟子开示，说到：“为什么要剃度，不是说无缘无故的，我们要再发展下去，我们人不够。”

综合这些事据，贤启法师初步认为，师父对女弟子作精神控制的原因是师父想急速扩张其“佛教事业”，女弟子快速受戒后，能够快速承担事业，而发展海外事业又专用女弟子，要想稳固地远距离操控远渡重洋的女弟子，采用这种让女弟子对自己产生精神依赖的精神控制法似乎是最合适不过了。

而在龙泉寺的男众僧团，虽然没有以“性”的名义实施的精神控制，但也存在广义的精神控制，例如有手机和网络控制、财务控制、限制与亲属的联络、掌握个人隐私信息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在保护修行的名义下进行的，人们不容易分辨。贤启法师认为，师父在重建汉传佛教修学体系、国际弘法等宏大口号的掩护下，野心和欲望不断膨胀，乃至于违越佛教戒律和冲破社会伦理的基本底线，实质已经沦为邪师，而由师父领导的龙泉寺系统也处在了被异化为邪教组织的边缘，境况很危险，若这样发展下去，将会对中国佛教的信誉、我们国家的稳定和国际形象造成无法估量的负面冲击。

为此，贤启法师起草了一份写给政府有关部门的文件，提出：“当今世界，各种宗教形态纷呈。除新兴宗教中的邪教对国家及社会造成极大危害之外，另一个潜在的威胁则是传统宗教中可能存在的邪教化问题。它们披着传统宗教的外衣，在发展初期不易为人察觉，因而有机会慢慢发展到对教主的绝对崇拜和服从。教主利用信众的这种崇拜和服从心理，可以对其进行全面的精神控制，让他们在心理、生理以

及组织上形成依赖。这与传统宗教通过对人类的局限性进行反思，从而让人走上寻求自身解脱的道路，是背道而驰的。”在介绍了龙泉寺体系的精神控制问题后，他在文章的末尾写道：“为帮助学诚法师悬崖勒马，停止其对女弟子的伤害，进一步为佛教正本清源，消除国家安全隐患，贤启紧急呼吁国家相关部门尽快进行彻底调查、及时控制，抓紧组建反邪教康复中心，接受并帮助受控的信徒走出阴影，重塑生命！”

这是贤启法师递交给政府的第一份关于师父和龙泉寺体系问题的报告，它也是日后的《重大情况汇报》的雏形。报告递交后，贤启法师没有就此停息，还在继续深挖因缘，不断丰富和完善报告的内容。



## 45 发现 1000 万去向不明

3月初，贤启法师转移到一个隐蔽的住处，悄悄地藏身起来。因为他对僧团揭露了师父的恶行，并且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交了举报材料，有法律人士提出，他现在也面临着人身安全的威胁，不能轻易抛头露面了。这时，我也离开了寄居的小庙，转移到了贤启法师的所在地，有事时便于跟贤启法师沟通，但也仍然和之前一样，我要深居简出，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此时对于龙泉寺、极乐寺的大部分人来说，可能一切如以前一样“岁月静好”，但他们不知道在表面安稳的生活下面，已经在酝酿着巨大的波澜。包括贤启法师住持的普济寺，法师没在寺里，对于那里的僧俗、义工来说，可能这就和他平常出差一样，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有一天，一个偶然的因缘，有人向贤启法师提到一件事，说2015年7月，也就是师父当选中佛协会长后不久，龙泉寺方以龙泉寺“三慧堂”要塑五尊佛像为由，紧急向居士募款1200万元，好不容易筹集了三个月，善款于11月份到位了，但龙泉寺方却改口说，师父决定“三慧堂”不塑佛像了，这笔钱准备用于极乐寺的建设。一位参与捐赠的居士不同意改变捐赠用途，但一直没有得到龙泉寺方的回复。刚好在不久前，普济寺的财务组在审计时发现，2015年11月底到2016年1月初，有总计1000万元的汇款分四次由北京龙泉寺汇入永春普济寺，又马上被转出到个人账户。这么巨额的款项进出，作为普济寺住持及法人的贤启法师竟然毫不知情，账本上也没有记录。开始时有人问贤启法师：“龙泉寺怎么汇了这么多钱到普济寺呀？”贤启法师还说：“龙泉寺一分钱也没有汇过。”直到查看了票据，才知道龙泉寺确实汇过钱。两件事一对照，引起了贤启法师的警觉，他马

上联系普济寺的义工，请他们把关于这笔账的详细银行流水票据清单扫描图片发给他。他把图片汇总好后，粘贴在 Word 文档里，密密麻麻地一片，很清晰地呈现出这笔钱款在公私账户之间来回捣腾的状况。

说来也是巧合，龙泉寺在国内的分道场有好几个，都是师父信得过、也对师父有信心的弟子做住持，为什么师父没有选择在那些道场处理这笔钱，而偏偏选择了贤启法师住持的道场？贤启法师为人耿直、是非分明的性格特点，师父肯定不会不了解，但为什么选择往这“枪口”上撞？后来我听普济寺的义工说：“师父说，贤启法师是整个龙泉寺对钱最没有概念的人。”也许师父侥幸大意，觉得在这个“对钱最没有概念的人”眼皮底下这样过账，是最安全不过的。但“人算不如天算”，可能师父怎么也没想到，偏偏贤启法师就发现问题了，而且不赶早、不赶晚，还是在发淫秽短信骚扰女弟子的问题刚刚浮出水面的时候。两件事加在一起，更让人感到问题严重，以贤启法师的个性来说，更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我问贤启法师：“这是不是诈骗罪？”贤启法师说：“就是欺骗，典型的借佛敛财。说要塑佛像，捐钱吧，钱捐了，就不塑了，用为做别的了。但做什么，知道了。”

3月13日，贤启法师写了一份反映这一财务问题的实名举报信，在落款处亲笔签名，印上手印。他说，希望能把这些钱怎么进、怎么出的弄清楚，索回善款，归还给信众。除此之外，他还有更深远的考虑：“借助国家这几年反腐败的因缘，慢慢净化佛教界，加强对佛教界财务的监管，把佛门的财务、男女关系，共世间的问题慢慢清除掉，把佛门的大老虎、小老虎慢慢清除掉，好的慢慢就浮上来。一个是对

寺院的财务定期审计，一个是对住持的、有影响力的法师的财务要进行监管，做到透明。佛门打假，更应该了。以龙泉寺的案例证明，这么高大上的团体都出现这样的问题，更应该监管。”又由此说到“佛教的现代化”：“把佛教的建设和民主、法制、社会管理结合在一起，与时俱进。佛教的现代化很重要，离不开律师、专家、政府、经济。现代社会的联系方式是靠专业来联系，佛教如果不能进入这个体系中来，就会变成一个独立王国。”

他把举报信交给了法律人士，请帮助报案。完成了此事，他小结回顾最近这段时间的推动工作，说：“初二是僧团内部，初八、初九是个人受到伤害的举报，‘重大情况汇报’是对团体控制、反邪教的举报，昨天是经济犯罪举报，每一次的角度不一样。要让办案人对师父有一个全息的了解。”

## 46 “这可能是一种有预谋的破坏行为”

随着贤启法师对师父违法犯戒问题的调查渐渐推进，事态开始发生松动，师父似乎坐不住了。虽然这调查属于个人化的行为，“人微言轻”，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由发心的主导，冥冥之中能够发挥作用。

3月15日，龙泉寺执行长R法师受师父指示，“接手”贤启法师先前在做的普济寺教育文化园区的规划等事，缘由是：“由于两年多来贤启法师对规划事宜的拖延，导致至今没有进展，所以由R法师来负责推动。”当日，R法师到普济寺所在的福建泉州永春县与县委书记会面，提出：普济寺教育文化园区的规划推进、普济寺改扩建规划的上报，需要首先得到龙泉寺同意。常住普济寺并参与普济寺规划工作的贤Y法师提出说，如果僧团另派人过来主管此事，他就去闭关了；R法师回应说：“僧团变动的事是你说了算吗？是师父说了算！”

据说，贤启法师2015年5月到普济寺担任住持，直到2018年3月，快三年的时间，师父对普济寺的情况一直不闻不问，如今，贤启法师向僧团揭发师父事情没多久，师父就来管普济寺了。

消息传来，贤启法师知道后说：“他们是想控制，师父是想拿这个来要挟我，那也太不了解我了。”我也很清楚，贤启法师不会为了个人的得失而停止对师父的追谏。当时我觉得，做这样的取舍很正常，因为在道义和个人得失的面前，孰轻孰重，这很容易权衡清楚；但经过这几年耳闻目睹龙泉寺体系的很多事后再回头看，现在我觉得，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这件事碰上了贤启法师，是我们的幸运。

一面是普济寺开始有人“管”了，另一面是龙泉寺的几位书记法师也开始“关心”贤启法师的下落，轮番给他打电话，几乎每个人在

电话的开头都会问：“你在哪里？”话说，贤启法师2月中旬去僧团举罪时没人理他，现在倒好，法师藏起来了，大家却开始找他了。R法师也私下打过几次电话给贤启法师，贤启法师录了一段通话录音，让我听。在这段电话中，R法师说，关于师父的事情，他私下作了一些调查，有“猛料”想告诉贤启法师，但不能在电话里说，要见了贤启法师才能说，正好他准备要去福建出差，想约贤启法师在一个素餐馆见面说。感觉他想套问贤启法师人在哪里、在做什么，但贤启法师警惕地回避了这些问题。贤启法师觉得，师父的手机短信记录已经是最确凿有力的证据事实，还能有什么比这更“猛”的“料”？当然，如果能具体了解情况是更好，但眼下不可能跟R法师见面，就只有先存下疑问了。

C法师也多次给贤启法师打电话，特别是在3月下旬的一天，他带来一个“离奇”的消息，说最近有两位男众执事法师也收到师父手机发的暧昧短信，而当时师父正在开会，手机没带在身边。因此，C法师说，短信事件可能是敌对势力所为，是一种对国际弘法有预谋的破坏行为。贤启法师当即说：“那赶紧报案啊！要把这冒充师父捣乱的坏蛋找出来，骚扰了这么多比丘尼，这么恶劣，现在还发到男法师手机上了，影响太坏了，为什么不报案呢？”说到这里，电话那头，C法师语塞了，但最终未赞同采纳贤启法师的提议。贤启法师给我转述这件事，说到C法师语塞的反应时，说他感觉C法师可能完全未想到他会提出报案的提议，所以会不知道怎么应对。我们都深知C法师是深得师父器重的弟子，也是龙泉寺最“依师”的人，甚至，他在所负责的僧众教育中，倡导“持戒的根本是依师”——这与佛陀灭度前的最后教导“以戒为师”完全相反，因此基本可以判断，这通电

话是师父让他打的，师父说啥就是啥，师父没说的、没想到的，他也就没多想。

过了一段时间后，C 法师又与贤启法师通电话，说：“经过多方分析认为，师父的手机号被盗是确凿的事实，原因是可能有很高层的人能够掌握电信的后台，可以随便改师父手机的数据，有超越世间一般的技术，所以报案也没有用，师父也认为报案的意义不大。”毫无疑问是将上次的通话结果跟师父汇报过了，师父通过他，向贤启法师回应了报案的提议。可能到这个时候，C 法师仍然蒙在鼓里，笃定依师的他毫不会怀疑师父的说辞，但对于已经了知真相的我们来说，很明白师父的这些举动恰恰显明了师父心里有鬼：因为他知道，一旦报案就会真相大白，所以绝不能报案。

极乐寺也传来一些变动的消息。3 月上旬的一天，一位和贤启法师业缘好的极乐寺尼师隐秘联系贤启法师，告知说最近极乐寺对于执事使用手机的管理突然变得特别严格。具体情况是，以前执事在任内可以较自由地掌管寺里分配给其个人的工作手机，只有在不再承担执事、没有公务上使用手机的必要时，才需要把手机交还寺里，但现在，那位尼师说，一夜之间，极乐寺管理层突然要求所有的执事把手机上交，一一检查手机里是否有与公务无关的信息往来，并且要求执事们从此之后每天晚上都要统一上交手机，第二天早上再去领回，手机里的非工作联系人均需删除，不得在手机上装微信等社交软件。这位尼师说，寺里的这种高压氛围让她感到很“恐怖”。

还有另一名极乐寺尼师大约也是在这一时期联系了贤启法师，她是先前我在精舍时，贤启法师让我向她倾诉心结的贤 Hui。贤启法师告诉我情况说，她们准备要申请学校了，因此联系他，想请他帮忙写

推荐信，其间，他们谈到了和师父有关的情况，法师对贤 Hui 说：

“我这里有证据，你要不要看啊？”贤 Hui 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说：

“我不要看，不要发给我！我只是一个蚂蚁，什么也不想知道，我不想让这些影响了我的出国留学的进程！”

在这段时间，唯一收到的一个比较好的消息，是 D 尼师主动联系了贤启法师。她是出现在短信记录中的一位尼师，在拿到短信记录后，我们发现她发给师父的短信中有一段让人很震惊的话：“我发现，您也根本不会在乎我的感受，根本不关心我，不把我当自己人。利用我把贤\*带到您的床上，然后亲自教她怎么申请哈佛。让我们俩分开行动，而且不让我回极乐寺，一时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放到一边去，甚至还想杀人灭口。”这条短信似乎表明师父和贤\*有发生关系，但究竟是不是这样，还需要进一步了解。贤启法师说他和 D 尼师认识，想找机会联络她，但需要谨慎而行，结果还没联络，现在 D 尼师找上门来了。由于 D 尼师身在澳洲，要为体系在澳洲的分道场办理相关的证件，她有相关的事情想请贤启法师帮助，就这样联系了贤启法师。贤启法师告诉我这消息时，感觉他很振奋，他表示要利用好这个机会，好好跟 D 尼师铺垫业缘，时机合适时再详细了解师父和她们之间的情况。

## 47 发送短信证据以后

虽然贤启法师没有同意跟 R 法师见面，但 R 法师跟他的交流引发他思考一个问题：该如何对僧团法师做思想工作。

之前，贤启法师向僧团举罪时，主要的依据是我的证词，当时他还没有拿到短信记录，因此有人提出质疑并要求公示师父的短信记录，后来法师取得了短信记录，本来可以回应质疑了，但他也没有发出去。我觉得是这份短信记录太过“重磅”了，对于把它公布出去会引起怎样的后果，让人感到难以把握，所以法师不得不谨慎对待。而在和 R 法师通过电话以后，他开始考虑这件事，说：“需不需要先抛出证据，一点一点‘瓦解’？避免师父被抓之后，师父利用大家的情感做意想不到的事。大家思想上接受需要一个过程。”他想，就从发给 R 法师开始，“R 法师看了之后，就会有思考了。确定是真实了，汇报是汇报，他会有一个自己的权衡。”

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师父嗅到了苗头以后，会对短信记录中出现的比丘尼有极端的行为，为此，他联系了一位做律师的龙泉寺体系居士 J，给对方发送了之前给僧团的那封信《我们能否自清自律》，请帮忙做风险评估，提供预案。隔了一天，J 居士给贤启法师打电话，大意是询问这些证据的真实性，并说根据法律的什么什么概念，这些东西应该是真实的，所以很难接受。贤启法师问说：“师父为什么要做这些呢？”对方说：“是啊，为什么呢？”

这时，贤启法师发给对方一份他近日整理的文档，是师父的思想变化过程。这份文档是贤启法师为了给僧团做思想工作而特地整理的，目的是为大家还原一个真实的师父，客观反映师父的功与过。他想，也要让 J 居士有一个思想缓冲的过程。



综合这些因素，贤启法师考虑要劝谏师父，希望他能主动认罪伏罪、及时止恶，把对龙泉寺体系乃至佛教界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3月19日，他和贤佳法师共同拟定了这封劝谏信，内容如下：

{师父慈鉴：

您的部分手机信息请见附件。这些证据及其他重大证据均已上报政府各相关部门。裁决之时指日可待。试想法院出手之日，罪证昭彰，社会哗然，龙泉寺体系瞬间崩溃，中国佛教蒙羞，实是极大恶业！

在最后的审判来临前，为尽量减少对龙泉寺体系和整个中国佛教产生的负面影响，并以此善业争取国家的宽大处理，劝谏师父尽快实施以下行动：

#### 一、止

1. 停止极乐寺女众（未受满二年式叉摩尼戒）受比丘尼戒。
2. 停止外派女众法师。
3. 停止在国内外接收或创建新寺院。
4. 辞去国际、国内所有社会职务（政协、佛协……）。
5. 停止对仁爱基金会理事会和秘书处的实际控制，僧团只负责对基金会的慈善理念和骨干学修进行指导，不直接参与决策。
6. 辞去龙泉寺、广化寺、法门寺、极乐寺等所有寺院的负责人职务。

#### 二、作

1. 开始讲戒，提倡“以戒为师”“戒律高于依师法”“从严持戒”，每周至少一次，鼓励参考其他戒律大德的讲说和论著。
2. 推动龙泉寺系统各个僧团通过民主选举成立民主管理委员会，慢慢完善权利和责任，实行集体议事。

3. 由龙泉寺系统中各寺院、精舍提名持律精严比丘，通过全体比丘民主推选，组成“戒律委员会”，接受举报，监察、审议龙泉寺系统内整体或个人重大违戒言行或争议。

4. 请“戒律委员会”帮助师父审罪、忏罪。

5. 邀请\*寺尼和尚或其他大德（长老尼）负责极乐寺的僧众教育。

6. 将广东凤凰寺设为精神失常女众弟子的康复中心，由龙泉寺系统提供支持。

祈请师父三思，尽早行动，减少社会震荡，以此净罪忏悔。}

定好稿后，他们预备在合适时机再跟师父沟通。

3月23至25日，贤启法师陆续给19位执事法师发送师父淫秽短信摘录。26日，他告知我说：“目前只有四五人回复。”而且这四五人当中，只有一人是态度积极的。又说到他和其中一位法师的互动情况，这位法师是从龙泉寺派到普济寺常住的，可以看作是贤启法师的下属，贤启法师先给他发送《我们能否自清自律》，后发短信记录，这位法师回信说：“无论是贤佳法师还是您，都是中立的，但不愿看到的是对大家的隐性的伤害。我这人能躲就躲，你也是知道的，我不想参与麻烦的事情。”

说了这些情况，法师感叹道：“发了和没发，没什么区别。这是龙泉寺危险的体现！”

## 48 为何他会认为这是高境界修法？

隔日，一位龙泉寺执事法师 S 给贤启法师发来信息，问道，师父所做的是不是一种高境界的修法？是不是因为我们境界不够，所以不能理解？

贤启法师告诉了我这件事，并愤愤地说：“我把你写的那篇文章（《我与中佛协会长学诚法师短信互动的始末》）发给他了，让他看看你有多么巨大的痛苦和煎熬，就不会说这样轻飘飘的话了！”

S 法师在龙泉寺很有名，他曾经带动“研修处”，这个部门是培养讲师的，讲师是负责“拉拔”学员的，而出家众又有很多是从学员、讲师中产生的，所以这个部门跟龙泉寺的发展关系很大。S 法师学习《广论》和师父开示比较深入，也笃信和修习“依师法”，他给“讲师班”上课也主要是围绕这些内容。他出家前在慈善部做义工，那时慈善部是贤启法师做主管，并且那时贤启法师是深信《广论》和“依师法”的，所以他应该也是以这些“法”去引导 S 法师的，也就是说，S 法师在还未出家时，接触到的“佛法”就是这个样子。

2015 年 7 月，我被龙泉寺安排为准净人（注：待观察、考核的预备出家者），要先在龙泉寺接受为期三个月的准净人教育，然后再去极乐寺出家。寺里安排了八位比丘法师给我们开示，S 法师就是其中一位。在那课堂上，他讲的主题是师父的功德和我们应该如何传承师父的心法。他这样讲到：

“我试着来总结师父的内证功德，同时作为我们弟子，如何传承师父的心法，从我自己的学修的角度，我概括几点，给大家作一分享。……我们每个人这种‘我执我见’非常地强大，我们学佛修行，‘我执我见’更加强大。能不能真正对于善知识、对于我们的团体产

生很强大的信心？如果产生很强大的信心，‘我执我见’才能慢慢消除。……我们目前当下，每个阶段的学修也好、承担也好，就是师父给我们的一种最好的修行。我们修行，要得到师父的传承、真正的传承，就是师父要传，弟子要承接，这个非常的重要。不然的话，师父呕心沥血地传法、开拓佛教的事业，我们没有能力去承接，没有意识去承接，（不能）感知和信解善知识心中佛法的证量和外在的展现，我们如何能够切入佛法的内涵和证量？

“师父就是佛，从依师法契入皈依三宝。依师法的内涵，师父重点在很多开示里说过。师父没有说‘我是佛’，师父很多时候，尤其对于学佛小组的开示，是让大家皈依三宝，师父在明着的开示中，没有说‘大家要依我，我是佛’。但是我们学习‘道次第’，学习《菩提道次第广论》，最根本和最基本的法类就是依师法。我们作为弟子要清楚这个。那我们通过依师法，我们来修：师父他就是佛。最其次的信心、最下的信心要修成‘师父是菩萨再来’，如果这个量修不起来，‘师父是佛’的信心生不起来，其次的信心要生起来。从依师法切入皈依三宝，这是我的体会。皈依三宝，佛灭度两千多年，法的内涵和证量、僧的内涵和证量，怎么契入，需要资粮，需要非常真实的强大的加持力。我的体会就是，我们通过师父——师父就是三宝的代表，通过修对师父的信心，逐渐契入皈依三宝的法类。……对于师父，我们一定要用我们佛教徒的眼光、用无限生命的眼光看，师父他是圣者再来，他来的时候很多的证量已经具足。”

S 法师还带来了贤启法师的一段录音作为辅助“教材”，这录音大概是 2013 年前后的。他说，他把贤启法师看作是他的老师。我感觉他是在以一种很珍重老师言教的心情来跟我们分享这段录音。播放

录音前，他给我们介绍其主要内容是：“贤启法师分享在上方寺、黄埔院，师父生生世世的示现，以及我们及时遇到师父、我们师法友团体，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注：上方寺、黄埔院是龙泉寺所在的北京西山凤凰岭上的两处古寺遗址。）

然后开始播放录音了，录音中贤启法师说：“前一段，博客书做完 100 本，和师父说，申请能不能带他们上‘上方寺’，师父说可以。去了。那天当时有四个居士现起他们的前生在上方寺修行的情景，当时有两位哭得不行了，有男的、有女的，都有。好像明朝的时候，上方寺很大，师父当时是方丈，当时有一个特殊的因缘是，上方寺也是和朝廷的因缘，朝廷有一派说上方寺做和政界相关联的事，准备把上方寺灭掉。当时师父让这些弟子们赶紧离开，离开以后，弟子也不知道为什么让走，回来的时候，上方寺被烧了，他们特别地悲伤，在上面的地方修了一个塔。当时有男居士走到旁边，哭得快倒了，每次想起来就绕塔。师父跟我们讲，佛教要和政治保持距离，师父在保护我，我不知道这个尺度，师父把握尺度。经过几个月后，了解师父的悲心，师父多生多劫修行的这种，不会给我们说，都是在别人身上了解。另外一个居士讲，他们去黄埔院特别地有感觉，马上现起他们出家人在里面打水、挑水。然后说有一世，那一世是皇家道场，然后师父示现的女身，方丈。当时法师们说皇家供养非常地丰厚，外国人也来。然后大家上殿不用心，下殿很带劲，不出多久，出家人伤的伤，死的死，这位男居士当时在洞里发愿一定要好好地修行，然后被兵打死。这一世去的时候，马上就现起了。我以前亲近过一个善知识，他给我讲，五台山那么多庙，什么人进哪个庙都是注定的，当时刚学佛，后来接触后我也相信了。为什么很多人来这个寺，对这里有感觉，确

实是多生的因缘，善知识摄受我们绝对不是一生的问题。”

播完了录音，S 法师又讲：“上方寺的故事还有续集。我带‘讲师班’过去的时候，有一位讲师也是现起当时的场景。甚至当时具体朝廷细节的原因，当时有哪些主要的人物，他都现起来了。包括后来搭建起来之后，大家说要把师父的舍利放进去，其中有几个弟子说不能放，放进去后怕给破坏了，怕舍利给拿走，当时贤启法师非常地坚持，说没关系，师父的舍利一定要留下来。确实是我们此生依师父出家，肯定是生生世世的，对于师父他是佛、生生世世摄受我们，以及师父这种宿生的功德，产生信解，经常去思维，经常去串习。对于师父是佛、此生又亲自来度化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经常地思维。如果思维不到位的话，慢慢又忘了，最后‘我’任运地起来了：我在这里修行，师父在哪里啊？师父在北京呢，又不过来，怎么会摄受我呢？或者说僧团这种修法行不行，然后会产生很多的疑心，要不就是自己搞一套，这样的话，确实很难入道，慢慢地修行障碍、障缘现起。这个要反复地修、反复地串习，非常的重要。”

接着他又分享他的学修心路，说到：“我发心出家最直接的原因应该是在山上修水库的时候——当时也没有这么多班，没有什么学修啊，可能是第二次来龙泉寺，来修水库、搬石头，那个触动非常的大。搬那些石头之后，内心就感觉突然非常地欢喜和轻松，那一天异常地欢喜和兴奋，回来之后发起强烈的出离心：我要出家。然后进来之后，在净人阶段，我们整体都是这样，大体的方向：融入团体和净罪集资（注：净除自身的罪障、业障，积集修道的资粮），非常的重要。我在净人阶段就是干活，干体力活，行堂。当时僧团都是这样加班，就是说，我们这种建筑，这个本身就是师父给我们开演的法。

“那一年我接待别的寺院的执事法师，和我聊了好久，关于格鲁派，直接把格鲁派的教化和传承修行方式直接落地到我们汉地。他们的前行净罪集资主要是修曼扎、大礼拜，我们主要是承担出坡，这两个，它哪个效果大？哪个适合缘起？通过交流我发现，格鲁派在藏地，尤其是五六百年前，或者是现在，它那里的环境整体比较清净，第二，藏人从小生下来就信佛，信心和业果坚固，那我们一般汉地出生的都是信佛比较晚，晚信佛的话，前二十年和烦恼相续、邪见相续，信心不坚固、半信半疑、信心比较微弱，我们的根性比较浅。根性浅修曼扎，专注力这种力量用不上心。然后呢？我和他通过深细的交谈和了解，确实是他们就是，比如说他们讲《俱舍》，开始好几十人，大几十号人，最后就剩下两三个人——没有这个福报和根性。怎么才能净罪集资呢？后来通过了解，发现师父的这种高明。

“我们也是在学习道次第，道次第的前行就是净罪集资，这个怎么来修？根据我们的汉地，我们的根性怎么来修？当时师父真是太高了，在净人、沙弥阶段，我当时在那一方面净罪集资，盖‘见行堂’，包括北配楼，白天、晚上，当时通宵盖，消了大业，感觉。尽管强度也很大，当时我感觉我的业障比较重，我出家比较晚，感觉被世间熏染比较多，业障深重，所以我拜忏力度比较大。其他的时间要承担，抽空，‘药石’的时间、空档时间去大量地拜忏，然后拜完忏，晚上还要随众出坡。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沙弥阶段利用空闲时间、中午时间去思维《广论》，这段时间感觉这个拜忏，干了这么多的苦力，思维《广论》，感觉净罪集资力度肯定会比较大。”

我们这个准净人班在听完八位法师的开示后不久，在2015年10月，就去极乐寺正式当净人了。到了2016年，我在极乐寺听说，龙

泉寺在非洲博茨瓦纳建立了分道场，寺里派去住持的有两位法师，S 法师是其中一位，而且相当于是住持的角色。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感到，我们体系竟然在非洲这片佛法衰微的土地上建立起了道场，挺不可思议的，而师父把在非洲弘法的重任交给 S 法师来承担，看来 S 法师有某些过人之处。S 法师去了非洲后，好像就一直在那里，转眼之间，快两年过去了。他给贤启法师回复的信息，正是在非洲发过来的。

由 S 法师的反馈，贤启法师更加感到梳理师父的思想变化过程的重要，认为对于其错误知见问题，“把 S 法师心目中师父的功德一一戳破了，就解决了”。其实不单是 S 法师，他在跟其他法师互动时，已能感受到他们陷入精神控制，很难跳出来思考、面对。他担心，再这么强化下去，大家会变得“刀枪不入”，这个力量就太强大了。



## 49 对“男女双修法”的思考

S 法师提出的“高境界修法”一说可能引发了贤启法师对问题的新的审视，在与 S 法师互动过后不久的一天，贤启法师说他意识到一个问题，是师父可以为自己辩护无罪，说自己没有淫欲心，只是为了调教女弟子，而比丘戒“粗恶淫欲语僧残罪”的犯缘之一是要有淫欲心，若没有淫欲心，可不算犯戒（注：戒律中是特指讲法人在讲解淫行相关戒条时说到相关内容，本意不是要说粗恶淫欲语，而不是指“克制淫欲心”后可以随意说粗恶淫欲语）。法师还认为，短信基本上就是控制手段，因为如果真的有淫欲心，光是靠发几个短信，是满足不了的。我说，不是这样的，在短信交流中，师父有跟女弟子求证是否是处女。法师听了之后就觉得，照此看来，说没有淫欲心就说不过去了。然后法师又想到，以后对簿公堂时，可能师父会以自己是做“男女双修法”来抵赖。

“男女双修法”是藏地密教中的一个重要“修法”，其内涵简而言之，男性上师与女性弟子通过交合行为可以达到修行的目的，乃至可以“快速成佛”。龙泉寺体系所宗依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下称《广论》）一书中潜含对“男女双修法”的肯定和鼓励，此书作者宗喀巴所著的另一本书《密宗道次第广论》（可看作是《广论》的“高阶版”）更是明确要求和引导修行者必须修练“男女双修法”，如书中卷第十四说：“为讲经等所传后密灌顶，谓由师长与自十二至二十岁九明等至（注：与自十二岁至二十岁的九位明妃同等达到性高潮），俱种金刚（注：交合的淫液）注弟子口，依彼灌顶。如是第三灌顶前者，与一明（注：一位明妃）合受妙欢喜。后者，随与九明等至，即由彼彼所生妙喜。第四灌顶前者，由菩提心（注：精液）住摩尼中，

不外漏注俱生欢喜，是谓世俗第四灌顶。……汝可杀有情，受用他人女，不与汝可取，一切说妄语。……非他法成佛，此能净三趣，是故汝与伊，终不应舍离。此是一切佛，无上明禁行，若愚者违越，不得上悉地。……舍去具相明妃，以他方便不能速疾成佛。答曰迦跋说能清净三趣，义谓三趣由此清净，故汝不应离此明妃。”

在藏传密教的主要体系中，“男女双修法”被认为是佛法；而以佛陀亲口所说的经律来对照，可以明白，“男女双修法”本质上是淫欲法，绝不是佛法。如律典中明言，“行淫欲非障道法”的说法是邪说。因此，说修练“男女双修法”能“快速成佛”更是荒谬至极的说法。只是这“男女双修法”在经过了許多似是而非的包装后，被称之为佛法、高上修法，又以“藏传佛教”的名义流传甚久、甚广，而让许多人深深误以为是佛法。

当然，这些都是在事发之后，我们回归佛教正统典籍、认真辨别分析之后才认识到的，而当初我们全然“不觉明厉”。由于《广论》是师父推重的，而师父又是“代表三宝”的，所以《广论》所肯定的“法”，我们不敢轻易怀疑不是佛法，同样，也不敢怀疑《广论》所肯定的“男女双修法”。由于“男女双修法”在《广论》中到了后半部分才提到，而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完整深入地学完《广论》，甚至没有完整看过一遍《广论》，所以我们并不特别清楚“男女双修法”是怎么一回事，加上它被赋予“密”的特质，我们会把它看作是高上神秘之法，不敢轻易触碰，更难有机会洞悉里面的问题。

由于这样的背景因缘，贤启法师刚开始研究“男女双修法”的问题时，也不认为“男女双修法”不是佛法，相反，他认为“男女双修法”是佛法，他所担心的只是师父会以此为借口，堂而皇之地逃避掉

应有的制裁，所以他想找出证明说，师父的所作所为不是“男女双修法”。

贤启法师开始查阅有关藏密的资料，并和贤佳法师交流讨论这个问题，最早的时候，贤佳法师也同样没有明确否定“男女双修法”、认为它不是佛法，但从戒律的角度判析，他可以肯定的是，僧人行淫是犯戒的。如他发给贤启法师的第一封相关邮件说道：

{ 我不了解双身法，按义出精即是不净，所有男女性行为都是非梵行（梵天中无女，已完全无淫行）。按比丘戒和比丘尼戒，如果被逼（冤家所强逼）行淫，三时（入时、住时、出时）完全无乐（如入毒舌口，如热铁入身）才不犯戒，三时中起一念受乐心即是正犯大淫戒。如果是主动行淫，没有此不受乐的开缘，不论是否有淫欲意，不论是否受乐，都犯大淫戒。

菩萨开缘淫行是在家菩萨，且是对未婚的在家女（不犯邪淫），出家菩萨是一切不开的。如瑜伽菩萨戒说：“菩萨处在居家，见有母邑现无系属，习淫欲法，继心菩萨，求非梵行。菩萨见已，作意思维：‘勿令心恚，多生非福。若随其欲，便得自在。方便安处，令种善根，亦当令其舍不善业。’住慈愍心，行非梵行。虽习如是秽染之法，而无所犯，多生功德。出家菩萨为护声闻圣所教诫令不坏灭，一切不应行非梵行。”

《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释僧网篇》（〔唐〕道宣律师撰钞，〔宋〕元照律师撰记）：“【钞】今学大乘语人，心未涉道，行违大小二乘，口说‘无罪无忤，淫欲是道’，身亦行恶，随己即是，违己为非，并合此治。【记】罪福性空，出《普贤行法》；淫欲是道，出《无行经》。乃大乘之通说，非止一经。为显业相皆如幻故，复示业性不可得故，

复示染净同一源故，复示诸法唯一心故，复令众生于诸恶中得解脱故。非谓使汝作不净行。今身为恶，傍倚此语，用饰己非，取适愚情，实乖圣意。即《楞严》云‘先断淫心，是名如来先佛世尊第一决定清净明诲。若不断淫，修禅定者，如蒸砂石，欲其成饭，经百千劫，终名热砂’等。又《梵网经》云：菩萨应生孝顺心，救度一切众生，净法与人，而反更起一切人淫，乃至无慈悲心，是菩萨波罗夷罪。汝谓《楞严》《梵网》是大乘乎？若专彼语，此复云何！悲夫悲夫！”

索达吉堪布的观点是似是而非的。所举罗汉被淫是被逼的，不同于“男女双修”的主动行淫。所举菩萨行非梵行，是在家菩萨，且是对未婚俗女，不同于出家人“男女双修”。所举例子都不能证成出家人那么“男女双修”的合法合律。

《楞严经》卷九、卷十说的阴魔中有多种唱说男女淫行为修道乃至为无上道，淫淫相传。可以查阅。

太虚大师《现时密宗复兴之趋势》说：“密法之真制未窥，妙果未获，而佛制祖规之尊严扫地，遗害人心，深堪危惧！苟充斯颓风之浩浩荡荡犇流不已，将不知伊于胡底？恐不至以遵佛制为迂腐不止也！可胜叹哉！……应学宗喀巴以教理戒律为之轨范，建为中华之密宗；不应一概承受也。要之，欲密宗复兴而无害有利者，当由有力比丘分子，以出家戒律为基础，以性相教理为轨范，而后饱参日密及藏密，同化而成一种中密，实为当今唯一之急务，唯一之企图。”

另外宗喀巴大师本身只是学者，并非圣者，其所宗奉的应成派观点有大问题，如同顺世外道。太虚大师在《阅入中论记》中有深入辨判。我以前分享的《辩破应成派（格鲁派）的辩论记录》也可参阅。印象中太虚大师在《密宗道次第广论序》中对宗大师的宗见有批评。

另外即使撇开“双身法”本身是否属于佛法，师父想以出家身带比丘戒行“双身法”且想对受了出家戒的尼众行“双身法”，是不合藏传“双身法”要求的。另外修“双身法”者本身要证得空性智慧，善识机缘，而师父的淫欲短信给尼众带来痛苦困扰、动摇道心乃至舍戒还俗、精神失常，是不智不仁的，根本不够条件修藏传的“双身法”。}

贤启法师给贤佳法师回复说：“索达吉堪布文章中没说出家人不能修‘双身’，认为解脱戒、菩萨戒和密乘戒可同时具备修‘双身’。”贤佳法师说：“瑜伽菩萨戒中明确说出家人不能修‘男女双身法’，索达吉堪布所举例子不能证成佛法戒律中允许出家人修‘男女双身法’，如我先前所辨。”

但不久后，贤佳法师重新审订了他对“藏传双身法”的观点，他明确认为这个“法”有严重的问题。他跟贤启法师的交流说道：“可能最需要明辨是非的问题是流毒深广的藏密‘双身法’问题。可以借师父此重大事例机缘深广启发醒思和清除此流毒。……可将资料发给藏传高层人员（东宝活佛、夏坝活佛、宇宙上师等，我随后提供他们的联系方式给您），请教他们对材料的看法和建议，由此可能启发他们省思藏密‘双身法’问题。如果他们作反批，正好可供我们针对性地完善我们报告中的相关内容。”

随后，贤启法师经过深入的查研，慢慢确证了“男女双修法”违背佛法而惑乱人心的严重问题，不仅如此，还连带发现了藏密体系一些有名的“修法”，如“虹身成就”等也存在极大欺骗性。这样一来，所要证明的问题就不是“师父所做的不是‘男女双修法’”了，而是要说明“男女双修法”本身就是非法的。为此，贤启法师整理了一份材料《汉地佛教大德认为“男女双修法”不符佛法》，引用了从古至

今汉地佛教多位高僧大德对于“男女双修法”混滥佛法问题的开示来论证这个问题。

对于师父发送淫秽骚扰短信的目的，贤启法师也在重新思考。之前他认为主要是精神控制，现在他认为，首先是男女烦恼问题，客观达到精神控制，这两者有主次的关系。

## 50 以经为则，以戒为师

### (一)

在撰写报告的过程中，贤启法师说过一些他的思路，如说：“文章要纯客观、纯事实，科学训练就是这个，不是个人想象。用事实做依据，要精准。推断的，（要）说明是推断。”最终“定稿”的200多页的举报材料《重大情况汇报》（网上曾经火热流传的“95页PDF”，其实比原稿已精简了许多），即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历时几个月的时间，在一次又一次的修改、一版又一版的增订后形成的。报告的日臻丰富和完善，一方面是源于法师不断补入新挖掘的事实依据、新探究的因果脉络，另一方面则是源于，但凡有据可查的观点，法师都尽可能找到佛教正统经律论的内容作论据。法师曾说：“把每个部分都引经据典，把正的部分提出来，不仅是否定错的。”除了扎实的论据以外，法师还主张，在报告的最后要注明“参考文献”，对于每一处引用的文字都注明出处。无怪乎，人们称这是一份“堪比博士论文”的举报材料。

法师作为一个学物理出身、喜好动手做事的“工科男”，运用文字、考据文献并不是他所擅长，但此番竟如此不遗余力、精益求精地投身于文章功夫，究竟是因为什么？他有表达过，他的主要目的是想帮助政府更好地了解实际情况，为政府提供做决定的凭据。如他曾说：“到底是什么程度——是很严重，还是一般？所以作分析可能让他们（政府）更客观地作决定。希望掌握更多的事实，不是说要定他（学诚）的罪，是为了更严谨、更精准、利益最大化、没有太多的倾向性意见。”而且，在推动事情的进展中，他的视野渐渐地已不是只停留在处治学诚一个人上面，而是扩大到对佛教界、宗教界的治理。他曾

有说，想通过这样的机缘，让政府领导了解“中国伟大复兴过程当中，传统宗教组织可能发生的危机”。

为了做好这份报告，法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集思广益。如他并不精研戒律，有些事情只是知道一个大概，而学诚问题与戒法息息相关，要想准确把脉学诚问题、清楚论述学诚问题，需要有深厚的戒学素养作支持，于是他跟贤佳法师作了很多请教、研讨，也曾让我协助他梳理相关戒律问题。

我参与这个工作，最初的一次是请教贤佳法师关于男法师收出家女弟子的问题。那时，贤启法师梳理了事情的发展脉络，总结出：“一、女法师求救→挖出更多互动→女法师怎么这么‘傻’→龙泉寺体系的引导造成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引导→师父的事业心、男弟子也做违法事（控制特点：造成违法，对抗社会）；二、佛教里为什么会出现男法师带女弟子的现象，是师父破坏戒律，对大家误导、侵犯，大家也习以为常。”法师认为师父恶行的一个重要因缘是收受女弟子，为此他在报告的开篇提出设问说：“媒体报道学诚法师很注重戒律，怎么会有出家女弟子？佛教允许男法师收出家女弟子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以前未曾认真地想过是否合乎戒律，可能贤启法师也是这样。因为在我们体系，学诚是每一个出家弟子的依止师，这是毫无疑问的；寺里一贯的引导又是“持戒的根本是依师”，极乐寺几百名女弟子都这样顺利地收下来了，师父做的事不可能有什么不对。偶有机会，遇到外界有正见的法师提醒我们这是违戒的，寺里的管理层就迅速地对这些“不利”的声音加以屏蔽，转而对我们的思想进行大力“消毒”。即使不论我们体系，在整个佛教界，这样的现象也很普遍，如果不了解戒律，可能认为“存在即合理”，而完全不会认为这有什么问题。



当看到师父真实的一面后，我们麻痹的神经才开始受到触动，一些原本模糊的观念被激活，就如贤启法师开始醒觉到，女众应以女法师作为依止的师父，不能依止男众法师。但这只是对于戒律的粗略印象，“口说无凭”，需要找到切实的依据，所以贤启法师让我联系贤佳法师作咨询。

为此我发邮件给贤佳法师，说：“我想查找‘比丘需通晓戒律……才能做尼众的教诫师，但不能作尼众的和尚或依止阿阇梨’，这段话的律典依据是什么？我想查找一下原文，请问可以从哪里入手查？”

贤佳法师说：“在《拾毗尼义钞》中有明文说，可检索‘不亲摄’。”

我查找后，回复说：“《拾毗尼义钞》检索‘不亲摄’没有找到，但检索‘摄’字找到这段内容：‘大尼请僧为师，沙弥尼何不如是？解云：小尼成行，不依丈夫，故不令大僧作十戒师，大尼反前，大僧为师。问：若尔，亦应大僧为和尚耶？解云：非亲相摄故，不得为和尚。’”

贤佳法师回复：“是这一段，我记错了关键词，抱歉！师父文章《在全国汉传佛教规范传戒研讨班结班仪式上的总结讲话（2011年7月25日）》（我拟写的稿）相关内容：‘我们应依据律典，特别是南山三大部中有关授戒的内容，明确澄清一些容易犯错的地方，例如要依羯磨法结大界和戒场，戒子的衣钵不能临时假借，一坛同时受戒的戒子不能超过三人，尼众要从二部僧得戒，以比丘尼为和尚，不应另请比丘为和尚，等等。如《行事钞·受戒缘集篇》说：“结界成就，以羯磨所托，必依法界，若作不成，后法不就。……无衣钵及借者，不名受具。……当二人三人一时作羯磨，不得至四。”《行事钞资持记·释尼众篇》说：“此尼受法，尼为和尚，尼中教授，及至僧中，

唯须羯磨，故单请戒师（羯磨师）耳。”道宣律师《拾毗尼义钞》说：“问：若尔，亦应大僧为和尚耶？解云：非亲相摄，故不得为和尚。”（卷上）’”

我又说：“有些疑问还想请问法师：《行事钞资持记·释尼众篇》说：‘此尼受法，尼为和尚，尼中教授，及至僧中，唯须羯磨，故单请戒师（羯磨师）耳。’道宣律师《拾毗尼义钞》说：‘问：若尔，亦应大僧为和尚耶？解云：非亲相摄，故不得为和尚。’律典的这些论述，请问法师方便帮忙解释一下吗？我不太理解。从文字来看，例如说‘此尼受法……’，我觉得是指传戒的时候，大僧不能做和尚，而不是说大僧不能做日常摄受尼众的和尚。但实际上，尼众受戒加法，不是也要大僧做戒和尚吗？感觉矛盾。还有，‘非亲相摄’应该怎么理解呢？总的来说，是想弄明白：比丘能否收出家女弟子？”

贤佳法师又答复：“尼众加法在比丘僧中不应请比丘和尚，只应请比丘羯磨师（‘僧中，唯须羯磨，故单请戒师〔羯磨师〕耳’）。比丘不可给尼作和尚，作和尚则有义务共住亲近摄受，所以说‘非亲相摄，故不得为和尚’，这即是指平时。平时比丘不可与尼亲近共住摄受而作和尚，所以僧中加法时也不必、不应请比丘作和尚。师父那段讲话就是针对有传戒道场坚持让尼众请比丘和尚，平兴寺法师反对，产生争议，师父这讲话引典据作了平息。依律典，比丘可以教授、教诫尼众，不可作和尚或依止阿阇梨摄受尼众。尼众必须有尼和尚或尼依止阿阇梨长期共住亲近依学，否则结罪。”

我把请教的结果反馈给贤启法师，他写报告时再适当转述成通俗易懂的话，以便于政府领导看懂。最后呈现在报告里的是这样一段文字：“佛教律典规定：女众必须以女法师作为依止的师父，不能依止

男众法师。如唐代高僧道宣律师在《拾毗尼义钞》说：‘问：“若尔，亦应大僧为和尚耶？”解云：“非亲相摄故，不得为和尚。”’文中指出：大僧（指男法师）不能做女众的和尚（指依止的师父），原因是‘非亲相摄’：做和尚则有义务与弟子共住、亲近，这是摄受弟子的前提条件；但男众法师不能和女弟子共住、亲近，没有摄受弟子的方便，因此做不了和尚。”此外，他还根据自己的查考，补充了一段论述：“只有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即在无女众出家人的时地，男众僧团（不是一个男众）才可以收剃女弟子。《大爱道比丘尼经》中说：‘阿难复问佛言：“便当令比丘作师耶？”佛言：“不也。当令大比丘尼作师。若无比丘尼者，比丘僧可。”’例如中国第一个有史可查的比丘尼净检，就是由比丘剃度出家的。【1】”（注：“【1】”是指这份报告的参考文献中第一个注释。）

贤启法师说他挖掘这一问题的意图：“主要是告诉政府，（佛教）不允许这么做。短信牵出两个点：一是女弟子为什么会这么做，二是佛教不允许男众带女弟子，为佛教清净。从这两点回答社会问题，帮助社会厘清，佛教不允许这样，师父违背戒律，长期跟女弟子互动，造成情感依赖。往下追踪，要求宗教部门给极乐寺派一个有修有证的尼和尚。最重要是女众僧团需要尼和尚管理，重视受戒、学修。”

## （二）

对于尼众们被集体安排非法受戒的问题严重性，在贤启法师的心目中，我感觉不亚于极乐寺尼众被师父性骚扰，甚至可以说得上他对此感到痛心。我曾问他，如果对师父的恶行没有制止，继续发展下去会变成什么样子？他说：“直接对受骚扰的比丘尼法师伤害，戒律和

伦理都崩溃，难以面对这个社会；对三百位受完戒的比丘尼法师终身伤害，无法得到清净戒体，加精神伤害。”

报告中在论述了女众不能依止男众法师的问题后，接着便是论述女众非法受戒的问题。文中说道：

{按照佛教戒律的要求：剃度后的女众，要授予“沙弥尼戒”和“式叉摩那六法”；女众受“式叉摩那六法”两年期满并且没有违犯，才能受比丘尼戒，否则不得戒。如《四分比丘尼钞》说：“问：‘学戒（指受‘式叉摩那法’——作者注）不满二年，得戒否？答：‘不得。’《义》云：‘今时多有无识之人，公然许他不满，便与授具（“授具”指授比丘尼戒——作者注）。若勒年满，定知得戒，若凡情妄授，倘不得戒，岂非误他一生虚过？’”戒律未对男众有这样严格的要求，之所以特别针对女众做出这样的规定，一是因为女性志性相对软弱易变，要以两年的受法来检验是否真正具备受戒的条件；二是为了“验胎”，避免女性在怀孕之时受戒，而受戒之后生育会遭世人讥嫌，如《四分比丘尼钞》引用《十诵》说：“六法者，练心也，试看大戒受缘；二年者，练身也，试知有胎无胎。”然而，学诚法师不仅没有给剃度的女弟子安排授此戒法，并且于同年11月，就把两批剃度未久的共17名女弟子全部送往\*寺受比丘尼戒了。在填写受戒申请表时，学诚法师让女弟子们集体伪造出家时间，以达到出家两年的要求。就这样，这些对学诚法师无比信任的女众就变成了冒牌比丘尼！这些女弟子在受戒寺院曾听到其他道场的法师质疑：“学诚法师竟然会收女弟子？！”她们不仅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还认为这是“精通戒律”的师父对自己的“无限慈悲”。}

贤启法师对于尼众受戒的如法性问题看得如此重要，是让我有些

意外的，我自己身为被安排非法受戒的当事者，好像都不如他的心情迫切。

师父收受女弟子、让女弟子非法受戒的问题，对于社会大众而言，都属于比较精专的佛教戒律问题，一般人难以说出对错；而发送淫秽短信骚扰女弟子、挪转信众的巨额捐款、主导建造大面积的违章建筑等事，只要有基本法律常识的人应该都能知道，它们是违反社会法律、甚至可能触犯刑法的事件。一个被广大信众看作是卓越“精神导师”的“大和尚”竟然如此逾越守法公民的基本底线，这样的事情首先不会为普罗大众所接受，同时它们也不会为佛法所“接受”，因为它们也都是违背戒律的。但到戒律这一层，又不是一般大众所了解的了。为了让人全面而深刻地了解师父所犯问题的严重性，尤其是从戒律的角度该怎样看待，贤启法师和贤佳法师共同撰写了一份材料，题为《学诚法师所违犯的戒律》，将所有相关事件作了集中整理，罗列出具体的事相、所对应的戒条及相应的律典依据，一目了然。

如所犯事相整理出六项，分别是：通过短信向比丘尼索求不净行；令比丘尼编写不净行短文；令比丘尼观想与比丘做不净行；违反国家规章而指导大规模建筑并组织义工对抗政府有关部门执法；在有争议的地方强行盖房子；挪转巨额信众捐款和僧团集体资金。

这六项事情涉及违犯的“汉传比丘戒”有六条：正犯“叹身索供戒”，犯僧残罪；正犯“粗恶淫欲语戒”，犯僧残罪；犯教人邪淫并破人清净梵行的方便罪；违犯“有主不处分房戒”不得妨难处盖房的兼制，结突吉罗罪；违章建设，违国法，结突吉罗罪；财务问题所涉金额已严重触犯国家刑法，正破大盗戒，剥夺僧籍，驱出僧团。

同时还涉及违犯“汉传菩萨戒”，罪有两条：犯“梵网菩萨戒”

中“大淫戒”的方便罪；犯“瑜伽菩萨戒”的恶作罪。此外，在短信记录中看到有疑似与比丘尼做不净行的内容，若事实如此，对“汉传比丘戒”和“汉传菩萨戒”都是正犯“大淫戒”，破重戒，结波罗夷罪，依比丘戒的要求，应该灭摈并驱出僧团。（在写这份材料时，还未曝出“性侵”问题，所以说是“疑似”。）

文中还依照律典对这些戒罪提供了处治办法建议：“性骚扰短信事件在龙泉寺僧团中公知后，应在僧中如法忏悔所犯僧残罪（若实有行淫，则犯波罗夷罪，应灭摈还俗或就其意愿在僧中作学悔沙弥）及其他相关罪（偷兰遮罪、恶作罪等）。另外应就邪僻知见和言行向受影响的尼众乃至所有僧众弟子作纠正、忏悔。若无理抵赖而不承认事实，应作‘觅罪相羯磨’。如果不否认事实，而无理不认同应结所犯罪，应作‘不见罪举羯磨’。若不否认事实和戒罪，但拒不如法忏悔，应作‘不忏罪举羯磨’。都夺‘三十五事’权利，直至认罪忏悔。若强硬无理，完全不接受审问治罪，可作‘恶马治’，僧团直接对之舍弃，驱出僧团，或置之不理，不共财、法。由于龙泉寺僧团被长期洗脑，如果此羯磨在僧团内部行不起来，只能通过外界力量夺其名位势力（恶比丘有大势力，僧中不能治，可请由王臣治之），令僧团知其过恶，了解应行之法，使有道心者明识正邪是非而某种程度回归正见正行。”

具体到“请王臣治”一说，贤佳法师又整理了一份详细材料，说明了请政府帮助治理破戒毁法者的佛教经律依据。如文中引用《大般涅槃经》说：“如来今以无上正法，付嘱诸王、大臣、宰相、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是诸国王及四部众，应当劝励诸学人等，令得增上戒、定、智慧。若有不学是三品法，懈怠破戒毁正法者，王

者、大臣、四部之众应当苦治。”（卷第三）又引用《大方等大集经》说：“未来世有我弟子，饶财多宝，有大力势，王所亲爱，一切大众不能摈治，如是等人汝等当治。刹利、婆罗门、毗舍、首陀不能治者，如是四姓则为断我三宝种姓，能灭法炬，破坏法船，焦涸法味，夺众生眼。”（卷第二十五）又引用此经的“日密分中护法品第一”说：“大王！若未来世有信诸王，若刹利、婆罗门、毗舍、首陀，能护法师，造立塔像，供养众僧种种所须，治恶比丘为护法故能舍身命。宁护如法比丘一人，不护无量诸恶比丘。是王舍身生净佛土，常值三宝，不久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卷第三十一）还引用了唐朝道宣律师所著的《四分律行事钞》说：“问：《十轮经》不许俗治，《涅槃》《大集》令治恶者？答：《十轮》不许治者，比丘内恶，外有善相，识闻广博，生信处多，故不令治。必愚暗自缠、是非不晓，开于道俗三恶门者，理合治之，如后二经。又《涅槃》是穷累教本，决了正义，纵前不许，依后为定。两存亦得，废前又是。”

这些材料后来都被补充到《重大情况汇报》中。那些原本模糊的概念、粗浅的认识，在经过经律的佐证之后，现在变得清晰、深刻了起来，这份报告的份量因此变得不同，相信也能够让决策者和有缘的读者获得更深的启悟。以经为则，以戒为师，切实回归佛陀的言教，树立“智信”，重建“自信”，走出盲从盲信，这应是这个事件给我们的重要教益。

## 51 多方求助

### (一)

距离举报已经过去一个多月，还没有收到政府的回音。为了更好地推动事情，贤启法师带我拜访了一些专家，作交流、请教。他们有的是法律专业人士，在法律界深耕多年；有的曾在政府部门工作，对宗教界的情况很熟悉。

我们最先去的是一位法律专业人士 X 主任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拜访之前，贤启法师预先给对方发送了有关材料。X 主任不是佛教徒，但其为佛教着想的心胸见识让我有些意外。一开头，X 主任就说觉得这样的事情很正常，人在没有成佛以前，都会有人性的问题。然后 X 主任问我们：“这件事现在是到了什么阶段，接下来有什么想法？”又说：“处理不好，对龙泉寺、佛教是灾难，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处理是很容易的事情。共产党反腐倡廉，（腐败）在佛教内部更严重。老百姓守法律，党员守党规、党纪，宗教人士守戒律。对寺庙财政也应该有明确的章程，问题在于，寺庙的法律和章程没有细化。每个僧人违反章程，投诉举报应该是畅通的。僧人受到伤害，可能是来自社会，也可能是来自僧团，僧人受到伤害应该找谁？传统佛教的自身管理体系和现代社会怎么结合？中佛协没有实现让佛教健康发展的作用。”

说到这里时，我们有人问：“这个可以推动立法吗？”X 主任认为可以，并说：“解决这个问题，要自己整顿自己。怎样成为一个僧人，标准、程序？”

谈到最后，他总结了几个观点：“第一，一旦公开，对龙泉寺、中国佛教产生严重影响，学诚法师不适合此位置。证据确凿，影响面



大，性质极其恶劣，这个事件出去会引爆舆论点。第二，学诚法师个人最好的处理是让他个人隐退，否则这事早晚会爆发，那就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第三，明确建议，整个宗教界应加强法制化，成为一个僧人、做一个僧人要有规矩、有标准。”最后说：“大师出现了这样的问题，你们更应该坚持自己的信仰，信仰没有错，是某个人错了。”

隔日，我们又约见了一位律师 L。对于材料里的内容，L 律师只问了我一个问题：“如何证明这个手机号是师父的？”其他的没有更多疑问。我作了回答，随后贤启法师把之前 C 法师的电话录音放给 L 律师听，L 律师听后推测说，师父现在一是搅浑水，并往我和贤启法师身上泼脏水，二是会把事情上升到更高的高度，如说有敌对势力破坏等。他觉得这件事上升到政治高度，变成政治事件是最可怕的，他作了最极端的考虑，建议我和贤启法师考虑去国外，先自保，观察国内事态，他可以提供相关的帮助。但贤启法师不认可他的建议，认为要是出了国，不是更让人捕风捉影吗？我也是想到，要是我们出国了，这件事不是更难推动了吗？

又过了一阵子，我们又去拜访了一位熟悉宗教界及龙泉寺情况的 Y 老师。在出发前，贤启法师把举报材料先发给 Y 老师，我们见了面，Y 老师开头先说对举报材料的写作方式的看法，大意是：材料前面有三页纸，要把要害内容说出来，可从法律、人权、佛教三个点切入，从人权角度去看学诚的性骚扰、性侵害问题，从佛教角度看到根本性的杀伤力。

接下去，Y 老师谈了较多龙泉寺修学体系方面的问题，说：“大的路径是模仿佛光山，事业和共业的关系。讲法里面有一个隐含的假设‘玄奘大师再来，跟着就不会丢’，师长是不是圆满解决问题的人

呢？通过此事反思：在这个时代，不讲教法，只做事业，不是佛菩萨再来应有的示现。这个时代很需要教法、修行。做事业的人很多，心灵净化了多少？‘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后半部分缺了。‘汉传重建’，‘重建’应在继承的基础上，你继承了没有？继承再讲创新。听《广论》只是理路上的，实修没有引导，是各个法师依据自己的喜好各搞各的，看不到我们在实修这块继承了什么。古人讲，一是静坐修心，二是利缘外境，这应是双向的事情。‘五年学戒’，我们都是一进去，什么都没干，就去做世间种种问题。以《广论》教理为基础说建立汉传，是一个很尖锐的矛盾。之所以分汉传、藏传，是体现差别性；不讲差别性，直接讲圆融真谛，那为什么还要分呢？我们最多能叫‘当代《广论》修学体系’。鼓励借鉴，但先要有汉传的东西啊。提出‘建立汉传’不真诚，是为了会长的位置。我们这个体系发展出很多本来讲得少的东西，如‘观功念恩’。《广论》本来是理顺内心思维模式以趋向藏传修法。《广论》的学习主要是自己听，再往上前面法师有些引导，再往上，和尚、阿阇梨有什么见解，对日常法师讲《广论》是怎么讲的。早斋开示（注：学诚在龙泉寺建设早期所作的一种开示）有时讲点，主要是讲做事。龙泉寺的《广论》学习是法师和居士共同发展的成果，有利于做事，不然不会发展这么快。很多东西是僧团成就了龙泉寺现在能看得到的辉煌，和尚本身没有……事业是修行的外显，没有修行，修行只是做事的幌子，就会变成世间法，这样就会被名闻利养……

“从法上来讲。仁波切欺骗女性，太多案例。现在用的也是偷换皈依的概念。要了解什么是皈依的内涵。龙泉寺授那么多次皈依，有没有讲过《备览》（注：民国弘一大师遗著《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编》）

的‘理体三宝’？佛教徒普遍的错误认识：通过皈依建立和一个人的依附关系。”

“子孙庙和丛林的关系。避免出一个家，又进入一个家。隔离情感、情执。子孙庙类似活佛转世。

“依止善知识的问题。《广论》讲要抉择，这本身很难。对于上师崇拜、‘随师意乐而转’，应该是有前提、有角度的，应是‘施恩者忘恩，受恩者不忘恩’。从引导上说，从上到下，把依师法强调得太重。善知识有善知识的角度，弟子有弟子的角度。贪欲、‘我执’，成了限制龙泉寺发展的原因，寺庙的资源只能用于师父的事业。利用了女性的弱点来控制，让女性正面思维时干得很起劲，负面思维时怕身败名裂，不敢站出来。

“我们也是捷径体系：做好螺丝钉。把千辛万苦的修行用功放到一边，把人自己的成长过程和用功过程淡化和矮化。‘非以水洗罪’强调少，团队用功强调多，本身没有错——结善缘，但自己用功不能省。现在没有人把佛教的高度支撑起来，高知僧团，谁是本？谁是末？应是法是本，清华是末。寺院沾清华的光。十四年过去了，还是没有告诉大家在这里能得到什么清华得不到的东西。

“不敢反对，又想心安理得，只有‘入戏’。利害关系。‘离师无法’应是‘离佛无法’：以戒为师。忘记了戒律的背后是佛的法教。”

最后Y老师就处理事情本身说自己的看法：“最坏的情况是往敌对势力上引，一定不能认，本来就没有，最多是诽谤。把这份材料交上去，护法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已经尽到了。把这个事梳理一下，给有缘人启示，功德更大。这个事最有可能不了了之。”

贤启法师问道：“大众媒体公开，会抹黑佛教吗？”

Y老师说：“这事公开，佛教整体环境地动山摇。公布出去，一个是社会大众，二是佛教徒觉得自己是附加伤害。可以把（学诚）近些年改戒律的点找出来，法上的错误认知是可以深挖的地方。从法上讲，揭露成了护法。两年‘六法’，非常根本，动了女众基石。论持戒，龙泉寺对戒律的理解，记者不懂，但佛教界会很关注：《持戒和依师，究竟哪个是根本？——谈龙泉寺发展和学诚法师持戒观念》。系统的颠覆，就没法不了了之了。”

Y老师还提醒了我们一件事，说看到举报材料中有贤佳法师的名字，询问贤佳法师现在在哪里，当了解到贤佳法师还在龙泉寺后，Y老师说，如果这份举报材料流转 to 学诚手里，可能会对贤佳法师不利，建议贤佳法师还是离开龙泉寺为宜。第二天，贤启法师联系贤佳法师，转述了Y老师的建议，想请贤佳法师出来，但贤佳法师婉拒了，他说还是打算继续留在龙泉寺做监察工作，而且觉得离开了寺院，持戒修行难有保障，不易安稳。贤启法师尊重了贤佳法师的决定。

## （二）

时间走到了4月底，此时距离向政府部门的举报已经过去了两个月，仍然没有动静；僧团的方面更是如一潭死水，尽管贤启法师尽了最大努力与有缘僧众沟通，但大家的反应温温吞吞，暂时看不到事情在僧团内部会有解决希望。这时，贤启法师开始考虑，我们要向佛教界内德高望重的长老大德求助。

对于具体找哪位大德，最开始时提出的想法是说找M大和尚，因为凭着一些大体的了解，觉得M大和尚为人正直，敢于执言，在佛教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力，或许能说得上话。但贤启法师思前想后，

始终下不定决心，因为他跟 M 大和尚不熟，感到对其个性特点把握不好，不知道该怎么谈，若是给对方看我们的证据材料，担心对方捅出去；但不给吧，又怕对方不相信。

接着又考虑找 S 大和尚。想到 S 大和尚年长，且与师父共事过，以他的资历，感觉他是现在教内为数不多的能劝谏师父的一个人选。恰好贤启法师的一位朋友和 S 大和尚有些业缘，贤启法师跟这位朋友推敲了一番，最终决定，我们先去拜见 S 大和尚。

决定下来后，我们就着手准备要递交给对方看的材料，首先是《重大情况汇报》。法师很谨慎，由于先前提交给政府作举报用的文稿中所用的人名有些是真名，现在他让我隐去文中所有真名，改为化名。对于文稿中引用短信记录所附带的手机号码，全部作了涂抹，显示出有这些手机号码，但让对方不能具体看清。此外，法师让我以我的第一人称写一份《给佛教界大德的信》，用更直接的表述口吻，让大和尚可以更好地了解我求助的事缘。

我写好了这封信。根据与贤启法师的讨论，在这封信中，我介绍了我受到师父学诚的性骚扰、发现师父对多位女弟子同时骚扰或索淫、贤启法师在龙泉寺僧团呼吁“自清自律”无效等情况，并提出了我们的诉求。诉求的部分我这样写道：

{ 诸多事实表明：学诚法师的德行、戒行与其在佛教界的名位不相匹配，如果不终止其影响力，将会有更多人受害。为此，我们恳请大和尚帮助我们一起为佛教正本清源，我们希望达到以下目的：

1. 清理邪师——撤除学诚法师所有社会和宗教团体职务；
2. 莆田仙游极乐寺女众僧团交由符合资质的尼和尚管理；
3. 帮助学诚法师反省忏悔。 }

贤启法师另拟写了一份《对学诚法师和龙泉寺系统妥善处理的建议》（注：详细内容见本书附录四），对于体系的善后工作作了细致周全的考虑，想要一起呈给大和尚审阅。

材料准备好，就该出发了。这次，出于安全等因素的考虑，贤启法师没有和我一起同行，而是由居士陪同我。

5月10日早上，我们来到S大和尚所在的寺院。等了很长时间，终于见到了大和尚，他看了材料后，说了几点看法：

1.这是一个利益集团，牵一发动全身。

2.他本人以及各省的佛协会长插手可能起到反作用，也就是说本着属地属办的原则，佛协副会长几乎起不了作用，除非驻会副会长，但以Y大和尚的性格来说不会管。可考虑向C大和尚求助，或Z大和尚。

3.最好动用媒体曝光此事，一是保障安全，二是引起相关部门重视。

4.学诚法师如果能自己忏悔辞职，是最好的。

5.建议多向相关部门反映。

大和尚明确说，他不打算参与此事，他也没有能力劝谏学诚法师。不过，他还是比较鼓励我们推动此事解决，借此肃清佛教界的风气。

交流完后，我们知道，请他帮我们斡旋此事是没戏了，这件事还是得靠我们自己想办法。打道回府后，我将与S大和尚见面的情况向贤启法师作了反馈，对于S大和尚提到的可以求助的两位大和尚，贤启法师没有进一步去联络，可能是时缘不足吧！

贤启法师转而联系了另一位法师H。之前贤启法师曾转发给我一封贤佳法师关于体系善后工作的建议邮件，贤佳法师在信中提到，如

果日后师父被处理，他认为龙泉寺较理想的归向是礼请 H 法师或其指定的资深弟子到龙泉寺做住持，因为 H 法师是公认的弘扬戒律的大德，请他来把龙泉寺建设成为真正严谨行持、系统学戒弘戒的京城戒律道场，一方面易于摄受安住龙泉寺原寺僧，另一方面也对教界和社会大众显示戒律的根源作用和对戒律的回归与兴扬，消减师父负面行为对教界和社会大众的负面印象和影响。就连礼请方式也考虑到了，他建议可由中佛协或北京市佛协出函礼请，龙泉寺寺僧代表团施行礼请。

这位 H 法师，以前贤启法师和他有接触过，为了编辑《广化寺志》曾专程采访过他，我听贤启法师说过关于他的一些事情，感觉贤启法师对他的品格比较钦敬，加上贤佳法师的提议，可能让贤启法师感到这是一个希望。

贤启法师打印了一份《重大情况汇报》，快递寄给了 H 法师的侍者，原本想等对方看后再进一步交流，但那位侍者反馈给贤启法师说需要仔细看看，之后就再没有音讯了。

## 52 探讨发布媒体的方案

至于S大和尚提出的发布媒体的方案,其实我们很早就有想到过,也不止一次地讨论过,但贤启法师一直没有下决心这么做,他始终很担心会损害佛教的声誉,对社会、信众的冲击太大。在我们反复讨论这个方案的过程中,我能感受到法师心底的那份犹豫,现在想来,甚至可能这对他来说是一份很大的压力——因为他是举治师父的先导者、主导者,他主动承担起了这件事,他给自己内心设立的对这件事的责任,不是我们旁人能够体会的。之前我们寻求体系外大德的帮助,对于怎么跟别人谈、要不要给对方材料、给什么样的材料……法师尚且会有很多犹疑,最担心别人会把这些材料抖出去,要是直接发布媒体,传播的力度更是不可控,而要是这件事是由我们自己来做的话,我们就要更直接面对重大的后果。

如今,我们已经做过了多种的努力——向僧团倡议“自清自律”、与僧团法师们一对一沟通、向政府举报师父违法犯罪嫌疑、研究师父恶行的因源、向政府提交建言献策的报告、向多方专家和大德求助……然而,“左冲右突”却似乎难以破局,此时距离正式报案也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月,仍然没有音讯。近期贤佳法师给贤启法师写信说:“师父善于说相似法,且惯于妄语,又由宿世福业和现世欺诈获得高名位,因而言行的危害非常大,且难以被纠治。若非这次短信的第三方记录及不可抵赖的技术问题,恐怕难奈其何。”我们也担心事情如果这样延宕下去,恐怕师父日后危害加甚,更难撼动,因此,发布媒体的方案再一次被提了出来。

这个方案提起来简单,但具体怎么实施,可以选择的路径很多,需要考虑的细节也很多,并不是随便把内容一放在网上就完事。贤启



法师跟我和法律人士一起作过一次比较深入的讨论，法师提出了发布媒体的几个要素——目标、发布方式、发布时间、社会各界可能的反应，让我们思考。最终我们讨论的结果大致是：

1.目标：让社会知道真相；推动相关部门加快进程处理师父的案件，让师父尽快下台，停止对佛教界和尼众的伤害。

2.发布方式：我们自己先在微信上公布，然后请媒体朋友帮助转发。

3.社会各界可能的反应：大众可能会认为连佛协会长都这样，可见佛门乱象丛生，会要求清理佛门乱象。

而对于发布什么内容，我们讨论的一个方案是，做一个反映师父和龙泉寺体系问题的系列报道。报道的主题大纲列了12个主题，包括：《佛门托拉斯》《全北京最大的违章建筑》《坠楼事件》《“消费”高才僧》《多语微博和国际弘法的肥皂泡》《学诚法师有传承吗？》《快速批量出家，谁是受益者？》《依师与个人崇拜》《龙泉寺是现代管理制度与传统清规戒律的结合？》《只做佛教事业就是修行吗？》《建立汉传佛教修学体系的悖论》《中佛协会长宣说相似法对佛教的危害》。每个主题也拟定好了提纲，例如《全北京最大的违章建筑》下设四个需要展开论述的要点，分别是：（1）挖掘违建背后的心理；（2）非法施工带来的安全隐患；（3）受蒙骗义工对抗政府执法的行为；（4）违建行为在仙游极乐寺等寺院继续被“复制”。

方案讨论好了，接下来我们应该要开始着手准备要发布的文章，但是这时，法师又一次摁下了“暂停键”，他提出说，还是想在发布媒体之前向师父进行最后一次劝谏，希望师父看到即将发布的证据后能够主动辞职。

## 53 劝谏学诚法师

先前在3月下旬，贤启法师和贤佳法师拟写的那封给师父的劝谏信，可能他们没有发出去，如今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随着事态的变化，当时所说的话放在现在来说可能也不对机了，于是贤启法师重新写了一封信，说：

{师父慈鉴：

弟子贤启于2018年2月17日向龙泉寺僧团主要执事发了《我们能否自清自律》倡议书之后，您编造各种理由阻止僧团调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给贤启施压、抹黑。这段时间，贤启已向十几个部门递交了举报材料。在司法部门裁决之前，如果您能主动辞去教内外一切职务、离开僧团，将是最明智的选择。

三天后，贤启将向海内外发布附件中的视频，以敦促您早下决心。

愿师父余生能静心反省、忏悔，不负此生。

弟子 贤启 顶礼}

草稿中，落款的日期他写“6月？日”，用问号的意思是说，具体在什么时候发这封信，还没有确定。

我感觉贤启法师又犹疑了。面对他几次三番的犹疑，我有些急了，我觉得不能再等了，我们的行动要越快越好。但贤启法师说，他想再和龙泉寺僧团作些沟通，给大家足够的时间来缓冲，争取大家的理解，让大家能够从心里接受这件事是最好的。我问这个缓冲的时间需要多久，贤启法师说大概是一个月。我觉得一个月太久了，我不想等了，我决定，贤启法师不发，那我来发。

为了处理此事，我再一次转移了住处。近段时间我们咨询过的每一个人，无论是佛教界中人，还是社会上的人士，没有一个人不提示

我们保护自身安全的重要性。一位法律专业人士更是对我说：“不能允许万分之一的可能！”现在我要以螳臂挡车之力直面劝谏师父，虽然我的力量极其微小，但可能这也是他少遇到过的挑战，在他大势仍在的时候，这件事对我而言不是一般的份量，不得不尽量慎重地对待。而且，此时听说龙泉寺已成立了“危机处理小组”，专门为师父应对这件事情。

6月8日下午，我抵达了新住处，当天晚上，我便拟写了给师父的劝谏信，大体内容与贤启法师新写的那封劝谏信一样，不同的是，我是以贤瀚的身份角色来表达。我请一位法律专业人士审阅，对方删除了“敦促您早下决心”之类的文辞，说这主要是考虑师父有可能指证我对他威逼，因为现在他们组建了危机处理小组，会对我们咬文嚼字、进行反攻了。

改定好了信稿，我打算在后天——6月10日的凌晨零点发送，然后就休息了。第二天早晨醒来之前，我做了一个奇异的梦。我梦见我身处在我家的院子里，突然对面家发洪水了，水有半人高，有好多动物游过来，我隔着我家的铁栅栏门，把那些动物一个个抱过来，救起来。最后洪水退了，来了一只狮子，它也想闯到我这边来，使劲地吼叫和冲撞铁栅栏门，特别凶，把门上嵌着的木片都咬碎了。但我竟然一点也不害怕它，因为我知道它冲不进来。最后，我看到一只可能是受了伤的树袋熊拄着拐杖从我家后门一瘸一拐走了，我就醒了。

睡梦醒来，我拉开窗帘，这时才注意观察到住所周围的环境景象。眼前是一大片郁郁葱葱的树木，在树木的后面隐约可看到一些楼群，楼群的后面又是一片树木，树木后面又是一些楼群。人们住在这样的地方，会感到十分舒适。感觉这个地方的绿化是做得很用心的，当地

政府没有为了攫取更多的经济利益，而把人们对绿地的享有权剥夺掉。

下午我给母亲发了短信，告知我新的手机号码，以便于她有事能及时联系我。然后我给 L 律师发送了一封邮件，说：“此刻是 2018 年 6 月 9 日下午 5 点 35 分，地点是\*。本人决定将于 2018 年 6 月 10 日零点，以电子邮件的形式，给学诚法师发送一封劝谏信，题为《给学诚法师的劝谏信》。我将以个人邮箱\*@sina.com（密码：\*），将此信件发送到学诚法师的邮箱\*@vip.sina.com，并抄送给学诚法师之弟子 C 法师的邮箱\*@qq.com。由于学诚法师收到此劝谏信后，其本人或由其授意的他人，可能会对我进行精神恐吓或人身迫害，现将我于 2018 年 2 月 2 日和 2 月 3 日在北京日新精舍录制的三个介绍学诚法师性骚扰短信详情的视频委托与您，在我遭遇不测或在必要时以合法方式完整公诸于世。”L 律师回复我说：“收到您的邮件了，看您在\*，我真的心情大好。因为一直担心您的安全，这时可以稍微放心了。在您遭遇不测和必要的时候，我会公开上述文件的，放心。这件事情的走向很不好预测，希望您保重安全。”

一切准备就绪，弦在箭上，我的心情有些紧张。晚上 11 点多，我拜了一个“三十五佛忏”，祈求佛菩萨的加持护佑，然后打开邮箱，粘贴上事先准备好的邮件，设定好在 2018 年 6 月 10 日零点定时发送。在零点三十分的时候我查看邮箱，邮件竟然没发成功！我赶紧手动发送，这回发出去了。发了邮件，心里松了一口气，不知道为什么，这时的心情，感觉就像是又经历了一个精舍出逃夜。

发出劝谏信过了一天，暂时没有收到回复。不过一天的时间，回过头看，却感觉过去了好久。

当时为发这封劝谏信，我特地注册了一个新的邮箱，后来这个邮箱很少用，但我至今还保存着它，里面还留存着我给师父发送这封信的详细记录，在我看来，这是一份重要的历史资料。这封劝谏信的内容如下：

{学诚法师垂鉴：

末学贤瀚因为您从2017年12月底起，对我本人频密发送淫秽、骚扰短信，故于2018年2月7日离开北京日新精舍。此后，贤瀚委托律师向……部门递交了举报材料，并将进一步推动事件的公开调查。希望您能静心反省、忏悔，主动辞去教内外一切职务，离开僧团，坦白违法犯罪行为，争取宽大处理。

末学贤瀚合十

2018.6.10}

直至今日，我仍然没有收到他们的回复，但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做过这样的努力，我就觉得无愧于心了。

## 六、“度尽风波，愿一切安好”

### 54 那个猜测，不幸地被证实了

之前大概是在三月底的时候，贤启法师提到说 D 尼师主动联系了他，并且他表示要保持好跟 D 尼师的联络，在这之后，我就没有听法师说起 D 尼师的详细情况了。直到 6 月 4 日，贤启法师告诉我，他经过一段时间和 D 尼师的互动，D 尼师在近日向他承认，师父和她发生过关系。

那个猜测，终于不幸地被证实了！虽然早已有“心理准备”，但它被“实锤”的这一刻，我还是感到很痛心。

贤启法师给我发送了他和 D 尼师的一些聊天记录，从中可以了解到相关的实情。最前面是贤启法师把我写的那份《我与中佛协会长学诚法师短信互动的始末》发给她，然后她回复说：“完全真实。”大意说到，她也有过与我所述非常相似的经历，师父也是用同样的套路一步步“引诱”她的。法师对她说：“极乐寺有太多同学是从德尘居出家的（注：‘德尘居’是贤启法师早期在龙泉寺所负责的文化部、慈善部的办公地点），我必须制止这种伤害，逼师父退出极乐寺的管理！”接着 D 尼师说外派尼众多有这样被扰害的经历，并提到极乐寺尼众发疯的事情，“不穿衣服就出门，随地大小便。好像有一个叫贤 Heng 的，疯得特别厉害。贤 Dang 和贤 Chang 疯得也很严重。”

她说到的这三个人，正是我在《我们能否自清自律》所附证词中提到的精神失常的三位尼众。因为当时她们三人都是在发疯不久后就被送离极乐寺——都是先被送去下院，然后，或是强行送回家，或是通知亲属来接走，总之没再回过极乐寺，我也没再见过她们，所以她们离开极乐寺后的情况，我了解得很少，偶尔听说一些，也是只言片

语。当时她们在极乐寺时发疯的情形，已经让我觉得比较严重，但也没达到“不穿衣服就出门，随地大小便”的地步。她说“疯得特别厉害”的贤 Heng 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曾经住过一个寮房，是上下铺。贤 Heng 从刚被外派回来，到她被送去下院的那段时间，我跟她有过一些近距离接触，包括她被送走的那一天，我也在现场。那时候，贤 Heng 相对另外两位尼众来讲，是症状较轻的，现在竟然已经发展到“疯得特别厉害”的程度了？看来她们在离开极乐寺后，病情变得更严重了。太悲剧了！

贤启法师接着问 D 尼师：“你跟 C 法师没说过师父的问题？”D 尼师说：“绝口不提师父的错。不然，他们早就把我灭了。贤\*有怀孕嫌疑。”

贤\*即是我们最早在短信记录里看到的那条骇人短信里提到的“师父教她申请哈佛”的那位尼师。贤\*去读了哈佛，这件事在极乐寺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这一点和那条短信中说“师父教她申请哈佛”是有所对应的，因此我初看到这条短信时，觉得是比较可信的。之前我对于贤\*上哈佛这件事，觉得挺不简单的，但没想到背后竟然有这一层“秘密”。贤\*是比我早一个批次受戒的尼师，因此她在极乐寺于我而言算是名正言顺的前辈。我 2015 年 10 月初到极乐寺，开始做净人，而那时候她已经剃度，当时快要去戒场受戒，到 11 月份，她们班就正式受戒归来了。但她受戒回来后没有在极乐寺过多停留，她和 D 尼师被安排作为一组搭档，先被派去了精舍，学习英语、考雅思，然后先后去香港、国外留学。直到 2017 年夏天，她才再次回到极乐寺——这次回来却不是跟 D 尼师一起回来的，只有她一个人，她在寺里住了短暂的几天，又走了。那时我还默默地仔细观察了一下

这位从哈佛回来的前辈法师，却也是看不出来，那时候她的身上已背负着那样复杂的东西——根据后来暴露的越来越多的资料，可以知道，她和D尼师在2016年9月的时候就已经一同被师父玷污了。

贤启法师接着问：“师父跟她发生实际的性关系了？D尼师答道：“是的。”

法师又问：“是否可以问：你有接受师父的性需求吗？”

D尼师：“必要时可以作证。”

“是太信任师父了？”

D尼师答道：“不是。您有看过《比丘尼传》吗？我看过《比丘尼传》，里面有一个比丘尼，被她师父逼着喝酒，最后因此而开悟证果。我是奔着修道的心，放下我执的心，而喝酒。”

法师问：“如何识破师父的伪装的？”

D尼师说：“后来发现他很心虚，非常害怕我说出去。我才意识到：他可能并非真的善知识。我不服从，他害怕。说要把我关到龙泉寺，不让我说话。”

接着D尼师说：“我在香港决心跳海，一死了之。”

法师：“为何自杀？为一个假和尚。”

D尼师：“因为什么都信不起来了，看山不是山，看海不是海。出家人就是精神上的寄托。精神信仰没有了，人也就没有灵魂了。

“……我的信心还是恢复不起来，于是我就去朝山了。朝山两个多月，不想被人发现，都是早上天没亮就去。我一个人，黑漆漆的山里。我一个人爬上去，三步一拜。朝山两个多月，渐渐地好了一些。我本来申请回极乐寺待几天，师父不让我回去，没有办法。效仿虚云大师忏悔自己的业障。……很长时间，我不出门，一个人关在屋子里。



我很多次想还俗。因为师父批评我太执着戒律，就没诵了。但是没有舍戒。我心里想还俗，因为觉得自己不像个出家人，如果还穿着出家人的衣服就是招摇撞骗。我觉得自己不能这样做假的出家人。我计划买俗服，准备还俗。我觉得自己离三宝已经很遥远了。而且那些时间，我每天都是哭着过，基本不出门。

“在我下定决心还俗的当天，却突然看到观世音菩萨出现。非常神奇，不可思议，我自己都不相信。当时观世音菩萨的出现，立即让我身心感觉很不一样。什么都没说，只是拿着一个宝瓶，非常慈悲，气场很不一样，让人安宁，让人感觉很舒服。然后就收到了香港 C 寺的邮件，欢迎我去参加禅七。是一个居士跟 C 寺说的，因为她们看我上课总是走神。我起初不去，因为我不想出门，多次拒绝。居士就跟 C 寺联系，后来 C 寺就亲自给我打了两次电话，不好推辞，我才勉强去了。去到 C 寺我就惊讶了：C 寺的那尊非常高的观世音菩萨正是那天来阻止我还俗的同一个，一模一样。我到了 C 寺，状态也不好。他们让我来了这儿就跟着好好修，彻底放下心来。我就很老实，跟着打了几天禅七，真的是身心内外焕然一新，非常舒服清凉，就像那天观世音菩萨来到身边一样，感觉非常好，说不出来。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想过还俗的事。”

贤启法师又说：“你们受了那么多委屈，为什么不想办法？”D 尼师答道：“不知道谁可信不可信。我那时候都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一年多时间，哭过来的，没有跟人倾诉。”又说：“法师，我能忍到今年，也是想顺利申请到读博士，就离开。因为读美国博士要七八年时间。现在，我在想办澳洲的工作签证，可以一次性办四年的。”

然后 D 尼师告诉贤启法师，她六月份打算回国一趟，要去北京办

事，龙泉寺的 C 法师给她订了票。贤启法师担心她的安全，想让她推迟几个月再国，或者秘密回国，但 D 尼师说等不了那么久，还是坚持要回国。

## 55 黎明前的黑暗

### (一)

之前跟贤启法师讨论发布媒体的方案时，贤启法师说，再对师父作最后一次劝谏，如果没有效果，再发布媒体。原本我们商议了做系列报道的方案，而在“性侵”事件浮出水面后，贤启法师又改变了想法，他想把他和D尼师的聊天记录截屏发出去，还想把我在精舍录制的视频一起发。其实我对于要在媒体上公开发布我的视频感到很担忧，但几番思虑之后，我决定舍弃个人小节、维护大局之义，就同意了。而现在，劝谏也作了，方案也重新商量好了，但法师又停滞了。六月下旬的一天，贤启法师说，不着急了，他要影响寺里的法师，这个过程可以长一点。看来他是明确，暂时不发布媒体了。感觉法师现在变得越来越“善变”，我越来越不知道该怎么配合他了。

其实就不要说他了，此时我状态也很不好。为了推动对师父的举治，能想到的办法都已经努力去做了，到了现在，事情已经过去四个月，如今越发感到事态好像纹丝不动，我不知道我还能为此做些什么，也无法安心修行，现在我似乎找不到自己存在的意义，心里很焦虑。我能联系的人很少，出家以后，我的“人脉圈子”基本上就只有极乐寺的尼众了，加上我以非常的方式离开体系，又举报师父，现在就连极乐寺的尼众也难以联系了。当前我能联系的只有贤启法师、法律人士等少数几位知情人，有时心里很苦闷，想找人倾诉，但对他们又感到不是那么便于吐露，因此很多时候还是只有默默地承受。有时候有事给他们发信息，没有即时收到回复，我就会一直对着手机等着。这几乎是我仅存的与他人的真实的互动了，似乎只有这种互动会让我感到一丝自己的存在。如果不是对着手机，就是默默地坐着，头脑漫无

边际地思考。我觉得我不应该这样，因为觉得这是在浪费生命，但如果要做些什么，又觉得做什么都找不到目的。无论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感觉都不对。

也许，我们现在进入了黎明前的黑暗。

我在发送劝谏信后，就没再回到贤启法师的所在地，跟法师交流互动的次数少了，对于他现在做推动工作的情况也了解得少了，也不知道现在僧团内部是怎样的情形。6月26日，我发邮件给贤佳法师，询问现在龙泉寺及师父的情况，法师回复告知我说：“因为贤启法师到机场见贤D法师（注：即D尼师，下同）而谈话的事缘，接贤D法师的贤Shu法师和贤T法师确信师父有严重问题。他们回龙泉寺后，基于贤启法师发给诸位执事法师的《龙泉寺自清自律提议书》，同贤D法师一起做一些执事法师的工作，希望认识师父的严重问题，一起以‘不合作’来抵抗师父、架空师父。已经说动了C法师、Song法师等。贤L法师虽然确信师父有淫行，但为师父辩护，想保师父。还有R法师等人的说服工作可能不好做。师父可能还不明确贤D、贤Shu、贤T法师私下做的工作，如果知道了，可能会采取打击措施，现在只是扣帽子污蔑贤启法师（说贤启法师想争夺龙泉寺领导控制权等）。可能由法律手段才能有效解决师父的问题，需要说服贤D法师同您一起配合贤启法师揭举师父，但贤D法师想保住师父的名位，只想内部架空师父，不愿法律手段处治师父，这需要继续沟通。贤D法师在龙泉寺的安全应该没有问题，因为有贤Shu、贤T法师等多人保护，师父不好安排人在寺里作谋害事，但贤D法师7月1日去澳洲后孤立无护，会有些危险，但贤D法师不愿放弃澳洲的‘事业’。其安全保护只能到时看情况。”（注：引文第一句话的事由大

致是，D 尼师初回国，贤启法师到机场见她，同时，因为 D 尼师准备入住龙泉寺，所以贤 Shu 法师和贤 T 法师受师父委派去接 D 尼师，原本不清楚事情原委的贤 Shu 法师和贤 T 法师从贤启法师和 D 尼师的谈话中开始了解到师父的严重问题。更详细情形可参看贤二法师著的《凤凰岭惊梦》2021 年 9 月第六版的记述。）

看起来事情还是有些松动，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糟糕，我由此又获得了一点动力，不甘心“沉默”下去，我在考虑给我的班导贤 Bu 法师写一封邮件。先前我在精舍时，她和贤 Bo 一起去做我的思想工作，我跟她透露短信事件的详情，那时候她表示不能完全相信，而现在几个月过去了，我们掌握到越来越多有力的证据能够确凿地证明师父的问题，这不是她在封闭的极乐寺环境里能够了解的，所以我想把我了解到的情况如实地告诉她，好让她对于未来我们可能面临的状况有个心理准备。

## (二)

当天我就写好了这封信。在信中我说道：

{ 贤 Bu 法师吉祥！离开精舍之后这几个月的经历，不论是在我出家之前，还是出家之后，都是我万万料想不到的。您一定也很关心，当时我对您诉说的事情，真相到底如何。简洁地说：1. 师父本人确实发送了淫秽短信。2. 有极乐寺的比丘尼法师指称，师父跟外派的比丘尼法师发生过实际的淫行。下面向您叙述一下这些结论是怎么得来的。

我离开精舍后，得到正义人士的帮助，他们代我向国家司法部门进行了举报。司法部门在调查中证实，我所叙述的情况真实不虚，并

且技侦人员鉴定：这些短信确实是师父本人所发，不可能是手机被他人恶意使用、手机号被盗用、手机卡被复制等情况，更不可能是服务器被篡改。

其实，即使没有专业人士的意见，一般人只要看到师父的手机短信对话内容，以常识就可以判断，不会是盗号等情况。因为师父和龙泉寺的法师进行工作互动的短信，和发给比丘尼法师的性骚扰短信，严丝合缝，穿插自如，如果是盗号，短信对话的内容怎么会对得上呢？

下面是部分短信记录：……

实际上，师父下手的对象，远不是只有我一人。从2017年12月底至2018年1月仅一个月时间，师父同时跟六位外派的比丘尼法师进行男女性话题的对话。我们班的同学，除了我之外，还有贤 Guan 法师、贤 Gou 法师、贤 Gan 法师，都遭受到了这样的精神迫害，各人深浅程度不一。

我离开精舍之后，仔细回顾这个过程，想起精神失常的贤 Chang 法师、贤 Heng 法师——我曾经亲近的班导法师和同学，她们也都曾经到过日新精舍，她们都在被外派回来不久后就精神失常了。还有贤 Dang 法师，我不知道她是否也到过日新精舍，但相同的是，她也是在外派之后疯掉，她被送回来的时候就已经不行了。为什么会有这种巧合？为什么同样的遭遇会发生在这几位都是内向、柔弱、年轻的同学身上？

这时我想起，贤 Chang 法师一派回来就被任命做了我们的班导，当时我们刚剃度，我跟贤 Chang 法师十分亲近，接触和交流很多，有两次她跟我说的话，让我十分震惊。一次是，她告诉我她在外面的时候想过要还俗，她说原因是她在外参学的时候，对师长和团体的信

心产生过很大的动摇——这跟我在精舍被师父的性骚扰短信整得濒临崩溃时的想法太像了！更震惊的一次是，她说：“语言文字的东西，看你怎么理解了。比如说‘做爱’这个词，我以前会觉得它是一个脏词，现在不会了，把它拆解来看，也就是一堆笔画。而且可以把它理解成很美好的东西。”（大意）这些当时感觉匪夷所思的言论，此时终于找到了解释的可能性。我怀疑这三位法师在外派期间也遭受过师父的性骚扰短信，而且可能她们遭受到的是实质性的迫害。以她们的性格特点来说，是比较容易被利用的。

您可能会觉得我妄加臆断了。但如果我没有亲身经历这件事，我绝不会往这方面想。况且从戒律来讲，“见、闻、疑”三根都可以成为举证是否犯戒的证据。而在法律人士看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疑点。当时间推移到了最近，事实证明了我的怀疑不是臆想。一位外派的极乐寺同学亲口证说，师父和极乐寺的外派同学有发生性关系（但她所指不是上述的三位）。我手头有她的证词，但为了保护其本人，具体细节暂不详说了。

事情叙述到这里，虽然只是短短几页纸，背后却有着说不清的曲折和艰辛。我一直想知道，当我不辞而别之后，日新精舍和极乐寺都发生了什么。不过可以确知的一点，师父多次向人宣称我有抑郁症、精神病，让人防范我的言行。在师父的手机短信记录里，可以看到师父和贤 Huang 法师的互动：

186\*\*\*\*\* 139\*\*\*\*1244 2018/2/7 18:46:15

师父，贤 Huang 担心她手上的信息会对您造成伤害。

139\*\*\*\*1244 186\*\*\*\*\* 2018/2/7 18:46:49

什么信息？她有抑郁症

相比之下，我所遭遇的这些算是温和的，为我伸张正义的贤启法师就遭受到了师父猛烈的攻击和打压。贤启法师在大年初一给龙泉寺僧团执事层约 30 位法师发布“自清自律倡议书”，公开了我亲笔书写的证词，试图在僧团内部从戒律的角度解决师父触犯粗恶淫欲语僧残罪等戒罪的问题。而后，师父一是阻止收到倡议书的法师打开文件，要求删除；二是不惜妄语屡屡掩盖自己的丑行；三是给贤启法师施加压力，想方设法阻扰贤启法师推进此事，例如最近给贤启法师扣帽子说他想篡夺龙泉寺的领导权，种种手段，不一而足。师父还一度宣称有敌对势力对国际弘法事业进行破坏，却始终不选择报案，协请司法部门进行专业的调查。

我们在艰难的进程中，至少有一点胜利的收获，那就是在我的事件发生后，C 法师多次跟贤 Bo 法师沟通，让贤 Bo 法师知会外派的同学们：收到以“依师”为名的淫秽短信不要上当。这样，包括贤 Bo 法师、贤 Ai 法师在内，大家的正知见可以得到确立，她们不会再说淫秽短信是师父用来调教弟子的方式。

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师父的犯罪嫌疑远不止性骚扰短信一案。戒律方面的问题就更不用说了，师父如果淫行属实，已经不是比丘。除此之外的戒律问题也有很多，此处仅举一例，一位亲近师父多年的比丘法师指出：“师父在结夏安居期间出界经宿，向来不作‘出界受日法’，乃至错过了随众的前安居作法时，则不作安居法。如 2015 年农历四月十六日在泰国出席卫塞节，回寺后也不找人作中安居、后安居法。由此推算，师父可能不足五腊乃至可能没有一腊，没有资格传戒和作比丘的和尚或依止阿阇梨（注：受戒者、依止者心清净则受戒、依止成立，和尚、阿阇梨自己结罪）。 ”



几个月来，贤启法师不断跟龙泉寺僧团的法师沟通，试图让他们了解事实的真相。法师们一开始响应寥寥，或者拒绝相信，或者抨击、辱骂贤启法师，或者替师父施行对贤启法师的阻扰、打压工作。在此期间，我们仔细地梳理了师父从出家到现在的言行，才发现我们其实这么多年来，是被师父高明包装的巨大光环所欺骗了。这也无怪乎，当初僧团难以有人相信贤佳法师，后来难以有人相信我，再后来难以有人相信贤启法师。

法师您是否记得，在我离开精舍前的最后一天，我对您说：“静观其变。”我想说的是，事实的真相终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如果师父真的下台了，每一个依仰师父出家的弟子将要何去何从，整个龙泉寺系统未来何去何从，会成为我们需要直接面对的问题。

我常常会回想起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那时面临的真的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当时我没有把铁门扣上，给你们造成了安全的隐患，对此我向你们表示歉意。当时我的心里所想的是，一是怕把你们惊醒，对我的逃跑造成障碍，二是心想如果我中途后悔了，还能回来。

在此向您呈上这封邮件，向您说明近况，希望您和更多的同学，能够走好下一步。盼望我们早日相见！}

在写这封邮件的同时，我也给我们班的同学、我的好友——此前被寺里派到香港大学进修的贤 Gui 法师写了一封邮件。贤 Gui 法师因为外出学习，有使用电脑的便利，早在 5 月中旬的时候，她给我发送邮件，告知我说她的学业快要结束，准备回极乐寺，但当时因为师父事件的情势比较紧张，我不敢即时回复，现在感到状况好些了，也借着给贤 Bu 法师写信的机缘，就回信给她。贤 Bu 法师是我们共同的班导。我在信中对她说：“我想给贤 Bu 法师写邮件，可是没有她

的电邮地址，想劳烦您替我向她要一下，好吗？可以直接跟她说，是我需要，她会明白的。若她想直接联系我，也可以把我电邮地址给她。”她不久后回复了我，说：“收到你的信总是很温暖……希望你一切吉祥安好，我现在在寺里。寺里很热，不过同学们都越来越好了，安定、欢喜起来。盼你早点回来。贤 Bu 法师的邮箱：\*@126.com。贤 Bu 法师很关心你，一听到有你的消息，就反复向我问你的情况。你尽快联系她吧？另外，她说这个邮箱不要给其他人。”看样子她还什么都不知道，由此可知，极乐寺的生活还如以往一样的平静和有序，大多数人应该也如她一样，还什么都不知道。她说盼望我回去，但我可能再也回不到过去了，如果她知道了我举报师父，也许就不是现在的心情了。我也不打算跟她透露师父的事，因为她在体系待了太长的时间，对师父有着极强的信心，估计这个话题跟她是很难交流下去的。

我给贤 Bu 法师发送邮件后，原本以为会得到积极的回应，但过了两天也没收到回复，我又联系贤 Gui 法师说：“我给她发了邮件，但一直没收到她的回复。您若方便，可不可以将此情况转告她一下？”贤 Gui 法师说：“我提醒她。”但又过了几天，仍然没有回复，我便给贤 Bu 法师重新发送邮件，然而这次却收到了系统反馈的对方拒收的通知。

我第一次遇到邮件被拒收的情况，不清楚是什么状况，上网一查才知道，原来邮件被拒是因为自己被对方拉入黑名单了。

### (三)

我很郁闷，也很纳闷：前面贤 Gui 法师不是说，贤 Bu 法师很关心我，还让我尽快联系她吗？为什么我联系了她，她却不回复，甚至

还拒收了我的邮件？我想不通这是为什么。不过，这比起这时期陆续听到的龙泉寺的消息来说，实在是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情了。

据说 D 尼师已经到派出所为自己遭受师父“性侵”之事正式报案，但是报了案不久又撤案，反复不定。作为师父之最器重弟子、也是龙泉寺主心骨之一的 C 法师终于弄明白了事情真相，他开始是支持举治师父的，但是不久后的一天，他离开了龙泉寺，说他去江苏铁山寺（龙泉寺分道场之一）了，说是要静养。前期曾协助师父介入普济寺管理、想约见贤启法师曝“猛料”的 R 法师，现在退出了这件事。一直在外东躲西藏的贤启法师回到了龙泉寺，原本想好好做通师兄弟们的思想工作，但是却引来了纷诤和对立……虽然我没身在其中，但是从这些消息里已然能感觉到现在龙泉寺僧团内部的状况很混乱。我的心随之动荡起伏，但是又一筹莫展。原本前几天听说事态乐观，我觉得有了希望，而现在的我又颓靡了起来。

在这个处境里，我又恰逢其时地收到了贤佳法师的一封邮件，题为《近事相关〈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经文分享》。《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是一部有 600 卷的佛经，以前在龙泉寺听说的师父“神迹”，有一件就和这部经有关，说是师父曾经闭关阅藏，用 20 天的时间就读完了这部经，相当于每天读 30 卷，而且读完了还不算，师父还能对里面的内容记忆得很清楚，能把主要内容复述出来。那时我们对这样的故事都不怀疑，但现在回过头来想，才发现，我们好像没有谁真的听过师父复述这部经。

贤佳法师的邮件里摘录了这部经当中的五段文，如题所述，是“近事相关”，也就是他分享的这些经文是对应我们当前现实、有指导意义的。其中有一段经文这样说道：“若有能发大菩提心，精进修行布

施、净戒、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心无厌倦，虽遇种种恶友退缘，而不退屈，是菩萨相，具此相者名为菩萨。又舍利子！若诸有情修诸善法，心无厌倦，受持净戒，终不毁犯，常乐利乐一切有情，虽遇苦缘，而无怯弱，随所修学，愿与有情同证菩提、毕竟安乐，是为菩萨摩訶萨相，具此相者名为菩萨。”

这段话让我感到特别契应我的心境，读了之后，很是激起我的一番感慨。我回复贤佳法师道：“感恩法师的分享和策励！目前我确实觉得自己面临前所未有的逆境和考验，我很想保持安稳的身心和恒定的用功，但我觉得很艰难，有时很难提起心力。但愿这件事能尽快水落石出，有个圆满的结局。”又问道：“现在僧团里情况如何？您的处境有没有比之前好一些？”贤佳法师答复：“宜多忆佛念佛，并适当多读经闻法，由三宝加持力、闻法思维力等长养正念正知。龙泉寺僧团中大多数执事法师已知道师父的丑事，有些法师似乎有所解脱而光明积极，对我比以前亲近融合，有些法师似乎不能、不愿接受事实和未来失落，有些沉闷，但应有所省思，对我不像以前那么冷眼对立。我在僧团的处境比以前好些了，用手机的时间也放得开一些了。此事应该不久就会水落石出。”

## 56 风暴预警

跟贤佳法师交流完没过几天，7月19日，他又给我发了一封邮件，是一位法师和他的交流：

{【某法师】看到你这封信，我很震惊！我没法想象我们的佛教最高领导，也是我们非常熟悉非常亲近的法师……我带学生去过好几次龙泉寺，尽管对某些理念有不同的看法，但对贵寺所取得的成就都非常赞叹。你的附件，我都没勇气读下去。我宁可信这一切都是“假的”“虚幻的”，但我们想想看，无风怎么生起浪花？这样的事情，不论是否真假，还是要靠事实说话，要有根据。在此我提如下几点意见：

1) 这是僧团内部事务，不要发给政府官员、俗人和普通僧众。

2) 依法不依人。僧团内部先调查清楚，特别是龙泉寺内部僧团组成羯磨，按照传统审查，学大（注：“学诚大和尚”的简称）是否违背戒律。若违背了，按照戒律处之，让他还俗，退出僧团和一切佛教领导职务，龙泉寺重新选举主持。

3) 若有违法现象，国家法律会做出审批。作为公民，人人应该遵守法律。

佛法如珍珠，是真理的体现，不会因某人自身的道德败坏而减损和染污，尽力做好自己，服务僧团，服务大众。

【贤佳】阿弥陀佛！所言甚是，感谢提示！我会坚持下去，将此事善始善终。学诚法师完全不承认罪事，还反诬，一些执事法师也护他，意见纷争，难以羯磨举治，不得已才报政府。

【某法师】昨晚还是把你的附件看完了。我相信你们两位法师所言。这肯定是佛教界的“大地震”。这不仅是对佛教的伤害，也是对

国家的伤害。

现在看看是否还能争取到龙泉寺内部先处理？一些执事法师护他，也没关系，也很正常，最终还是要讲事实、讲证据。比如你们先在外面邀请几位岁数大一些的德高望重的法师一起来主持这次羯磨法，把那几位比丘尼证人也都邀请过来，把你们编辑好的材料也发给大家，以戒律为准则，以“六和敬”为精神，然后提出裁决。最终的结局是劝他舍戒还俗，让他退出所有的职务。同时也选出龙泉寺的新任主持。如果内部还达不成共识，可暂时向十方招贤，走出龙泉寺的困境，重新塑造寺院的新气象，为中国佛教界做出新楷模。

我本人也不主张现在龙泉寺的管理模式，如果我的判断没错的话，目前的模式是学台湾佛光山组织模式结合藏传佛教的精神管理模式。前者是台湾的山头主义和个人主义崇拜的佛教，后者是以神秘主义和精神控制的佛教。我觉得这都不是现代文明应有的组织框架和管理模式。古代的丛林制和十方招贤制是非常合理和人性化的，应该有很强的生命力，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

【贤佳】您的辨析和提议很好！我和寺里一些执事法师先前一段时间努力争取僧团和合审核、举治，大部分执事法师看了证据材料，乃至亲自盘问举报人，其实大多确信举报属实，但有些法师口头仍质疑，以“从大局考虑”而维护学诚法师、压制举治。学诚法师更是完全否认罪事，还种种反击。他在前几天诵比丘戒时还特意给新老比丘“开示”说，“不实诬告”“莫须有”，不要小团体串通，不相应的人可以移夏离开，等等。僧团内部目前很难和合解决此事。所以我报知龙泉寺体系外的大德法师，希望教内有人能帮助影响、解决此事。

【某法师】非常理解目前的这种现状。

【贤佳】还是寄望教内诸大德法师能帮助影响此事，教内解决，不外扬社会为幸。}

这篇内容读起来能大致了解到，贤佳法师给对方发了有关师父问题的材料。而且根据先前贤佳法师发邮件的情况推断，他应该不只发给了这位法师，还可能发给了不少人。在这个节骨眼上，这样的行动让我感到有些不安，担心后果会不堪设想。于是我回信说：

{感谢法师给末学分享的讯息。法师前不久反馈说僧团里事态进展良好，这时又看到您与僧团外法师的这番互动，有些意外。法师是在计划联合更多的佛教界人士，联名上报政府吗？另外，不知道法师发送给对方的“两个附件”，是什么内容的附件？

末学记得前段时间法师您在某封邮件中提到，大意是说，处治师父还是得依靠法律手段才会得力。您还提醒过我们说，预计此事解决的节点，一是可能在世界佛教论坛之后，一是可能在明年换届之后，故应做好相应的身心准备。这两个观点，末学是很认同的。

末学认为我们更需要的是耐心观察、等待，否则如果这些丑闻不受我们控制地越传越大，很担心反倒不利于案件的推动了。以上观点供法师参考。如您有不同的意见，还望与您交流讨论。}

贤佳法师回复道：

{在道义和自身现世利益的冲突权衡中，有些法师一时被道义激动，时久多虑自身现世利益，心态复杂变动，意见纷争。

另外师父近些天公开说要相信政府、法律，并以交由政府法律为由拒绝一些法师的约见、质问和依戒律行事的要求，应是有所凭恃。

龙泉寺一些执事法师极力主张放缓纠治，而师父积极反击，诱导举报人撤案，挤逼反对他的人，可能不久之后纠治他的力量被破坏，

反对他的人被挤走，就没有人力纠治他了。风平浪静之后，他成为“不倒翁”，可能没有人敢纠举、能纠举他了。他可能更加有恃无恐、肆无忌惮，一如既往地侵害尼众，变本加厉地说相似法，破坏律制。所以我不敢过于放缓，不敢消极等待。发给教界一些大德法师，是希望他们发挥影响作用，促进处治师父，或直接劝逼师父下台还俗。

祈愿诸佛菩萨加被此事早日解决。}

接着，贤佳法师给我转发一封他在7月15日发出过的信，题目是《风暴预警：学诚法师被举报重罪风波》（下面简称《风暴预警》），这便是先前那位法师收到的内容。这封信这样写道：

{法师慧鉴：

今年1月，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极乐寺（北京龙泉寺下院）比丘尼释贤甲（化名）向北京龙泉寺都监比丘释贤启举报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北京龙泉寺住持释学诚给她长时发短信进行精神控制、逼索淫行。释贤启通过法律途径证实：释学诚手机有给多位极乐寺比丘尼发大量性话题短信逼索淫行。2月，释贤启提报龙泉寺体系主要执事比丘，呼吁启动戒律调查。释学诚找出各种借口阻止调查，并抹黑释贤启起魔障、被人利用，导致大多数执事比丘质疑、不信。

6月，另一极乐寺比丘尼释贤丙（化名）到北京龙泉寺向一些执事比丘举报释学诚发性话题短信和淫乱强奸尼众弟子的情况。经过盘问察核，一些执事比丘确信举报属实，一些执事比丘质疑，一些执事比丘力图回避、压制。释学诚依然不承认并阻止寺僧成立自清自律戒律小组进行调查。附件是部分相关资料。

此外，两位比丘尼都提到至少有三位被外派的比丘尼后来精神失常，或被遣送回家，或被送至小庙，这些比丘尼也都可能是惨遭侵犯，



导致精神崩溃。

依律所说，恶比丘有大势力，僧中不能举治，可请由王臣治之。此事已报相关部委及司法机关。

若政府给予高度重视，由司法机关立案侦查，将释学诚绳之以法，渐渐会在佛教界内和一些社会人群中传知。若政府有某些考虑而不处治释学诚，有法律专家和教内大德建议诉诸媒体公众舆论，届时也会在社会上广为人知。

教内僧俗和教外人士得知此事后，可能会质疑、谴责释学诚、北京龙泉寺体系，并殃及整体佛教，因此在此报知，以便有所预备。

此信息也祈请就方便转告教内其他大德法师，或者您将他们联系方式（电子邮箱或手机号）告知我，我直接发给他们，以便他们也有所预备，您看合适吗？

此是教界丑事，作为龙泉寺系统的早期比丘，我也有相关罪责，心中愧疚，而不敢覆藏，但愿尽量减少损伤，也愿教界从丑事中警省而新生。

（此资料目前还不到公布网络媒体的必要时机，切请勿公布网络媒体！）

祝愿法安

贤佳敬上}

落款的日期特别写为“2018年韦陀菩萨诞日”。原来，法师向教内人士发这封信的那一天是农历六月初三，正是佛教中大名鼎鼎的护法菩萨——韦陀菩萨的生日。看来他是特地选择了这个日子，应是有祈求三宝加持的用意。

这篇《风暴预警》真是恰如其名，读来真的有种“山雨欲来风满

楼”的气息。不知道接下来事情将会如何发展？

## 57 《一些交流讨论》

自7月12日开始，贤佳法师就持续每天通过邮件分享资料，发邮件的时间基本上都在早晨。在7月22日以前，这些邮件的主题主要是“近事相关经文分享”，例如法师分享过《佛说方等般泥洹经》《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般涅槃经》《大般泥洹经》《法华经》的经文摘录。在看到不懂的内容时，我会请教法师，法师会较快地回复，给予解答。

如有一次法师分享了《大般泥洹经》的经文摘录，里面有一段话是：“僧有三种，犯戒僧、童蒙僧、清净僧，于三种中坏犯戒僧及童蒙僧，不坏清净僧。犯戒僧者，愚騃凡夫顺犯戒者，不相检察，为贪浊故而共和合，是名犯戒僧；正使自身能持戒者，亦复名为犯戒数也。”

我问法师：“‘正使自身能持戒者，亦复名为犯戒数也’这句怎么理解？为什么自身能持戒，还为犯戒数呢？”

法师回答说：“虽然自身持戒（通常自行之戒条），但‘顺犯戒者，不相检察，为贪浊故而共和合’，于众行戒法不清净，因心贪浊而于自行戒也不清净，所以说‘亦复名为犯戒数也’。”

我又说：“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是因为僧众中有不清净者，而自己即使持戒清净，但跟不清净者和合，所以在犯戒数之中？”

法师说：“是的，不尽力举治而以贪浊心苟且和合乃至积极维护，则有罪过。”

这样，我对经文的理解就加深了，对于眼前所经历事情的认识也更契合佛法的义理。我感受到这就是对佛法的活学活用，佛法博大精深，但非遥远难及，它就在我们身边，就看自己是否有心学习和体察。

到了7月22日以后，邮件的主题便是以“一些交流讨论”为主了，每天都是这个题目，不同的只有日期，表明是当日更新的。《一些交流讨论》系列邮件的肇始，我觉得可算是先前贤佳法师发送的某法师对《风暴预警》一信跟他作的反馈和互动，所以，在学诚事件还未尘埃落定的这个非常时期，这个主题邮件很大部分便是围绕“学诚事件”展开的。特别是在8月1日之前，这个话题尤显尖锐，同是佛教领域下，来自四面八方的、各种各样的对这件事的意见、看法，或褒或贬，或赞或抑，或质疑或肯定……如井喷一样的力量，透由这个窗口传递出来。

如我前文所述，我们在极乐寺的修行生活非常封闭，一方面，我们不得与外界交流，另一方面，寺里也不会邀请外面的法师来给我们讲法，乃至不支持、允许我们阅读、学习体系外法师的书籍和开示，所以，无论大家出家前有怎样的阅历，在出家后，在佛教的领域，眼界通常都很狭小。退一万步来讲，即使没有受到这么大的限制，我们在出家伊始，也不会一下子接触到很多法师，与之有大量的思想交流和碰撞。

但有了“一些交流讨论”的平台，情况就不一样了。贤佳法师通过在龙泉寺十几年的学修和承担，在佛教界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人脉资源，他能够和我们接触不到的那些人交流讨论，随之把有参考价值的内容（或正或反）尽数客观呈现，这对于开阔我们的心胸见识是一个很便捷的途径。如我在这段时间里阅读这些邮件，感到收获很大，特别是我是这个事件的当事人，在经历了很多波折、有了自己的思考之后再来看大众的评论，体悟也更加深刻。我无法完全用自己的语言来转述这份所得，因此，只有摘录一些我较有感触的原文于下，由读者

朋友们亲自来感受。

同是“学诚事件”的主题，参与交流讨论的人的视角多种多样。例如有对处理事件的真诚建议：

{【法师丙】我这几天尽量多去忙寺里建设等事情，尽量不让自己想学诚法师这事，但很难，一想这事就非常的失望和痛心。学诚法师一直是我崇仰的上座、学长，现又是我们大陆佛教的头面领袖人物，他住持的、我以前常带居士们去亲近的龙泉寺，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很好，我常引以为自豪。因为熟悉龙泉寺，好些年前就担心和怀疑过龙泉寺的这条路，到底能走多远、能走多久，但每次看到龙泉寺的网络上或其他媒体上学诚法师的讲话等，头头是道，看到他的沉稳，我都在内心尽量说服自己——自己疑虑是多余的……

现在这事既然发生且都这程度了，我们作为正信有担当的佛子，既已许身续佛慧命、荷担佛祖家业，就不能回避遮掩或放任其溃烂。我从您传来的附件内容分析，其种种问题，已不仅仅只是严重违犯教法戒规的问题，极有可能已涉嫌刑事犯罪，能否尽量再把证据梳理、完善和固化，包括对受害者进行了解盘问的录音等等。之后再认真咨询相关律师（最好是资深且正信佛教的），是已否构成犯罪。若是，请律师约谈学诚法师，向他讲清楚问题的严重性和后果，让其以健康为由，主动向政府等部门辞去一切职务……}〔《一些交流讨论（20180719）·（三）》〕

有对事件的质疑和辨破：

{【龙泉寺体系法师甲】法师，请适可而止。

【贤佳】感谢提示！怎样是适可呢？

【法师甲】我对所谓的举报人及事实有疑。在没有搞清楚真相之

前，大肆扩散，有没有想到万一您搞错了怎么办？

【贤佳】已多方确认无疑。这样严重的事我不敢乱说的。建议您来龙泉寺一趟，找S法师、T法师、D法师等人质疑，他们有很多证据资料和亲身的观察审核。

【法师甲】一切唯心造。我只能说如果师父是被人陷害的话，您就是最大的帮凶。堡垒从内部攻破，“福智”也是这样被破坏掉的。

【贤佳】本身腐败，病入膏肓，需要手术救治，而不宜忌疾讳医。

【法师甲】我所指的是被外部所破坏、迫害，外部力量的有为之，进一步引发内部的相互破坏。事情的原委还没弄清楚之前，这么做难道不怕做了别人的枪手吗？

【贤佳】已经多方确认无疑，不宜停滞于无端犹疑，错失“治病”时机。建议您积极查询此事，不宜安住疑地而不查明真相，更不宜以己无端之疑指责、干扰他人无疑之行。正如有人对佛法怀疑，却不愿去积极了解，而总以己之怀疑去指责、干扰他人学佛，岂是明智？岂是善业？

【法师甲】所指多方，可能代表真相？对善知识的不信，即是大病，可曾医治？对此等之事，法师的心态过于偏激，做法更甚。

【贤佳】末法时代伪滥众多，“善知识”可能正是恶知识，盲信盲从岂非大病？岂是中正？宜多平心了解，否则可能自误误人。极乐寺尼众这样受侵害，我们盲目宣导依止“善知识”是最大帮凶。}{《一些交流讨论（20180719）·（一）》}

有谨慎的提示：

{【法师丁】说实话，这件事我也感到震惊，难以置信，无论怎样，我认为都不可以发酵，因为伤害的是整个佛教界。

记得我在厦门的时候，我们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的僧人，每天晚饭后，都会穿过厦门大学的校园，到海边吹吹海风，纳凉。1991年的冬季，一个还俗的和尚杀死了厦大的一名女学生，我们3个月都不敢走出寺院，更不敢穿行于厦大，甚至连市区购物都很少去，整个厦门都在议论此事，我们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指指点点。一个还俗的和尚都引起了这样的后果，如果这件事在社会上引起了关注，受害的是每一个出家人，这是一场灾难，是颠覆性的灾难。连他都如此，谁还会再相信我们出家人呢？

戒律要严格，道风要整肃，但是，方法一定要恰当，否则，两方面的危害都是难以估量的。宗教领袖年轻化是错误的，草根寒门出身的人，无论僧俗，炫耀和补偿的自卑心理都是小人得志而猖狂的根源，无奈何：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众。请斟酌！！

【贤佳】是的。感谢提醒！我会注意分寸，但不忍心不了了之。众多人顾虑身处其中的“佛教大局”，谁可怜那些受侵害的比丘尼？怎么保证极乐寺比丘尼不继续受侵害？佛教律制如何能得到尊重而不至于破败无止？

【法师丁】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不顾及大局的做法，就很如法吗？我们切切不可顾此失彼，戒律是为了什么？佛教的大局不顾及，戒律还有什么意义？希望你能顾全两方面，把影响降低到最低的程度，才是真正的维护戒律的尊严！！

【贤佳】是的，应该兼顾，坚韧谨慎而行。感谢提示！}〔《一些交流讨论（20180719）·（四）》〕

有对处理方案的商榷：

{【法师庚】不忍痛无以治顽疾，他敢顽固抵赖，就是有恃无恐，

必须采取最严厉手段包括向国外公开揭露，给他下马威。

【贤佳】是的，向社会乃至海外揭露，万不得已而做。目前或许还有希望教内解决，已有名望法师表示参与此事解决。此事资料我也发给了佛协一些副会长和驻会干部以及中国佛学院的干部，他们也可能发挥影响作用。}〔《一些交流讨论（20180721）·（一）》〕

有从戒律角度探讨处治办法：

{【法师辛】其所犯已经十分严重，当逐出僧团、开除僧籍，然后交当局审判治罪！

【贤佳】是的。如果龙泉寺僧团能够和合举治学诚法师，对其作灭摈羯磨（破重戒的恶比丘强横不接受僧团审问、治罚，而其罪行僧众公知，那么可以不现前遥作灭摈羯磨），则其僧人资格自动取消。然后由政府依国法审判此俗人。这是最理想的。但目前龙泉寺执事法师意见纷诤，还有很多新戒比丘被限约不被告知实情，因此龙泉寺僧团不能和合举治学诚法师，只能求助政府和龙泉寺外诸大德法师劝谏、逼迫学诚法师还俗退位。}〔《一些交流讨论（20180721）·（二）》〕

有对“忠孝观”的探讨：

{【龙泉寺体系法师宿】一方面，毕竟师父曾经对我们有重大的恩德，而且他对佛教和几个寺院的贡献与无量功德也是不可磨灭，而且在佛教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他因为出问题而倒了，会严重地伤害到广大僧众和信徒的宗教感情和信仰；另一方面，听说佛教界很多大和尚都有这样的腐败行为，如果不如法如律地调查和制裁，彻底清除毒瘤，以儆效尤，树立正气和道风，那么就是姑息养奸，纵容和包庇佛教的腐败与犯罪。忠孝难两全！究竟如何取舍，是一个艰巨的历史考验。



【贤佳】是的。复杂的利弊情势中，宜把握一个基本原则：以戒为师。这是佛临涅槃的殷重遗教。

【法师宿】龙泉寺毕竟是师父白手起家，给这么多人创造了学佛修行和做慈善的平台，要不还是对他宽容一些吧。

【贤佳】是的，可是如果他不下台，谁能保证他不再侵害比丘尼？谁能保证他不再说相似法破坏律制？此是大害，其他得失是小节。}〔《一些交流讨论（20180728）·（四）》〕

有对“大局观”的讨论：

{【法师盈】什么“佛教史”、什么“大局”，这不应是僧团的逻辑，如果僧团乃至汉传佛教丧失了自我修正的能力，才是最大的悲哀。就像假疫苗，一错再错之后，才会发现，已涉及损害自己切身利益了，一向事不关己的人也开始振臂高呼。可是多少时候我们都是这样任其发展无所作为，无能为力，上层遮掩，底层自我安慰。对假疫苗案主席批示说要刮骨疗毒，汉传佛教何尝不是如此，劣币驱逐良币，死水难入清流，再不刮骨疗毒，真的没有希望了。

【贤佳】所言甚是！对佛教来说，律制是最根本重大的大局。}〔《一些交流讨论（20180728）·（一）》〕

{【法师余】有法师到龙泉寺当说客，劝法师顾全大局放过学诚，他怎么不去劝学诚顾全大局立刻忏悔还俗、投案自首呢？学诚已经破坏了佛教大局，现在还劝你们顾全大局，此人莫名其妙！二贤法师不忍把学诚的丑恶公诸媒体，一直在维护佛教大局，可是谁来维护二贤法师、谁来维护比丘尼、谁来维护佛教戒律呢？}〔《一些交流讨论（20180730）·（一）》〕

有同情和鼓励：

{【法师辰】看了大家的讨论，很担心道场的安稳。建议无论发生什么问题，法师们都应该从荷担如来家业的大局出发，如法守护好寺院的一切学修和弘法事务，令僧俗大众安心。说到底，个人因果个人承担，每个人的学修都是自己来完成的，个人三学的成就不能由他人授予，也不会被他人带走。每个人都如法修行，在为道场和大众的服务中培植福慧，并以此来成就个人的菩提心愿。只要主要负责的法师都能如此用心，道场的稳定就经得起任何考验。}〔《一些交流讨论（20180728）·（三）》〕

有正气直言：

{【法师成】淫行发生于2016年9月24日！多讽刺，就在两日后，平兴寺三坛大戒正式开始，他是戒和尚。在律宗道场受戒，那是四百多戒子引为殊胜的一堂戒，十方信众赞叹。登坛时，戒子跪在路两侧，以事佛之心迎请他们的戒和尚。一个人的人格要如何分裂，才能在淫行之后，受那么多清净发心戒子的礼拜而无惭愧，还能坐在巍巍的戒坛上，无畏因果，理直气壮地传戒，把佛陀二千多年前的传承，历代佛子心中护念的最高神圣与庄严踩在脚下，难道他是故意的么？}〔《一些交流讨论（20180730）·（二）》〕

{【法师结】有人指责二贤法师汇报学诚事件是不尊师，是忘恩负义！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尊师重道都是应该的，但应该是良师益友才尊，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戒律），否则，“道不同，不相为谋”！

【贤佳】中国传统《孝经》说：“昔者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诤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诤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诤子，则身不

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诤于父，臣不可以不诤于君。故当不义则诤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又说：“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一些交流讨论（20180801）·（五）》〕

**也有忧虑的表达、积极的慰导：**

{【居士腾】我最近对中国佛教真的一点信心都没有，胳膊拧不过大腿。其他法师们都静观其变，等着坐收渔翁之利……世间复杂，佛门也远非清净之地。净土只在人心啊！

【贤佳】此次事情是大冲击，很多人不知所措，很多人习惯性地维护既得安稳利益，很多人选择保持不信，是情有可原的，不是大恶，只是正见正念不强而已。如果坚持努力而让学诚法师下台了，那么很多人可能会有大的警醒和转变。

娑婆世界末法时代难免伪滥众多，重要的是保持、深化对圣三宝的信解，这是无限生命的依止。末法现世的人事是复杂的，但也可以“善者，我之师；不善者，我之资”，“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正皈依于法，特别严谨以戒为师，自然易于安稳增上。另外宜于希求往生净土。净土并不只是梦想或只是内心清净，西方极乐净土如我们娑婆世界一样真实存在，还有其他诸佛净土。净土修行是非常殊胜的，可研读《佛说无量寿经》。即使娑婆世界，到弥勒菩萨降生成佛时也是人间十善净土，可参看《佛说弥勒下生成佛经》。

现在中国佛教似乎大乱，可能是大治的前奏。深入揭示病灶，刮骨疗毒，可能是深入康复和强健的前行。很多法师在观望，也有很多法师在积极支持、参与救治。总之宜应积极乐观面对所有境界，随力种正因，“智者逢苦不忧，识达故”，儒家讲：“仁者不忧，智者不

虑，勇者不惧。” } [一些交流讨论（20180801）•（一）]

一直看到8月2日，在这一天，事情发生了转折。

## 58 95 页 PDF

8月2日早上，我如常地收到法师发来的邮件，打开看，里面有一则消息写道：

{【法师水】(8月1日18:47)事件材料已面向全社会爆发了，全网都在热传，全国人民今晚都将热传这一内容，真的教难开始了。

【贤佳】阿弥陀佛！出乎意料！

【法师水】完了，教难已启动！

【贤佳】阿弥陀佛！下午很多人给我打电话，我接了几个，都是记者，说我的本意没想对外报道，有记者坚持要报道，后面我没再接了。您有什么建议？

【法师水】局面已失控，努力已无效，恐只能放弃侥幸，接受现实，对佛教寄以希望，筹划未来。}

这次，这个消息不待我收到这封邮件就知道了，头天晚上我就已经发现“95页PDF”已在网上传“爆”了，这么大的新闻，用不着特定的渠道才能了解了。我们一度忧心竭虑地“守护”、不想向外界广传的这个大事件，眼看一下说爆就爆了，但在这个当下，我的心情却异常地平静。我点进去看了很多网友的评论，看到多半的人看待这个事情是理智的，这是莫大的不幸之中，让我感到较为欣慰的一件事。这真的是应了那句话：“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而另一方面，龙泉寺却上演了一桩荒唐事：同在这天晚上，“学诚法师”微博上挂出了一张《严正声明》，文说：

{近日，原龙泉寺释贤启（俗名杜启新，身份证号：110……7）、释贤佳（俗名刘新佳，身份证号：110……X），收集、伪造素材，歪曲事实并散布不实举报材料，构陷佛教大德，误导大众。

对此，北京龙泉寺作出以下严正声明：

不实举报材料中，基于伪造的证据以及恶意构陷学诚法师的不法目的，已涉嫌构成犯罪。由此，对学诚法师本人和北京龙泉寺造成的名誉损害，龙泉寺将保留对相关责任人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此事背景复杂、组织运作、用心险恶，北京龙泉寺将提请上级政府相关主管部门组成调查组，对此事给予调查，以正视听。

北京龙泉寺

2018年8月1日}

落款上盖着“北京龙泉寺”的圆圆大红印子，好像少了这沥血般的印记，就难以有力地传达出对于贤佳、贤启法师的罪行的控诉。

我不认为是贤佳和贤启法师把资料传到网上的。想想这几个月走来，我亲眼见到贤启法师一次又一次的犹疑，亲身经历他对于决定好的方案一度又一度的推翻，我想没有谁比一直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他更在意保护佛教的尊严、大众的善根。贤佳法师也是一样，在他先前所分享的资料中，无论是请求教内大德出手相助的《风暴预警》，还是《一些交流讨论》系列邮件，他一直在向大家声明：万勿将举报材料网传、并不想通过网传的方式来解决此事……我相信他没有妄语。所以，我没有对这篇色厉内荏的文字太在意，我相信贤佳和贤启法师也不会在意，因为他们胸怀大义，而邪是不能胜正的。

这一天的邮件里，还收录了一则贤佳法师的父亲的言论，这让我有点意外。这似乎是法师的父亲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线：

{【贤佳的父亲】对待来自四面八方的评论，你定要方寸稳定，坚定信念，不为他论而动摇初心。

父亲认为这次事件从一开始你的举动就是对的，是对的就应该坚

定地走下去，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错的就立即改正。

父亲坚定地支持你，你运用佛界大德来影响政府进行干预学诚弃权下位为上策，父亲极为赞赏。

最坏的结果是学诚继续狂妄作恶，迫不得已将举报学诚犯戒犯罪的事实发至网上公开，那将是汉传佛教的灾难，数以万计的出家佛教徒将会面对亿万双白眼鄙视，更会少有居士供养僧宝，弘法将会更为艰难。更有不辩事非的出家法师（这样的人很多），将会把罪责归咎于你，寻仇报复也不无存在。父亲建议，不到生死关途勿发网帖。

不必回复，注意安全。}〔《一些交流讨论（20180802）》·（六）〕

没想到法师的父亲这样深明大义，真是“虎父无犬子”！

看到这期邮件的最后，有一个更意外的消息，一条附注写道：“8月2日，龙泉寺H法师等对贤佳说代表龙泉寺书记会将贤佳迁单（遣离出寺），立即离开。现在坐车送往城里一家宾馆暂住。”看到这里，有过“逃难”经历的我，心不由得悬了起来。贤佳法师被迫离开了这片他这么久以来一直坚持在守护、也提供给了他一定安稳的阵地，不知道接下来将会面临什么？

同时间流传于网上的，还有贤启法师写的一篇文章，名叫《举报历程》，后来我了解到，这是法师写给龙泉寺执事法师的信，本是作为内部传阅的，但不知怎么也被传到网上了。在这封信的一开篇，我就读到了贤启法师的一番真诚袒露的心声：“诸位同学吉祥！师父怎么能是这样的人呢？如果师父因此而倒掉，对佛教会有什么影响？龙泉寺何去何从？我这十二年追随师父，竟然是跟错人了吗？我这十二年的光阴就这样被否定了吗？未来我能去哪儿？这些是我的痛苦之处。我只是一个想要修行的凡夫，内心有烦恼，也有恐惧。为什么会

走到今天这一步？”（注：详细内容见本书附录五）此时，我已经有阵子没跟贤启法师联系了，读到这些内容，脑海里渐变得影像模糊的他，距离又近了起来。也不知道他现在还好吗？



## 59 做笔录

在网络曝光前几天，因为一些事由，我又辗转回到了最初我从精舍逃出来时寄居的那个小庙。

8月3日下午一点多，我突然收到贤佳法师发来的手机短信，他说：“法师吉祥！刚不久国宗局\*处长带着中纪委国家监委\*主任来见我（给我出示了工作证），说中纪委国监委进行调查此事，领导派他来沟通，希望见到第一举报人贤瀚法师，得到您本人亲自的举报并直接了解情况，然后好开展后续工作。见面地点由我们指定，但他是国家机密工作人员，不能去海外地区，最好能在北京。他说时间紧，想尽快有消息，他在楼下等候。您看怎样？贤佳合十。”

这一刻终于来了。半年来，我等的就是这一天！仍然记得在半年前，也是在这里，贤启法师把刚从精舍逃出来的我送到这里，并带来了法律人士和我一起谈话，在临别前，法律人士嘱咐我注意安全，并说让我做好配合政府调查的准备。当时我兴致勃勃地等候音讯，但后来随着时事的变动和纷扰，已经不知不觉淡去了这个期盼，怎想到恰恰在这个时候，它“回来了”！

这是刻不容缓、义无反顾的事情，毫无疑问要尽快出发，但是因为有一些别的因素，我想等到下周一再走，8月3日这天是周五，也就是要过两天。我跟贤佳法师说这一打算，他说，能提早还是尽量提早，事情能越早解决越好。似乎法师心里认为我今天就出发去北京是最好的，但是因为我联系的陪同人要傍晚才能与我会合，我们最快只能是明早出发，我跟法师说明了缘由，最终确定了行程：明天坐最早的航班去北京。

我和随行人员原本是打算，到北京后自己前往中纪委国家监委\*

主任的工作地就好，但我把这个计划向贤佳法师报告，他转告了政府工作人员后回复我说：“他们说为了保证您的安全，由他们的人同我一起去机场接你们，然后一起到\*主任的工作地。”

第二天的航班很早，我们不到凌晨四点就起床了，从庙里出发去机场的时候四点多，天格外黑，真的让人感受到什么叫做“黎明前的黑暗”。从住地到机场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随着渐渐接近机场，天也开始慢慢亮了。头一天晚上 10 点多，贤佳法师给我发了短信，询问我的航班及预定抵京的时间，我没有及时回复他。因为有法律人士对我做了一些安全嘱咐，让我觉得，对于航班和抵京时间也不能随便透露出去，因此而迟疑着。最后到了登上飞机，等待起飞的空档，我才给法师回复：“8 月 4 日厦航 MF8117 厦门高崎机场 T3-北京 T2（计划时间 07:00-09:45）。”

按正点，飞机应该 9:45 落地，但飞机晚点了，10 点 10 多分我才有机会打开手机，一打开就收到了贤佳法师的短信：“我和中纪委、国宗局接机人员已到机场，会在出口等候你们。”“国宗局、中纪委有领导提出建议请您留住北京，他们安排您住处并保障安全，以便后续还有需要询问您的情况。但尊重您的意向，如果不留住北京，他们今天将您安全送上飞机或火车。您可预先考虑一下。”

接着下了飞机，接近出口的时候，我远远地看见了贤佳法师，他身着袈裟，这使得他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起来很是与众不同。以前很少在这样的世俗场合见到汉传佛教的出家人如同穿平常衣服一样披着袈裟，这种与众不同瞬时给了我内心一份触动。

除了贤佳法师，我并不认识其他同来接机的政府工作人员，不知道哪些人是这个队伍的，就冲法师走过去，打了招呼，这时就有大约

五六个人很快聚拢过来，行动飒爽利落，感觉他们有很强的意识要保护我，似乎多一分迟疑就会多一分危险。然后他们带着我迅速往停车场走，毫不拖泥带水。走路的过程中，没有人多说话，各人之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似乎也特地给我留出适当的空间距离，但又感到人与人之间的气息很凝聚，我不由得跟着他们的步伐快速走。这个氛围中虽然少有言语，但是却无形地向我传递着一份严肃感，让我心里很明晰：现在我来做的是一件特别重要的、容不得半点马虎的事情。

到了工作地以后，吃了工作组特地为我们准备的素食午餐，然后就正式开始做笔录了。我们谈话的会议室里不允许无关人在场，陪同我来的人员也需要在外面等候。我们在桌子两边坐下，坐在我对面位置的有三位工作人员，一位对着电脑负责录入，一位跟我问话交流，还有一位在旁边听。负责问话交流的人是那位中纪委国家监委的\*主任，在旁边听的是国宗局的\*处长。在做笔录之前，他们特地告诉我说，如果在问话的过程中有让我感到难以启齿的、难受的问题，我可以告诉他们，不必勉强口头回答，他们会换一种方式交流。

他们的问题问得很细致、明确，和性骚扰短信有关的事情，我能想得到的、想不到的，都被问到了。而不管是不是我想得到的，问题被问出来的时候，马上就能很明白问这个问题是什么用意，或者说调查人员想要用它来帮助了解什么。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但是我能感觉到调查组的专业性以及他们丰富的工作经验。这场谈话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件需要聚精会神的事情，但是我一点都不觉得累，我很愿意尽可能充分、如实地回答好每一个问题。我也没有遇到哪一个问题让我感到难以启齿，即便是涉及事件当中最不堪的部分，我也坦荡地直言作答。

当时问的许多具体问题，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但有一个问题印象很深。他们细致问了我关于极乐寺尼众贤 A 和贤 Huang 在寺里的一些情况，这两名尼众是唯一被点名问到的人。贤 A 在极乐寺长期担任副当值，地位和势力与贤 Bo 相当，但在我去精舍前后，她不在极乐寺，我在精舍“出事”时，她也没有露过面。贤 Huang 是我住在精舍期间，同在那里学习的一位同学，她和我不是一组的，虽然我们有同住的经历，但交集很浅。在极乐寺的时候，她不是极乐寺的核心执事，按理说不会触及到寺里的核心事情。在我所知的事情范围内，我实在想不出她们两个和性骚扰短信事件有什么关联，如果实在要说有关联，仅有一件事是，在我逃离精舍的次日，贤 Huang 很快发信息向师父汇报相关情况，并说她担心我会对师父不利。虽然事情让我觉得有些扑朔迷离，但是大体可以判断，她们应该是和这件事有某些重要关联，因为有关她们的情况被录入了笔录中——办案人员虽然会问很多问题，但不是每个问题都录入笔录的，只有最重要的、和案件关联最大的问答内容才会被录入。

到晚上九点多，笔录终于结束了，用时近九个小时。工作人员将我们问答中的重要内容整理打印，让我在每一页上签字，承诺所言属实。最后，中纪委\*主任对我说，对我的取证工作已经完成，让我回去静心等候结果。

事情都处理完后，我走出会议室，才知道贤佳法师今天一直都在外面陪候着。陪同我的人员告诉我说，我在里面做着笔录，贤佳法师在外面，还有一位干部跟他在核实一些情况。其间，那位干部拿了一份名单，上面有一串名字，据说是从短信记录里发现的尼众名字，他跟贤佳法师核实那些尼众，包括确认一些字该怎么念。

工作人员把我们送到住宿处，我落好脚后，给贤佳法师发送信息说：“感谢法师今天对末学的陪护，法师辛苦了，请早点休息。”法师回复说：“您也辛苦了！今天他们询问您的大体情况怎样？”我说：“今天的交流很顺利，我感到他们很诚恳。比较核心的，对于短信事件的过程，和几位精神失常尼众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询问。”

考虑到过多停留北京而有安全隐患，我只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急忙返程了。临行时，国宗局\*处长特地送我上车，对我说了番告别的话，其中说道：“请暂时不要对外发声，相信党和政府一定会处理好这件事！”

## 60 “度尽风波，愿一切安好！”

8月11日，贤佳法师给我来信说一些事况：“有比丘尼来信说：‘多方确认（学诚法师辞职），问了Z法师等人，应该不会有错的。’有法师来信说：‘中佛协定于下周三（15号）召开理事会讨论学诚事件，看到时结果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8月15日11点多，贤佳法师给我转发一则国宗局官方报道《学诚辞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说是先前做笔录时接待过我们的国宗局\*处长发给他的。文章写道：

“2018年8月15日，中国佛教协会第九届理事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接受学诚辞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常务理事、理事的职务，同意由演觉副会长临时主持中国佛教协会工作。……

“会议强调，道风正，则教运兴；道风偏，则教运衰。教风建设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佛教的根本大事。教风建设关系佛教的生存发展，关系佛教的正法住世，关系四众弟子的法身慧命，关系万千信众的信仰根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要认真反思，更加认识教风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要毫不动摇地将教风建设作为佛教自身建设的根基，坚定秉持佛陀‘以戒为师’的教诫。

“要牢固树立对于三宝的正知正见正信，坚持师道庄严、以法为依的导向，坚持佛教‘依法不依人’的原则。要积极探索传统丛林制度与现代社会组织民主管理模式相融合的路径，完善落实寺院民主管理体制，积极推动寺院管理现代转型，依法依规做好佛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依法依规开展寺院建设。

“会议要求，全国佛教界要坚定决心，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持之以恒强化道风学风，坚决纠正信仰淡化、戒律松弛、追名逐利、放

逸懈怠、追求奢华等不良风气。切实加强佛教教职人员队伍建设，保持佛教教职人员少欲知足、淡泊名利的衲子本色，展现僧团清净和合的精神面貌，维护佛教清净庄严的整体形象，引领佛教四众弟子爱国爱教、以戒为师、以法为依、正信正行。”

当天下午又收到贤佳法师的来信，说一位法师告知最新确切消息：“学诚案事发最后十多天移居广济寺，佛协安排干部盯守。有关部门人员找学诚核查，在不断拿出证据后，他抗了两天才招认。表示可将他囚禁于房中，有关部门包容，给他设计了一处有小院可以活动的所在。后到十三日，于首都机场将学诚移交给福建有关来接人员，他有四个弟子陪同，在广济寺住处还有两个弟子留守打理。确切消息是，将学诚禁于福清一小寺小院中，事先安装了监控摄像头。高层领导批示：‘努力忏悔，安度余年。’”

8月23日，国宗局\*处长给我发来一个文章链接，是国宗局发布的《关于对举报学诚和北京龙泉寺有关问题的调查核实情况》，文中说：

“我局接到反映学诚有关问题的举报材料后，根据管理职责，进行了认真调查核实。

“第一，举报材料中反映学诚发送骚扰信息问题，经查属实，涉嫌违反佛教戒律，已责成中国佛教协会按照佛教教义教规和《中国佛教协会章程》严肃处理。

“第二，对举报材料中反映北京龙泉寺违章建筑问题进行了调查，现已查明，所举报的建筑，未依法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地方有关部门正在深入调查取证，将依法作出处理。

“第三，对举报材料中反映北京龙泉寺大额资金去向问题，经调

查，涉嫌违反国家财务管理有关规定，已交由地方有关部门依法依规查处。

“第四，对举报材料提及的向公安机关报案有关性侵问题，北京市公安机关依照《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进行受理、初查工作，现正在调查中。……”

我回复表示感谢，他又说：“度尽风波，愿一切安好！”

过了一段时间，国庆节来临，金秋时节似乎容易启人思索，我的身心也渐渐安稳了一些，心里有了空间对这一年发生的事进行回顾和省思，这时感到有很多话想对贤启法师说，便写了一封信给他：

{顶礼贤启法师：

国庆节快乐！许久没有联系，不知您是否一切安好？虽然得知法师经历了很多艰难，但由于种种的原因，直到现在才问候您，末学感到惭愧，也祈请您的谅解。

近段时间，末学对今年所经历的事，有些重新的思考。对于法师对我恩德的深重，有了更深刻的体会；对于自己念恩之心的凉薄，也有了发自内心的歉疚和忏悔。法师心胸宽广，末学知道您并不会在意这些，但作为我，还是希望向法师作一番真诚的表达。

伴随着事态不断深入的发展，末学或耳闻或亲历了很多，越来越体会到，法师对我伸出的援助之手，具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如果不是您，很难想象是否还会有第二个人相信、同情和致力帮助我。毫无疑问，您对末学有救命的大恩，不仅救了末学的身命，也给予了末学的法身慧命以重生的契机。此恩深重，末学现在对法师无以为报，心想只有将来好好修学佛法，但愿自己的每一分增上，都能给法师及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带来利益。末学时不时会回想起，前任班导在那几天



里反复地问我：“你想做尼和尚吗？”现在想来，这仿佛是佛菩萨透过她发出的声音。经历了这样重大的生命课题之后，我真的想过，希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个具备德相的僧人，有机会去保护年轻的后辈，让她们能在安稳的环境里学修，而不要再像我一样经历这么重大的挫折和痛苦。

事情曝光之后，法师一度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可能承受了更加巨大的压力。从某种意义来讲，您的这份承受是因我而起的，您的承受本质上也是对我们的一种保护。

现在，事态的风波尽管已经慢慢地平息，但是可以想象，您在此重大事件中做了这样的担当，此时仍有性命之虞，不但不能像其他很多人（也是因为您的勇悍而直接间接受您恩惠的人）那样平稳过渡，而且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安全地回到修行的正轨上。末学决心好好为法师祈福回向。

现在回过头去看半年多来所经历的一切，末学很感恩命运给我这样的磨练。我更丰富地认识了世界，认识了人性，认识了自己，这些，或许能成为我未来修行路上强大的动力。再次向您致以至深的感恩！}

彼时他应该是已经去了美国，但我未得知确切的消息。我用以往跟他联系的邮箱发送了邮件，后收到了他的回复，他回复的这句话让我感到有些意外，他说，希望能像我一样追求光明。

又过了一个多月，在国宗局的联系、委托下，一座以弘戒闻名的尼众道场同意接收我去入单学修，我开始了新的“征程”。

## 后记

2022年2月底，我完成了我第一部回忆学诚事件经过的纪实作品《梦醒极乐寺》。那时，我在书稿的后记中写道：“由于时间仓促，有许多内容没来得及展开写，可能也给读者留下了许多疑问，那么不妨就此留个念想，等到下一版再叙。”话经说出，仿佛给了大众一个承诺，我就一直惦记这件事。又过了一年，在今年的3月底，我重新动笔，写写停停，历时半年，如今新稿终于完成了。

在完成最后一章的头一天，我收到贤佳法师转来的一则评论，是一位网友在阅读了《梦醒极乐寺》及贤二法师的《凤凰岭惊梦》之后写的，感觉有某种巧合。这位素不相识的网友说：“观中国历史，总是必然中有偶然，偶然中有必然。贤瀚法师的出现对于学诚来说着实是偶然，她纯粹但不狂热，理想但能理性，这不是人人皆能具备的。在家、出家终究是个人因缘使然，心灵成长则是永恒的课题，无论何时何地。无论是依然出家的贤佳法师，已然还俗的贤启法师，还是逐渐成熟的贤瀚法师，都闪耀着人性光辉灿烂的一面。学诚不堪，但却收了不少好弟子，他们的无畏阻止对他何尝不是救赎？可惜，他恐怕是积重难返了。学诚可悲可叹，众生可怜可悯。一个人只有永远不放弃心灵的成长，才能真正进入佛法的奥义。‘未曾清贫能做人，不历世事永天真’，倒了一个学诚，还有李诚、吴诚……面对、反思，吸取教训，才能站起来，如同大地一般，做一个平凡而厚重的人。”

我心里很感谢得到这样的鼓励。我清楚自己没有他说的那么好，但从另一面，我感觉到自己在这件事上曾经付出过的一点发心和努力，是让人受益的。我为此感到欣慰，更加肯定自己的抉择没有错，所历经的艰辛没有白费。同时我也清楚，我的修行不能停留在过去，

如果我想更好地自利利他，做好“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佛子本色，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的生命还有很大的空间等待开拓。为此，我也很希望能够得到更多人给我的批评和指教，希望有更多的机会与有识之士交流佛法，我希望自己能更快更好地成长起来，如此也不辜负在这个事件当中救助、扶助过我的很多人。

随着这几年来阅历的增长和对佛法体悟的加深，我对于学诚事件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有些原来没有特别在意的人和事，现在重新去看，就发现它的闪光之处。也是因为这样，我越来越觉得我经历过的那些事情，有必要尽量全面地还原、呈现给大众。所以在这次的写作当中，我尽量详细地查考了当初的相关资料、记录，尽量认真地回忆所涉的事件细节，以免留下遗憾。但由于时间过去已久，有些记忆难免有小的错漏或误差，敬请读者谅解。若读者朋友们对此书所写有想要探讨、指正的问题，或想作有关于学诚事件和佛教的交流，欢迎来信！我的电子邮箱：xianhan2023@qq.com (3592236823@qq.com)

感谢每一位在此事上付出过心意的有缘人。

贤瀚

2023年9月24日

## 附录

### 【附录一】如何看待宗教背景下的受害女性

（释贤瀚，2022年4月22日原作，2023年10月1日修订）

尊敬的\*\*\*：

您好！我是一名出家女尼，法名释贤瀚。我因为出家前从事过与教育相关的工作，对教育感兴趣，包括佛教本身也属于一种教育，由此因缘而关注到您的公众号。最近在您的公众号看到几篇关注妇女儿童权益的文章，这特别引起了我想给您写这封信的想法。

首先介绍我的简要情况。我生于1984年，2007年大学本科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2016年在福建仙游极乐寺出家。2018年初，我在被极乐寺外派到北京一所精舍学习的期间，收到我的“师父”——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释学诚（下文简称“学诚”）以“调教”为名义的大量淫秽逼迫短信，在经历了从迷惑到醒悟的过程后，我向一名学诚的男弟子——贤启法师揭发事况，随后贤启法师推动调查，证实了我所说的情况，并发掘出学诚对更多女性的侵害行为及其他方面的不法行为。再后来，贤启法师联同学诚的另一名男弟子——贤佳法师对学诚进行了举报，最终举报材料不慎流传于网络而使得学诚事件掀起了一场从教界到社会、从国内到海外的轩然大波。一应当时国际上的“Me too”风潮，此事在坊间也被称作是中国佛教界的“Me too”，并且特殊的是，这是一场由两名出身清华博士的男性出家人为维护女性权益而掀起的“Me too”运动。

如果有关学诚事件，应该会对学诚侵害女弟子的情况有所了解。但学诚对于数以几百计的出家女弟子整个群体的伤害，可能比大众普遍了知的要深广得多，而且基于学诚至今仍未依法得到制裁等原

因，事情如今仍然存在着深重的隐患：没有人能够想象，那几百名被“封锁”的女性的未来。下面我试着将相关情况展开说明，以资参考了解。

我出家的寺庙——福建仙游极乐寺是一座女众寺院，受前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的管理和掌控。极乐寺所在地是学诚的故乡，该寺早年荒废，在2012年时由学诚的母亲郑珍哥复建完成。从2013年开始，学诚陆续派女众到极乐寺出家，往后的人数逐年递增。2013年底，极乐寺尼众僧团初始成立，有17名尼众；2015年10月，僧团发展到有120多名尼众；2017年12月，僧团已有300多名尼众，而且还有源源不断的女居士来到极乐寺，发心出家、等待剃度。极乐寺的人员主要是从学诚住持的北京龙泉寺发展而来。北京龙泉寺是一座男众寺院，有许多慕名到龙泉寺学修佛法的女居士在这里做常住义工乃至想出家，由于按照佛教戒律，男众寺院不能接收女众出家，所以学诚把她们派到极乐寺，安排资深尼师替他完成剃度仪式，并从龙泉寺派遣两名男弟子到福建就近管理极乐寺。在极乐寺出家的尼众，总体上仍然把学诚看作是自己依止的师父。

我于2014年4月以常住义工身份入住北京龙泉寺，2015年10月，我与约50名常住女义工一起受龙泉寺派遣，到福建仙游极乐寺准备出家。2016年3月，我在极乐寺剃度出家。2017年12月，我受极乐寺派遣到北京“日新精舍”学习（随后发生了释学诚对我的短信逼淫事件）。我从2015年10月到极乐寺至2017年12月被外派，其间主要在极乐寺学修，亲眼目睹极乐寺的发展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在2017年一年间见证了三位尼众精神失常。

当时我不清楚她们精神失常的原因，但可以确定，她们都被外派

过（当时不知道她们被派去了哪里），都是外派之后精神失常，她们的性格都偏内向。在她们精神失常以后，极乐寺很快就把她们送走，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她们。直到我到了“日新精舍”，意外地发现精舍里有其中两位精神失常尼众的资料，加上我持续约有两周收到学诚的淫秽逼迫短信，我亲身经历了信仰濒临崩溃的阶段，这时再回想起这几位尼众的状况，就非常怀疑她们也受到过同样的伤害，甚至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2018年学诚事件曝光之后，极乐寺尼众精神失常的事况也流传了出去，社会上很多人都很关心她们的境况，但是极乐寺极度封锁消息，外界难以介入、无从调查。如果她们确实是因受害致使发疯，我们无法还她们应有的公道，或哪怕是给予基本的疗治和照顾。甚至，目前只知道一位已还俗，另外两位究竟下落何在，我们全然不知。我有些忧虑，随着时间越来越延长，调查的难度是否会越来越大，救助她们的希望是否会越来越渺茫？（极乐寺尼众精神失常状况详见【附录1】）

2018年8月初，学诚事件曝光，国家宗教事务局、中纪委国监委等国家部门组成调查组介入调查，于8月23日发布公告，其中证实学诚发送“骚扰短信”的情况属实（可参看《关于对举报学诚和北京龙泉寺有关问题的调查核实情况》[https://mp.weixin.qq.com/s/PYV0kH4V\\_ecsXnSE0mJkdQ](https://mp.weixin.qq.com/s/PYV0kH4V_ecsXnSE0mJkdQ)）。仅从流传出来的学诚从2017年12月下旬至2018年2月上旬不到两个月的短信记录看，学诚在这段时期同时和六位被外派的极乐寺尼众互动，大量发送挑逗、逼淫的短信。令人惊讶的是，多半尼众都对“师父”学诚的欲求表示了顺从。也许这放在世俗生活的领域来看不算特别异常，因为这对于双方来说，可能不过是一场“你情我愿”的互动，

这本“无可厚非”；但是放在佛教的领域，这是非常冲击佛教伦理秩序的事情。而且，有些言谈的内容非常露骨，哪怕是从社会基本伦理道德的层面而言，也是不健康的。诚然，这不是说佛教界人士不可能发生道德的沦丧，也不是说做法律审查时可以因为佛教界人士的“特殊身份”而“情开一面”，而想表达的是，这些顺从“师父”的尼众很可能是被“师父”假借宗教的名义诱骗而受害，但完全不自知。表面上看好像是“你情我愿”的事情而无从追究，实质上，它下面很可能掩盖了一口巨大的吞噬宗教界女性自由灵魂与意志的陷阱。若不就此揭示明辨、引以为鉴，日后很可能会有更多类似的事件发生，会有更多的女性有苦难言、受害无诉、求告无门！（极乐寺尼众突破道德底线的原因辨析详见【附录2】）

退一步来讲，即使不讨论淫秽短信的性质，极乐寺内部的管理也存在对本寺尼众群体的严重精神控制问题，不仅侵犯人权自由、剥夺基本理智，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助成了前述尼众对“师父”索淫的默忍和顺从。概括来说，极乐寺的精神控制体系堪称成熟和完备，它是从龙泉寺借鉴、发展而来，而且利用了女性的弱势特点，形成了更强的控制。发心出家的女众一旦进入这个团体环境，就会不知不觉地丧失掉原本正常的、基本的独立意识，变得完全依附这个团体而生存，把“师父”和团体当作自己生命和信仰的全部依靠，这时再想离开就会非常困难，除非能清醒反思到问题所在、有足够强的决心及外力援助——但又恰恰有一个悖论是，极乐寺的精神控制体系是让人难以获得这些的。2018年学诚事件曝光，丑闻传遍海内外，按常理来讲，处于事件中心的极乐寺受到的震荡应该最大，尼众们应该迅速离开这个危险的境地，但事实上极乐寺“固若金汤”，离开的尼众实属少数，

众多尼众坚持留在极乐寺，坚定地拥护“师父”，认为离开者是“背叛师父”，坚持等待“师父”学诚“沉冤得雪”“复出生教”的一天。这样的事情放在一般人的常识判断和理智思维之下是非常反常的，但在极乐寺却真实地发生着，它和极乐寺的精神控制体系是一脉相承的。事情已经过去三年之久，极乐寺尼众仍然执迷不醒，可见精神中毒之深。受学诚早年的名望吸引而聚集到他的门下来出家的大批女众都很年轻、优秀，在世间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她们当中不乏毕业于清华、北大的高材生以及留学有成的海归学子，如果不是出家，相信她们能够为这个社会创造很多有益的价值，但如今却昏醉于维护一个本质恶劣的“师父”，既背弃修道的本怀，又不能承担社会责任，也不知道她们今生究竟能否醒来？（极乐寺精神控制情况详见【附录3】）

这些女性在出家以前都有她们所属的家庭——没有结婚成家的，有自己的父母；有些已结婚成家的，有丈夫和孩子。有些人的孩子还很小，还需要母亲的抚养；有些人的父母老病，正需要她们的照顾。原本她们都在如许多常人一样的轨道上正常地行进，但是遇到了龙泉寺和“师父”，在所谓“佛教事业”的号召下，她们竟然忍心割舍了自己的“小家”，“放下”了应有的责任。如果说当初是因骗局深迷而无知陷入，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师父”倒台、真相昭示之后，这许多本为追求真理而来的女性竟还执迷不悟，就有些不合情理了。例如一些极乐寺尼众是独生子女或出身于单亲家庭，家中的独母有病、患难、孤苦无依，亟需孩子的照顾，但她们竟然置若罔闻、弃之不顾——众多受苦的“僧亲”（“僧人亲属”的简称）欲哭无泪、呼唤求助，但我们终究难以着力提供真正有效的帮助。这样的事例不是只有



一例、两例，而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不止一位僧亲反映，她们的孩子在出家以前都非常孝顺懂事。许多僧亲描述，她们面对孩子这样的状况，同时面临老无所依的悲苦，这种感觉就有如“失独”一般。但由于她们在整个学诚事件中是比较“边缘”的一个群体，她们的存在很容易被忽视。她们的孩子再怎样不济，也有其选择的成分，但她们呢？是否该当这样的痛苦，权益无从得到保护？在极乐寺现存的数百名尼众的背后，就有数百个家庭，有多少比例的家庭陷入这样的苦难之中，目前无法得知，但能够预见的是，她们的问题解决有赖于极乐寺整体精神控制问题的根治解决。（极乐寺僧亲状况详见【附录4】）

我对极乐寺有着深厚的感情，对于这群与我一同发心慕道的女性同胞，我伤之所伤，痛之所痛。虽然我因为举报“师父”而被极乐寺视为极端不义的“逆子”并被列入“黑名单”，但我始终没有放弃过援助她们的心愿，也曾多方咨询，究竟有什么办法、途径能根本有效地帮助她们走出来，但目前看不到过多的希望。难道她们也要随着学诚事件热度的冷却而渐渐被遗忘吗？也许这种趋势终究无法阻挡，但是只要还有一点改善的可能，我还是愿意去努力。我想您有对妇女权益的关注，有实干的智慧和能力，又有宽广的人脉资源，所以想到了向您求助，想请教您或请您转询您认为合适的对象，我们该如何看待宗教背景下的受害女性，如何帮助她们？

感谢您的聆听，诚盼您的回复！

祝愿春安！

释贤瀚敬上

2022. 4. 28

## 【附录 1】极乐寺尼众精神失常状况

贤瀚本人在极乐寺见过的三位精神失常的女尼分别是释贤 Chang、释贤 Heng 和释贤 Dang（下文简称贤 Chang、贤 Heng、贤 Dang）。我跟她们都有过交往，特别是我和贤 Chang、贤 Heng 有过较多近距离接触，她们都性格内向、温和、与人无争。我在僧团与她们的前期相处当中，没发现她们有跟任何人发生冲突，也没听说她们本人或重要亲属发生重大变故，她们一直都在勤勤恳恳地为僧团服务、按部就班地学修，总体上不见她们有精神异常的迹象，所以，她们的精神失常来得让人感到非常突然。鉴于她们都有过被外派的经历，其中贤 Chang 是外派回来一年后精神失常的，贤 Heng 在回来一两周之后失常，贤 Dang 回来时已经失常，所以事情的根源恐怕还得从她们的外派经历中去找。但有关于她们外派的具体情况，极乐寺大多数人是不了解的，这些情况只掌握在极乐寺极少数高层管理者的手上。下面介绍一些我的亲身见闻，以供参考。

第一位精神失常的女尼是贤 Chang，我仍然记得她开始发疯是在 2017 年 2 月 6 日前后的一天。那时候，贤 Chang 还身负着我所在班级的副班导之职（“副班导”可理解为“副班主任”）。要知道，看到自己的副班导发疯，这种感觉就和上学时看到自己的班主任发疯没什么两样，需要努力克服内心的很多惊异和疑惑，才能保持内心的平衡。从那一天开始，一直持续到 2017 年 3 月下旬贤 Chang 被僧团送到小庙，一个多月的时间，贤 Chang 一直处在精神病态里，没有好转的迹象，越到后面，越发感觉到她深陷痛苦而无法自拔，然而僧团从未送她就医。

在这个时间节点上回首我一年前（2016 年 1 月底）初次接触的

贤 Chang，真的是判若两人。那时贤 Chang 刚从外面回来，马上就被任命为我所在班级的班导。她留给我的印象是内敛、沉静、性格调柔，没有高高在上的架子。她很用心地做我们的班导，例如当时僧团有一个主流的修行功课是写“修行日记”，贤 Chang 会请同学们把日记本交上去，她会一本一本地认真地看，一篇一篇认真地批注。我记得开始交日记本的人不是很多，但贤 Chang 批改过一两次日记后，交日记本的人就开始增多了。贤 Chang 和善的气质使得我很乐意接近她，向她请益和交流很多我初入僧团的困惑，她都很悉心为我解答。慢慢地，她也开始把我当作朋友，跟我分享交流一些她内心的东西，特别交流到她外派的一些经历。

贤 Chang 说她 2015 年的经历可以分成两段，前半段是在精舍（整个学诚体系的精舍有多处，她没说她具体是到了什么精舍），后半段是受极乐寺派遣而外出参学（她也没说去了哪里，事后我了解到是她是去了台湾 F 山参学）。她告诉我，在外派期间，她想过要还俗。当时我刚出家，所以听到自己的班导说想还俗，感到很吃惊（按佛教戒律，女众一生只有一次出家受戒的机会，如果不是修行难以为继或是遇到迫不得已的情况，女众受戒后一般不会选择还俗）。她又说她想还俗的原因是：“对师长和团体的信心产生很大的动摇，而在这样一个这么强调‘依师’的团体里，自己这样的状态如何能生存？”她还说她当时的信心仍然很微弱，又说：“师父很善于在一件事出现错误的苗头的时候就能果断地中止，所以我的参学还没有结束，就回来了。”（她说的“师父”是指学诚。）

大概在 2016 年 4 月的一天，有一次我好像是因为和同学在交流中发生磨擦，向贤 Chang 倾诉，她听后说：“语言文字的东西，看

你怎么理解了。比如说‘做爱’这个词，我以前会觉得它是一个脏词，现在不会了，把它拆解来看，也就是一堆笔画。而且可以把它理解成很美好的东西。”我听了之后感到很错愕。现在回头去想，贤 Chang 在这时开始显现出一点点思维不正常的迹象，但不算突出，顶多让人觉得有点怪，因此我也没有特别注意。2016 年 5 月的一天，贤 Chang 私下告诉我，与她配合带我们班的副班导贤 C 认为她身心状态不佳，于是向极乐寺管理层主张把管理班级的实权交给贤 C，管理层采纳了贤 C 的主张，我们班的管理模式很快作了调整。但看起来贤 Chang 并不介意贤 C 的这番举动，还一如既往地处处谦让贤 C。但是在这之后，贤 Chang 也渐渐比之前略多地表现出一些精神恍惚状态，不过也不算很异常，我仍然没有多想，只认为是她个人的原因。2017 年 1 月，僧团再次调整了我们班的班导人选，尼师 B 任正班导，贤 Chang 任副班导，如同之前一样，贤 Chang 并不负责实质性的工作。不久之后，也就是如前述 2017 年 2 月初，贤 Chang 的精神失常终于爆发了。（说来也是很奇怪，僧团对于贤 Chang 始终给予名位，包括她精神失常后，也没有撤除其当时在任的副班导的职务。）

我仍然清楚地记得在那一天的傍晚，尼众们正在佛殿里专注地上晚课，这在僧团里是很庄严肃穆的场合，一般不会有人无故随意进出，但晚课正上到一半的时候，贤 Chang 突然走了进来，这本身已是不同寻常，而且她穿着和僧团晚课的惯例着装不协调的服装，更显得有些异常。我注意到她了，并且看到她眼神空洞呆滞，不像平常，令我有些害怕。她仿佛没有意识到大家在上晚课，而像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她径直走到佛殿一侧的一个佛台前，先是拜佛，然后默默跪在那里，似乎还在流泪，一直跪了很长时间，晚课后，大家都走光

了，旁人劝说了很久，她也不愿意走。过后一两天，尼师 B 召集我们班全班同学，跟大家详细说了贤 Chang 最近的精神异常情况，例如：把自己一个人反锁在房间里，自己跟自己说话，有时用两种声音自己和自己对话；莫名奇妙地打人、对别人吐口水；说疯话（还会冒出方言）；有时会自己跑到寺院的建筑工地上，对着天空礼拜，还会一边拜一边哭；趁人不注意时，会跑到别人找不到的地方。并说，贤 Chang 的状况需要有人看护，否则她随时可能乱跑；而且她发作时力气很大，还会打人，一次需要三个人才能制服住她，并且还得 24 小时轮班，所以很需要看护的人力，虽然已经安排了一些尼众轮流看护，但还是人手不够，所以请有意愿看护贤 Chang 的同学可以报名。

一直持续到 2017 年 3 月下旬，贤 Chang 的状况都没有好转，极乐寺管理层称无力再照看贤 Chang，于是把她送到附近的一个小庙——玉霄宫（姑且可以称作是极乐寺的分院）。玉霄宫由十几位极乐寺尼众住持，按理说，照顾贤 Chang 的人力不能和拥有两三百名住众的极乐寺相比，但上层决定的事情没有人能够左右，我们也无从了解事情是否另有原因，无从主张。在这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贤 Chang，只是偶尔听到从玉霄宫回极乐寺的女尼说，贤 Chang 在那里仍然精神不正常。2017 年 9 月，极乐寺管理层秘密指派两位尼众把贤 Chang 送回老家，刚好那天我和别人开僧团的车外出办事，其中一位被委派的女尼搭我们的便车去火车站，另一位女尼和贤 Chang 从另一头出发，她们在火车站会合。

2017 年 12 月底我到达北京“日新精舍”后，意外地发现贤 Chang 曾在这个精舍的痕迹：书架上有写着她名字的书本，一些柜子上贴着“贤 Chang”的名字贴（因为精舍常常是多人共住，所以

需要在生活用品上贴标签以示区分。柜子上还贴有其他多位尼众的名字贴）。原来，早前贤 Chang 告诉我说她 2015 年有在精舍生活的经历，是发生在这里。我在遭遇了学诚发给我的逼淫短信后，经历了信仰的濒临崩溃并由此而产生了还俗的念头，这时再回想有关贤 Chang 的点点滴滴，忽然发现在此事背景下，自己与她有许多相似之处。包括她曾对我说的她对“做爱”一词的似是而非的解读，和我曾经为“师父”学诚的逼淫短信寻求合理性的思路也很相似。这让我不得不怀疑，贤 Chang 很可能也遭受了“师父”的淫秽逼迫，她的精神失常很可能与此密切相关。（注：有关贤 Chang 的更多详情可参阅本书附录三。）

第二位女尼贤 Heng，大约于 2017 年 7 月精神失常。相对于贤 Chang 而言，她的精神失常来得更为蹊跷。我和贤 Heng 是同一批被从龙泉寺派到极乐寺的女义工、同一批剃度，甚至曾在同一个寮房（僧团宿舍）。我们班在 2016 年 3 月被僧团安排剃度，随后，班级有部分同学被派到位于福建涵江的一所新成立的分院——如意堂，贤 Heng 是其中一员。在那之后，我见到她的次数不多，但她偶尔回到极乐寺，看她精神状况都良好。记得在她精神失常的前一次回极乐寺大概是在 2017 年 5 月，似乎那时她脸上还比平常多了一些笑容，却没有想到，短短的两月之隔再见，俨然“昨是今非”！她初显精神异常之时，僧团就迅速安排把她送到小庙，那时她不情愿走，但被强行押送上车，终究是送走了。（注：有关贤 Heng 的更多详情可参阅本书附录二。）当时我不明她精神问题的因由，而且极乐寺“单纯”而闭塞的环境也不容我多想，直到我到了“日新精舍”，有一天我在翻找东西时，在隐蔽处意外发现一些资料——贤 Heng 的身份证复印件

和极乐寺在 2017 年 5 月为她办理去欧洲荷兰的签证而开具的证明（学诚体系在荷兰有一所分院“龙泉大悲寺”，由一些极乐寺尼众护持），这时我才明白，她精神失常之前那次回极乐寺应该就是为了办相关手续，那时她脸上多了笑容可能是因为接到了出国的任务……在了解这些的基础上，我收到“师父”的大量逼淫短信后才惊觉般地意识到，贤 Heng 很可能是在外派过程中受害，甚至可能性质很严重！贤 Heng 的外派任务我从没听任何人提到过，连我们班导也不知道（如果不是在精舍意外发现资料，此事可能就此隐没），而且贤 Heng 的性格比之贤 Chang 更加内向，是很不善于表达自己的一个人，如果受害，很可能会把这段经历深深地埋藏起来，如果终究消化不了，最后的心理防线被压垮，由此而精神失常是很有可能性的。

第三位女尼贤 Dang，大约在 2017 年 9 月从外面回到极乐寺，当时她已经精神失常比较严重了。僧团没有让她在极乐寺待太久，大约只有一周，就把她送走了，大概也是送到小庙分院。大约 10 月中下旬的一天，我向释贤 Ri（学诚派到福建管理极乐寺的男弟子）请益一些事情，当时刚好他跟别人通了一个电话，我听到他用不容分说的口气说，要把贤 Dang 送回家。最后情况怎样，也不得而知，但接二连三的这类事情发生，僧团如出一辙的处理方式让我不由得感到疑惑：佛门以“慈悲为怀”的情操深入人心，但作为要协助师父学诚“做广大佛法事业”的极乐寺，为何会对在自己门下出家修道并罹患精神病难的同修做出如此冷酷无情的举动？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在我向释贤启（下文简称“贤启”）举报学诚对我发送淫秽逼迫短信后，贤启经过咨询社会上的律师，紧急在半夜将我从精舍营救出去，而后，面对我的失踪，极乐寺管理层竟

然能够“无动于衷”。她们积极地向学诚汇报我失踪之事（这是从流传出来的学诚手机短信记录得知），但从来没有任何人找过我，还将我遗留在精舍没有带走的个人物品清理得一干二净。用正常的思维，真的难以想象，这样的事情还能发生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民主文明日趋成熟的中国，由一个拥有众多高素质人才的佛教团体所作为！

## 【附录 2】极乐寺尼众突破道德底线的原因辨析

在流传出来的学诚手机短信记录中，显示 2018 年 1 月 6 日 19:37:24 至 20:25:30，学诚用手机号 139\*与持手机号 136\*的一位女尼有一段这样的交流内容：

{ 【学诚】你是谁

【女尼】是师父的

【学诚】喜欢拥抱吗

【女尼】师父，为什么要问这一类的问题，不怕我会有阴影吗

【学诚】不二

【女尼】喜欢（**笔者注：**此处理应是女尼承接前面学诚的问题“喜欢拥抱吗”而作的回答。）

【学诚】愿意吗

【女尼】愿意

【学诚】愿意脱光见我吗

【女尼】弟子是不是不应该有种种的挣扎，而是绝对的顺从呢

【学诚】完全依师

【女尼】愿意

【学诚】性交



【女尼】愿意

【学诚】为什么

【女尼】因为这是师父想要的答案

【学诚】实际上，愿意吗

【女尼】不愿意

【学诚】呵呵

【学诚】依师不是口号

【女尼】那如何做到放下自我呢，尽管那是比信仰都还坚固的思想

【学诚】师徒不二

【女尼】所以如果弟子肯放下，就不会感到很有罪恶感或者人格分裂是吗

【学诚】一体

【女尼】师父，感觉您在数数的帮助我们串习依师，那依师到底有多重要呢（**笔者注：**“数数”意同“屡屡”，是学诚体系的人员借鉴《菩提道次第广论》用语的习惯表达。）

【学诚】身语意三业随善知识意乐转，听说过吗

【女尼】听说过，当体会不到那种境界

【学诚】愿意吗

【女尼】愿意

【学诚】什么感觉

【女尼】放下自己，完全的相信师父，跟着师父走

【学诚】就你自己知道，勿告诉第二人

【女尼】收到！

【学诚】你最喜欢我什么部位

【女尼】都喜欢

【学诚】口交喜欢吗

【女尼】喜欢

【学诚】此时此刻什么感觉

【女尼】完全无底线

【学诚】什么看我（**笔者注：**应是笔误，意思是“怎么看我”。）

【女尼】虽然弟子理解不了，这样就可以让自己得到突破或者怎样，但是弟子相信师父！

【学诚】愿意做吗

【女尼】愿意

【学诚】喜欢吗

【女尼】喜欢

【学诚】收发信息清空}

这只是学诚与女尼的性话题交流的一小部分。从这段交流记录可以看到，女尼原本并不想做突破道德底线的事情（哪怕仅仅是口头上的允诺），但在学诚发出“不二”“依师”等“教导”之后，女尼迅速“突破自我”，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由“有阴影”“挣扎”“罪恶感”“人格分裂”的重重疑虑，转变为对学诚的性索求“完全无底线”的顺从。

这“神速”的转变是非常令人疑惑的。对一般人来讲，这是涉及道德底线的问题，有基本道德观念的人都不可能坦然接受，而对于一位出家修行的女尼来讲，这不仅仅是道德底线的问题，更是一个修行本分的问题，违背这个本分比突破道德底线更让人难以接受。对佛教

出家众而言，“不淫”是诸多戒条中的首要的“行为准则”，乃至淫欲的心念也需要克制（因为淫欲心容易导致实际淫行的发生），如果不能持守此戒，则无异于在家人，已失去“出家”的意义，更严重的是，这要面临“破戒”的恶名。换言之，如果强行要求一位出家众放弃对“不淫戒”的持守，乃至要求其相信、接受“行淫”是合理、应该的事情，即等于抽离掉其基本价值观，可能直接导致其信仰的崩塌（对一般人来说，用“精神世界的崩塌”来形容，可能会更好理解）。更不要说，这是来自“师父”的索求——这在一名出家女尼的信仰体系里可以说得上是有着“乱伦”性质的问题。当然，此处论述的意图并不在于强调佛教出家众的操守如何，而是想说明，在宗教身份之下，当事人的内心可能承受着怎样的重量——了解这一点，我们才可能对事情的性质更准确地加以考量。恰恰因为这是宗教领域的背景，所以司法实践不宜忽视其特殊性，否则可能难以理解施害者利用宗教信仰对受害者侵害的严重性，以及为何施害能够轻松实现。特别要考虑的是，如果一些施害者本无宗教信仰，但其侵害的对象有宗教信仰，并且施害者利用了宗教的名义来实施侵害，那么这样的情况是该放在非宗教领域还是宗教领域来考量？

基于我自己同为一名出家女尼，以及我对这位女尼的出家状况、教育背景有大概的了解，所以我对她开始时表现出的疑虑非常能够感同身受（包括我自己也遭遇过学诚类似的套路）。但是，随着学诚对她疑虑的不断拆解，最终她“坦然”放弃了“不淫”之基本价值观，似乎不担心有罪恶感了。从短信记录看，是学诚的“不二”“依师”等说辞对她产生了作用，然而，为何这寥寥数语竟能有这么强大的力量？以我在学诚体系生活数年的亲身经历，和在学诚事发后我了解的

众多原体系人员的反馈，可以总结说：这不是学诚的一日一时之功，而是来自于学诚所领导的整个体系日久功深却又难以寻迹的精神控制的铺垫。真正起作用的是这份铺垫，所以学诚不劳多力，轻松数语就能让女尼“束手就擒”。

### 【附录 3】极乐寺精神控制情况

如正文所述，极乐寺的精神控制始于龙泉寺。去极乐寺出家的女众们通常先有一个在龙泉寺做义工的阶段，经过龙泉寺的“教育”和“考核”之后，基本建立了对“师父”和团体的信心，再由龙泉寺安排到极乐寺出家。如果说做义工阶段还有较多可进可退的空间，那么到了出家阶段，既已“舍家”，她们就完全处于僧团的掌控之下，已是“身不由己”了。极乐寺的精神控制问题若要严格区分，可以分出对人身自由的控制和对思想的控制（或可说为“洗脑”）。对人身自由的控制在先，对思想的控制在后，但实际上，这两者是相辅相承、互相交融的关系。为了便于叙述，下面先稍介绍对人身自由的控制情况。

#### （一）对人身自由的控制

极乐寺对人身自由的控制的一个重要表现是：所有到极乐寺出家的女众，一旦进入僧团，就要上交手机、个人证件和全部钱财。手机和钱财等都默认充公（通常只有少部分参与僧团管理或有重要外派任务的尼众有权使用手机，至少初出家者一般是没有资格使用手机的），而个人证件则默认从此以后“永久”交由极乐寺保管，只在必要时暂时领用，用完还需“归还”。这在现代社会是非常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大多数人都会自觉遵守这些规定（据

我了解，只有个别人会私藏一些钱财，但也不会拒绝上交手机和个人证件）。值得注意的是，她们在去极乐寺以前是大体了解这些要求的，但她们仍然选择去极乐寺出家，这说明她们接受和认可僧团对自己采取这样的管理方式。

## （二）这种控制为何得以实现？

支持女众们认可僧团做法的重要因素是：她们相信这是“修行”。而这份相信，是受到“师父”理念深刻引导的结果。

### 1.重要的“修行”理念：“依师”

北京龙泉寺的学修体系以学习和贯彻“师父”学诚的理念为主，其中最大、最主要的主题是“依师”。发心出家的女众们早在做义工的阶段，就深受此“依师”理念的“熏陶”。在龙泉寺的话语体系里，“依师”的大概意涵是：在修行的道路上，要尽可能地放下自己——包括个人的一切观念、想法，并要尽最大可能乃至是无条件地信赖、依从师长，如此才容易上道。把自我“放下”得越彻底、“依师”越彻底，修行成就的可能性才会越大，反之，如果不肯“依师”，就会被认为是修行的最大障碍，甚至会因此而跟师长造下违缘，将来可能会有严重的恶果。一个“依师”依得好的人，在僧团里是容易得到重用乃至被追捧的，是会拥有良好前景的；一个不“依师”的人，是可能会被批评和谴责的，至少也是“非主流”的、容易被边缘化的。

需要说明的是，“依师”不同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谄媚”现象，限于篇幅，这里暂且仅介绍一点不同：日常中的“谄媚”通常是个人的选择，而且个人在实际运用中可以灵活地取舍和把握轻重，可以不必全天候时时刻刻处在“谄媚”状态中；而“依师”是僧团自上而下的整体性要求，整个僧团要大面积地按照“依师”理念来运作，

每一个人理应将自己的整个生命全部沉浸在“依师”的状态中。

## 2.神化的“师父”

与“依师”理论相配套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师父”学诚被塑造成“佛菩萨再来”的形象，他有着甚深的悲心愿力、凡人难以测度的智慧，他出现于世并开创一系列弘法事业（包括建设龙泉寺、极乐寺的学修体系等）的目的是为了救度我们与他有缘相会的所有人。学诚直接、间接地带动了这场造神运动，这些宣传渐渐深入人心，令他的众多僧俗弟子深信不疑，在整个体系氛围里辗转互相影响，一方面催化了“师父”日趋“神圣”，另一方面，它与“依师”理论相辅相成地发展，给弟子们强化“依师”信念以重要支持。随着“师父”日渐被鼓吹得越发“神乎其神”，“依师”的要求也越发“登峰造极”——由于“师父”的境界不是我们凡夫可以理解，所以如果遇到“不正常”的事、师父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我们不应以“凡情”来揣测，而只要全心全意“依师”就好。

## 3.把“师父”的话当作唯一

如果人们能适当回归正常的理智、用通常的阅历经验去观照，或者适当学习正统的佛教经律，将正统佛教义理与之对照，是不难识别出上述事况的荒谬本质的，尤其是学诚门下的很多出家众都有很高的才智、受过现代良好的教育，本不缺乏相应的智识。但由于学诚已牢固树立其高上的、独一无二的、充满“密意”的神圣性，所以对佛教只是有着朴素好感而对佛法义理知之甚少、又真心想从信仰中找到精神归宿的众多弟子来说，就对学诚付与了满腔的热情和真诚的信赖，相信他能够给予自己想要的，从而放弃理智，把他所说的一切话都当作通往“修行”成功彼岸的金科玉律。去极乐寺出家的女众们，也是

如此。却不知道，学诚所讲的不是真正的佛法，但同时他又阻碍弟子们深入了解佛法，例如在他领导下的体系以种种形式宣说只有“师父”为大众量身打造的学修体系才是真正适合大家的，如果真的想获得解脱，就应忠心跟随“师父”，而不要再试图寻找别的渠道（例如别的寺院、派别，“师父”思想体系以外的书籍、学说等）去“盲修瞎练”。由于有“依师”理论的深厚铺垫，这样的引导切实地产生了效用。

#### 4.被利用的求道之心

在学诚的统率下，L 体系管理层对发心出家的女众宣说，“师父”对她们所做的一切安排是最好的安排，团体对她们提出的一切要求都是为了有益于她们的修行。基于前述的体系“文化环境”，加上去极乐寺出家的女众们大都有一份求道的好心，所以她们很多人都会相信这一点，相信认真遵从就会获得修行的利益。这样，僧团再为一些内部规定作解释的时候，就很容易让她们信服。例如要求上交手机，被解释为是帮助僧人摒除外缘的手段；上交个人证件，是为了避免僧人的道心未巩固时，随时可能“乱跑”；上交钱财，是保护僧人清净修行的措施……

诚然，这些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学诚的意图可能并不在此，结合现实情况来看，它们更像是披着“保护修行”的外衣而控制人的手段。例如我在向贤启举报学诚对我逼淫之事后，贤启担心我会遭到学诚报复而紧急把我从精舍里半夜营救出来，第二天早晨，住在精舍的极乐寺女尼贤 Huang 向学诚发短信汇报：“师父，贤瀚法师走了。贤\*法师受很大影响，状态不好。现在我们在去上课的路上，贤 Huang 应该怎么做比较好？”学诚回复说：“瀚有钱和手机吗？”另一位女尼贤 A 发短信给学诚说：“师父，咱不知是否有人接应瀚。猜测应

该是有的。”学诚说：“瀚一个人走，不怕犯戒了？”贤A又说：“师父，身份证和护照带走了。”（我到精舍学习必须要有身份证和护照，因此在出发去精舍前才有机会从僧团领出来，否则也不在自己手上。）

### （三）由身向心的控制

#### 1. 独立意识的丧失

对女众们来说，上交了手机意味着摒除了干扰修行的外缘，但对僧团的管理者来说，这可能只是便于管控的第一步，僧团内部生活有更加严密的“保护手段”把大家紧紧地包围起来。首先，因为个人没有钱财，所以衣食住行的一切所需都要依托僧团，这进一步成为大众受到僧团控制的“软肋”。例如，僧人要领用一切生活用品（小至牙刷、牙膏）都要经过上级批准，只有申请单得到了上级的签字，才可能领用到所需品。如同上交手机等事情那样，这也同样被解释为是利于大家的修行，同样被大家信以为真、拳拳服膺。事实上，人们生活这样的环境久了，原本正常的独立意识会退化，会产生一种错觉——僧团是自己的最大依靠，离开了僧团，自己将一事无成，甚至无法生存。走到这一步，人们要脱离僧团就开始变得不是那么容易了。

#### 2. 建立与“师父”的精神联系

位于福建的极乐寺与长驻北京的“师父”遥隔千里，但却励力保持着与“师父”紧密的精神联系。具体的表现有：

（1）僧团要求（或是源于“师父”的要求）全体尼众每人每周要写一份《周报》，向“师父”汇报自己一周的经历和心得，鼓励大家事无巨细都可以写，大肆宣说认真对待此事将会得到“师父”极大的“加持”。



(2) 每个班级和部组每天要上报“日志”，详细汇报本班、本部组的学修、工作、生活等情况。

(3) 重视组织学习“师父”的言教。起初每个班级每周都会安排1~2节课学习“师父开示”“师父理念”，到了2017年底，便发展为全寺每天共同学习一段“师父开示”（准确地说，这是龙泉寺-极乐寺体系的全球道场的线上共学活动，体系要求分布在国内外的全体出家众同步参加。极乐寺负责相关学习资料的编辑整理和推送，并且对这一要求非常严格执行）。

(4) 鼓励大家可以常常对着“师父”的照片祈求、抒发心声，声称这样能够获得“感应”。

在僧团从上自下的共同努力下，慢慢地大家又会产生另一个深刻的错觉：认为“师父”没有离自己很远，仿佛一直都在悉心指导着大家学修。这种错觉的出现，或者说有意无意想要保持这份美好错觉的延续，可能使得大家更加努力地营造一种“师父”在场的氛围。在极乐寺体系乃至在龙泉寺等待去极乐寺出家的女众群体当中流传着一句话：“出家以后，虽然和师父在地理上的距离远了，但心的距离却与师父更近了。”而事实是：学诚很少到极乐寺，如我在极乐寺期间，他到极乐寺的频率大约一年有两三次，他更没有给极乐寺尼众有过任何正式的佛法开示。人们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有“与师父的心距离更近”的感受，恐怕更多的是一种一厢情愿、自欺欺人的自我安慰。但在修道的视野下来观照，这份自我安慰是可以理解的，乃至是值得同情的。

### 3. 师长缺席的深重隐患

按照佛教戒律及其所揭示的修行规律，初出家的女尼要有师长

（比丘尼）切近的指导，这个过程至少需要两年时间，如果女尼两年之后仍然未能形成在“法”上的基本独立，就还不能脱离师长。依戒律所说，出家众跟随师长学习的时间线，视个人的根基条件，乃至可以放长到终身。特别重要的是，女尼不能以男性出家人为亲近依止的师长，而必须要以有足够年限和资历的女性出家人为亲近依止的师长。依此而言，学诚本无资格带领极乐寺尼众修行，但他罔顾佛教戒律的神圣庄严与尼众们出家修道的不易，破坏了这个规律，不仅带领尼众修行，而且发展了大量的出家尼众。如果不是他倒台，他的女弟子队伍还将继续扩张下去。

学诚所做的破坏之所以能够成功而不被人们质疑，一方面与他已经成功树立其神圣性有关，由此他的背逆常理的行为易于被人们解读为“大胆创新”“不落窠臼”“开创局面”等，也让尼众们相信，他可以违越常理而教导好她们；另一方面，他请其他资深尼师替他完成对极乐寺尼众的剃度仪式，以短暂的、表面性的“合法”掩盖其长期的、深刻的“非法”。资深尼师完成剃度以后，其“工作”就算结束，而不能按照戒律要求去进一步指导其剃度的女尼修行，如此，极乐寺尼众从一剃度结束就陷入“无师自住”的处境。刚进入佛门的极乐寺尼众不了解“师父”背弃戒律的欺诳本质，并又相信“师父对自己的一切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所以不会认为这一切有什么不对，直到修行生活渐渐深入，发现遇到很多不知如何应对的修行困惑——毕竟修行生活和过去的世俗生活有很多迥异之处，很多问题无法靠世俗经验解决，而主要得靠修行经验来指导，然而这些问题又无人指导，在这窘迫的处境下，可能人们内心深处便会产生出一份“没有师父”的深层次焦虑。“师父”的缺席让人无所适从，但又不是她们所能左右，

因此她们只能靠想象的世界来弥补这份不足，甚至，精神虚拟的“师父”可以要多完美有多完美，可以成为日渐枯竭的修行生活里极为“坚实”的情感与信仰依靠——特别是，在“依师法”和“造神运动”有着深厚基础的体系土壤里，她们不会缺乏想象的养分。也许她们不认为自己在虚幻自慰，但也可能她们是知道的，只是她们内心不愿承认——因为一旦承认，就意味着修行之路难以延续，然而她们已回不去世俗社会，也离不开“师父”、离不开僧团了。

从这点来看，也许可以找到前述女尼与“师父”短信对话时轻易突破道德底线的一部分原因。由于“师父”在尼众们的修行生涯中长久缺席，以及尼众们长期仅能靠远距离的、头脑中的想象来建立与“师父”的“精神联系”、完成假想的“师父”的“教导”，所以，当“师父”仅仅是在手机短信中出现，都可能会被尼众看作是一个巨大的“临幸”，会误以为“师父”的切身教导终于来临了。这时，哪怕对于“师父”怪异的“调教”有种种疑惑，也易于先放下疑惑，尝试接受“调教”，而非去警惕防范。但由于事情本不是“调教”，而正是违背道德的恶行，所以接受这种“调教”就势必“沦同”于此，可能渐渐深陷其中而不自知。例如在学诚手机短信记录中，一位女尼说：“弟子很想从心里真正回归恢复信心，也至诚祈求师父摄受帮助，因为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除非师父真的是早就不要我了。如果师父不要我了，一切就都没有意义了。我一直都安慰自己说师父没有不要我，……祈求师父慈悲怜悯！我现在晚上睡觉都不想穿衣服。师父让我想象过多少次跟师父一起睡的场景，现在已经成为习惯。……感恩顶礼师父。”

（此为2018年1月23日早晨六点多，持手机尾号4017的女尼给学诚手机号139\*\*\*\*1244所发送的短信。）而更骇人听闻的是这样一条

短信：“我发现，您也根本不会在乎我的感受，根本不关心我，不把我当自己人。利用我把贤\*带到您的床上，然后亲自教她怎么申请哈佛。让我们俩分开行动，而且不让我回极乐寺，一时没有利用价值了就放到一边去，甚至还想杀人灭口。”（此为2018年1月7日中午十一点多，同上女尼给学诚发送的短信。）

#### （四）学诚事发后的深化控制

2018年8月，学诚事件曝光，在有关部门调查情况属实后，学诚的一切职务都被撤销，这也意味着他不再能够直接操控龙泉寺、极乐寺了。然而，极乐寺管理层反倒加强了对尼众们的控制，严格控制信息渠道，封锁消息，蒙蔽大众，想方设法地阻挠一些想离开的尼众离开极乐寺，乃至不惜以种种欺瞒手段对抗政府的调查。由于极乐寺过去已打下强厚的精神控制的基础，因此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

一位原极乐寺女尼于2020年5月写材料向人反映极乐寺内部情况说：“极乐寺人员安置都是秘密的，有些法师半夜接到通知，立马就走也是有可能的。周围同修根本就不知道去哪了，只有当家师才能知道。即使发现人不见了，上面人也不会说去哪里。在人员安置上是很周密的。而且极乐寺有下面人所有的身份证号，在网上可以买票。下院的同修都会签一份合同，让下院当家师保管她们所有个人的证件，如身份证等。即使想离开，也得需要去要证件，要的过程并非那么简单。起码当家师就谈，外面什么情况，说一些不合乎实际的。比如末学离开前就申请三四次吧，法师会说：‘我们这持戒比较好，出去谁给你护独？’类似的话会说一堆。有人想离开，甚至拿证件威胁，不是说真正的攻击威胁人，末学指的威胁是比如打感情牌啊，这个人

在那毕竟很长时间了，她的一切几乎都了解了，说一些她的痛处，证件不到最后一刻是不会给的。再加上动员所有同学、法师，毕竟在那都是有感情的，女众情执也重，所以就离开不了。但并非有些同修没有想离开的想法，只是出家就在一个庙里面，不知道外面的情况，不知道去哪。再一个她们会宣传‘外面不如这里’‘真正修道哪里都一样’这样类似的话。有些同修家里人根本就不知道，瞒着家里，如果想离开，她肯定要考虑要去哪，钱怎么办，手机怎么办。家人要是不支持，即使回家也很难再出来，一考虑就不离开，起码还能出家（宣传‘出家多么的殊胜啊’）。那些同修真是可怜呀！有些不愿离开也有可能付出太多了，供养房子、钱物等，真要离开极乐寺，这些都是要考虑的。最主要的那些人没有手机，没有钱，不了解外面情况，再加上家里大部分不支持。制造让人无路可走的境界，只能选择那里。”

又有人反馈，她在学诚事发后设法离开极乐寺，经历了“相当艰苦卓绝的逃离过程”。具体相关情况是：

“A 法师，情商极高，会安抚大家的心气儿，更会画大饼，真到遇见事的时候，要解决问题的时候，从没给出过可操作性强的建议。……当她听说，我知道师父出事儿了，打算离开的时候，她一个劲儿问我，觉得这些所谓法身慧命、修行环境、吃穿用度都是谁给的？她觉得都是师父给的，我却觉得都是信众、居士看着佛陀的面子给的。……

“后来我回家之后，跟之前从极乐寺出来的人了解到，原定宗教局指派尼和尚接管极乐寺的事黄了。原因是 B 和 A 法师还有当时寺务小组的几个法师，私下做清众（注：不掌权的普通出家人）工作，等宗教局来了解情况时，这些打好预防针的群众们意料之中地上演了

一出‘民情汹涌，群情激奋’的戏码。这位同学瞬间想到了‘文革’，赶紧说她要还俗，回家了。回家的路上，说从没觉得中国政府这么好过、生活在中国这么幸运过。……

“某下院的当值法师，明确对大家说师父出事是因为得罪了某高官的子女之类的，这种言论深得人心。天天给思想有波动的人开关怀会，误导大家认为其中一位进行举报的比丘法师是其他宗教摧毁佛教的卧底之类的奇葩想法（这种言论特别有市场）。导致有同学在升国旗和升教旗的时候拒绝升国旗，且情绪激动。

“另外，贤 Ri 法师在政府出了结论之后，专门到几个下院安抚人心，全程严查私自录音（但听说还是有人进行了录音，全程保留了他的言论内容），总的来说倾向性极为明显：一是几位举报人着魔了，二是经济纠纷瞎说的，三是‘95 页’全是假的，四是听一个有神通有证量的老法师说，用神通看了师父一点问题都没有（此处他着重强调了三遍）。

“极乐寺系统上上下下的骚操作，只证明了一件事：我出家其因不正，果入魔坑。”

还有一位原极乐寺女尼在 2021 年 4 月向国家宗教事务局举报极乐寺的精神控制问题，写了一份报告《莆田极乐寺身心控制状况及整治建议》，文中说到：

“学诚法师下台后，极乐寺面临信仰真空、‘军心不稳’的局面，为了稳固大家的信心，极乐寺会经常放出‘学诚法师复出’的谣言。至少在 2019 和 2020 年，整个极乐寺一直在传说师父有一天会复出，会恢复所有的名誉，所有真相都会大白。极乐寺的同学们普遍相信这一谣言，这坚定了她们对极乐寺的信心。……

“极乐寺仍然实行严格的信息控制。只有执事才有权拥有手机、平板、网络，一般清众接触不到外界信息。当新冠疫情发生时，清众是靠公共小白板才知道实时的疫情信息。这样严密的信息控制导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一般清众基本不可能知道外界对极乐寺的评价，所以不会产生脱离极乐寺的想法。

“极乐寺为了防止外界给极乐寺的同学邮寄手机等通讯工具，竟然要求同学们在领取快递的时候要当场打开快递，经过检验没有问题之后方能拿走，这使得外面的人没有办法给极乐寺同学邮寄手机。

“极乐寺将居士和僧众严格地分离开来，僧众生活在圆通殿前院，居士生活在天王殿后院，平时的学习、出坡（劳动）、用斋全都是分开的，因此僧众不太可能通过居士来了解外界的情况。

“极乐寺对僧众的人身控制呈升级趋势。极乐寺人员出入极乐寺要得到审批。在海外留学的 J 尼每天的活动（从早上起床到晚上休息）要列成时间表向极乐寺某法师汇报，若未得到批准，不可随意外出参访别的寺院。

“虽然学诚法师走到了幕后，可是他的那些忠诚追随者们，如贤 Dao 法师、贤 A 法师、贤 Bo 法师等，仍然位居极乐寺的领导层，仍然在走‘依师’、信息控制等学诚法师既定的路线。如贤 Bo 法师继续在沙弥尼班会上播放《师恩》这种鼓吹学诚法师功德的歌曲，贤 A 法师在比丘尼班会上仍然大讲特讲藏地修行人依师的故事，贤 Dao 法师依然在带领大家学习各种学诚法师的开示。这相当于极乐寺的思想内核没有改变，所有的一切都基本像 2018 年以前一样，按部就班。极乐寺同学们继续被严重地欺骗和蒙蔽。……

“我们这些脱离极乐寺的人，千方百计地设法跟那些极乐寺同学

们联系，告诉她们极乐寺的真实情况，可是我们人微言轻，极乐寺人多势众，因此她们大多宁愿相信极乐寺的宣传，也不愿意相信我们说的话。对此，我真的欲哭无泪。……

“我强烈呼吁国家宗教部门介入，换掉极乐寺管理层‘三驾马车’（贤 Dao、贤 A、贤 Bo 法师），停止极乐寺种种欺骗同学们的行为。应该保障极乐寺同学们使用手机、电脑、网络的权利，这样才可能结束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她们才可能了解到外界的真实情况。另外，也应该保障她们有自由出入极乐寺（不需要审批）的权利，这样她们才能接触到极乐寺以外的人群。”

文中提到的“贤 A、贤 Bo 法师”是极乐寺管理层的重要成员，她们作为极乐寺的早期出家众，与龙泉寺有着比一般人更深刻的渊源，她们被派到极乐寺后很快被委以重任，是辅佐学诚操控极乐寺的重要角色，在极乐寺体系一言九鼎，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前述的极乐寺僧团的种种精神控制的做法，就是在她们的主导下落实的。然而同为女性、同门出家的她们，为何会对与自己命运相连的众多同胞做出戕害的行为？是她们真的如此丧心病狂，还是她们是更深层次的精神控制受害者？她们会带领极乐寺几百名女众（包括已出家的和等待出家的）走向何方？

#### 【附录 4】极乐寺僧亲状况

3 月 29 日，贤瀚正在撰写这份材料的过程中，收到一封极乐寺女尼贤 K 的母亲实名写给国家宗教事务局的呼吁信，全信引用如下：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宗教事务局：

“我是被北京龙泉寺毁掉的孩子的母亲，一个 60 多岁的悲苦的



老人，今天我要向国家宗教局喊话。

“我的孩子同几百个孩子一样，被龙泉寺洗脑后裹挟到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极乐寺超速（几个月）非法剃度出家。这些被‘出家’孩子的父母大多是不知情的。这些孩子大都是独生子女，这些父母年迈无依，有病住院都无人签字，无人照顾陪伴。这些孤苦的父母也曾多次找信访，给国家相关部门写信，甚至投诉……可是这么多年了，没有一个部门关注解决！”

“我们只有一个心愿，找到孩子，让孩子回家，尽她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

“这么多年，我们这些‘失独’父母们含泪挣扎在寻找孩子寻求团圆的路上，团圆成了我们的梦想和奢望！难道年迈的父母盼望团圆就这么难？难道法制社会骨肉分离的惨状无人整治？难道‘佛教’就是法外之地？违规违法剃度，为何有错不究？！”

“团圆，团圆！独生子女父母需要团圆！”

“恳请国家宗教事务局领导救救孩子们，也救救我们这些可怜的老人！也请伸张正义做出正确的决策，让那些违规者改弦更张，敦促孩子回家！”

后又说：“由于W大姐（贤N的母亲）起诉极乐寺至今没有立案，并且我女儿已经七个月之久失联。加之我重病之后康复期间，更加担心、思念我女儿，请人写了这文章篇，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发表更能让国家重视起来？”

随信并附有她的急性脑梗死诊断证明书的照片。

自从2018年学诚事发后，像这样的母亲的哭喊就层出不穷。哭诉声在这时才爆发，不是因为这些事情刚刚发生，其实早已有之，只

是在学诚得势的时期没有机会暴露，而且即使暴露出来，学诚也会即时寻找人脉关系对网络的“负面报道”大肆删帖，事情难以让广泛的人群了解和关注（例如 2015 年 12 月，一位清华女学生在龙泉寺参加“盲禅”活动时不慎从楼上跌落摔死，学诚即施展其“公关”能力，网上大多数相关资讯迅速被删除，如今网上仅能找到零星文章，如《龙泉寺组织盲禅修行致清华女生凌空摔死——一位原龙泉寺义工的控诉》，<https://bbs.tianya.cn/m/post-828-1303141-1.shtml>）。并且，对于大多数无权无势的老百姓来说，他们可能也会想到自己的力量无法与“中佛协会长”“全国政协常委”学诚抗衡，而忍气吞声、“息事宁人”。直到学诚丑闻传出，事态实在过于严重且难以遮掩，学诚的名望声势轰然倒塌，僧亲们的声音才有机会传出。僧亲们的苦痛藉由这样的因缘得以让人知道，这固然比之前事情被掩盖或压抑要好，但要说获得解决，还是有相当的距离。例如刚事发时，曾有几名僧亲聚集在极乐寺找孩子，但这无法让极乐寺管理层动容，很多僧亲终究带不回她们的孩子（甚至因为极乐寺把人藏匿，所以可能有些僧亲跟孩子连面都见不到）。那时候，因为极乐寺僧亲的举报，而且可能僧亲们情绪非常激烈，所以国家宗教事务局紧急传唤过我，向我了解极乐寺内部情况，但事情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2018 年 9 月，一位来自新疆的单亲母亲的文章《一个母亲的血泪寻亲记——龙泉寺和极乐寺见闻》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MDczODYyOQ==&mid=2247498605&idx=1&sn=dc8ba227c0ff7163adae2be4504824de](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5MDczODYyOQ==&mid=2247498605&idx=1&sn=dc8ba227c0ff7163adae2be4504824de)）在网络上传播，文章对于龙泉寺、极乐寺对待僧亲的冷酷态度以及僧亲痛苦至极的心境有非常真切的描述。文中说：“如果这是一个正常的寺院进

行正常的佛教活动，为什么要阻止我们相互说话？为什么要派人监视跟踪我们？为什么不允许我们单独见自己的孩子？我因为伤心，有两天没吃没喝，龙泉寺的法师就说：‘你不同意孩子出家不吃不喝，好，我看你能撑几天，再不吃就给你打针，让你不同意也得同意。只要你上山，我们就有办法。’这就是释学诚手下说的原话。他们蛊惑这群涉世未深的孩子，给他们洗脑，让他们荒了田，抛了家，弃了学。他们以虚假手段欺骗教导这些孩子说假话，使他们自称自己是自愿出家的，去相信释学诚的那套歪理邪说。……2017年10月，带着牵挂、无限的思念，我从新疆来到了极乐寺，……我对这些法师们讲了自己家的实际情况，结果和在龙泉寺听到的一样，她们只是说些不痛不痒的话，还说我是伟大的母亲，有这么一个能干的好女儿，我心真是凉到了底。这些狠心的人从没有想到过母亲对儿女的那份牵挂，在女儿危难时、痛苦时母亲挺身而出，为这个唯一的孩子遮风避雨，付出血、汗。我真是几乎精神崩溃，这两年多来我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总是害怕我睡着的时候女儿偷偷回来，我没看见。我日夜哭泣，使得眼睛视力变得极其差。可是我在这些法师们的面前，我还要努力装出镇定自若的样子，怕她们回头对女儿不利，可是我的心真的是在哭泣，在淌血。……我想通过当地民宗局来调查一下女儿现在的地点，反映极乐寺内部的情况，一位姓陈的官员模样的人刚听我讲几句，就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我们每次检查，那里管理制度健全，管理很好，很安全。孩子的家长来都是高高兴兴来，高高兴兴走，不像你们说的。’我一听他觉得我们好像在说谎一样，就不想再继续和他说了，就离开了那里。在仙游、在莆田那里，根本就没有我们老百姓说话的地方，因为那里是学诚的老家，因为我在那里看到大街小巷几乎家家都供着

佛像。但是我还是愿意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领导人不会坐视不管的。今天我写这封信，因为我还是相信我们的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但文章传播的一阵热度过后，又没有了下文。

2019年6月，一位父亲给举报学诚的原龙泉寺僧人释贤佳写信，反映孩子被学诚体系洗脑的严重现状，以及他和孩子的母亲由于过度悲伤、受到惊吓而患上重病的情况。信中写道：“请您救救我的两个孩子和我的家！我的两个孩子从2015年以来去龙泉寺做义工，2016年5月1日女儿在龙泉寺皈依，儿子2017年年初在龙泉寺皈依，他们都是在大学刚毕业（儿子当时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皈依的，后来就一直住在龙泉寺学习。在得知龙泉寺去年8月被封山以后，我们一直劝两个孩子退出来，可是他们一直不愿意，直到今年5月份才强制退出来，交了皈依证。可是他们回家后思想转变不过来，依然相信学诚是对的，认为龙泉寺是正法道场。除了不愿意正常生活、正常工作外，每天还是膜拜学诚，怎么说也听不进去，和家里人作对、闹情绪。我们一家人痛不欲生，生不如死，现在孩子的母亲由于过度悲伤，得了脑干脑梗和心脏病，我也这几年因被惊吓和忧愁得了糖尿病。我们现在也没有多少时间好活了，就是想让两个孩子能从龙泉寺洗脑和教化中走出来。请您帮帮我，怎么才能让他们走出来？我看过您的帖子，说洗脑后最少几年，有的一辈子也走不出来。我们两个大人才50岁，可是这几年心血已经全部熬干，身体和精神比70多岁的人还差。给您跪下了，请您一定想办法帮帮我们！”

诸如此类的事件不胜枚举，这已经不是个案，而成了群体性的事件，乃至引起了大众化媒体的关注。如腾讯新闻旗下的“谷雨实验室”微信公众号于2019年6月12日发布文章《龙泉寺高知出家人的母

亲们》(<https://mp.weixin.qq.com/s/VT0Eojla5fuDWHBQ5Wu8Yg>)，并收录于该号的“重磅故事”话题下。文章开头的引语说：“以世俗的眼光看，他们（笔者注：指龙泉寺、极乐寺的出家众）不是失败者，中等家庭、名校毕业、体面工作。突然的一个决定——假如他们的母亲感觉是准确的——他们离开了原生家庭，隐入深山古寺，成为龙泉寺的高知出家人。对于他们的母亲来说，剩下的联系是一个微弱的没有气息的电话、一次没有温度的见面，以及无数次对家庭的拒绝。最不能忍受的，是这种情感的割裂。到底发生了什么？”文章发布后很快达到“10万+”的阅读量，很多读者发表评论，其中很多人对僧亲表示同情，并对龙泉体系出家众的行为表示不解——这代表了普通人的直观感受，同时这个反馈也和文章的角度有关——它主要只是揭示了相关的现象，但对于现象背后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未作探究。

在僧亲的一面，他们感受到的是孩子被学诚无情掳掠带来的骨肉分离之痛，但在孩子的一方，她们却坚决站在“师父”和“体系”的一边，视亲生父母为敌，与父母严重对立。一位母亲在2019年4月提交一封信给极乐寺主管法师，其中说到：“就在3月底，我打电话给孩子，我说：‘学诚法师很有可能最后会被宣判的，因为关于他的责令辞退是全球直播的。’我家女儿激动地大喊说：‘这是一场法难！我吃的是师父的，喝的是师父的，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你不可可以说师父坏话。那些在师父最需要的时候离开道场的，都是没有良心的！’”即使有些极乐寺尼众被母亲强行带回家，也与母亲严重对抗，甚至称母亲为魔，让母亲非常痛苦！

一些极乐寺尼众在捍卫着她们的所谓“信仰”的同时，可能已经涉嫌触犯遗弃罪而浑然不知。例如一位靠打工维持生计的单亲母亲在

2021年2月反映：“我是一位‘失去女儿’的痛苦母亲，我已经两年多没有女儿的音信了，如‘人间蒸发’。我女儿原来是一个非常懂事、孝顺的好女儿，乐于助人，做善事。后来参加了龙泉寺组织的送‘爱心粥’活动，谁知这是一个打着慈善旗号的伪装公益组织，专门吸引年轻人去上山做‘义工’，到山上就被封闭洗脑，再也没有回来。……

“我在忙着打工挣钱，女儿被偷偷送到极乐寺违法违规剃度出家，当我得知后，找到龙泉寺，北京的粥栈正在组织开‘庆功会’，向龙泉寺表功输送了几位出家人！我当时疯了一样抱着我女儿的相片闯进会议室，被那里的信徒强行把我拉拽出来，当时气得我手脚冰凉、心脏哆嗦，还有人说我‘神经病’。我感觉这就像个邪教组织，那里的‘学佛高人’，自己的孩子不让出家，却鼓动别人家的孩子出家！破坏别人的家庭，母子离散，老无所依，就像一个骗子团伙！

“自打那以后我受到了精神打击，茶不思，饭不想，夜里不能安睡，不久就病倒了。缓了一段时间，强打着精神还要出去打工挣钱养活自己，还要交房租，看病！……

“我现在身体大不如前，经常生病，现已步入老年。佛教是以慈悲为怀的，希望新一届佛协能帮我查找到女儿的下落，能劝她回家。我现在已经过了打工年龄，由于女儿被龙泉寺洗脑出家，我不得不强支撑身体继续打工，不知哪天就会倒下。希望新一届佛教组织能帮我找到失踪的女儿，劝其回家，孝养老母！”

极乐寺及僧亲的更多情况还可查看下面视频和文章：《又一个家庭被北京龙泉寺系统害得痛苦不堪，支离破碎！》

(<https://m.weibo.cn/status/4728149511766596>)、《龙泉寺独生

子        女        出        家        血        泪        》

（<https://weibo.com/ttarticle/x/m/show/id/2309404675248367992940>）。

围绕学诚事件的产生，一些有识之士发出“宗教没有法外之地”的呼声，政府有关管理部门也开始倡导这一观念。这本是一个公民应有的常识，但是就学诚事件发生以来极乐寺的种种作为，可以看到她们根本不为之所动，这直接影响着受整体事件牵连的众多人。事情发生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尽管呼吁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但僧亲们的悲苦状况始终没有得到改善。有僧亲说自己身体很差，不知能否等到见到女儿的那一天。有道是“迟到的正义也是一种不公平”，悲剧已经发生，我们无法阻挡，但眼下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让它不要拖延太久？

## 【附录二】关于极乐寺发疯尼贤 H 的交流讨论

(20220110)

【贤佳】（20220108）有人给我手机发来短信：“法师，疯掉的贤 H 法师曾经参加过精舍的学习吗？”您了解贤 H 法师相关情况吗？

（注：“贤 H”即前述“贤 Heng”。）

【释贤瀚】关于贤 H 法师，末学在 2018 年 2 月写的一份材料（未公开）记述了她的一些情况：

{我回忆起三位极乐寺的比丘尼法师，她们已经精神失常或严重抑郁，而根据我所回忆的细节，我联想到她们有可能也遭遇过师父的短信性骚扰，甚至可能更进一步。而且，可能是这“更进一步”的情况，导致了她们出现精神问题。我将我所了解的情况和存疑之处，一并叙述如下。

.....

贤 H 法师是和我一个班的同学，我们一起剃度、受戒。我们还在龙泉寺做义工的时候，她母亲去看望过她，我帮助接待过她母亲。我们一起到极乐寺后，又被安排在一个寮房，所以业缘相对来说是比较近的。贤 H 法师的性格跟贤 C 法师（注：即前述“贤 Chang”）很相似，且更为内敛，沉默寡言。

大约在 2016 年 4 月初，我们剃度后不久，她被派往“如意堂”（注：极乐寺尼众住持的下院），之后就很少回极乐寺了，所以我一直觉得她在如意堂。大约在 2017 年 7 月，贤 H 法师回到极乐寺。事后我听班导贤 Bu 法师说，僧团安排车去接贤 H 法师回来的时候，她有去接，半夜去的，凌晨四点左右才回到寺里。我问法师：“为何要亲自去，这么辛苦？”贤 Bu 法师说，因为贤 H 法师出现了一些状况，



她觉得自己作为班导，出面去接一下，表示对贤 H 法师的关心会比较好。贤 Bu 法师还对我说，有空可以和贤 H 法师聊一聊，开导开导她。但具体贤 H 法师出了什么状况，贤 Bu 法师没有说。

我因为本身跟贤 H 法师业缘不错，而且也想帮助她，于是她回来之后没多久，我就和她有一次交流。我因为以为她是从如意堂回来的，就问她在那里生活的情况，她回答得比较含糊，但我没有多想，只是觉得这是性格使然。直到我去了日新精舍，我才发现，日新精舍里有她的身份证复印件，以及极乐寺为她申请去荷兰的签证而开的证明材料，这份材料大约是 2017 年 5 月前后开的，说明是在她回极乐寺之前不久。我看到这些材料的时候才回想到当初为什么贤 H 法师会回答含糊。贤 H 法师的个人材料出现在日新精舍，这说明她很可能去过日新精舍，以及被派去过荷兰（荷兰有我们的道场，名为“龙泉大悲寺”，有七八位极乐寺的比丘尼法师在那里）。然而这件事，此前未听任何人说过，包括贤 H 法师本人。不过，其他那些去荷兰龙泉大悲寺的比丘尼法师派去之后很少有回来的，而贤 H 法师这么快就回来了，跟别人非常不同，可以推想，这当中有可能是发生了什么计划外的状况。

贤 H 法师回寺没几天，她的母亲就来到极乐寺，原因我没有打听，但听她说这一次打算住久一些（她以前来过，都是住两三天就走）。大约又过了半个月，贤 H 法师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精神抑郁症状，后被送往元龟寺，她母亲一同前往。僧团是如何决定送她的，详情我不了解，但送走当天，我在现场，看到贤 H 法师不愿走，她母亲苦劝很久（我事后推测，应该是僧团让她母亲出面），她们僵持了很久，贤 H 法师始终沉闷不语，只是不断地挣脱母亲和护送同学的缚着，还不断地捡地上的石头试图砸车子和护送她的人，但最终还是被送上了

车。

我当时想贤 H 法师真是太不知好歹了，但现在想，她的身上有太多疑点了：（1）她究竟是什么原因回来的？（2）为什么她回来后精神抑郁会加重？（3）为什么她不愿被送走？（4）为什么她会被这样强行送走？ }

当时我班导贤 Bu 法师去日新精舍做我的思想工作，我告诉了她骚扰短信的实情后，也告诉她，贤 H 法师也来过日新精舍，她对此表现得有些震惊，看样子她之前一直都不知道贤 H 法师到过日新精舍。后来贤启法师把我接出去后，我也跟他说过这位尼众，因为贤启法师还兼任着荷兰龙泉大悲寺的负责人，他说，是有这么一位尼众，当时本来说要去荷兰的，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去成。

那材料里我介绍贤 H 法师突然回到极乐寺，当时还发生了一些细节，我没有写进去。就是贤 H 法师的母亲来了之后，带来了很多新买的小裤，问我要不要，她说是因为她问贤 H 法师需要带什么来给她，贤 H 法师就说要带这个。过了一些天，贤 H 法师问我，小裤需不需要作长衣说净，我说需要。不久，我们班长（贤 Guan 法师）找我说贤 H 法师要忏长衣，问我可不可以做忏悔主，我就参与了忏悔罪。忏完罪后，贤 Guan 法师告诉我说，她跟贤 H 法师作忏悔前行时，感觉贤 H 法师有点奇怪，就是一些细节要反复地确定、反复地做，感觉似乎她很怕忏不清净，但过于累赘了，让贤 Guan 法师产生了观过的心（贤 Guan 法师给我描述的情况，给我留下的印象就好像一个洁癖者要反复多次洗手来确认手洗干净的感觉）。后来贤 H 法师又找我把那忏完的两条小裤说净，当时感觉她扭扭捏捏的，我也有点烦，但我当时觉得可能是她的性格使然（现在我觉得可能另有隐

情)。

**【贤佳】**您说的贤 H 法师这情况非常迹似与淫秽逼迫相关。贤 H 法师后来情况怎样？她精神失常还没有恢复吗？您是否了解相关情况？

**【释贤瀚】**末学在日新精舍是遭受淫秽短信骚扰后无意中发现贤 H 法师的材料的，过后我联系贤 H 法师那些异常迹象（经历之时不觉得异常，因为她本来就很内向，有些古怪行为觉得挺“正常”的，也因此有人说“师父”挺会挑人的，专门挑那些容易“下手”的人），也觉得她受到了淫秽逼迫。

自从她被送去元龟寺后，直到现在我都没有再听到过她的消息了，不知道精神失常是否恢复。

**【贤佳】**（20220110）我前天将您的回复内容转发给那位询问我者，没有回应。我昨天给其发短信问：“贤 H 法师近来情况怎么样？”也没有回应。应是贤 H 法师的状况不好，不忍言说，想来可悲！学诚未能宣判，那些疯掉的极乐寺尼都不能得到正规调查、帮助，其家人也得不到适当宽慰、补偿，是又一层可悲！

**【释贤瀚】**贤 H 法师相对于我知道的另外两位精神失常的尼众，可能更少有人关注她的后续。她们三人都性格内向，但贤 H 法师在僧团中的“存在感”比另外两位更弱很多，不像贤 C 还有职务（当班导等），贤 D（注：即前述“贤 Dang”）跟同学们的关系也相对贤 H 法师跟同学们的关系要近。加上贤 H 法师是单亲家庭（我印象中她父亲已过世，并且好像父母也是早年离异），贤 H 法师初中毕业，她母亲是个体户，就她们的背景而论，是实实在在的弱势群体，也难于公开发声的。我曾想过联系她母亲，因为觉得她母亲对我还是

挺信任的，但是没有联系方式，也不好找，就没再想了。

## 【附录三】关于极乐寺贤 C 精神失常情况的交流讨论

（2019 年 10 月 26 日）

【贤佳】（2019 年 8 月 6 日）有人给我来信谈到贤 C 发疯的因缘，不能确定是否是淫秽短信逼淫乃至性侵引起的，不知您是否了解相关情况？能否比较确定贤 C 发疯的因缘？（注：“贤 C”即前述“贤 Chang”）

【原极乐寺尼】贤 C 法师是否是淫秽短信逼淫乃至性侵引起发疯，我不能确定说，但我和贤 C 法师曾经业缘比较近，因此从她身上见闻到一些特殊怪异的事，只是当时没有多想。直到 XC 短信事件曝光后，我不由得联想起当初感到蹊跷的很多点滴。

1.2016 年 1 月底，贤 C 法师和贤 Ch 法师两人一起回到极乐寺，过了没几天，2016 年 2 月初，她被任命为我们班的班导法师（直到 2017 年 2 月初贤 C 法师发疯，一年之间，她一直在我们班担任班导或副班导，在人事变动频繁的极乐寺，可谓任期相当长了。现在来看，为什么她会有这样的“特殊待遇”，我觉得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我和贤 C 法师互动比较多，感到她的性格内敛、调柔、沉静（几位发疯的极乐寺尼都有此共同特点）。那时我进僧团还不久，不熟悉修行生活，贤 C 法师悉心帮助我化解了不少烦恼，因此我对法师很有好感，很乐于和法师交流；同时，法师对我一个小众，竟然也会倾诉很多内心的东西。现在想来，可能是法师的遭遇太让她憋屈、苦闷了。在一次次的交流中，法师一点一点透露出她心底的“秘密”。

2.刚开始和贤 C 法师有互动时便得知，她 2015 年一年的主要经历是前半段在精舍，后半段是出去参学。有一天她主动对我说起她在外参学时曾经想过要还俗，我当时非常惊讶。她说原因是她在外面参

学时，对师长和团体的信心产生过很大的动摇，她由此怀疑自己：在这样一个这么强调依师的团体里，自己这种状态怎能生存？她还说，她现在的信心仍然很微弱，这表现在她已经两个月没有给师父交周报了（尼众僧团这边要求我们每周写一份周报，向师父汇报自己一周的状况）。但贤 C 法师又说，师父很善于在一件事出现错误的苗头时就能果断地终止，所以她的参学还没结束，就被送回来了。我听得似懂非懂的。

3.过了不久，一次交流中贤 C 法师又跟我说，当她在外面参学期间出现心理状况后，师父亲自见过她，问她：“我能和你说句话吗？”她还说：“我有一个师父的邮箱，师父让我有事可以给他写邮件。”我问师父的邮箱可不可以给我，她说不能给，并说她告诉我这些的用意是想说明师父很慈悲，让我要对师父有信心。（现在回想，贤 C 法师做班导期间对我们的引导很注重“观功念恩”，如她批阅我们同学的观功念恩日记非常认真仔细，批注中常引导观功念恩。她本人也曾下过功夫写观功念恩日记，在僧团一些班级作过写观功念恩日记的经验分享讲座。）

4.过后不久，我们又有一次交流，是因为我和同学在交流中发生磨擦，向贤 C 法师倾诉，法师听后说：“语言文字的东西，看你怎么理解了。比如说‘做爱’这个词，我以前会觉得它是一个脏词，现在不会了，把它拆解来看，也就是一堆笔画，而且可以把它理解成很美好的东西。”当时这番话也让我感到很惊愕，想不通是什么逻辑，过了很久都没能消化。

5.之后，我渐渐感觉贤 C 法师精神有些游离，班导工作不太得力，说不上哪里出了问题。大约 2016 年 5 月，班导的工作改为由副

班导实质承担，贤 C 法师只保留班导的名义。发生这变动后，起初我和贤 C 法师还保持着业缘，但后来就慢慢地疏远了，起因好像是有几次我和她约见面，她不是把时间记错就是把地点记错，让我有些恼火，还有诵声闻戒时她拿的是菩萨戒戒本等等，让我对她的“不在状态”不由得观过、嫌弃。（现在回想自己这份态度，感到很惭愧，否则也许我有机会更深地走进法师的内心，了解她到底遇到了什么事，至少也能陪伴她面对痛苦。现在想来，我当时的厌弃，是否会让已经非常无助的她感到更加的无助？只怪那时的自己太无知和浅薄。我已没有机会来挽回这一切，但愿日后我能努力慈心对待有缘遇到的每个人，很有可能我的一份关怀，就是在把一个人从疯狂的边缘上往回拉。）

6.大约 2016 年 12 月，有一天有中医大夫来寺里做义诊，当时负责医务室的法师看见我，急忙让我帮我找贤 C 法师去诊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医务室法师还说，贤 C 法师大约有一年没来例假了。我又是很吃惊，但也没多想。现在回头想，那不正是大约从贤 C 法师外派回来时开始不正常的吗？贤 C 法师是 1986 年生人，2016 年才 30 岁，是什么原因能让一个这么年轻的人一年不来例假呢？这可能需要医学专业人士来帮助解答。

7.我第一次见贤 C 法师精神失常，是 2017 年 2 月初的一个傍晚，当时僧众穿袍搭衣在大殿上晚殿，突然，贤 C 法师只穿着大褂走了进来，显得很突兀。她的眼神空洞呆滞，看了令我有些害怕。她径直走到大殿一侧的小佛台前，先是拜佛，然后默默跪在那里，像没感觉到周围在上殿一样，一直跪了很长时间。晚殿结束后，大家都走光了，旁人劝说了很久，她也不愿走。

这时候贤 C 法师担任我们班的副班导，贤 B 法师是正班导。过了两天，贤 B 法师召集我们全班同学，说贤 C 法师最近发生很多精神异常状况，例如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自己跟自己对话，打人，对人吐口水，说疯话，趁人不注意就乱跑，有时一个人跑到工地上对着天空边哭边拜……加上发病时力气很大，一次需要三个人看护，并且需要 24 小时看护，希望同学们能发心排班轮流看护。

8. 贤 C 法师精神失常之后，我常能感觉到她内心极为痛苦逼迫，好像在努力和自己抗争，同时也还系念着出家人的本份。有位同学陪护过后说：“法师特厉害，都这个样子了，她还能知道要持戒。”有一次轮到我陪护她，我问法师要不要去上早殿，她似乎怕我不让她去上殿，想了好一会之后怯怯地说：“我想去上。”这个情景当时让我感到一阵心酸，至今想起，仍然难忘！又有一天，班级教室讲台上供的文殊菩萨像不见了，后来发现是贤 C 法师“请”回自己寮房了。记得当时自己觉得贤 C 法师如此神智不正常，心里现起了一阵鄙夷，现在也不由得为此感到悔愧和心痛！也许这正是痛苦不能自拔的她向佛菩萨求救护、求加持的一种方式啊！

9. 面对贤 C 法师的精神失常，我回忆起贤 C 法师曾跟我说过她母亲有精神分裂症，我于是找班导贤 B 法师说了这一情况，问道此事是否和家族病史有关，贤 B 法师当即就很肯定地说，她了解这一情况，但贤 C 法师的精神问题跟这个没有关系。当时僧团流传的贤 C 法师精神失常的原因是：她不喜欢跟人交流、对团体观过等等。由此缘起，“对治观过”“敞开心扉”一时间成为僧团引导的重点。直到 2017 年 3 月底，贤 C 法师状况仍然十分不好，于是被送往玉霄宫（注：极乐寺尼众住持的一个下院）“疗养”。



10.大约 2017 年 9 月，我和几位法师从极乐寺开车外出办事，一位同学要搭我们的便车去火车站，后来知道，她是受僧团委派，要秘密把贤 C 法师送回老家。后来听说贤 C 法师被送回去后又发生了一些变故，还是没留在家里，再后来怎样就不知道了。

后来 XC（注：学诚）骚扰比丘尼的事曝光后，有人听说贤 C 法师外派回来后发疯之事，就特地搜索了 XC 的行程，发现 XC 在 2015 年 9 月到过台湾，这恰好和贤 C 法师外派在台湾 F 山的时间重合。

**【贤佳】**（8 月 7 日）关于贤 C 的情况，我咨询 F 山的法师，F 山法师的回复如下：“早上问了相关同仁，了解到：贤 C 法师在敝校研修时，没有特别异状。但是有如下‘她们提前于 7 月 16 日入台，而算错了停留期限于 1 月 16 日离台，导致逾期停留 4 天’而‘敝校受到 6 个月不得邀请大陆人士来台的处分’。”

**【原极乐寺尼】**关于贤 C 法师在 F 山的状况，如果能联系上她的同伴贤 Ch 法师，可能得到的信息会更有效。比如，她们是否一直保持着严格的护独（贤 C 法师是否有可能独自外出）？末学从其他去过 F 山参学的尼众那里了解到，她们在 F 山时护独不严格（据说是由于选课差异等原因，没条件严格护独）。收到淫秽短信是问题很严重，但末学总觉得不至于严重到精神失常。

**【贤佳】**我找到了贤 Ch 法师申请到 F 山读书的资料，内有她的电子邮箱。我刚才给她邮箱发了一封邮件：“您和贤 C 法师去 F 山读书，当时是我联系的。近日听说贤 C 在 F 山读书期间受到干扰，后来回家了。不知您近况怎样？”

**【原极乐寺尼】**还想起一个异常的情况：曾听不止一位同学说贤 C 法师发疯后有表现过一种勾引人的娇媚之态，但我没亲眼见过，也

很难想象是个什么样子，因为贤 C 法师是个老实庄重的人，在她精神失常之前，我在她身上连戏笑的状态都很少见，更不要说媚态了，所以这种媚态肯定是异常现象。

学诚事件曝光后，我想起有关贤 C 法师的这些点滴，她说外派时对“师父”失去信心、曾想还俗、有和“师父”的特别互动，以及她对“做爱”的奇怪解读等等，不得不让我怀疑她受到过侵扰。但同时她又用各种方式提醒我“要对师父有信心”，又不得不让人感到矛盾。

无独有偶，在贤 C 法师之后，又有一位外派的极乐寺尼和末学也有过交流，说她收到过“淫秽”短信，但她不认为“淫秽”短信是淫秽的，而认为是师父的清净加持，也说让我要对师父有信心，甚至说要“视师如佛”。这思路跟贤 C 法师何其相似，且更为“直白”，让我感到匪夷所思。也就是说，她们所遇的情况是非理和不正常的，但她们却看成是合理和正常的，并且仍然坚持对“师父”的信心，这是一种什么思维逻辑呢？

后来，末学慢慢理清了她们矛盾的原因。看到在极端依师法的笼罩下，极乐寺尼众仿佛被一张巨大的网牢牢捆缚，看不见外面的世界，她们的世界只有“师父”，只能接触到“师父”，她们的皈依师、剃度师、依止师、得戒和尚全部都是“师父”，脱离“师父”对她们来说连生存都有困难，又怎敢“背叛”？由此，依附“师父”乃至对“师父”逆来顺受也就成了她们不得已之事，乃至这种“不得已”都不是她们所能觉察到的。甚至，就连她们所唯一能接触到的“师父”也只是一个虚幻的形象，是在强大“依师”理念引导下在自己精神世界里构想出来的，要多完美有多完美，由此就会更坚固“全身心依附”的

思想，一旦遇到现实的缘要她们“全身心依附”，一定会克服种种困难去实现的。

**【贤佳】** 您这分析很好！

**【原极乐寺尼】**（10月18日）您发邮件给贤 Ch 法师（贤 C 外派时的同伴），有得到回音吗？

**【贤佳】** 贤 Ch 法师没有回应。后来的每期交流讨论资料我有发她的邮箱，也都没有回应。

## 【附录四】对学诚法师和龙泉寺系统妥善处理的建议

(20230509)

### 一、对学诚法师的挽救方法

(一) 撤除学诚法师所有社会和宗教团体职务，注销学诚法师的佛教教职人员资格登记。

(二) 停止学诚法师与信众的联络。

(三) 帮助学诚法师闭关反省。

### 二、对龙泉寺系统妥善处理的建议

根据现有龙泉寺系统男女僧团、常住义工及居士骨干的实际情况，建议分别进行处理。

#### (一) 人员规模：约 2000 人

出家弟子约 800 人，常住义工约 250 人，在家居士骨干约 850 人。

#### 1. 男众：约 400 人

出家弟子约 200 人，常住义工约 50 人，在家居士骨干约 150 人。

核心——龙泉寺：出家弟子约 100 人，常住义工约 50 人。

隶属寺院：9 个，出家弟子约 40 人。

精舍：6 个，出家弟子约 50 人。

海外道场：2 个，5 个人。

居士骨干：全国约 150 人。

#### 2. 女众：1600 人

出家弟子约 600 人，常住义工约 200 人，在家居士骨干约 800 人。

核心——极乐寺：出家弟子约 500 人。

隶属寺院：13 个，出家弟子约 60 人。

精舍：3 个，出家弟子约 15 人。

海外道场：8 个，出家弟子约 20 人。

海外大学：出家弟子约 15 人。

龙泉寺常住义工：约 200 人。

居士骨干：全国约 800 人。

## （二）风险预估

### 1.男众

精神崩溃：约 10 人

（1）出家弟子：主要负责人都已看到学诚法师的手机短信记录和贤瀚的证词，所以对中佛协和政府处理的反应不会太激动，个别会精神崩溃。僧众需要了解中佛协和政府的处理公告。

（2）常住义工：会听从主管法师的指示。

（3）居士骨干：会听从主管法师的指示。

### 2.女众

发疯：约 10 人；精神崩溃：约 100 人。

（1）出家弟子：1）参与淫秽短信互动者：发疯，约 10 人。2）其他：产生极大惊慌；出家较早者会精神崩溃，约 100 人。

（2）常住义工：因入寺时间较短，会听从主管法师的指示。

（3）居士骨干：会听从主管法师的指示；个别人会精神崩溃。

## （三）建议处理方案

## **1.由学诚法师召集海外道场和海外大学的出家女弟子回国进行安居**

召回的原因：怕女弟子在海外替学诚法师做宣传，或者太惊慌失措，叫回来好关照，在国外影响也不那么大。

## **2.龙泉寺**

(1) 停止宗教活动。

(2) 考虑到僧团安居（5月28日到8月26日），最晚可在9月1日之前自行离寺。

(3) 9月1日查封违章建筑。

## **3.极乐寺**

(1) 停止宗教活动。

(2) 由中佛协派驻资深女众法师管理引导。

(3) 由政府派驻足够数量的心理辅导医生，对精神失常者进行单独的治疗，成立康复中心。

(4) 从国外或国内下院回来的，可收容。

(5) 给精神正常的出家女众提供正法道场名单，陆续遣散，直至全部遣散。

(6) 由政府检测违章建筑的安全性。

## **4.所有精舍（男众、女众）**

处理学诚法师后，限期取缔。（如果在安居期间取缔，僧众还可以转安居到龙泉寺、极乐寺，安居不会受到影响。）

## **5.所有下院（男众、女众）**

(1) 龙泉寺、极乐寺因为有违建，有合法理由取缔。不建议取缔，避免太大波动。

(2) 只向大众出示中佛协和政府处理学诚法师的公告。

(3) 下院同学可自行离开下院。

**6.常住义工、居士骨干（龙泉寺、极乐寺）**

皆不做宣导。

## 【附录五】举报历程

（释贤启，2018年7月）

诸位同学吉祥！

师父怎么能是这样的人呢？如果师父因此而倒掉，对佛教会有什么影响？龙泉寺何去何从？我这十二年追随师父，竟然是跟错人了吗？我这十二年的光阴就这样被否定了吗？未来我能去哪儿？

这些是我的痛苦之处。我只是一个想要修行的凡夫，内心有烦恼，也有恐惧。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恳请同学们了解贤启的心声：

2018年1月11日，贤甲法师（附录编者注：化名）约我通电话，表达要么还俗、要么去其它道场。她没有讲具体原因，只是非常恐惧、紧张。我没逼她讲原因，就为她推荐了几个女众道场，同时劝她在精舍拜佛、静坐，先稳定身心。2月6日，贤甲法师决定离开极乐寺系统。7日我们见面后，通过反复质疑，我和律师们发现：贤甲法师逻辑清晰、记忆力超常，也想不出她有什么要故意诬陷师父的动机。贤启知道，自己遇上难题了。有的同学认为，这时贤启应当第一时间联系师父，私下沟通。其实，当时贤启根本不相信师父会做这样的事情，而且因为涉及极为露骨的淫秽短信，也羞于向师父启齿，因此决定先独立调查，找出真相，然后还师父清白，也让贤甲法师心安。

首先，我们通过律师咨询了中国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移动通讯的技术负责人，他们一致回复：目前不存在伪基站和克隆卡的入侵问题；更不可能篡改实时运转和监控下的服务器；法院以移动系统存储的手机信息作为有效证据。

很多同学都提到手机信息的伪基站入侵问题，在此做一简单说明：伪基站入侵，只能冒充被入侵手机号给别人发短信，但不能截留



别人再给被入侵手机号回复的短信——也就是说，如果是被伪基站入侵，那么贤甲回复给师父的手机号的那些短信，师父都会收到，手机被入侵的问题就被发现了。因此，从一开始咨询技术部门时，他们就完全断定，这样长期的短信往复，不可能是伪基站入侵。

有的同学还提到，有可能是电信部门的后台工作人员参与造假。对此，我们也早就咨询过，对方明确回复，这种可能性完全不存在：1.如果入侵了师父的手机号，还要不被师父发现，这就意味着，要在后台 24 小时不间断监控师父手机收到的信息，并随时做出判断，决定将哪些信息截留，将哪些信息放行。这个工作量之巨大，绝不是一两个捣鬼的人能够承担得了的。2.信息安全是电信部门的生命线，早已从技术上和制度上做了充分防范。如果真的有人能够在后台服务器上动这样大的手脚，电信部门的工作早就垮了。

到了这一步，为了还师父清白，潜意识中也是为了打消自己心底深处某些不敢面对的疑虑，最后还是下定决心：通过报案调出师父手机信息，确定贤甲法师收到的信息不是师父手机发的。只要能证明师父清白，即便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贤启也在所不惜。

结果却是犹如五雷轰顶，我们拿到的师父手机短信记录不但没有证明师父的清白，反而完全证实了贤甲法师的陈述！更严重的是：在 2018 年 1 月、2 月短短两个月的短信记录中，师父同时与 6 位极乐寺的比丘尼进行了密集的淫秽短信交流，甚至还有让某比丘尼发“800 字做爱过程”这样的内容！还有可疑的是，贤丙法师在短信中明确提到，贤乙到了师父的床上，也就是说不仅是性骚扰问题，还有可能是行淫欲、破根本戒的问题！由于师父的多重社会身份，长期在佛协，每年一半以上时间都在出差，并且经常换侍者，没有哪个侍者

有可能、而且有胆量长期频繁地盗用师父手机，这一点贤启是敢绝对肯定的。在如此残酷的事实面前，我无语、失眠……在龙泉寺的 12 年时光，就这样错了？从 DVD 组到文化部、仁爱基金会、弘宣部、客堂，那么多怀着对佛教的虔诚向往的女同学发心到极乐寺出家，我都投了赞同票，结果却是将她们送入了虎口！这时，我想到了 2017 年贤佳法师对师父破坏律制的多次评论，随后手机和电脑被收缴；2018 年 1 月 30 日，师父让我劝贤佳法师离开龙泉寺，到我负责的永春普济寺。那时我还对贤佳法师观过，觉得他的做法有损师父的形象，影响了龙泉寺体系的声誉；1 月 31 日，贤 Yao 法师因批评师父危害中国佛教被迁单。我想到了近年来那些在极乐寺剃度的沙弥尼，都没有经过两年的式叉摩尼戒，就通过戒表造假，而受了比丘尼大戒。违反佛制，通过造假妄语而受大戒，直接伤害了几百位比丘尼的法身慧命啊！

我想到了 2012 年，文化部派几位女义工到莆田广化寺印博客书，结果某位女义工被广化寺某执事法师半诱骗、半胁迫地奸污了。我接到女义工的检举后，第一时间报告给师父。师父却指示：让被奸污的女同学立刻离开寺院，不要再回来。而那个破了根本戒、触及刑事犯罪的某法师却未作任何处理，至今依然担任着广化寺的重要执事！我想到了这么多年来，僧俗二众替师父回答博客留言、写各种文章发表、编辑戒律书，都是师父署名，不是明显的打妄语吗？我想到了这么多年来，在师父的策励下，同学们出力、出汗、甚至流血、致残，奋不顾身地进行违章建设、对抗国土执法……不都是违背“遵守国王法律”的戒律吗？

这时，师父原来在贤启心中的善知识形象彻底崩塌了，再加上长

期以来在心中形成的对师父的敬畏，此时的贤启，内心对师父产生了巨大的恐惧，认为他就是末法时代穿着如来袈裟败坏佛教的魔王！

震惊之余，贤启认为最重要的是阻止师父继续伤害比丘尼，一个途径是依靠僧团按戒律调查，将师父清理出龙泉寺系统；另一个途径就是向政府正式举报。虽然贤启知道僧团能够立即摆脱师父的影响、启动戒律调查的希望几乎为零，但还是愿意履行一下僧事僧断的常规程序。当时我在龙泉寺系统中，只在一个“京外道场负责人群”，出于惊恐的心理，贤启很担心被踢出群外，我们赶紧起草了《我们能否自清自律》，并于2月17日发出，呼吁组建戒律小组，彻底调查。我于当日飞到北京，约见WG、CX、XJ、XR几位法师，当面介绍情况。

然而，我还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在没有亲身接触到证据和证人的情况下，执事法师们面对这种举罪，肯定会倾向于信任师父。虽然我拿出了自以为是铁证的短信记录，但是执事法师们并没有相信我，先是纷纷质疑，然后就是不理不睬。

紧接着，师父对我的各种抹黑也陆续传来：贤启对师父观过、长期对团体不满、起魔障、被海外势力利用、被某位想做会长的大和尚利用……

更为甚者，师父采取了给几位男众执事法师发淫秽短信的“苦肉计”，来制造自己的手机被入侵的假象——其实，这首先证实了师父的手机确实在往外发淫秽短信，因此，贤甲法师的指控不应被漠视；其次，如果真的是别人入侵了师父的手机这么长时间，难道还不能够通过短信内容，弄清楚这些收到淫秽短信的男众执事法师的身份与性别吗？怎么会犯给男众法师发淫秽短信的低级错误呢？第三，如果是

手机入侵者故意败坏师父形象，那么为什么不发给师父手机通讯录上的那些女领导、女记者、在家女居士呢？发给她们，岂不是破坏力更大？为什么过去不发，偏偏等到贤启发出自清自律呼吁之后才发？

这些虽然是意料之中的，但还是让贤启深刻认识到：跟“福智”团体一样，同学们长期受到“依师法高于一切”的错误引导，导致大家在面对师父可能存在的过错时，完全不敢依法观察、抉择。

为了尽快迫使师父停止对比丘尼的伤害，为了让师父少造恶业，减轻地狱果报，我决定向政府举报——求助政府彻底调查，制止伤害，清理邪师，唤醒僧团。尽管如此，我始终抱着一丝幻想：如果政府调查证明淫秽短信另有其它原因，那将是最理想的结果！只要能找到真相、真凶，就算让我因诬告入狱也是非常值得的。

不幸的是：5月31日，贤丙法师不仅再次证实了短信内容，并证实师父至少在2016年就已跟多位女弟子发生性关系，早已不具备出家人的资格了。

不少法师对贤启提供的证据难以置信，贤启从2月17日至今一直通过各种渠道呼吁：成立戒律小组依律调查，与被举报人（师父）进行对话，盘问核查、审议虚实。可惜都被师父拿出各种理由搪塞掉了。

关于执事群里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贤启分享一下自己的观点：

问题一：未经个人同意，将其个人信息公布于众，侵犯隐私权。贤启了解这里涉及到隐私权、知情权和公共利益三个概念。当涉及公共利益的时候，隐私权要为知情权让路，即法律谚语：隐私权到公共利益为止。一方面，师父作为那么多僧俗二众的精神导师以及佛协领

导、政协常委，是公众人物，在过去，关于他的各种正面报道误导了大家，需要通过事实，让大家了解真相，还原真相；另一方面，作为跟随他修学的弟子，大家也有权了解真相，了解真相才可能如理抉择。那些犯戒、违法证据决不是他个人的、和大家别别无关的信息。

问题二：不应该背后说师父过失。贤启认为这不是过失的问题，而是破淫欲根本大戒、伤害比丘尼人身及法身慧命的重大问题，师父这样的人已经没有资格做师父，我也不应当以对待师父的态度对待他。经论依据是《弥沙塞部和酰五分律》卷三：

“佛告目连：‘莫说此语！所以者何？于天上天下，不见沙门、婆罗门、诸天魔梵，有能领佛徒众者。’又告目连：‘世间有五种师，今皆现在：一者、戒不清净，自言戒净，其诸弟子如实知之，覆藏其过，以望利养；二者、邪命谄曲，自言正直，而诸弟子亦覆藏之；三者、所说不善，自言善说，而诸弟子叹以为善；四者、见不清净，自言清净，而诸弟子称言见净；五者、说非法律，言是法律，而诸弟子亦云是法。而不能使智者信受。目连！如来戒净，无有谄曲，言无不善，知见清净，所说是法，智者信受，不须弟子共相称覆。’”

（CBETA, T22, no. 1421, p. 18, a11-22）

问题三：师父虽然破了比丘戒的根本戒，但依然还是自己菩萨戒的师长，还提到在极特殊的情况下，因利益众生，破了比丘戒的根本戒，藏传佛教认为可以还净。贤启认为：从贤甲和贤丙法师的心理感受来看：师父性侵比丘尼这个行为，是伤害众生而不是利益众生，更与菩提心毫不相干，因此，既破了比丘戒的根本戒，也破了菩萨戒的根本戒，根本谈不上可以还净与否的问题。

问题四：真相面前，有法律，有业果，有佛菩萨，有护法，不劳

我们操心。的确，如果觉得与自己无关，就可以不操这份心。贤启认为自己与此事有关，且认为此事关系到数百比丘尼的法身慧命，关系到龙泉寺乃至中国佛教的未来，因此，不能不去尽自己的一份责任。经论依据是《大般涅槃经》卷第三：

“持法比丘亦复如是，见有破戒坏正法者，即应驱遣、呵责、举处。若善比丘见坏法者，置不呵责、驱遣、举处，当知是人佛法中怨；若能驱遣、呵责、举处，是我弟子，真声闻也。……‘如来先于异部经中说，有比丘畜如是等非法之物，某甲国王如法治之，驱令还俗。’若有比丘能作如是师子吼时，有破戒者闻是语已，咸共瞋恚，害是法师。是说法者，设复命终，故名持戒自利利他。以是缘故，我听国王、群臣、宰相、诸优婆塞护说法人。若有欲得护正法者，当如是学。迦叶！如是破戒不护法者名秃居士，非持戒者得如是名。”

问题五：尼众检举事情已经触犯国家法律，应交由公安机关处理。贤启认为：我们作为出家人，同时必需依戒而行：知比丘犯粗重戒，不应为之覆藏，应举罪劝谏，否则自己犯戒得罪。有人有见闻疑根向僧团举报，僧团应该受理，不应推脱、压制，否则僧团整体有罪过。何况是僧团、教团领首比丘邪见邪行，深坏佛教，岂可漠视？不如此，如何彰显佛教超越世俗的戒律精神？

问题六：动辄将师父告上法庭，会感不到圆满的善知识。在贤启看来，对于这样伤害比丘尼法身慧命，破了比丘根本大戒的“善知识”，还是离得远一些好；如果我们选择包庇、纵容、和稀泥，难道我们在未来还想再次感得这样的“善知识”吗？

问题七：首篇犯戒与否交由政府裁决，僧团只作二篇裁决。贤启认为：佛教戒律严于世俗法律；即便证据不足导致世间法无法审判，

也不等于没有犯法、犯戒。

问题八：贤启也是难逃罪责。这一点，贤启经过几个月的反思早已深深承许。贤启的习气确实是不乐闻思、不善思择，只喜欢通过做事实现自己的价值。另外，在没有十足的把握下，向大众宣扬师父的“功德”，为众多居士在龙泉寺系统发心出家增加了助缘，由此对这些同学的法身慧命造成了巨大伤害！

问题九：报案对中国佛教、对龙泉寺带来负面影响。这本来也正是贤启最大的担心与痛苦之所在。但最终之所以仍然选择了报案这条路，一方面是因为自清自律呼吁发出之后，没有一位法师能够站出来响应，走投无路；另一方面，贤启经过反复权衡，最后认为，对于中国佛教和龙泉寺的长远发展来说，立足佛法和佛教本位来看，揭发师父的恶行，清除中国佛教和龙泉寺身上的毒瘤，对僧团和大众才有真实、长远的利益。

问题十：师父可继续担任会长、住持，但不参与僧团管理。贤启认为：师父破了淫欲根本大戒，事实上失去了比丘身份，没有资格继续担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另外，他在非时食、比丘尼受戒简历造假、比丘尼护独等方面，不但频频违戒，还大说相似法，给犯戒找理由，这是对中国佛教的致命伤害。他不担任佛协会会长，虽然短期内会引起震动，但长远来看，会给后来者提供反面教材，起到警策作用，避免中国佛教走上毁戒的邪路。

问题十一：师父功大于过，应软着陆。贤启认为：如果大家相信师父在2005年的随谈中就流露出要成为宗教领袖（详见《学诚法师言行点滴》），就可以推知：龙泉寺发展到今天，是僧俗二众在师父心怀个人野心而提出的“恢复汉传佛教修学体系”的口号下，共同努

力得到的成果。而师父破坏戒律、伤害比丘尼的恶行，才是影响龙泉寺未来发展的最严重危机。恶因种下，苦果必现，而且出现得越晚，后果就越严重，师父不可能逃得掉业果法则的惩罚，身败名裂是迟早的，软着陆是不可能的。

问题十二：如果师父犯戒违法，自然会自负因果，我们作为弟子不宜太过分。贤启所咨询的专业人士认为：如果在师父的恶行暴露于公众面前之前，龙泉寺僧团能够处理好师父的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与师父脱钩，还可以走出自己的未来；如果龙泉寺僧团始终与师父捆绑在一起，不能自清自律，不能主动处理，那么等到师父恶行败露之日，我很担心，可能就是龙泉寺僧团及其事业给师父的恶行殉葬之时——知道了真相的人们会认为，我们的眼里只有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却没有坚持戒律、维护正法的大义，进而抛弃我们。

对师父本人来说，从小出家，晨钟暮鼓，一路走来，很不容易。或许是宗教领袖的地位冲昏了自己的头脑，或许是缺乏真正的修行用功方法而降伏不了内心的淫欲烦恼，或许是误信男女双修、身心控制之类的说法而胆大妄为，无论如何，罪行已犯，主动面对，至诚忏悔，才是最好的出路。贤启认为，师父如果能够像当年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那样，自己主动找个理由辞去在中国佛教协会以及龙泉寺、广化寺、法门寺的职务，承担责任，闭关忏悔，为下一生争取一个好一些的未来，则师父幸甚，龙泉寺幸甚，中国佛教幸甚！

希望能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帮助师父终止恶业、帮助龙泉寺正本清源！愿以此努力的功德，忏悔自己因愚痴无明所造下的恶业！

贤启惭愧合十

二零一八年七月